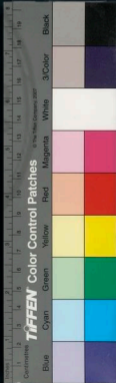


2025 Release under th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冊鉛錄序

葛稚川云余抄掇衆書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  
收多思不煩而所見博或謂予曰流無源則乾  
條離株則悴吾恐玉屑盈車不如金壁洪谷曰  
沫圓流者珠珠而指蚌登荆山者拾玉而棄石  
余之抄略譬猶摘孔翠之藻羽脫犀象之角牙  
矣玉融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



皆即疏記後重覽省歡情益深習與性成不覺  
筆倦慎執鞭古昔頗合軌葛王自束髮以來手  
所抄集帙成踰百卷計越千其有意見偶所發  
明卯擇其菁華百分以爲丹鉛四錄享啟帝以  
千金緘燕石以七葉錐取大方之笑且爲小道  
之觀知不可乎

嘉靖壬寅閏夏五金伏之初楊慎序

丹鉛總錄序

古之君子宏搜徧挹達觀拓於無垠研贖綜微  
虛炳極于無內故其學浩邇而不苑宥密而能  
疏始于博終于約融會貫通斯足以立言翊道  
爲貴耳賤目者一滌矇瞶此固有待于學力之  
精專而尤有賴于天賦之獨粹否則貴五車十  
乘之富者博之未周而或限于知宗去註離經  
之玄者約之無物而竟無所得夫孰能兼之吾

師升庵楊先生峻發川嶽不世之奇氣復益以  
家學正傳自童子時擬過秦一論人已預知其  
不凡其所著一目可爲終身誦及登殿撰直史  
館聞見益而考索真人莫能窺其際信兼學力  
天賦而獨領其全者也自流寓吾滇好學無厭  
著書自怡托江湖之遠思喻巖廊之宿忠翕功  
業之耿輝繼微言之絕響暇日著冊鉛餘錄摘  
錄流有刻本藝苑珍之惜其不多見戊申秋佐

自司馬部奉使歸省度金碧之關搥衣于高峴  
圃中先生以佐受教有年且慨後晤之難迺盡  
出冊鉛三錄四錄別錄附錄閩錄諸稿授之佐  
噫先生是錄豈輕授哉亦豈易見哉授之于佐  
固有深意而見之于世若待厥期一披閱之間  
凡天地造化古今世運人物制度文章俗好方  
言以及于鳥獸草木之煩細盡乎變矣其中爲  
先生所闡明者又象繡諸編所未載山水經誌

所未採子史說文禮樂遺經所未具博雅志士  
訓詁諸家所共由而未之察者先生直指其源  
而考據悉備引證互明持獨斷以定群囂固非  
鑿之以臆見附之以口耳者也是何其博且精  
抉權諸星海浚源由崑崙之墟放之東下大而  
江淮河漢小而滄壑溪澗紆廻萬折汪溢不涸  
隨其所足皆可適于海非大而本若是乎蓋  
先生所發者皆世之聰明所未發者也其所考  
者皆世之學力所可考者也發其所未發則見  
之者爭快考其所可考則從之者不疑是錄其  
可以無傳乎佐乃刪同校異析之以類合而名  
之曰總錄捐俸以梓時上杭尹趙子一重風慕  
先生之學率師生有識者督刻而成之廣其傳  
于海內奚直爲冊緹之校勘鉛槧之爭麗抉先  
生在滇手著不止此有轉注古音畧古音餘篆  
韻索隱奇字韻古雋韻六書博證詩林振秀談

苑醍醐古今詩選皇明詩抄四書表傳風雅逸  
編選詩外編拾遺墨池瑣錄古文韻語五言律  
祖唐絕爭竒赤牘清裁詞林萬選水經碑考異  
魚圖贊禪藻集滇載記滇程記諸書不盡梓于  
世佐因存其名以煇博學大方搜而廣之與茲  
錄並傳可也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五月五日吉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福建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前兵部員外郎滇南門人梁佐

應台拜書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丹絳總錄

類目

卷一之二

天文類

地理類

卷三之七

時序類

花木類

鳥獸類

宮室類

冠服類

珍寶類

音律類

卷八之十

物用類

人事類

人品類

卷十一之十二



史籍類

卷十三之十四

訂訛類

卷十五之十七

字學類

官爵類

博物類

禮樂類

卦名類

飲食類

千支類

數目類

惟異類

身體類

卷十八之十九

詩話類

卷二十之二十一

詩話類

卷二十二之二十四

彙語類

卷二十五之二十七

彙語類



丹鉛總錄卷之一

博南山人升菴抄慎用脩著集

滇南心泉蔡佐應合校刊

天文類

密雲不雨

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天地之氣東北陽也西南陰也雲起東北陽倡陰必和故有雨雲起西南陰倡陽不和故無雨俗諺云雲往東一場空雲往西馬騰泥雲往南水渾渾雲往北好晒麥是其驗也風電亦然或問東為陽方西為陰方是矣南本陽而屬陰北幽陰而屬陽何也曰一陽生于子仲天之氣所始也卦又當坎北非陽而何一陰生于午仲地之氣所始也卦又當離南非陰而何



丹鉛總錄卷之一

博南山人升菴抄慎用脩著集

滇南心泉蔡佐應合校刊

天文類

密雲不雨

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天地之氣東北陽也西南陰也雲起東北陽倡陰必和故有雨雲起西南陰倡陽不和故無雨俗諺云雲往東一場空雲往西馬潑泥雲往南水濯濯雲往北好晒麥是其驗也風電亦然或問東為陽方西為陰方是矣南本陽而屬陰北幽陰而屬陽何也曰一陽生于子仲天之氣所始也卦又當坎北非陽而何一陰生于午仲地之氣所始也卦又當離南非陰而何



駭狼

郭璞客傲云青陽之羣亦龍豹之委頭駭狼之長暉玄陸之短景言著生于微盛生於衰也駭狼長暉謂冬至之日也淮南子冬至日在駭狼山龍豹之衰又不可脫

黑雲壓城

唐李賀鴈門太守行首句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據言謂賀以詩卷詞轉述之賀嘗即欲辭之聞其詩卷首乃鴈門太守行讀而奇之乃束帶出見宋主介甫云此兒誤矣方黑雲壓城豈有向日之甲光也或問此詩韓王二公去取不同誰是予曰宋老頭巾不知詩凡兵圍城必有惟恐變氣昔人賦鴈門有東流白日西流雨之句此意也予在淮陰安風騷苦關城中見日暈兩重黑雲如鼓在其側始信賀詩善狀物也

山帶

張野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峯岩或亘中嶺俗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唐詩風光山帶不出三日必雨

如日夜出

漢書武帝紀建元二年有如日夜出諸家無注予解之曰曷言乎如日光如日也曷不言日夜出日夜出非日也有不宜有也曷為善起也晉書書有日夜出高三丈連日之矣班氏書法春秋復起亦不能易矣班之叙傳自以為春秋考紀有意於續獲麟乎論者受傳志之妄博而忘考紀之簡嚴何哉

孟婆

俗謂風曰孟婆蔣捷詞云春雨如絲繡出花枝紅鳥全樣他孟婆合皂宋徵宗詞云孟婆好做些方便吹个船兒倒轉江南七月間有大風甚於船醉野人相傳以為孟婆發怒披北齊李嗣餘聘陳問陸士秀江南有孟婆是祠神也士秀曰山海經帝之女遊于江中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猶如祀志以地神為孟婆此言雖鄙亦自有自來矣

風生於無而歸於無惟寂之所受不同在人之所聞亦異此千萬物所受亦然寂寂為風所鳴萬形為化所役風不能鳴則萬竅隨化不能役則萬寂息

七政

日月水火土金水謂之七政亦曰七曜今附家增入月字紫微羅雅計都四餘星為十一曜計生于天尾羅生于天首字生于月杰生于閏蓋日月行道如雨環兩環相交一處曰天首一處曰天尾天尾為計天首為羅月之行遲速有常度遲之處即字也杰生于閏二十八年十閏而杰行一周天杰字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今七政曆亦有四餘躔度

丘處機論日不入地

易曰日入地中明夷彖子云日入地中構精之象後人遂謂日晝行天上夜入地中丘長春曰輕清者上騰為天重濁者下凝為地萬物有形重濁皆附於地三光輕清悉上於天既上於天如何却沉於地乎且星墮於地而化為石古今有之星墜於地猶化為石況地下乎夫二十八宿周天均布太陽逐日會合逐



月遷移一歲之終經歷周徧且如日在箕斗箕斗在天河日入地時星河皆入地耶日獨入地而星河只在天耶若道星河皆入地則七八月間河漢尤顯日正東西出沒初夜則河漢東北西南向曉則東南西北是知河漢不入地而隨天運行若日入地時與箕斗併破箕斗行天上而日轉地中天上空虛而行疾地中結實而行遲天地懸隔如何向曉東方出時却得恰好與箕斗相會而同行天上乎天上日月常無出没人間常有出沒此間東方日出時西向千里之外猶未萬里之外猶昏北斗直西半夜北斗之北初沒于丑寅卯間天輪次遷而夫未嘗暫止北斗幹運昭然可見而強辨入地有何義言明夷之卦文王拘於羑里失勢之象何足為據若且長春所論如此愚按明夷日入地中乃是假象明理如天在山中之類邵子構精之說元儒已讓其象天由此觀之長春之識卓矣

長短星

寰宇記云瓊州潮候不同凡江浙欽廉之潮皆有定候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月之盛衰此又不可曉也然則曆家之著長短星蓋海中占潮候也繆者乃以為交易裁衣之用可笑

易卦納甲

納甲之說京房易傳有之魏伯陽參同契曰三日出為庚震受庚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純盛滿甲方東十六轉受純巽辛見平明及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

東方喪其朋節盡相釋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始始  
終其疏云震象三日月出於庚兌象上弦月見于丁乾象望日  
月滿於甲巽象十六日月虧於辛艮象下弦月消於丙坤象晦  
日月沒於乙此指二八月晝夜均平之時若以曆法言則晝夜  
有長短若晝短日沒於申則月合於申望於寅集若晝長日沒  
於戌則月合於戌望於辰矣十二月之中三日之月未必盡見  
庚十五日之月未必盡見甲合朔有先後則上下弦未必盡在  
八日二十三日望晦未必盡在十五三十日也又虞翻易傳曰  
日月懸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  
五日乾象月盈甲十六日丑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  
消丙三十日坤象月藏乙終晦夕潮旦則坎象水泄成日中則  
離象火乾已成戊己土位而象見于申納甲之說虞氏此參同  
契為備而坎離戊己始有歸著故詳記之

曉日

余嘗登眺山寺見雨霽虹蜺下飲澗水明若刻畫近如咫尺日  
射其傍如粉壁得句云澗水下飲玉池水斜日橫分峯嶺露  
謂切景象愈光云斜字猶未稱澗字後一年偶閱益于日方中  
方取衍義云日斜如人睨日遂改作睨日對澗虹字始稱愈光  
曰澗虹睨日古今奇句也

旁證

史記黃帝順天地之紀旁證日月星辰文選陸佐公新刻瀛絡  
備察旁證卷堂升車尚書考靈耀曰冬至日月在牽牛一度求

辟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蓋順餘之鄭玄注曰晝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蓋猶離也辟中在日南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北故言逆也按此則旁離乃測天度之器如今之日晷也雖也十二項者十二時分為十二方也此可補史記注之遺

金虎

井石星經云昴西方白虎之宿太白金之精太白入大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文選昴平子賦始子宮降卒子金虎注不知引此而謬自為說

繩河 江淹表又云麗影觀河股芙蓉園指宗室也

江淹文選離降映繩河使又唐陸魯望詩繩河襄月傍嵩巖昔昔王者德至靈漢則天可直如繩

冬至夏至

周禮云冬至晝極短日出長而入申照三不覆九夏至晝極長日出實而入戌照九不覆三照三者兩三方巳午未也不覆三者北三方亥子丑也王充曰五月之時晝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晝十分夜六分從六月至十一月被一分日行天十六道

曉見朝日

謝靈運詩曉聞夕曉意曉見朝日繳此語殊有變互凡風起必以夕此云曉聞夕曉即杜子美之喬木易高風世曉見朝日倒景反照也孟郊詩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峯夕駐景深谷夜光明皆自謝詩翻出

虹霓

諺云日出雨落公姥相探謂陰陽不和也蔡喜曰陰陽不和則氣為虹虹見有青赤之色當依陰雲而蒼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太陰亦不見輒與日相互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諺云東營石頭頭巖巖信然大率與霞相映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是也莊子曰陽多陰成虹禮記云日照雨滴則虹生蓋雲心漏日日脚射雲則虹特明穰異常或能吸水或能吸酒人家有此或為妖或為祥朱子云既能吸水亦必有形質詩謂之鱗鱗其字从垂俗謂之帶其字从魚俗又謂之旱龍依其形質而名之也

宋儒論天外

邵康節曰天何從來乎也何附附乎天也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自斯言一出宋儒標榜而互贊之隨聲而妄行之朱子遂云天外更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此氣也天豈有軀殼乎誰曾見之乎既自撰為此說他日遂因而實之曰北海只據着天殼邊適似曾親見天殼矣自古論天文者晝夜周觀渾天之書耳石落下閣之流皆未嘗言非不言也實所不知也若邵子朱子之言人所不言亦不必言也人所不知亦不必知也人所不問亦不必問也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此乃切要之言孰謂莊子為虛無異端乎元人趙綵督始稱正邵子之謬而今之俗儒已交口議之又丘長春世之所謂神仙也其言曰世間之事尚不能究况天外之事乎由是言之則莊子長春乃異端之正論而康節稱藉之言則吾儒之異端矣本朝劉伯溫亦



古其石洛下之流其言曰天有極乎極之外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是聖人所不能知耳非不言也故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筭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天之所闕人無術以知之者惟此耳今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嗚呼伯溫此言其確論乎其曰好勝者蓋指宋儒之論天者予嘗言東坡詩不講虛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蓋處於物之外方見物之真也吾人固不出天地之外何以知天地之真而曰歟且聖賢之學切問近思亦何必求天外之事耶

### 好風好雨星

尚書危行好風星有好雨古注云其星東方宿也東木克北土以土爲妻雨土也土好雨故箕星從妻所好而多雨也畢西方宿也西金克東木以木爲妻木風也不好風故畢星從妻所好而多風也由此推之則北宮好螟南宮好蝗中央四季好寒皆以所克爲妻而從妻所好也予一日偶逢此義產有善譚者應聲曰天上星宿亦怕老婆手滿堂真可笑也○又曰雷電在室南霹靂在雷電南雲雨在霹靂南土工吏在璽西南蓋雷公電姥雲騎雨師與夫霹靂斧吏皆北方水府之精而報警爲天門故其神栖焉室不得而司之也

### 石氏星經

石氏云東宮青帝其精者龍爲七宿其象有角有亢有氐有房有星有尾有箕氐宵參腹箕所齊也司春司木司東操司東方

司麟蟲三百六十北方黑帝其精玄武爲七宿斗有龍蛇蟠結  
之象牛蛇象女龜象虛危壁皆龜蛇蟠結之象司水司北  
撒司北方司介蟲三百六十西方北帝其精白虎爲七宿奎象  
白虎畫胃昴虎三子也畢象虎鬚參象麟與麟同水火也觜首  
參身也司秋司金司西撒司西海司西方毛蟲三百六十南方  
赤帝其精朱鳥爲七宿井首鬼目柳象星頭象喙翼關軫尾司  
夏司火司南撒司南海司南方司羽蟲三百六十○左傳史記  
天官書喙作味味兼即柳張兩星之間也隋志喙作注又有注  
兼之文或訛爲江兼皆本於石氏柳爲鳥喙之說○上爻曰朱  
鳥其以羽蟲之長稱乎而曰鶴首鳥尾何也師曠會經青鳳謂  
之鸞赤鳳謂之鵠白鸞之鸞紫鳳謂之鸞蓋鳳生于丹穴鸞  
又鳳之赤者故南方取象鳥考之月令夏其燕羽鳳羽之長故  
南方之宿爲朱鳥吳與沈氏以朱鳥爲丹鶴豈知四獸皆蟲之  
長也鶴之微何預

中宮宿

余嘗疑天有五行星有五緯地有五嶽人有五事而二十八宿  
何獨無中央之宿也後觀石氏星經云中宮黃帝其精黃龍爲  
軒轅首北斗星張尾掛柳井體映三台司四季司中撒司中土黃  
河江漢淮濟之水司黃帝之子孫司保蟲三百六十則固有所  
謂中宿矣又按張衡靈憲蒼龍連珠於左白虎猛撲於右朱雀  
奮翼於前靈龜圍脊於後軒轅黃龍於中則是軒轅一星與蒼  
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獸爲五矣世之言星者惟知四獸而不知

黃龍是求之未盡也亦猶民俗惟知四時而不知夏之後有土  
位素問所謂長夏月令所謂中央五時取火季夏取槐檀之火  
也軒轅本市垣之星而在張宿之分野分爲土德寄王鶉火亦  
由是也○張衡又云軒轅如龍之體主雷雨之神後宮之象馬  
陰陽交合盛爲雷激爲電和爲雨怒爲風亂爲霧凝爲雷散爲  
蠶聚爲雲立爲虹觀離爲背商分爲抱耳此十四變皆軒轅主  
之亦猶土之無定位而金木水火賴以成與

井氏星經論日月黃道

井氏曰日一星在房之西氏之東日者陽積之宗也爲鶴二足  
爲鳥三足鶴在日中而鳥之精爲星以司太陽之行度日生于  
東故於是位爲月一星在房東開故星非之間爲天街黃道之  
所經也月者陰積之宗也爲兔四足爲蟾蜍三足兔在月中而  
蟾蜍之精爲星以司太陰之行度月生於西故於是位爲日精  
在氏房月精在畢鼎自司其行度而氏房鼎畢乃黃道之所經  
不得而司之○范育曰日出於卯卯之屬爲兔而兔之宅乃在  
月中月出于酉酉之屬爲鶴而鶴之宅乃在日中是謂陰陽之  
精互藏其宅

五行

洪範五行兆于龍馬之圖列於命筮之書其見象於天也爲五  
星分位於地也爲五方行於四時也爲五德稟於人也爲五常  
播於律呂爲五音發於文章爲五色易曰五位史曰五材志曰  
五物醫曰五運其該昌既就揭朝撰中土黃冠請惡根乃臆撰

陰符厚軒帝名之曰五賊噴經以符名既已異矣符以陰名  
相增異矣天其可以名賊乎人其可以見賊乎見賊其可以昌  
乎非寇讎之孽徒妖黨其孰為此言乎有聖王出焉不以造言  
亂民之刑誅之而世流傳說繼聖之儒乃取而註之噫考其之  
門何其無忠臣矣乎

霽雪

霽雪兩字音義皆異霽字从音音聲說文兩霽為霽徐鉉注訂  
說文誤以音為霽達為腹說云霽者物則消此說可笑雪豈  
有着物不消者乎霽雪與片雪同一性也霽即霽也爾雅兩霽  
為霽注水雪雜下謂之霽說文霽霽也陸佃云關俗謂之  
水雪今名霽雪與霽音相近也詩補傳曰粒霽郭璞注謂

雨雜下也雪初作來成是團如稷粒撒而下杜子美詩所云帶  
雨不成花俗諺云夾雨夾雪也春秋緯曰盛陽之氣溫暖為雨  
陰氣薄而脅之則合而為霽盛陰之氣凝滯為雪陽氣薄而脅  
之則散而為霽韓詩相彼雨雪先集維霽薛君曰霽霽也夏侯  
孝若寒雪賦曰集洪霽之浙漚煥推蒸之霽索謝希逸雪賦曰  
霽浙漚而先集霽紛糅而遂夕古詩詠霽云雪花遣汝作先鋒  
是也以此證之霽與霽迥不同矣霽以音近天氣也揚雄賦騰  
清霄而軼浮景陶潛詩川澌餘霽字霽霽霽道書所稱九霄雪  
霽赤霽紫霽青玄霽之屬與霽字音義何曾千里

風行水上

揚誠齋文有云風與水相遭也為卷為舒為疾為徐為纖文為

立雪爲湖山細則激激馬大則洶洶物物鳥不制于水而制于風惟風之聽而水無拒焉本於蘇老泉文云凡二百四十三字變化奇偉類莊子其實本于毛公詩傳云連風行水成文一句漢人五句一句便可衍爲後人數百言古注疏良不可輕也○且凡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澗然而留滯泗汪洋而上浮是水也而風實起之逢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滿乎其無形飄乎其速來既往而不知迹之所存是風也而水實行之今夫風水相遭乎大濤之激也紆徐委蛇蜿蜒淪澁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展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細掛讓旋碎相顧而不前其繁如鼓其亂如霧紛紜攪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滄海無窮湧翻怒田亂文橫四

繆放乎虛空掉乎無垠橫流逆折瀆疾傾側宛轉交夾回者如輪索者如帶直者如懸奔者如咆跳者如驚投者如齧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愚謂老泉之文奇美而細檢點猶有重複可削如云交橫網罟耶前之紆徐委蛇也驚怒相吼耶前之怒而相凌也故文字必簡而後潔

漢無極山碑典雲祁祁雨我公田按顏氏家訓引詩亦作有淪淪淪典雲祁祁毛傳云淪陰雲貌葦葦雲行貌祁祁徐也此節亦云興雲祁祁古經本雲字後世作雨乃或改耳王介甫有雲之祁祁詩語本古經今俗稱善民字古亦有之見漢蔡浩碑陰魏明帝問董羅三國孰爲正統羅對曰以天文則魏爲正然考

之史黃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大心星曰心為天王王者惡之四月  
癸巳蜀先主殂於永安宮而二國自如天道豈易言哉晉天文  
志云三石雖借號其強弱常占赤宿不關紫宮太微然以載記  
考之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殞彗尾掃太微而符堅敗熒惑守帝  
座而呂隆破抑又何哉梁武帝時星變占曰熒惑入南斗天子下  
幾走武帝被髮跳足下殿以懼之末幾其朝有孝靜帝之變武  
帝曰虜亦應天象耶晉唐嘉與凡火書曰熒星犯天關江東無  
故而季龍頻年閉關此復是天公憤憤無皂白之證也噫人之責  
天亦太詳矣為天者不亦難哉世說云月犯少微隱士當之戴  
顛自以為憂歎而無恙當時戲謂顛求死不得此尤可笑也

丹鉛總錄卷之二

地理類

方城本萬城

左傳方城以為城古本方本萬字古字萬亦作方故訛爾唐勒  
葵土論曰我是楚也世伯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故曰  
萬城也

鹽澤醋溝

唐岑參詩屬塞通鹽澤龍堆接醋溝方回云鹽澤人皆知之醋  
溝人所未知也非惟人未知方回蓋亦不知為此言以掩後人  
耳考關中十三州志山氏城北為高踰澗又東北醋溝水出焉  
水在中牟鹽澤見漢書郭緣生述征記醋

城至醋溝此十里

之史黃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大心星曰心為天王王者惡之四月  
癸巳蜀先主殂於永安宮而二國自如天道豈易言哉晉天文  
志云三石雖借號其強弱常占赤宿不關紫宮太微然以載記  
考之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殞彗尾掃太微而符堅敗熒惑守帝  
座而呂隆破抑又何哉梁武帝時星變占曰熒惑入南斗天子下  
幾走武帝被髮跳足下殿以懼之末幾其朝有孝靜帝之變武  
帝曰虜亦應天象耶晉唐嘉與凡火書曰熒星犯天關江東無  
故而季龍頻年閉關此復是天公憤憤無皂白之證也噫人之責  
天亦太詳矣為天者不亦難哉世說云月犯少微隱士當之戴  
顛自以為憂歟而無恙當時戲謂顛求死不得此尤可笑也

丹鉛總錄卷之二

地理類

方城本萬城

左傳方城以為城古本方本萬字古字萬亦作方故訛爾唐勒  
葵土論曰我是楚也世伯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故曰  
萬城也

鹽澤醋溝

唐岑參詩屬塞通鹽澤龍堆接醋溝方回云鹽澤人皆知之醋  
溝人所未知也非惟人未知方回蓋亦不知為此言以掩後人  
耳考關中十三州志山氏城北為高踰澗又東北醋溝水出焉  
水在中牟鹽澤見漢書郭緣生述征記醋

城至醋溝此十里



鬼方

高宗伐鬼方之事惟見于易鬼方極遠之國即莫靡之屬也蒼  
鳩篇曰鬼之爲言遠也世本黃帝娶于鬼方氏漢匡衡疏云成  
湯化異俗而懷鬼方言若湯時鬼方已內屬於武國之中而復  
叛於中葉之日故高宗伐之以中興殷道也又西羌傳曰殷室  
中衰諸侯皆叛至於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  
彼氐羗莫敢不來王是其證也竹書紀年周王伐西落鬼戎據  
今貴州有羅鬼夷俗又呼貴州爲鬼州楚辭得人肉而祀以其  
骨爲醢紂醢脯九侯亦效夷蠻也

九縣

左傳鄭伯肉袒牽羊以進楚子曰云云使改事君夷于九縣注  
楚城九國以爲縣顧得比之正義謂息鄧荊黃婁江六蒙庸權  
申息凡十一國不知何以言九沈重謂權是小國庸尤屬楚自  
外爲九也皆曲說不通竊音完爲陽數之極故書傳凡言九者  
皆指其極也桓公九合諸侯今考之亦不止九也楚辭九歌乃  
十一篇亦止言九也如九陵九淵九攻九守皆可以此例推之  
後漢書云九縣聽回正用此語使孔穎達沈重注漢書又指何  
地爲九縣乎

焚臺火井

水經注火山似火從地中出名曰焚臺今南中往往有之火井



在蜀之臨邛今嘉定疑爲有之其泉皆油蕪之然人取爲燭燭  
正德中方出古人博物亦未及此也積陽之氣所產固非惟異

### 度索尋樵

西域傳有度索尋樵之國後漢書改涉懸度注溪谷不通以繩  
索相引而度唐獨孤及招北密辭筆復引一索其名爲竿人懸  
半空度彼絕絕予按今蜀松茂之地皆有此橋其河水險惡既  
不可舟楫乃施植兩柱於兩岸以繩懸其中繩上有一木筒所  
謂樵也欲度者則以繩縛入於樵上人自以手緣索而進行連  
彼岸復有人解之所謂尋樵也非目見其制不知其解獨孤及  
之文以十七字形容之西域傳且四字盡之可謂工妙矣

### 附庸

附庸之國書古庸通城也尚書大傳天子有庸諸侯疏舒大夫  
有石材族人石水承注庸庸也舒亦庸也

### 漢水有二

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  
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著不輒駕因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道滌  
自岷冢山逕梁洋金房均葉郢復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蘇  
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于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  
其源出于西和州徼外徑階沔與嘉陵水合俗謂之西漢又徑  
大安利劍果合與涪水合入于江

### 被池

左太冲詩衣被皆重池池被之心如池也李太白詩亦有綠池

障泥錦之句又裴濟家以卷絳罽處為玉池也

### 溫泉

東坡詩紀所經溫泉天下七處以驪山為最予在兩中所見又  
不止七處也寧州白崖德勝關浪寧宜良鄧州三泊凡數十處  
而安遠為最凡溫泉所在下必有硫黃其水猶有其味獨安寧  
清徹見底殆自浮去不積且無硫氣不知何理也舊有人見其  
竅出丹砂數粒乃知其下有丹砂傳聞徽州黃山溫泉亦類此  
後周王褒溫泉銘云白巖上徹丹砂下沉華清駐老飛流瑩心  
乃知溫泉所在必白巖丹砂硫黃三物為之根乃蒸為液流耳

### 地志

地志諸家予獨愛帝嘆華諸國志卷之則盛弘之荆州記利州  
記載鹿門事云龐德公居漢之陸司馬德操定州之陽望對  
宇歡情自接泛舟寒策率爾休暢記沮水幽勝云稠木傍生凌  
空交合危巖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管林之下巖猿流聲  
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苦目不周玩情不給賞若此二段讀之使  
人神遊八極信奇筆也記三峽水急云朝發白帝暮宿江陵凡  
一千二百餘里雖飛雲迅鳥不能過也李太白詩朝辭白帝彩  
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杜子美云朝發白帝暮宿江陵皆用盛弘  
之語也然三公詩語亦自有優劣試與詩流辨之

### 石墨

文選東京賦黑丹石緇注引孝經援神契曰德至于山陵則出  
墨丹魏都賦墨井鹽池玄液素滋注鄧西高陵西伯陽城西有

墨井今在彰德府南郭村井產石墨可以書陸士龍與兄書云  
三臺上有曹公石墨數十斤云燒此復清可用然烟中人不知  
凡頗見之否今送二螺卽此物也又宜陽縣有石墨山沂陽縣  
有石墨洞潁州興國縣上洛山皆產石墨廣東始興縣小溪中  
亦產石墨婦女取以畫眉名畫眉石按古者漆書之後皆用石  
墨以書大戴禮所謂石墨相著則墨是也漢以後松烟桐煤既  
盛故石墨遂湮廢并其名入亦罕知之

水經注潁州黃水北有墨山石墨黑紫石青

### 禹碑

徐靈期衡山記云夏禹導水通漢刻石書名山之高刻禹碑寄  
呂尚用詩云傳聞祝融米上有神禹碑古石來碑交秘文龍

形崔融云於錄大禹顯允天德龍蓋傍分螺書而刻韓退之詩  
峻嶮山尖神禹碑字石赤形樸竒又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  
森綠樹猿猴悲古今文士稱述禹碑者不一然劉禹錫蓋徒聞  
其名矣未至其地也韓退之至其地矣未見其碑也崔融所云  
則似見之蓋所謂螺書龜刻非目觀之不能道耳宋來晦翁張  
南軒遊南嶽尋訪不獲其後晦翁作韓文考異遂謂退之詩爲  
傳聞之誤蓋以耳目所限爲斷也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禹碑在  
峒峽峯文傳在衡山縣寧寧峯甘燕人曾見之自後無有見者  
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緘打其碑七十二字刻于  
巖門觀中後俱亡近張季文公嘗自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  
何政子一模刻于燕巖書院著斯文輿晦信有神物護持故韓



公及朱漢求一見而不可見余生又後三公乃得見三公所未見亦奇矣禹碑凡七十七字輿地紀勝云七十二字誤也其文云永帝曰嗟嗟維佐鄰洲渚亂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前興又旅忘家宿歛靈寤宵夢影折心同弗敢往求平定華岳恭衛宗疏事哀勞餘仲裡籌寒宵從院演衍亨未制食備萬國其後亦無所聞矣

翠微

兩山未及上曰翠微詩曰陸彼鬼鬼崔鬼即翠微詩傳按字各不同爾然崔鬼字不及翠微之工九山達望則翠微之則翠微故曰翠微也左思蜀都賦靈蓋以翠微注翠微山氣之正翠也孟郊詩山明水清又山道絕翠微山翠微詩云與客冷翠微皆有奇態足以發詩人及爾雅之妙詠杜牧之云與客携壺上翠微則直致不及孟蘇矣

風雲水佩

水經注番隴鄴地有沙城左佩濟濱又云鮑丘水北佩謙澤眇望無垠又云蘭渠川水出自北山帶佩象溪南流注于渭水紫紆謂之佩自被山帶河字翻出而益奇唐李長吉詩風為裳水為佩又自水經注拈出語增奇矣

九有

左傳九丘八索九丘即九州也八索即八澤也見淮南子或以八索為八卦謬矣通鑑外紀云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為九州謂之九圓各居其一而為之大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



此引春秋命歷叙文也九圍取育草木為義即後世所謂九州也中州則人皇之都石鼓文所謂寓逢中圓也八輔則餘八圍也圓亦作有古字省文書古以有九有之師詩九有有截又卷有九有作九圍解之義尤明暢左傳謂之九藪陽紆雲夢之屬總而言之九有也九圍也九州也九藪也一也有與圍以字相通藪州以音相近其實一義耳

### 都鄙

都何以訓美都者鄙之對也左傳曰都鄙有章淮南子云始乎鄙者常卒乎鄙蓋天子所居輦轂之下特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雍容閑雅之態生今諺云京樣即古之所謂都相如傳車從甚知之也過眼所皆莫前之也亦見於後之篇中故其間關者蓋村頤之狀出今諺云野樣即古之所謂鄙老子云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是也

### 穴井

易井卦朱子解云井者穴地出水之虞不曰鑿井而曰穴地何也按中山經云帝囿山有井焉名天井孫子兵法云地陷曰天井穴地出水蓋此類耳穴地之井天所為也鑿地之井人所為也先天上古穴井後天中古鑿井也

### 高生石紐

易林舜井大禹石夷之野後漢戴敏傳云大禹生西羌水經注禹生子蜀之廣柔縣石紐村今之石泉縣也石紐村今之石鼓山其山朝暮三時有五色霞氣又有大禹採藥亭在大業山

其地藥氣觸人往往不可到地志不載聞之土人云

### 五嶺考

裴氏廣州記云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翁德明南康記云五嶺者臺嶺之嶠五嶺之第一嶺也在大庾騎田之嶠五嶺之第二嶺也在桂陽都龐之嶠五嶺之第三嶺也在九真胡渚之嶠五嶺之第四嶺也在臨賀越城之嶠五嶺之第五嶺也在始安都龐水登注作部龍前者輿地志作明諸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淮南子曰始皇刺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方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罽城之嶺一軍守九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郡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注鑿城在武陵西而據鬱林九嶷在零陵番禺在南海南野餘干在豫章其說五嶺又不同併志之于此

### 浦即步考

韓文步有新船不知者改爲步朱子考其說著其詳蓋南方謂水際曰步音義與浦通孔戡墓志著船至步有下確稅即以韓文譯韓文可也椰子厚鐵鑊志云江之游凡舟可繫而上下曰步水經贛水兩岸有盤石曰石頭津步之處也又云東北運王步蓋齋王之渚步也又云鸚鵡洲對岸有炭步今湖南有縣名城步青箱雜記嶺南謂村市曰墟水津曰步曾步即漁人施帶處也張勃異錄地名有龜步龜步揚州有瓜步羅含湘中記有靈妃步金陵圖志有遠宿步王徽之邀桓伊吹笛處溫庭筠詩妾住金陵步門前朱雀航樹堂綠臺城改岐詩曰那看回

首處江步野棠飛東坡詩蕭然三家步借此萬斛舟元成原常  
有寄紫步劉子彬詩云紫步子今無士馬滄溟何處有神仙字  
又作堆今人呼船僧曰埠頭律文私充牙行埠頭

拂林圖

宣和畫譜中載有拂林圖或作拂林又作拂林不知所謂後考  
狂琛經行記拂林在苦國西一名舉軒其人顏色白婦人皆服  
珠錦善織絡琉璃妙天下林音力甚切並北苑畫跋云拂林圖  
自唐有之其人類中國婦人皆衣胡綾緝文雜錦戴金花步履  
綴以不雜青珠盧擊雙和鼓舞賦云拂林妖姿西河別部蓋如  
唐人之胡旋云元末之天魔隊耳

黃河九曲

黃河九曲其說出河圖終錄今錄于此河導崑崙山名地首上  
為權勢星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名地契上為距樓星二  
曲也邪南千里至精石山名地有上為別符星三曲也邪南千  
里入隴首間抵龍門首名地根上為營室星四曲也南流千里  
抵龍首至卷重山名地咽上為卷舌星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  
闕流山名地噴上為樞星以運七政六曲也西距卷重山千里  
東至雜會名地坤上為紀星七曲也東流至太岳山名地肱上  
為輔星八曲也東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名地腹上為虛星九  
曲也元學士潘昂霄河源志黃河九折胡地有二折蓋乞兒馬  
出反必赤里也禹貢導河自積石以此參考之絳象河圖及河

源志與禹貢一皆合

陰火

易澤中有火素問云澤中有陽燄如火烟騰騰而起于水而著是也蓋澤有陽燄乃山氣通澤山有陰燄乃澤氣通山文選海賦陰火潛然唐顧況使新羅詩陰火暝潛燒是也東坡遊金山寺詩云是時江月初生魄三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幾餘照山栖鳥驚散然歸卧心莫識非鬼非仙竟何物注引物類相感志山林藪澤晦明之夜則野火生焉散步如人東獨其色青異乎人火劉涓子云龍也非是坡公西湖詩又有湖光非鬼亦非仙之句與此可互證

水關河僵

墨語曰役洛關將渡王宮注不言其關之狀宋紹興十四年鑿平水關有司奏言河衝里田水中類爲狗所咬聚爲一直行高平地數尺不假堤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民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长虹聲如雷穿墻毀樓二水關于杉墩且前且却約十餘刻乃解以後印前穀洛二水之關應亦如此也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遠凍爲水柱高五丈曰關亦如之中空而傍有穴後數日流賊過文安鄉民入水穴中避之賴以全者頗多土人謂之河僵亦前史罕見也慎密書之官錄中

九宮

與十一卷九宮七色五觀

曆中九宮天蓬星太一坎水白天內星攝授坤土黑天衝星軒轅震木碧天輔星招搖巽木綠天禽星天符中土黃天心星青龍乾金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天任星太陰艮土白天英星天



乙離火紫見唐會要

丘處機論海潮

海潮人皆言因月唐盧肇獨言因日余嘗遊海上詢其故若甚見分明月初出則潮初上月卓午則潮滿月西轉則潮漸退月沒則潮退盡北方月出則潮復上斗北月中則潮滿月東轉則潮漸退月沒則潮退盡盧肇言日是太陽水是純陰日西入地時陰避太陽東海潮上日出時水乃西流東海潮下且箭之急疾晝夜不能行萬里如河海之深濶洪波蕩漾日夜能行數萬里乎又肇之所言晝夜方是一潮知肇不啻海上遊行其文經進朝臣無有詰難者蓋世間之事強辯者為勝自非聖達誰能窮理盡性哉余又節日較助東萊與歐西陸他相去二百里許水

行迂曲則千里許潮信不同萊比潮上即膠西潮下膠西潮上即萊北潮下比到南海約近萬里揆大體比海潮上則江淮以北皆潮蒲南海潮上江淮已北皆潮下即是如何登萊即墨蓋縮不同又見四方大海潮流各具耳世間之事尚不能究况天外之事乎大抵海水盈縮皆乾象縱橫耳於理則無有邊際隨風飄蕩莫能定准何乃晝夜循環不差度數亦聖功道力不可思議耳丘長春之說如此可與盧肇余靖及太原發微之說和參互故備錄之然潮亦有不可知者如錢鏐射潮而潮退西陵元兵駐錢塘沙上三日而潮不至似有神司之不可以常理推也

易坎為水又為溝澗欲行水者用溝所以為滂之備欲停水者用澗所以為旱之備澗之一字从澗其為言澗也去水之害如澗棄也澗之為字从竟實之為言積也鍾水之利如輻積也矯揉水之性而為溝澗亦猶矯揉木之性而為弓輪聖人所以範圍五行而曲成萬物也周禮考工記九溝遂地防謂之不行水屬音不理遂謂之不行又曰植溝三十里而廣倍又曰九行莫水磬折以參任所謂水屬者屬溝澗也所謂稍澗者澗末也溝遠而不倍不足以容水水行不磬折不足以殺其勢觀黃河千里一大曲百里一小曲則溝澗之磬折可知矣是雖矯揉亦出自然及是則漢之鴻隙敗梁之浮山堰矣孟子所言過陂在山非此為喻蓋結緯糾古有為之者漢陰夫人所以目之為

機事也

### 熱海

岑參熱海行云蒸沙爛石然廣雲沸浪炎波煎漢月此循名想說之誤參雖仕從邊幕亦未曾親到熱海也按玄奘西域記云凌山蔥嶺北隅坎雪積凌春夏不解懸釜而炊席冰而寢七日出山有一清池亦曰熱海以其對凌山不凍故得此名其水未必溫也玄奘蓋躬至目見非參想像之詞耳

### 葦字音義

唐詩春雲生嶺上積雪在葦間山凹之地堪為墟市昔曰葦尚書序仲丁着于葦其地在陳留浚儀之間秦之救倉也救耶葦也三川為天下之朝市故名曰救云左傳有葦氏之陸史記注

青陽在昔之陽玄置在玄之置梁宣帝七山寺賦神置區區而  
特立仙的皎皎以孤臨皆以置為地名也周禮司市之文云禁  
其鬻置注聞以力爭置以口爭交市之地必多爭故禁之此蓋  
可證置之為市其義我所從未逮矣後世市謂之墟歸市曰墟  
言有人則置無人則虛也蜀謂之場涼謂之街嶺南謂之務河  
比謂之集○再考說文置聲也氣出頭上故从置頁頁頭也左  
傳晏子之若近市湫隘置廢杜預注置聲也此尤可證置之為  
市無疑

### 三江

禹貢曰三江既入諸注家三江之說極多國語子胥曰三江環  
之民無所移事昭注曰三江松江也錢塘也浦陽也水語云越

王掄之於三江之浦范滂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與  
吳越春秋曰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越絕書云出三江之口入  
五湖之中蔡沈書傳主唐仲初吳郡賦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  
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舟松江為三江張守節史  
記正義曰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  
七十里至大湖名曰松江口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自規  
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  
亦曰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顧夷其地記云松江東北行  
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舟松江  
為三江是也言理三江入海非入震澤也按大湖西南湖州諸  
溪從天目山下西北宜州諸山有溪並下太湖太湖東北派各

至三江口入海其湖無通彭蠡湖及太湖處並阻山陸諸儒及地志等解三江既入皆非也周禮職方氏云揚州薺曰且區川曰三江按五湖三江者韋昭注非也其源俱不通太湖引解三江既入失之遠矣鄭山黃氏曰世之說三江者甚衆率於地理不合至稅安禮蜀人作地理指掌圖禹首指掌圖一出指豫章九出彭蠡者爲南江以足經文中江北江之數其論始定然審如其說於震澤何關耶其曰歷丹陽毗陵入今大江者爲北江首受蕪湖東至陽羨者爲中江分於石城迨宛陵入具區者爲南江三江在震澤上下而皆入海其說似矣然丹陽毗陵之入江者特港脉一二詎應影附大江而謂之江而首蕪湖分石城之二水皆在震澤上流又可以江之入海言耶以今所見

澤水東入于海者惟吳松江不見其二也舊有安亭一江由青龍鎮入海固利者慮其吏商稅塞之又有白蠟一江以通青龍今亦塞而耕稼之王半山送裴如晦宰吳江詩曰當知耕牧地徃往蒹蒲青三江斷其二洪水何由寧豈禹三江之舊迹在是有可訪而復之者耶抑水之爲水有源有委舊說具區三萬六十頃積之既多泄之已難矣熙寧八年旱太湖淺露見丘墓街井是皆爲高原今爲汗澤也湖之浸淫又不知其比舊增多幾千頃非源委之不究而致然耶○慎按蔡沈黃震之說皆於下流求之名以地訛號隨世改恐非禹貢三江之說也曷於上流發源求之徐鉉注說文云江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潯陽爲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名北江入海郭璞山海經注岷山大

江所出也岷山南江水所自出也岷山北江水所自出也三江皆發源於蜀而注震澤禹貢統其源而及其委耳豈區區爲其地記其瓊瑣改易不常之名乎觀禹貢三江之說當以此意求之則余之言雖大禹復生不能易矣

### 五湖

五湖之說有二周禮揚州其浸五湖國語典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史河渠書於其則通渠三江五湖皆祖傳曰夫吳有三江五湖之利太史公自叙曰登姑蘇望五湖此五湖者即其區也其派有五故曰五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敦勃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里三萬六千頃故以五湖名義與祀太湖射湖貢湖楊湖洮湖爲五湖鄭道元水經謂長塘湖射湖上湖瀟湖太湖爲五湖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楚湖游湖漢湖貢湖胥湖皆太湖東岸五澤爲五湖虞翻云太湖有五道東通長州松江南通安吉營溪西通宜興荆溪北通晉陵瀟湖西南通嘉興垂溪陰魯望云大湖上稟咸池之氣一水而五名其名大同小異皆禹貢之所謂震澤也王勃文襟三江而帶五湖則惣言南方之湖洞庭一也青草二也鄱陽三也彭蠡一也皆五湖即禹貢震澤四也太湖五也

### 大江

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萬州合大渡河穿夷界十山以會之至叙州而馬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容簡會之至重慶而嘉陵江

自利國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合南夷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夫然後控而入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夫然後控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略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甕而能滔滔萬里達海所受者衆也嗚呼問學者可以觀矣

南夢北夢

左傳注雲夢澤江南北故有南夢北夢孫光憲號北夢取此○沿水有南浩北浩北浩在取邪靈門南浩在九疑零陵○冀州之汶曰潞有東潞西潞東潞今之張家灣潞河驛西路山西之上黨也○東陽今之金華西陽今之黃州○山海經注東甌今之永嘉在岐海中西甌即閩越今之建安亦在岐海中○山有東吳西吳西德共山在盤州水有東漢水西漢水見蜀志

善防水溢

周禮考工記曰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溢之注家衆矣惟王昭禹妙得其旨其說曰溝所以導水不因水勢則其流易壅防所以止水不因地勢則其土易崩故為溝者必因水勢之曲直則其流斯無壅矣為防者必因地勢

之高下則其土斯無崩矣是故善溝者水必漱鑿之而無所壅  
以其因水勢故也善防者水必滲洩之而無所決以其因地勢  
故也又按說文滲浸滲隨理也徐氏曰隨其腠理而浸漬也此  
尤可以補善防水溢之義

#### 四道三谷

何仲默三秦志曰自秦入蜀有三谷四道三谷者其西南曰褒  
谷南曰略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其所從皆殊舊志謂  
首尾一谷非是其棧道有四出從成和階文出者為沓中陰平  
道獬艾伐蜀由之從兩當出者為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之從  
褒鳳出者為今連雲棧道漢王之南鄭由之從城固洋縣出者  
為斜谷道武興也謂上由之此四道三谷者關南之險也攻取

所從來圖矣

舊志云關南各道各一谷  
谷表筆射各同一各

#### 華不注

左傳成公二年晉郤克戰于華不注敗績遂之三周華不注相  
傳讀不字俱作卜音伏琛齊記引登虛靈脈經不注如詩萼不  
韡韡之不謂花帶也言此山孤秀如華附之注于水其說甚異  
而有徵又按水經注云華不注山單椒秀澤殊峰刺天青崖翠  
發望同懸黛九域志云大明湖望華不注山如在水中李太白  
詩昔我遊齊都奈華不注峯致山何峻秀綠翠如芙蓉比之美  
蓉蓋因華不之名也以數說互證之伏氏音不為附信矣

#### 行潦

孟子河海之於行潦行音杭潦音滂謂水滂之年大道上積水

也淮南子所謂牛跡之涿無尺之鯨是也又曰丘阜不能生雲  
雨涿水不能生魚鼈也

五管 補前五嶺考

嶺南之地曰五管乃統治之名猶南中之六詔也曰廣管曰桂  
管曰容管曰邕管曰瓊管曰玉管瓊州人其文集在瓊曰瓊管  
集在閩曰式夷集今作瓊管非也

沙田

水邊地可耕曰沙金陵有白沙徽州有錦沙楚有長風沙秦塞  
有穉讓沙佛經有毗沙瓶沙

郭璞墓

郭璞善地理凡過古地必吟咏人是以感之故郭璞墓所託有之

右軍帖

王右軍之與謝安書云蜀中山川如岷山夏含霜電校之所聞  
崑崙之仲也 見輿地志

壙務

箱人城東北有一孤山閩騶十三州志以為舜納于麓即此山  
栢人城西有碑漢桓帝時徐整所立銘曰上有壙務山王喬所  
仙謹音權務即桃丘之旄也收為趙州莊嚴寺碑壙務之精即  
用此事

夜郎

漢夜郎縣屬牂牁郡唐屬夜郎州牂牁郡本且蘭國在今播州界  
夜郎在今施州歌羅寨夜郎在桐梓驛西二十里有夜城尚有





古碑字已漫滅

堞植散群說者不一范無隱云植者邊境植木以為界如榆關  
柳塞之類堞植散群則撤成罷兵鄰封混一此尚同之俗也樂  
毅書曰劉立之植植於汶篁徐廣註謂堞之疆界移於齊之汶  
水按此范說為長解其天機聖其天秦林疑謂云人生束縛於  
親愛如弓之在彀如書之在秦呂惠卿曰解彀則弛張莫拘墮  
秦則卷舒無礙

杜詩左擔之句

杜少陵愁坐詩云葭萌氏種迥左擔大半也葭萌左擔皆地名  
葭萌人皆知之左擔人罕曉也太平御覽引李充蜀云蜀山自  
綿谷葭萌道徑險會此來擔自若不容易自謂之左擔道解言  
數十家無一知者又妄為左作立可笑又謂謂說餘千載有左  
音帶在左者不  
料度右府也

秦淮海易辭

內經曰南方熱熱生火北方寒寒生水西方燥燥生金東方溫  
溫生木中央濕濕生土是知水者寒之形濕者土之氣水之於  
土妻道也夫從妻所好故水流濕火者熱之形燥者金之氣火  
之於金夫道也妻從夫之令故火就燥或以陰求陽或以陽求  
陰也管輅曰龍者陽精而居于淵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  
山故能運風是則龍陽中之陰也惟陽中之陰能召陰故靈從  
龍虎陰中之陽也惟陰中之陽能召陽故風從虎



蜀山之天者曰岷山其川曰岷江岷字說文作啓省作岷漢人隸書作汶多與汶上之汶相混列子谿不踰汶謂川江也非汶上也殷敬順已辯之史記青龍為汶山郡司馬溫公類編曰汶音威據史記引為岷岷婦既終及岷山之陽及岷山導江皆作汶蓋古字通用也三國志蜀後主至瀘登觀堰汶水之流王右軍與周益州觀書曰愛欲一遺目汶嶺五代史蜀主王建賦衛尉少卿李綱為汶川尉徐無黨淫汶讀作岷而今汶川縣誤呼作閬音蜀焉得齊南齊北之水乎數州縣名汶川考古志作汶川

崑崙九州

郡賦言九州之外復有九州管子史記說其說曰東南神州曰曰上音與正南神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滄土正西神州曰開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南柱州曰肥土西北玄州音素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音于正東陽州曰信土其言本堯唐蓬文作河圖括地象全祖其說隋代郊天遂以其名入從祀之佐史炤通鑑釋文曰此九州其崑崙謂四方之九州乎或曰神農地過日月之表蓋神農之九州也註用一本作本作神州是言與衣相說未知孰正

海外五岳

道經曰海外蓬萊閼苑有五岳靈山一曰廣乘之山天之東岳也在東海之中為發生之首上有碧霞之關瓊樹之林紫雲華鬘靈若藕白藕主歲星之精若九氣青天之內矣二曰長離之山



天之南岳也在南海之中上有朱宮繡闕赤瓦丹雘紫雲紅霓  
霞霧景醴主葵感之精居三氣丹天之內矣三曰崑崙山天之  
西岳也在西海之中上有白華之關三素之殿玉泉之宮瑤林  
瑤獸主大白之精居宮素天之內矣四曰廣野之山天之北岳  
也在北海弱水之中上多瓊樓寶閣炎液龍臺玉辰生之精五  
氣玄天之內矣五曰崑崙之山天之中岳也在八海之間上當  
天心形如饅蓋東曰樊桐西曰玄圃南曰積石北曰閼風上有  
瓊華之關光風之臺瑤池翠水金井玉鈿主鎮星之精居于中  
元一氣天中焉

漏井匿籍

陰溝也

東流不溢

楚辭天問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柳子之對宋子之註大抵以歸  
墟爲說余謂水由氣而生亦由氣而滅今以氣噓物則得水又  
以氣吹水則即乾由一滴可知其大也歸墟是闕是水之大窮  
盡氣之天升降處山海經云記天之上赤水窮焉不盡之山黑  
水窮焉所塗之山青水窮焉白水之山白水窮焉不庭之山榮  
水窮焉成山其水窮焉則衆流各有窮處至此即化氣而升不  
必至歸墟也又莊子云日之過河也有損焉風之過河也有損  
焉風日皆能損水但甚微而人不知覺若樛木於日中標濕於  
風際則立可驗此隨時而消息也覆杯水於坳堂則立而磨酒



激泉於焦原則立而洞此隨地而消息也蓋二氣迭運五行更勝一極不俱備一物不獨息端指何地為歸墟邪

名山異名

崑崙山一名崑崙君山一名媯宮武當山一名箒嶺普陀山一名梅岑青城山一名天谷大復山一名胎簪衡山一名芝岡東海一名岱瀾崑崙見道甲開山圖曰沙土之壙雲陽之墟可以長生可以隱居指井泉谷口也郭璞注山海經云山川或有同名而異實或同實而異名或一實而數名歷代久遠古今變易未得詳也信欬

東西二周

我國史注辨遷東西二周實矣近則顧忠定元城語及今邵文莊簡端錄二條可以補入今載于此刻之說曰東西二周通封畿宗周鎬京也地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為方百里者六十四也洛邑成周也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為方百里者三十六也二都得方百里者百為方千里也故詩曰邦畿千里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此周武王時也至幽王時宗周成所謂方百里失之矣及平王東遷洛邑則方六百里爾邵之說曰昭公二十六年天王入於成周成周下都也王既入成周矣苟不遂入王城也于朝之餘黨在焉故也故長弘之建議城成周也謂之遷都蓋其往怨也大矣非忠之至者其孰能如此或者不知王城成周為二遂以入成周為入于京師使遷都之說卒無所歸而弘之忠不白于後世洛誥曰我卜澗水東溇水西是

謂王城又曰我又卜灑水東是謂成周嗚乎地之不考乃害于義如此故

外水內水中水

宋劉澄道朱齡石伐蜀寇無縱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城倍從中水取廣漢老弱棄高繼從內水向黃虎史超通鑑釋文曰巴郡今之正對二水口右則潛內水左則蜀外水自渝上合州至綿州曰內水自渝上戎溪至蜀謂之外水慎按外水即岷江自重慶上叙州嘉定是也內水即涪江自重慶上合州遂寧潼綿是也中水即沱江自瀘州上富順資簡金堂蓬州是也曰四川者則取岷江沱江黑水白水四大川以爲名爾漢初朱曾資江中水涪江爲

禹穴

司馬子長自叙云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偏遊禹里之日上會稽總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不知其詳遂以爲禹穴在會稽而作地志者以禹廟旁小坎如春白者當之噫是有何奇而奪子長之筆耶按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春深人迹不到頃廵撫儀封劉遠夫修蜀志搜訪古碑刻有禹穴二字乃子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大抵古人作文言簡而括若禹穴在會稽而上云上會稽下又云探禹穴不勝其複矣如禹貢曰雲土夢作又雲在江南夢在江北五言而括千餘里又曰蔡蒙旅平蔡山在雅州蒙山在雲南今名蒙樂山上有碑具列其事亦四字而括千餘里鄭玄孔穎達蔡沉夏僎皆所

未至而鑿云象山亦在雅州如此則禹貢所紀山川無乃俗所謂關門閉戶掩柴扉乎古人立言說義理性命恐其不明則不厭複如易曰明辯晝也詩曰昭明有猷高朗今終之類言山川物產則一言盡之如銀鐵絲象楠楠如微風彭蠡補蜀羗處之類更不復言此易之耳

澗字考

說文澗水濡而乾也引詩澗其乾矣今詩澗作漿集韻云本作澗水中沙出也說文有澗字而無澗義集韻有澗義而無澗字今俗似借用之久矣慎按說文引詩澗與澗互文則澗當作他案切與爾雅太歲在中曰澗澗同音是澗有二音也爾雅汶水曰澗黃河有中澗城無黃河說澗江之口起自秦嵐北望嘉興夾以沙澗隔礙洪波洶船楫於上澗者作自善切與澗同音則澗乃澗之省文而澗館志黃河是澗田肥沃此澗字又作平聲是澗亦有二音也再考他字書石澗水齋曰澗楚辭所謂石澗方淺淺是也澗之為字主于石也聲類曰水衍沙出曰澗揚曰澗于沙衍在中也選詩澗收沙衍出衍之與澗字異而義相發蓋澗之為字主于沙也在河為澗在江為澗義取于石在汝曰澗在汶曰澗義多取于沙而音則或平或又無定耳

封城壇埒

王子年云禹治水所穿鑿處皆有泥封記使玄熊升其上此封埒之始按杜堂書抄引山海經黃帝巡幸天下有記里鼓道路有記里堆則埒起黃帝非始于禹考約古今注蓋界者封土為

臺以表識壇境也馬竊曰為壇埒以畫界分程也十里置墩五里雙墩

首當烽

岑參詩身宿烽戍逐立春蒞盧河上淡沽巾皆紀塞上之地也唐三藏西域志臺上無驛亭又無山嶺止以烽火為識王門關外有五烽首當烽其一也葫蘆河上狹下廣洄波其急深不可渡上置王門關即西域之噶喚也

渡瀘濟

孔明出師表五月渡瀘今以為瀘州非也瀘州古之江陽而瀘水乃今之金沙江即黑水也其水色黑故以瀘名之耳沈黎古志孔明南征由今黎州路黎州四百餘里至西林蒙自西林南發毬部三程至萬州十程至瀘水瀘水四程至弄棟即姚州也今之金沙江在滇蜀之交一在武定府之江驛一在姚安之左却捷沈黎志孔明所渡當是今之左却也毬部一作風毬兩林今之邛都長官司也

月窟日域

揚子雲長揚賦西歷月窟古窟東震日域服虔注以為月所生恐非李太白詩天馬來出月氏窟月窟即指月氏之國日域指日逐單于也蓋借日月字以形容威服四夷之遠耳太白妙得其辭矣月氏一作氏又作月支唐人偽置焉靡白氏州氏音支樂府有氏州第一氏州第二即此地也併附著之

黑水之源

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又曰黑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鄭  
玄云三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  
祠黑水出其南輪又按漢書地理志州郡滇池有黑水祠鄴道  
元水經註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馬端臨輿地考云  
孔卿通儒亦莫知其虞夏年代久遠遂至理淵無以詳焉今按  
杜氏通典曰吐蕃有可跋海去赤嶺百里方圓七十里東南流  
入西洱河合流而東號曰漾濞水又東南出會川為虛水焉濞  
水即黑水也長寧周文安公云三危山在雲南麗江其源委既  
詳足以補禹貢之注矣漾水今在大理之西百里土俗訛作漾  
備唐書姚弋道討賊李使臣九徵率兵擊吐蕃虜以鐵紐梁濞濞  
二水道西洱梁城滅之九徵毀頹夷城破之建鐵柱於滇池以  
勳功即此水也黑水祠在雲南昆明縣之官渡今名黑殺天神  
土主俗祠擣之秘架馬端臨生于宋季字季分裂紙上之言雜  
以考擬今三危黑水祠漾濞皆在中國余寓雲南二十餘年目  
擊耳聞是以得其真併書以證四方之好古者

墊江之源

恭松年補南北史志載吐谷渾酋長阿豺登其國西疆山觀墊  
江源問其群臣曰此水流更有何名由何郡國入何水也其長  
史會和曰此水經仇池過晉壽出宕渠始號墊江至巴郡入江  
源廣陵會于海阿豺曰水尚知歸吾獨無所歸乎乃遣使南通  
于劉宋貢方物宋少帝封為流河公按此事甚奇阿豺夷狄之  
君能知問學而其臣會和考據如流何愧於中國之秦欽耶道



元乎○此所云墊江非今忠州之墊江也古之墊江即今合州也合州置于西魏隋煬帝改合州爲涪陵而移墊江之名於忠州之桂溪今之墊江則古之桂溪也近日一統志亦殊草率涪清聊因書墊江源併及之○墊江之源乃在吐谷渾之西靈山今其地不在中國不可考究

兩碣石

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右碣石即河赴海處在壯平郡南二十里左碣石在高麗唐書云碣石在漢樂浪郡逐城縣長城起于此山

天方國

此曠野行記云大食國其任女魁偉壯大衣裳輝煌容止闊濶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一日五時必禮天堂容數萬人市閉之中天地所生無物不有四方幅湊萬貨歸焉歲大約與宋樂中三寶太監鄭和下西洋所說天方國同蓋即大食國耶符堅時新羅王遣使衛頭朝貢堅曰卿言海東之事與古不同何也荅曰亦猶中國時代變革名號改移今焉得同由此推之歷代史志所載海外諸國可以此例觀之矣

吳泉

余舊在京見河圖緯象一書緯候之源也專言日月星辰而圖象則缺其文作古字如云邪之隘上爲扶桑日所升宣陸之阻上爲吳泉月所發吳泉即虞淵也唐人譚淵字作泉亦有木矣又營室星一名結璣之宿月堂謂之遠庭他書亦不見併識于



此

蜀士夫多不居本鄉

先君嘗言自古蜀之士夫多卜居別鄉李太白寓江陵山東池州廬山而終於采石老蘇欲卜居嵩山東坡欲買田陽羨魏野之居陝州蘇易簡之居具門孫光憲之居荆南陳克佐之居營縣許奕許將之居閬張孝祥之居于湖姚勉之居筠州陳去非之居葉縣毋廷瑞之居大冶虞允文之居臨州鄧文原之居湖州楊孟載之居姑蘇袁可潛之居荊澤豈以其險遠厭跋涉邪

地名用天宇

地名山名郡名用天宇者天台天目天池

在廬山有天漢

在廬山有天

在廬山有天

天鏡天門天牙

天

蓋天與地

世言輿地圖始于漢光武披重地圖而不知前漢淮南王傳已有按輿地圖之語地以輿名取易坤為輿之義猶天如張蓋也張衡作蓋天圖義取此蓋天與地正可作對

五靈配五方

漢世先儒說左氏皆以五靈配五方龍木也鳳火也麟土也白虎金也神龜水也其五行之序則木發生火火地生土土升生金金溼生水水液生木五者修其母則致其子水官修蓋至木官修鳳至火官修麟至土官修白虎至金官修神龜至故曰視明機修麒麟來游思屏信立百虎馴象言從文成而神龜在洛聽



聽正知而名川出龍貌恭體仁鳳皇鳴桐

巽乎水而上水

易井之象曰巽乎水而上水象曰水上有水井坎水也巽木桔槔也北方井制如此四聖皆北方人取象係辭必據其物朱子生南方又兵戈隔絕不見北方井制縱云書中考見之終不如目觀之真也故其解文離不通亦何在乎

胡苑

張良對高祖言長安形勝曰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史記漢書皆不解胡苑之義後人或改苑作戎非也按漢官儀引却中侯應之言曰陰山東西千餘里單于之苑圍也又胡人歌曰失我燕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令我羊畜不蕃息所謂胡苑之利當是此義

東陵西陵

禹貢導江過九江至于米陵今巴陵有道士泐地志即古之東陵莊子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蓋據波恩濤以濟其無凶其地至今猶爲遊樂云夷陵爲西陵則巴陵爲東陵可知九江不在潯陽明矣

冢中枯骨

陶謔疾篤曰非劉亥德不能安此州也謔卒糜盛迎備備曰菜公路近在壽春此公四世五公君可以用與之孔融曰公逢皇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融云冢中枯骨正謂四世五公今綱目刪去此公四世五公六字遂不曉冢中枯骨爲何

語

### 水泮水合

漢光武渡呼沱河俄頃水合真有神助矣其後帝命其妻為危渡口示天幸不可恃以戒子孫此其大度何如也石勒擊劉曜濟自大碣以河水泮為神靈助戰為雲昌泮此其去光武遠矣石勒自謂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論胡漢仁恭只茲一事絕塵莫攀胡羯何其大言無忌耶其後代王什翼健擊劉辰河水未合乃以葦繩約流漸俄而水合後惡木堅又散葦于上水草相結有如浮梁出其不意遂大破之此則以人力迎天者也

### 廬山祁連賓類天山

匈奴中有天山又名廬山又名賓類又名祁連非有二也楊雄西遊書廬山之財填廬山之堅衛青傳是東萊廬山漢書作象天山史記青傳攻祁連山小顏曰即天山也匈奴謂天曰祁連史炤通鑑釋文曰青嘗建幕至賓類山賓音類即廬山也賓與天聲相近

### 八功德水

西山有寺名功德正取此義作記者以神功聖德敷衍可笑

佛經大仙彼界有池隨月增減其水有八功德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噉八除病

### 指掌圖

地理指掌圖蜀人魏安禮撰元符中欲上之朝未及而卒書肆所刻皆不著名氏蜀本有涪右任燧序言之極詳字內辨臨江吳郡著今本亦失其姓名故表出之



地下而黃曰干

韓詩考樂在干注地下而黃曰干江南江有吳干平涼有隴干  
今之詩樂府有長干曲顏延之啓屈原文曰身絕鄧關跡備湘

無定河

陳陶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按無定河在今青  
淵縣東六十里南入黃河一名奢延水又名銀水與地記唐立  
銀州東北有無定河即圓水也後人因潰沙急流源淺無定故  
更今名又唐陳祐詩無定河邊暮館聲離連臺畔旅人情函關  
歸路千餘里一夕秋風白髮生

胸志辨

漢地理志有胸懸懸頗師古注音缺也按說文胸腊拔也其  
俱及字既從句與地名何干通與作胸胸音知順切胸如尹  
切讀如團蠡通典之音得之矣而字作胸則因漢志而誤也當  
從胸乃叶閏字之音胸懸名夔州地多此蟲遂以為名又為  
胸胸蜀漢中亦誤檢地志漢中實無此縣雲安之西三十里萬  
戶驛下橫石灘土人云醫之左右胸胸故地也辨文字與辨  
職方者宜知之○古李巽嚴胸及辨可謂互證練考訂千古之  
謬矣夫以二字之微以師古許慎杜祐三家尚有誤舛今之不  
悅學者乃以漫浪視之幾何不為伏獵特即乎

水經注灑水西有真人帛仲理墓墓前碑題曰仲理名護益州  
巴郡人

杜牧睦州詩疊嶂巧分丁字水按水經丁溪水在泗水東泗水  
冬春淺澁常排沙通道陸機賦所謂東丁水之捷岸排泗川之  
積沙是也

風俗通山澤篇有沉有沛沛引公羊傳滌滌公宿海而東師大  
滌沛澤之中左傳景公田于沛招虞人以方傳曰送遠禽之趨  
大沛孟子沛澤多而禽獸至沉引傳云沉者養也言其平阜養  
養無滌際也沉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莊子沉有滌注沉水汚  
也又左傳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汪地也沉與汪皆希  
詰者特著之

管子注平水無威曰沛沉  
文記潤熱也漢書注斥

山海經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大形則行本音也河圖括  
地象云太行天下之脊郭錄生述征記太行首陷河內自河內

至幽州凡有八陞崔伯曼風山賦上正樞星下開翼方起爲名  
丘爰爲平岡纒乎甚尊其名太行蓋起韻之誤耳

文選魏都賦中山郡出鄒縣王昌齡詩霸飛天苑御梨秋

拾遺記西海之西有淨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水其色如海波

濟澶陽而火不滅名曰陰火木玄虛海賦所云陰火潛然者也

然李善及五臣註皆不引之唐詩陰火雨中然

續說詩經賦  
謂是陰火類潛

姚鼐叔倫詩古茂徐  
博火寒無暖帶霜

牧誓魯微盧彭濮伊尹爲四方獸令正南百濮鄭語楚舒員始啓

濮劉伯莊曰濮在楚西南左傳麇人率百濮伐楚通典有尾濮

木綿濮文而濮折腰濮赤口濮黑髮濮爾雅南至于濮詒周書

王會篇卜人以丹砂注云西南之澤蓋濮人也諸濮地與哀牢



相接今按哀牢即求昌濮人今名蒲蠻其色黑折腰文面是其  
婦也漢與蒲字音相近而訛尔

庚剛楊都賦清聲動地浪勢黏天本自奇語昌黎祖之曰洞庭  
漫汗粘天無壘張祐詩草色粘天題鳩恨黃山谷遠山粘天吞  
釣舟奈少游小詞山抹微雲天粘衰草正用此字為奇今俗本  
作天連非矣

東方南方生長之方故七為少陽八為少陰西方北方成熟之  
方故九為老陽六為老陰也皆本於河圖也

詩曰民之切生自土添沮於作自杜添沮王公劉避狄而來居  
杜與添沮之地杜水名即杜陽也據文義作杜為長

漢地理志陳倉有上公明皇黃帝孫舜妻有宗祠即堯之二女  
乎列一人乎古事湮昧傳疑可也

工官鹽官鐵官銅官錦官服官羞官尊官渴官林官嘯官湖官  
敗官樓船官發琴官均輸官補官在魚死官漚浦官在魚皆秦

官名而漢因之雜見于諸書官表不悉載者微乎微者也  
老子曰攘臂而仍之又仍無敵操無臂漢載文志慎行事仍人

道仍訓因也古文中亦鮮用仍字

漢食貨志云后稷始明田以二耜為耦廣又深又曰明類籟云  
明者田中溝也田溝之法耜廣五寸二耜相耦一耦之仗廣又

深又謂之明六明而為一畝明即畝也呂覽引后稷書曰能使  
吾土靖而明洛土乎又曰上田棄畝下田棄明又相傳八寸所

以成明也又曰畝欲廣以乎明欲小以深以此證之則漢志言



田田始于后稷有微齊民要術又載伊尹田田法制大抵後后  
稷其稱伊尹者豈非嘗用后稷之法以訓民乎

今之瓜州非允戎之瓜州今之南陽非晉之南陽今之錫非

米歸之錫今之平陸非孟子之平陸

唐天寶中益州河得古錫上有平陸二字明皇及河

北縣為今之新都非王莽所封之新都

王莽新都在今南陽

賈誼新書大禹鑿黃河而導之九牧呂氏春秋禹身執殛禹以為  
民先別河而導九岐鑿注而通九路說苑禹鑿五湖而定東海

鑿木鑿石義取環曲則木梳則義取疏通醴水漉酒義取澄清

古人用字如此亦甚工矣

西即神字

唐地理志安南道天竺道自羊苴呼城西至水昌故郡三百里

又西渡怒江至諸葛亮城二百里羊苴字今在大理怒江人

騰越怒江江波納瀾如怒也或作濠江非

予又考述異記云空同山有文碑禹碣皆科斗書淳化閣帖首

有禹篆十二字輿地志江西廬山雲密峯下有石室室中有禹

刻篆文有好事者經入摸之凡七十餘字止有鴻荒濛余乃樛

六字可辨餘巨識後復追尋之已遠其處矣福建莆田縣陳鼎

山有自然仙篆以紙模之形類禹刻何真詩鳥書蟲文不可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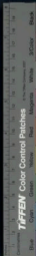
如讀峭嶮神禹碑禹之遺跡靈闕如此黠曰神禹亦有由矣

水經注所載事多他書傳未有者其叙山水奇勝文藻辨麗比

之宋人卽遊錄今之玉壺水豈不天福予嘗欲抄出其山水佳

勝為一帙以洗宋人卽遊錄之陋未暇也又志中載古歌謠如

三峽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淚沾裳又云朝見黃牛





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又云灘頭白勃壑相持修忽滄  
沒別無期記疑道謠云楠溪亦木盤此山盤羊鳥盤勢與天  
通皆可以入詩村勝俗子看韻并併五搜出酸筋惡料令人嘔  
噦也

蒼頡篆方輿勝覽有敘處當以關中馮翊今耀州者為是按皂  
覽云有蒼頡篆在利陽亭南高六丈又關人牟華作衛說碑文云  
蒼頡冢碑大篆書在左馮翊利陽亭南道旁銅金針八分書也  
大江自涇堰至隄為有五津曰白華津萬里津江首津涉海津  
江南津出華陽國志王勃詩風烟望五津盧照隣文子自江陽  
言歸五津皆指此也

冊船總錄卷之二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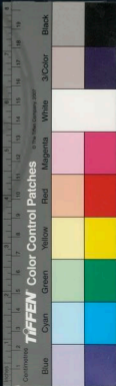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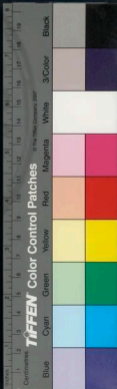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www.digitalcollections.com.au | 1300 737 663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丹鉛總錄卷之三

博南山人升菴楊慎用脩著

涼南心泉梁佐應台校刊

時序類

錯燧改火

錯燧改火四時而五物焉朱子謂夏火太盛故非取此意料之言耳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行爲木榆柳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行爲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黍夏行爲土黍稻色黃以象土也土生金秋行爲金櫟檀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行爲水梓檜色玄象水也四時平分而夏乃有二焉何也土位在中宮而寄王於四時季夏者土之中位故月令於仲夏之後列中央土素問





謂之長夏是其說也純之則爲四時分之則爲五行五行各七十二日土分七於四時之末各分十八日合之亦七十二日總五行之七十二日合三百六十而成一歲也慎十四五時先租耨耕公教說如此且云見宋儒某書今不能記其爲何書何人也

### 懸炭

後漢律歷志古者天子以日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察景候律律權七炭放陰陽日冬至陽氣至則灑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日夏至陰氣應衡均濁景短極製質通土炭重而衡低淮南子曰水勝故夏至濕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濕故炭重蕭子雲藏書賦衡輕炭燥權重泉湖上審許流火時將水壘於潮云輕柔簡文帝詩月量虛仄使秋運靈炭枯懸炭古假取法也今絕其法而人亦罕知其事文人引用亦僅此三條耳

### 湛澤同字

論衡云旱火變也湛水異也又引天官書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旱秋北方來者湛又曰一湛一旱時氣也又曰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湛出南則旱淮南子旱雲烟火澆雲波水又曰國有九年之畜澤水旱史官之殃危困窮流亡也又曰澆水不能生魚鱉澤水行潦也湛澆音義同皆古字借用

### 楔有春秋

楔水上稜除也然有春楔秋楔論語浴乎沂注上已稜除王右軍蘭亭序春春修楔此春楔也馬融西第頌云西北戌亥玄石承輪蝦蟇吐瀉庚辛之域劉柏魯都賦曰素秋二七天漢指隅

人否核據因于水嬉此用七月十四日指秋禊也

### 養花天

花木譜云越中牡丹開時賞者不問踈親謂之看花局澤國此月多有輕陰微雨謂之養花天詩云野水短蕪調馬地淡雲微雨養花天又云中酒情懷因小會養花天氣為輕陰

### 耗磨日

正月十六日謂之耗磨日張說耗日飲詩云耗磨傳鼓日縱橫道未宜但令不忌醉翻是樂無為又曰上月今朝減流傳耗磨辰但令不事事同醉俗中人此日必飲酒官司不令開庫而已

### 三澣

俗以上澣中澣下澣為上旬中旬下旬蓋本唐制十日一休沐故書應物詩曰九日擊馳一日開白樂天詩公假月三旬然此乃唐制而今猶襲用之則無謂矣

### 八蠶之節

文選吳郡賦國稅再蒸之稻總貢八蠶之綿注引劉欣期交州記云一歲八蠶繭出日南也慎按漢俞益期疏云日南蠶八熟繭軟而薄又未嘉記云未嘉有八輩蠶一曰蛭珠蠶三月績二曰柘蠶四月初績三曰蛭蠶四月績四曰愛珠五月績五曰愛蠶六月末績六曰寒珠七月績七曰四出蠶九月初績八曰寒蠶十月績凡蠶再熟者皆謂之珠此則八蠶之實也李賀詩將餞吳王八繭蠶則五謂一蠶之收當八繭耳一歲八績恐誇者之過也

古詩可考春秋改月之源

文選古詩十九首非一人之作亦非一特也其曰玉衡指孟冬而上云促織下云秋蟬孟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魏秦制以十月為歲首漢之孟冬夏之七月也其曰孟冬寒氣至此風何慘慄則漢武帝已改秦朔用夏以後詩也三代改朔不改月古人辨證博引經傳多矣獨未引此耳又唐儲光曦詩夏王紀冬令嚴人乃正月此亦一證

寒食火禁

容齋隨筆謂寒食禁火不由介推其言似矣近觀十六國春秋石勒下令寒食不許禁火後有水雹之異徐先曰介推常鄰之神也歷代所尊未宜替也繼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令百姓奉之勒又令尚書定議以開耆叟曰子推忠賢令縣介之間奉之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令并州復寒食如初容齋並未見此耶然勒禁天下寒食而至隋唐已復禁火觀隋令寒食普天皆感饑饉地盡蕪烟之句及元積連昌宮詞自注唐時京城寒食火禁極嚴以鷄羽入反有焦者皆罪之則其禁亦不久也火禁迄今則絕不知而四時亦不改火自胡元入中國國齊之政也然寒食不必復改火乃先聖節宣天道者而可因元人而廢之乎

五運六氣

醫家五運皆起於月初天氣之先至乾知大始也六氣皆起於月中地氣之後應坤作成物也

更點

今之更點擊征唐六典首擊鐘也太史門有典鍾二百八十人掌鐘漏唐詩便漏遙鍾動管聞

見生樹生

呂氏春秋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獲死言農候也見生樹生謂望杏敦耕墾蒔勸耜也見死獲死謂靡草死而麥秋至草木黃落禾乃登也

粉荔

馮東潤賀正啓瑞靈檢臘粉荔迎春按全門感節洛陽人家正旦造綠雞蠟燕粉荔荔枝

月令靡草充注云齊老萊子應之馮董仲舒曰庶庶枯于仲夏故

冬華千歲霜淮南子注云薺水菜冬木而生夏上而死又其枝

葉細碎謂之靡草

張子容詩海風朝成雨江天晚作霞李嘉祐詩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寒二詩語極相似然唐中唐分尚試辨之

左傳齊無平之月此北年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此北年

子產立公孫洩古書傳及俗語謂曰明年明日則有之矣明月此北年

僅見此爾

月令春候屬北秋鴻鴈來又鴻鴈來賓冬鴈北鄉七十二候而鴈若其四周易乾為馬坤為牝馬說卦震坎皆有馬象八卦而馬象其四何也馬知時識序德禽也馬引重致遠德獸也聖人遠取諸物之義也物有德且取之況人乎哉

孫之翰唐論中宗景龍四年睿宗即位未喻年而改元景雲  
翰書去其元字而書景雲年慎州則若景龍四年正月至五  
月自五月後止書景雲六月至十二月庶得其實而更亦在其  
中矣之翰之論曰古之人君即位必喻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  
不可不終也後君繼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不終則  
忘孝矣不始則無大矣一年二君則民聽惑矣故書景雲年戒  
無禮而不與也噫涼涼乎春秋之筆也之翰名甫吾蜀人所  
著唐論筆力在范祖禹之上與青神王當所編春秋名臣傳皆  
有史遷之風今罕傳于世惜哉

夜漏五五相遞為二十五唐李鄴詩二十五聲秋點長歸退之  
詩鴉三張更五點是也至宋世國符長短燭有寒在五更初之  
忌宮掖及州縣更漏皆去五更後二點又并初更去其二以配  
之首尾止二十一一點非古也至今不改焉

洪邁老圃賦云織女耀而瓜薦大昴中而羊食春秋元命包云  
織女星主瓜果孝經授神契云仲冬昴星中牧茅苜正用此二  
事而人罕知其所出

鄭象柱于注多後語如云燧馬若春陽之自和故澤索者不謝凄  
乎如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李白用其語為詩草不謝榮  
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又云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又云  
寄去不樂者寄來則寤矣蘇東坡用其意為詩曰君看服事人  
無事乃更悲言人語本自挾俗况子玄之韻致乎宜為李蘇兩  
公之欣賞也

丹鉛總錄卷之三終

丹鉛總錄卷之四

花木類

長卿蘭子

予往歲在大理與姜孟賓讀蘭子雲賦有長卿號翠蘭子秋紅之句孟賓笑人博學多舉以問曰長卿則草中徐長卿藥名是也蘭子亦本草木名出何言耶孟賓亦不能知呼取本草補檢之無有也近觀齊民要術云蘭子藤生綠樹木實如紫赤如雞冠核如魚鱗取生食之淡泊其苦乃知予雲引用必此物也聊筆于此王應麟嘗言得一異事如獲一真珠駟恨不與孟賓飲帙共欣賞耳

合浦葉



丹鉛總錄卷之三終

丹鉛總錄卷之四

花木類

長卿蘭子

予往歲在大理與姜孟賓讀蘭子雲賦有長卿號翠蘭子秋紅之句孟賓笑人博學多舉以問曰長卿則草中徐長卿藥名是也蘭子亦必草木名出何言耶孟賓亦不能知呼取本草補檢之無有也近觀齊民要術云蘭子藤生綠樹木實如紫赤如雞冠核如魚鱗取生食之淡泊其苦乃知予雲引用必此物也聊筆于此王應麟嘗言得一異事如獲一真珠駟恨不與孟賓飲帙共欣賞耳

合浦葉



劉欣期交州記云合浦東百里有一杉樹葉落隨風入洛陽城  
內漢時有善相者說此休徵當出王者特遣人伐樹度信詩傳  
開合浦葉速向洛陽飛吳均詩三秋合浦葉九月洞庭枝薛道  
衡吳趨行衫葉朝飛向京洛文魚夜過歷吳洲皇甫冉詩心隨  
合浦葉合寧昔陽薇揚盈川文合浦杉葉飛向洛陽始與鼓木  
見水經注

側生

左思蜀都賦旁挺龍目側生荔枝故張九齡賦為支云雖觀上  
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謂桂子美絕句云側生野岸及江濱不熟  
丹宜浦王處謫為支為側生野木之左思張九齡然以時事不  
欲直道也黃山谷題楊妃高齒云多食側生槓其左車則特好

奇爾

薛荔

楚辭披薛荔兮帶女蘿注薛荔為無根緣物而生不明言為何物  
也據本草薛荔也在石曰石藓在地曰地錦統叢木曰常春藤  
又曰龍鱗薛荔又曰扶芳藤今京師人家假山上種巴山虎是  
也又云凡木蔓生皆曰薛荔

后稷樹藝法

后稷教民樹藝之法曰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獲死又曰五  
穀生于五木汜勝之曰黍生于榆大且生於槐小豆生於李麻  
生於楊大麥生於杏小麥生於桃稻生於柳五木自天生五穀  
待人生故五穀候于五木也故曰見生而樹生也靡草死而麥



秋至草木黃落木乃登故曰見死而獲死也

護門草

王筠寓五詩霜被守宮風驚護門草物類志曰護門草出常山取置戶下或有過其門者草必叱之一名百靈草

苦菜

月令四月苦菜秀人人多不識其的為何物也考神農本草一名荼草一名游冬凌冬不死詩云誰謂荼苦又苦茶如飴爾雅云荼苦菜是也又顏氏家訓引易通卦驗玄圖云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乃成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又按唐王水注素蘭引古月令四月苦菜華而無苦菜考一句本草吳蘇龍葵類為二條其形與性所說不殊孫真人十

金方治手腫亦用吳葵根木草注吳葵云即關河間謂之苦菜者亦既曉了矣乃復分苦菜龍葵為二條何耶俗作鴛兒菜又名野苦蕒

錦竹

杜子美有從嘉明府錦囊香錦竹兩三叢詩黃鶴注云考竹譜竹紀無錦竹意以其文如錦名之竹紀有蒸竹蒸竹其皮類錦光即此乎余觀錦竹他無見惟杜詩有之劉會孟批杜錦樹行云題曰錦樹使人刮目編竹亦新惜無枯出者耳近聞梅苑陵集錦竹詩曰雖作湘竹紋還非楚錦質化龍徒有期待鳳曾無實本與凡草俱偶觀君子堂又注其下云此草也似竹而班始知黃鶴有今注之昏耳

四果

元靈嶠居士徐上英竹全剛經口義多以儒書證佛言其辭一  
相無相分四果之義以杜詩證之亦甚可喜其說曰第一果云  
不入色聲香味觸法則是知欲境皆避此果之初生如山梨結  
小紅之始也第二果云一往來則是斷欲境不再此果之方碩  
如紅綻兩肥梅之時也第三果云不來則是棄欲境如遺此果  
之已熟如四月熟黃梅之際也第四果云離欲則是去欲境已  
遠此果之既收如掛壁移世果之日也以果字說經又一一證  
以杜詩亦可為詩揮也已

竹實

竹實謂竹幹枯打花蓋乃植物之精華詩有篋米束  
李收該開集云舊種竹實為鷓鴣所食今近道竹實開時見花

開如棗結實如麥江淮號為竹米以為荒年之兆其竹即死信  
非鷓鴣之食也近有餘千人來言彼有竹實大如鷄子竹葉層  
層包裹味甘勝菜食之令人心肺清涼生深竹林茂密處頭因  
得之淮日久結乾而味尚存乃知鷓鴣所食必非常物也

扶竹

武林山西舊有雙竹院中所產篋葉嫩篠皆封抽法亂王子敬  
竹譜所謂扶竹臂猶海上之桑酌兩相比謂之扶桑也扶竹之  
筍名曰合歡按律書注伶倫取嶠谷之竹陽律六取雄竹吹之  
陰呂六取雌竹吹之蜀涪州有相思崖昔有童子廿女相悅文  
贈今竹有桃飯之形筍亦有柔麗之異其名相思崖竹曰相思  
竹孟郊詩云竹燁燁龍曉烟拈此竹也

扶荔宮

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宮以荔枝得名也此荔枝生若十八娘之類曰扶荔者亦若扶竹扶桑云漢書地名亦有扶

香澤

史記淳于亮傳羅襦襟解微聞香澤禮所謂容臭荀子云側載翠並以養鼻注華澤蘭也博寫遺草木也賈誼新書從容澤燕夕時開此芳後薰服之藥即此崔寔四民月令有合香澤法清酒浸麝香丁香蘭香四種以新綿裹浸胡麻油和猪脂納銅罇中沸定下少許青蒿以發綿裹罇甌口馮之梁簡文帝樂府八月香油好煎澤元魏孝文帝詔煎御香澤遺錢萬貫帝以軍旅在外停之

木利

木利花見于嶺南芳草木狀稱其芳香酷烈此花嶺外海濱物自宜和中名著良欒列芳草八此居一焉八芳者金蠟玉蟬虎耳鳳尾素馨深那茉莉含笑也洛陽名園記云遠方奇卉如紫蘭抹鴈玉梅淡集作沒利又作抹利陳止齋集亦作沒利朱文公集作木利洪景廬集作木麗拂書翻譯名義云木利曰雙華堪以飾髮瓦土云李晉書都人簪柰花云為織女帝者是也則此花入中國久矣

翠管

水葱生水中如葱而中空又名翠管王維詩水鷓波芳翠管靡

是也此草可為唐唐六典東牛郡歲貢水蔥唐六領

廣道園題蘭詩

廣道園題畫蘭詩手攬華曼結化為樓閣雲初讀不知其辭後  
覽筆嚴經有華雲曼雲樓閣雲乃知其出處其餘又有貝雲衣  
雲帳雲蓋雲幡雲冠雲輪雲海潮雲寶鬘雲蓮珠雲寶燈雲寶  
儀雲易通卦驗說四時八方之雲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天官  
書說雲之變態名狀尤奇不悉載云

花九錫

羅亂作花九錫云一曰重頂帳障風二曰金錯刀剪折三曰牛  
泉漫四曰玉缸貯五曰雕文堂座安置六曰畫畫寫七曰覽曲  
翻八曰美辭賞九曰新詩詠且曰亦須蘭道梅蓮乃可披襟若  
芙蓉啣鴨水仙石榴之類何錫之有

君遷樹

文選蜀都賦平仲君遷皆木名注缺按司馬溫公名苑云君遷  
子如馬姪俗云牛姪柿是也今之造扇用此柿油

可補文選注

葉荷子

丘文莊公群書類載中壘毒用白葉荷引柳子厚詩云云且  
曰子厚在柳州種之其地必有此種仕于茲土者其物色之蓋  
亦不知為何物也余謂丘公之博洽而不識世之識者亦罕矣  
按松江志引意苑草注曰白葉荷即今年露考之本草其形性  
正同

紅姑娘

徐一夔元故宮記云金殿前有野果名紅姑娘外垂絳囊中空有子如丹珠味酸甜可食益益繞砌與翠草同芳亦自可愛

燕檀

櫛含南方草木狀云蜀綠子浸以蜂窠點以燕檀所謂燕檀者蓋以燕脂合檀水也紫檀木出交趾性堅新者色紅以水濕浸之色能染物又畫家合色有檀子用銀朱淺入老黑燕脂合之故曰燕檀俗曰紫檀色訛為紫棠也

枵詰

爾雅注引謗云上山斫檀榘榘先彈榘字一作枵三輔黃圖有枵詰殿枵詰木名即榘也

鼠葵

稜櫚一名鼠葵又曰蕪葵

苞茅

左傳爾貢苞茅不入苞茅山在麻陽茅生春孟康曰雲茅楊雄曰苞茅三春也爾雅謂稷廣雅謂之蓬茅本草云生楚地三月採陰乾任人以社前者為佳名鴉雷草

蒼綠字表

顧氏家訓曰或問東宮舊事書名尚齊云六色蒼綠是何等物

當作何音蒼曰按說文云蒼牛藻也音威即陸機所謂聚藻葉

如蓬者也郭璞注三蒼亦云綠藻之類也細細葉蓬草水中有

此物一節長數寸細草如絲負繞可愛長者二三十節猶呼為

蒼又寸斷五色絲橫著綠股間純之以象蒼草用以飾物即名



爲若干當緝六色屬作此君以飾緹帶張淑因造絲傍畏耳宜  
昔隈按此即今之白索也若爾雅注其隕切而此乃平音張敞  
又作緹以音叶當音隈未知孰是

蕞即艾子

蕞蕞即切說文玉篇供云蕞菜蕞也漢今會稽郡爲蕞子一  
斗字一作艾楊雄蜀都賦木艾椒離本草蜀州食菜蕞甚高又  
有良及百尺者蜀人呼其子爲艾子宋景文公艾子贊曰蕞實  
若蕞味辛香蕊投粒萎麻椒桂之匹范石湖成都古今記云艾  
子菜蕞類也實正綠味辛蜀人每進椒以一粒投之少頃香滴  
孟釀或曰作當尤良文安云食艾蕞高者華大餘與菜蕞相  
似但吳菜蕞粒小又則色青爲菜蕞粒大又則色黃其所謂艾

子者非菜蕞也木高棘葉小花黃其子類菜蕞八月土人采而  
糜之瀝其渣名曰艾油以薰蕞麻味辛香今人渝瀘皆有之是艾  
不其辛可以爲油而菜蕞則大辛采之其氣即蕞目不可糜而  
爲油也今土人林園並種之菜蕞則乾之以烹茶艾子則取其  
油以烹蕞彼此異形殊用本草合而爲一誤矣又謂閩日者名  
檣子不堪食按禮記云三牲用通志云檣子曰食菜蕞又曰檣  
博雅云檣槌吳菜蕞俱名蕞爾雅翼云三香椒檣也所謂蕞  
與艾者聲訛耳慎按公之說是也但蕞與艾非聲訛二字可互  
呼如刈草之刈采艾之艾字皆从艾其例本草上食菜蕞本字  
不誤蓋一物相似有食菜蕞麻菜蕞之分如川芎有赤芎藥芎  
之別也



有之而末昌產者味佳乃知古人已入文字品類矣

姜菱辨

武陵記四角三角曰菱兩角曰菱花字不一說文作菱注曰楚謂之菱春謂之解若菱菱也果也解若次明也菜也殊已混淆相如賦外發芙蓉蔕華則芙蓉也又相如凡將篇菱從透字作菱爾雅菱蔕揲即秋明也爾雅注作次光馬大年類在字錄誤作黃光史繩相已辨之黃公紹云許慎所注全是菜也又國語屬到當菱蓋次明之菜非水中菱也審矣爾雅既以水中之菱釋菜說文又以菜釋水中之菱由淺名不一所以致惑○今按菱今之菱角菱今之雞頭菱解緝菱荷以為衣若是菱葉不可為衣也綠楚人名菱為菱所以致後世解二物不分又以次明參之愈益餽亂○楚人名菱為菱見爾雅覽得此一解可破前數說之紛紛矣

西瓜

余嘗疑本草瓜類中不載西瓜後讀五代邵陽令胡嶠陷崖記云嶠於回紇得瓜種以牛糞結實大如斗味甚名曰西瓜是西瓜至五代始入中國也文選浮井瓜於清泉蓋指黃瓜甜瓜耳

三樹相似

爾雅注引誘云採檀不諦得繫迷得可得駁馬言三樹相似也駁馬今壯方名報馬生輝縣山中見較菴本草

杜工部荔枝詩

杜子美詩側生野岸及江藩不熟丹宮滿玉壺雲壑布衣歸



死勞生害馬羣眉須杜公此詩蓋紀明皇爲貴妃取荔枝事也其  
用側生字蓋爲庾文隱語以避時忌春秋定哀多微辭之意非  
如西崑用辭事也末二句蓋呂叢感二鳥之意言布衣抱道有  
老死雲壑而不徵者乃勞生害馬以給羣眉之須何爲者耶其  
言可謂隱而彰矣山谷謂雲壑布衣指後漢臨武長唐羨諫止  
荔枝貢者此俗所謂厚皮假頭夾然燈籠矣山谷尚如此又何  
以責黃鸝夢夢兩草乎

羅隱紅梅詩

羅隱誄紅梅詩云天賜胭脂一抹腮盤中風味笛中哀雖然未  
得和羹用曾與將軍止渴來此却似軍官宿娼院也

負花

潛夫論曰中堂生負苞山野生蘭芷負苞朽木菌也此言薔人  
材在朝市山林謫云深山出俊鷄十字街頭出餓草亦此意

鬢華鬢嬌

末利花一名鬢華見佛經錦帶花一名鬢嬌見成都古今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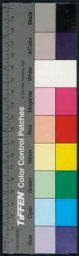
七里香

七里香一名山礬石以其葉燒灰染紫以爲黝見者皆駭觀

窠蒙花紙

窠香紙以窠香樹皮葉作之微褐色有紋如魚子極香而堅韌  
水漬之不潰爛晉太康五年大秦國獻三萬幅帝以萬幅賜程  
預今寫春秋釋例疑今之窠蒙花也其皮可作紙

越爲布名



荀子玉制篇樓連薛越之中野薛注不解按說文薛草也六韻  
薛薛筮筮謂以莎草爲雨衣也相如賦薛莎青蘋越亦草名蒲  
屬可緝爲布文選爲越注草布也後漢馬后傳白越三千端滑  
夫論爲子升越簡中女布盛弘之荊州記穉歸縣室多幽閒其  
女盡織布至數十升謂之升越

包桑

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今之解者以包桑爲固結之喻非也  
包桑豆固結之物乎蓋古人朽索六馬虎尾春冰之類也陸宣  
公收復河北後請罷兵狀有云邦國之抗隄縈綿聯聯若包桑  
綴旒章而不殊者縷矣此得其解

蕙與苕同

苕蕙美質也字一作莖江淹去故鄉賦北風折芳絳花落流水  
散芳翠牽味華字諸韻不在只見于江淹集

旌節花

太平廣記引黎州圖經云黎州漢源縣琉璃城有旌節花去地  
二三尺行行皆如旌節蘇子由詩綠竹琅玕色紅英旌節花借  
喻英形非謂旌節即英也

粵即華

易說卦震爲粵粵之爲言布也震於東方爲春草木之萌始布  
之古文作粵今文作華蓋花之華詩凡華字皆叶音粵是其證  
陸機文賦彼瓊粵與玉藻瓊華與玉藻相對尤可證也

烏昧草

范文正公安撫江淮進民間所食烏昧草乞宣示六宮傳諸戚里以抑奢侈烏昧草即今野燕麥淮南謂麥曰昧故史從音為文

蕩

高貞瑤瑤蘇蕩號曰竹潤節曰蕩周禮堂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英蕩輔之注云蕩當為蒂謂之英器盛此蕩或曰英蕩蓋西也干寶曰英刻書也蕩竹節也刻而書其所使之事以功三節之信則漢中之百使符者亦取則於故事也郭知玄集節序銀鈞午閱蕩輔行披

榜花

孝子傅升伯奇採榜花以為食注榜花山梨也山梨今名棠梨其花春開採之日乾淪之可充蔬

茄即荷

玄中記黃帝之臣有荆茄豐左傳注楚有茄入城張楫音荷古樂府鷓鴣食食茄下西京賦帶側茄於燕井披紅葩之狎獵注茄藕莖也

檀木

姑蘇守溪王公濟之在閩日論杜詩聞知檀木三年大因問先父檀木屬產檀字何音先父曰音歌守溪曰當依韻書音楷先父曰音歌則鄉人農夫皆識之若作楷音不知何木矣因舉王荆公檀木詩曰濯錦江邊木有檀野園封植竹華滋地偏寧允拒鴉伐歲晚還同庚信移王乃悅服蓋王公平昔極愛荆公詩

文而此詩王公亦偶不記憶耳

薊字解

薊草名復古編云天也字林薊草也似芹說文無薊字止有薊  
即薊也韻會廣韻亦無之按本草有小薊有大薊陶隱居云小  
薊是貓薊大薊似虎葉多刺俗名青刺薊又曰千針草又曰老  
虎刺地名薊門即今薊州陳藏器云薊門多薊故以名地葉嫩  
草芒有似扇布故字从之作所謀作薊蓋从薊魚之薊而省也  
又姓後漢書有薊子訓古傳列  
作如

五加皮

五加皮蜀中名白刺頭陶隱居云釀酒主益人道家用此作灰  
亦以煮石與地榆並無別法東華真人煮石經曰舜帝登蒼梧  
之山曰履金玉之香草朕用偃息正道此五加也又異名曰金  
盞玉屋山人王常曰何以得長久何不食石黃金盞母又曰寧  
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諺謂已蜀異物志文章草贊曰文  
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文章草即五加皮也

蘆菘葦葦之分

點蒼董生西羽一日閑坐問予曰晉誦云官家養蘆葦花成菘葦  
與菘亦有分乎予未應因問蘆菘葦葦葦亂在葦旁葦菘皆菘之  
類向以別之予因撥脈錄一紙集古訓話以菘之今偶於舊書  
中得此紙因證記之于左○說文云葦之未秀者曰蘆徐鉉曰  
未秀者高小也又曰葦之未秀者曰葦又曰菘菘也古篆作適  
淮南子作商易說葦在葦注適也今文作菘又曰葦大葦也爾

雅常醜芳言其華皆有芳秀遇風則吹揚如雪其聚地如絮詩  
行常注菁初生名菰稍大為蔗長成乃名為菁說文菁莪  
字云菑之初生一曰菰一曰離草色如離在青白之間詩大車  
注莪也八月菑常注初生為莪長大為菰成則名菑又名離  
一物四名郭云莪似菁而小又云菑似菑而細是菑小於菑菑  
小於菁字說曰菑謂之菑其小曰菑菑謂之菑其小曰菁其始  
生白曰莪又謂之菰菑強而菑弱菑高而菑下莪中赤始生末  
黑黑已而赤故曰莪其根旁行牽採盤互故曰菑陳承之本草  
圖經曰菑菁也菁即菑之成者兼似菑而細長江東人呼為菑  
菑者謂莪為菑似菁而小中實江東人呼為烏藍立者或謂之  
菑至秋而成即謂之菑其花實名若菑謂菁者菑若然所謂

兔絲燕麥

菑菁通一物也所謂菑今作菑者是也所謂莪人以當薪爨者  
也今人罕能別菑莪與菑菁文北人以菑與菑為二物小傍下  
濕所生者為菁其細不及指人家池園間所植者為菑其幹差  
大澤碧色者謂之碧菑亦難得

古樂府云道傍兔絲何嘗可絡田中燕麥何嘗可獲言虛名無  
用也蓋兔絲非絲而有絲之名割魚腸文作兔屐燕麥非也今  
按兔絲虛名是也燕麥漢南雷益一路有之上人以為朝夕常  
食非虛名也或者古昔雲南木通中國但有燕麥之名未見其  
實乎

世說蒲柳之質望秋先零蒲水楊也三濟地記無棣縣有秦王

繫馬蟠龍堪為箭非菖蒲之漸也若然豈堪繫馬又中為箭乎  
爾雅楊蒲柳其言可證矣

爾雅注榮木梧桐也榮華皆玉陶詩非華木結根于茲是也  
或以為榮華之

奇小草也今但知為奇刻之奇蕝紫草也今但知為蕝紫之貌  
蓋染草也今但知為忠盡之蓋

青史子載古禮男子生而射天地四方其文云東方之弧以梧  
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  
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  
草秋木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是木亦可稱  
草也青史子漢志五十三篇今存者胎教一篇而已其首曰古

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端七月而誦蓂莢太師持銅而御戶左  
太宰持升而御戶右此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  
撫樂溫瑟而稱不冒吹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斗倚升而不  
擊照調云云其文義古雅嗚呼古書之不傳者何限惜哉

謝朓詩風動萬年枝唐詩青松忽似萬年枝三體詩注以為冬  
青非也草木雖云穩木枝葉可愛二月花白子似杏今官園種  
之取億萬之義改名萬歲樹即此也

黃山谷詩巖牙初長小兒拳以為奇句然太白詩已有不知行  
徑下初奉幾枝巖之句已落第二義矣

嵇含南方草木狀云菊華葉為王歧是可證也自本草注以  
菊誓為檉柳葉子非也依檉柳葉子自名扶留藤見蜀都賦草



狀亦共列于檳榔鉢下與焉誓合不同  
東坡云凡木木實而未虛惟桐及之試取其小枝剖之皆堅實  
如蠟而其本皆虛故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實也

丹鉛總錄卷之四終

丹鉛總錄卷之五

鳥獸類

鳴

月令鳴始鳴鳴即伯勞也左傳謂之伯趙樂府謂之百勞今不  
識為何鳥按禽經注云伯勞燕不能翔翔直刺而已形似鸚鵡  
喙黃伯勞喙黑以此別之易林曰鳴必羣栖焉必匹飛此鳥好  
集飛未至雙性亦能擊搏鷹集於林則盤旋鳴呼俟鷹飛擊  
之俗呼為鳳皇鳥隸言百鳥畏之也蜀中名爲鷓鴣中名鷓鴣  
哥又名榨油即五更帆鳴不止至曙乃息

鳴鳴

鳴鳴不鳴禮月令文也禮引詩又作盍且注鳴且鳥夜鳴米且



狀亦共列于檳榔鉢下與焉誓合不同  
東坡云凡木木實而未虛惟桐及之試取其小枝剖之皆堅實  
如蠟而其本皆虛故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實也

丹鉛總錄卷之四終

丹鉛總錄卷之五

鳥獸類

鳴

月令鳴始鳴鳴即伯勞也左傳謂之伯趙樂府謂之百勞今不  
識為何鳥按禽經注云伯勞燕不能翔翔直刺而已形似鸚鵡  
喙黃伯勞喙黑以此別之易林曰鳴必羣栖焉必匹飛此鳥好  
集飛未至雙性亦能擊搏鷹集於林則盤旋鳴呼俟鷹飛擊  
之俗呼為鳳皇鳥隸言百鳥畏之也蜀中名爲鷓鴣中名鷓鴣  
哥又名榨油即五更帆鳴不止至曙乃息

鳴鳴

鳴鳴不鳴禮月令文也禮引詩又作盍且注鳴且鳥夜鳴米且





也郭璞方言注鳥似鷄久無毛晝夜鳴今北方有鳥名寒號蟲  
卽此也說文作鴝鳴又作鴝鳴立自早者爲干故鴝或作鴝也  
猶禽經鴝屬之鴝作鴝斤者爲干故鴝或爲鴝皆古鴝字也無  
則鴝鳴字正當作鴝省作鴝作鴝非鴝乃聞鳥古以其羽爲勇  
士冠者非此同也查曰鴝且皆以義借用耳唐詩鴝鳴鴝鳴且  
涼葉聲相思

舞馬

杜詩閨婦初賜錦舞馬使登床馬舞古有之山海經述海外大  
壘之野夏后啓于此舞九代之馬杜氏通典鳳花旛有蹀馬備  
俾騰躍外合節奏明皇帝令教舞馬百駟文苑三層榻床束馬  
而上林轉如飛或令壯士舉榻馬舞其上觀此說則杜詩登床  
之語蓋紀實也前史河南國地誌  
能馳能作伏舞舞

五花馬

唐詩朝騎五花馬又五花馬千金裘杜詩蕭蕭千里馬箇箇五  
花文隋丹元子步天歌五箇花文王良星馬鬃剪爲五花或三  
花皆象天文王良星義也白樂天詩馬鬃剪三花唐六典云外  
牧歲進良馬卽以三花飛鳳之字

羊祐鴝賦

排雲壘以頡頏汰弱波以容與進凌厲乎太清退攝遊於玄渚  
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齊力不期而並至四  
趣不要而自聚當其赴節則萬里不能足其路苟定一擊則衆  
物不能易其所臨空不能傾其翼揚波不能滅其羽浮若漂舟

乎江之濤色，若委雪于巖之阿，甚危兮悲鳴雲間，因飛凌虛，厲清和眇眇兮，瞥入清塵，拂日捐翼，景光暉。

此賦諸類書不載

### 蟻山

韓文公詩蟻相粘為山，十百各自生，按本草衍義云：牡蠣附石而生，魂蟻相連如房，故名蟻房，讀如阿房之房。

音詩見史記

一名蟻

山初生海畔，才如拳石，四面漸長，有一二丈者，一房內有蟻肉一塊，肉之大小，隨房所生，每潮來，則諸房皆開，有小蟲入，則合之以充腹，宋程惠憲焦山詩：僧居蟻山，通向背佛宇，靈氣成吟噓。

### 信天翁

信天翁鳥名，浪中有之，其鳥食魚而不能捕，俟魚鷹所得，偶墜者拾食之，蘭廷瑞詩云：蒼蒼綠江空，啜鯉含鱗，凌草中波，上魚鷹食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亦可以為諷也。廷瑞漁之揚林人。

### 阿濫堆

張祐詩：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帝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宋賀方回曲子云：待月上潮平，波澗寒管孤吹，新阿濫中朝故事云：驪山多飛鳥，名阿濫堆，明皇採其聲為曲子，又作鸚鵡堆，西陽雜俎云：鸚鵡堆黃一變之鵲，色如鶯，鵲鳴之後，乃至累變，檢理細塵，前漸漸微白。

### 翠碧

唐韻：鳩音水狗也，爾雅謂之天狗，注：小鳥，青似翠，食魚，江東謂



之水狗陸魯望翠碧詩云紅襟翠翰兩參差徑拂煙華上細枝  
春水漸生魚易得不辭風雨生多特泉碧詩一條碧綠輕拖水  
余毛注怕春江死石林詩話云江淮有水禽號魚虎翠羽而紅  
首顏色可愛崔德符通羊驛詩云翠裘錦帽初和識魚虎翠環  
掠岸飛

惟魚

李淳風感應經云河有惟魚乃名為跨其身已朽其齒三作即  
鱷魚也南州志云輸其首覓之椽去其齒而更復生

熊虎

山民云熊于山中行數千里悉有踏仗之所必在石巖枯木中  
山民謂之熊館惟虎出百里外則迷失道路

鷄鷓

鷄鷓海鳥今俗名禿鷓是也出景煥小說

集備異音

篆文二鳥曰雉三鳥曰雉音戠三鳥相聚凡羽戠戠也集字从  
此其音與積同下从木鳥集于木也音義皆殊元趙古則周伯  
溫輩妄作解事便以雉為集非也按隋詩善心神雀頌曰景福  
魚魚嘉既集集可延趙周之謬備之與集猶風於魚以雉即為  
集謂風即是魚可乎

鷓鴣

漢涼州有縣名鷓鴣音雀鳥音雀漢馬野遜先零到鷓鴣鳥  
後魏紀功碑鷓鴣荒遊鷓鴣以鷓鴣鳥為雀雀義不可解以雀為



朝義或近之或云此堯以鶴在爲鷓鴣高德猶指野鳥爲鷓  
亦有其因乎

### 水螢

螢火有二種有草螢有水螢梁蕭和賦云聊披書以娛性悅草  
螢之夜翔此草螢也唐李士卿有水螢賦云水螢爲虫惟虫能  
天彼何爲而化草此何事而居泉腹可自持故無耿於螢足能  
自運亦自轉於炫色動波圓狀珠還于合浦影懸潭下若星聚  
於潁川此水螢也月令腐草化螢說文作蠅解云馬蠅也淮南  
子作蚘水螢之名狀亦猶蝶有草蠅水蠅二種云

### 雀殼能語

杜弼移檄梁武云徒探雀殼無牧府裁之虛空請能語詎延晷  
刻之命雀殼趙王主父爲故太子章所通餓死事熊藩楚成王  
爲太子商臣所殺事梁武之子正德事蓋類之其後臺城之禍  
索室不得何以異此度信哀江南賦亦云探雀殼而未飽待燕  
跡而詎熟獨言之於未形之先信述之於已事之後其偶合耶  
抑有意耶

### 文狸

楚辭九歌乘赤豹兮載文狸王逸注云神狸而不言其狀按山  
海經宣爰之山有獸焉狀如狸而有鬣其名曰類自爲牡牝余  
在大理罕見之其狀如狸其文如豹土人名曰香髦疑即此物  
也尾家衍心星爲狐二十八宿真形圖心星有牡牝兩體其王  
逸所謂神狸之說乎



吐金鳥

酉陽雜俎云魏明帝時昆明貢辟寒鳥當吐金屑如粟昆明  
今爲雲南服襄之縣不聞此鳥其遠至夷徼亦不聞也段式之  
好張大座之言其著酉陽雜俎亦似郭子橫洞冥記唐人杜陽  
雜編全構虛誑殊無一實也或者遠夷多詐以金屑飼鳥以欺  
侮中國如秦蜀金牛云事乎

家魚

石鼓文其魚維何維鯁及鯉何以索之雖揚及柳索也今之  
魚者多以木楊或若葉作包覆魚入市易曰包有魚是也東坡  
石鼓歌其魚維魴貴之柳蓋以索爲貴也貫魚包魚別是一義  
不可混而爲一鄭魚仲石鼓文作何以摺之摺字含貫包兩義  
但石鼓文無摺字不知魚仲何所據也

前齋無白鳥

水經注江陵古岸有李姥蒲浦中偏無蚊蚋之患梁元帝金樓  
子云荊州高齋夏月無白鳥余亟寢疾其中及移他齋則蚊聲  
如雷數丈之間如此之異劉孟庶亦錄云會稽徑山夏無蚊  
蚋湖州志載焉自然每賒酒于白塔巷得仙之日化酒家鐵器  
皆爲紫金其橋遂名望仙江子灌蕙多蚊焉仙泊舟之後至今  
不生夏月人多聚舟宿焉輿地志潼川護聖寺夏無蚊靈應泉  
無蝦揚天惠詩蟲蝦敢污芳池地蚊蚋難禁實地寒余以古所  
記數條參之余所見信有此理漢中環湖苦多蚊而寶珠寺乃  
絕無影響其故有不可曉者

龍文具八卦

車類泰書云符堅建元十二年高陵縣民穿井得大龜三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似石作池養之按此則龜有卦文不獨上古一見也河圖洛書歐陽公何疑焉

以龍紀官

伏羲氏以龍紀官今考松雜傳記如潛龍氏作甲曆飛龍氏制字音莊字有老龍氏姓譜有若龍氏史記有秦龍氏此其證也

鹿食九草

山谷有一帖云胡居士嘗言鹿性驚烈多別擇草恒食九物餘則不嘗九草者一曰葛葉及花鹿葱鹿藥白蒿水芹甘草齊頭高山耳薺尾也享神用其肉者以其性烈清淨故也比餌藥者勿食鹿肉必不得力以鹿常咬解毒之草能散諸藥性也此可補本草及齊民要術之遺

叱撥

鹿馬紫陌亂嘶紅叱撥叱撥馬名宋群牧判官王明上群牧故事六卷中載九龍十驥之名稱西河東門之骨法無不具焉其說馬之毛色九十一種又云叱撥之別有八曰紅耳叱撥曰鶯鶯叱撥曰桃花叱撥曰丁香叱撥曰青叱撥曰騮叱撥曰榆叱撥曰紫騮叱撥又曰比方馬以叱撥及青白紫純色綠鬃騮為上驥亦騮駒白赤色為中驥驗駮駮論為下

蜺螭

蜺螭也陸佃埤雅云蜺螭入三十六種禽是四種角之類營

室之精慎按此說出詩鑑推災度所謂節陽結喻之宿營室之精是也與今術士星禽不同姑著之

陰符經云禽之制在氣王起云玄龜食鱗飛鼠斷隸狼蟲鳴鶴青要食虎皆以小制大言在氣不在形也王起唐貞觀時人博學有聲太宗嘗撰字試之起曰臣於世間字所不識者惟八駿圖中數字耳按八駿諸名具列子羊馴作服前白義作白羲泰丙作前尚注引石經又惟不可詰起謂之不識者蓋謂其不合六書之義疑不字了耳

俗傳燈蛾螢火所化故莫光

中州記載惠帝聞蛙鳴問之侍臣賈胤對曰在宮爲官蛙在私爲私蛙帝曰若是官蛙可給廩此比史所載爲評蛙給廩已自異矣文中子作元經又曰帝問蛙鳴尤可笑也然元經非出文中子蓋阮暹庸作耳

劉欣期益州記鶴鷓水鳥黃喙長尺餘南人以爲酒器蓋即今之鷓頂也

揚雄蜀都賦石鱗水鱗石鱗石魚也如石燕石蟹之類

唐太宗回鶻十驥蒼殊毛共櫪狀花蓋之文林異色同群似雲霞之間彩亦奇俊語也

馬之爲物最神駿故古之詩人畫工皆借之以寄其精工若杜工部蘇東坡諸詩極其形容殆無餘巧余又爰杜公作九馬贊云魏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群英何其雄傑也李燕長編載元祐西域貢馬云龍顏而鳳膺虎脊而豹章鬣鬣長鳴



萬馬皆瘡句亦奇矣

乾坤震坎則其其象也。隨晉渙則機之辭。此馬之見于易也。遠則作牧于養。及近則納粘于句。服此馬政已見于書矣。蘇牝衛風才。嘯管頌詩則許。哉其言之也。春秋謹嚴而書新。延旣作在甲。君周官之法。養之以皂。乘視之。以圍牧。庶丞設祖。牧社步之祭。以謹其本。特出入游靡之節。以宜其性。分厚棧此。牲之別。以一其種。嚴攻謹。則馴之策。以說其才。又爲之。禁厚驅。鑿網惡夫。宅後世馬政有能出其右乎。

丹鉛總錄卷之五終

丹鉛總錄卷之六

宮室類

屠蘇

蕭子雲雲賦曰。蕭草。蘇之。飛樓。凌屠蘇之高。影始飄舞於圓池。終停華於方井。杜工部吟淘詩曰。願患金腰裏。走置錦屠蘇。屠蘇。菴也。廣雅云。屠蘇。平屋也。通俗文曰。屋平曰屠蘇。魏略云。李勝爲河南太守。郡廳事前。屠蘇。瓌。在孫思。運有屠蘇酒。方蓋取菴名。以名酒。後人遂以屠蘇爲酒名矣。何遜詩。郊郭勤二頃。形體懸一蘇。又大寇亦曰屠蘇。禮曰。童子饋無。屋凡。冠有屋者曰屠蘇。晉志。元康中。商人皆著大郭。諺曰。屠蘇郭曰。覆兩耳會見。弔兒作天子。



萬馬皆瘡句亦奇矣

乾坤震坎則其其象也。隨晉渙則機之辭。此馬之見于易也。遠則作牧于養。及近則納牯于甸。服此馬政已見于書矣。蘇牝衛風才。嘯管頌詩則許哉其言之也。春秋謹嚴而書新延。嚴作在甲。君周官之法。養之以皂。乘視之以。圍牧。庶丞設祖。牧社。步之祭。以謹其本。特出入游。靡之節。以宜其性。分厚。棧此。牲之別。以一其種。嚴攻。講。則。則之策。以說其才。又爲之。禁。厚。驅。鑿。網。惡。夫。宅。後。世。馬。政。有。能。出。其。右。乎。

丹鉛總錄卷之五終

丹鉛總錄卷之六

宮室類

屠蘇

蕭子雲雲賦曰。蕭草。蘇之。飛。樓。後。屠。蘇。之。高。影。始。飄。舞。於。圓。池。終。停。華。於。方。井。杜。工。部。吟。淘。詩。曰。願。患。金。腰。裏。走。置。錦。屠。蘇。屠。蘇。菴。也。廣。雅。云。屠。蘇。平。屋。也。通。俗。文。曰。屋。平。曰。屠。蘇。魏。略。云。李。勝。爲。河。南。太。守。郡。廳。事。前。屠。蘇。環。在。孫。思。運。有。屠。蘇。酒。方。蓋。取。菴。名。以。名。酒。後。人。遂。以。屠。蘇。爲。酒。名。矣。何。遜。詩。郊。郭。勤。二。頃。形。體。懸。一。蘇。又。大。寇。亦。曰。屠。蘇。禮。曰。童。子。幘。無。屋。凡。冠。有。屋。者。曰。屠。蘇。晉。志。元。康。中。商。人。皆。著。大。郭。諺。曰。屠。蘇。郭。曰。覆。兩。耳。會。見。弔。兒。作。文。子。

友坵

友坵鄭注爲坵在兩楹之間及爵其上坵字從土而云在兩楹間豈常設與按郊特牲棟榑及坵內則曰七松坵明堂位曰及坵出尊崇坵康圭土度禮儀于西坵上則累土而爲之皆可名坵而坵亦有高卑東西之不同非必及爵之處也鄭氏以坵之及異於經文矣汲冢書曰回阿及坵注曰外向室也及主坵言非主爵言也據禮記及坵與堂門相連汲冢書及坵與回阿相連論語及坵與祠裏門相連恐均爲宮室僭侈之事右黃東發之說如此按說文無店字坵即店也今外向之室若宋時行在所之驛驢院牛羊司也

二庭

唐詩二庭跡望斷萬里客心愁二庭者沙鉢羅可汗建庭于維舍水謂之南庭吐陸建牙於鐵馬山謂之北庭二庭以伊列水爲界所謂南單于北單于也近有注唐書云二庭未詳明顯如此者尚昧焉何以注爲

漢畫

王應麟云曾子因跌西狹頌謂所畫龍虎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漢畫始見于今邵公濟謂漢季翁王稚子高貴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傾筐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玄絕藝入神始用巧思而古意稍減矣今於盤洲所集隸圖見之慎又按王象之輿地絕勝碑目載夔州臨江市丁房雙閣高一丈餘上爲層觀飛簷車馬人物又刻雙扉其二扉微啓有美人

出半面而立巧妙動人又雲陽縣漢處士金廷廣母子碑初無文字但有物漢畫之在碑刻者不止如應麟所云而已

### 申明亭

趙明誠金石錄跋昆陽城中濠街彈碑不知街彈為何語按周禮大司徒里宰以歲時合耦于鋤鄰玄注曰鋤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蓋周名鋤漢名街彈之室今之申明亭也

### 紫濠

宋人送中國使臣使契丹詩以青瑣對紫濠人多不知其出處按晉書慕容氏自云有熊氏之裔邑于紫濠之野蓋以慕容比遼是時宋遼方結好故雖臣送別紀行之詩略不涉譏刺之言此用紫濠字亦隱而妙矣方虛谷注云紫濠處名館名蓋隔壁妄猜之言爾

### 延鷲墩畫鳥亭

余舊有紀行詩山遮延鷲墩江繞畫鳥亭上句用元魏改官制以候望官為白鷲取其延望之意其詩亭墩多刻鷲像也下句用漢明帝起居注明帝巡行過亭障有鳥鳴亭長引弓射中之奏曰鳥鳴啞啞引弓射洞左腋陛下書萬年臣為二千石帝悅令天下亭障皆畫鳥為一事頗僻故須詮詰

### 唐之朝制

唐之朝制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杜詩所謂春旗簇仗齊紫宸便殿也謂之閣朝堂不御前殿而御紫宸謂之入閣杜詩所謂還家初散紫宸朝蓋朝堂望也宋歐陽公去唐未遠入閣



之制已不明問于劉貢父而後知然其大略不過如此

容為小憲

左傳同官為容文選注容小憲也宋玉聖求號切容高似孫號  
疎容謝俊號靈石山燕容唐詩綺容河漢在斜樓皆指容也古  
人謂同官為容指其齋署同憲為次今士子同業曰同憲官先  
事士先志官之同察亦士之同憲也

大學分齋

胡翼心在安定學士官以經義治事水利分齋按周禮類學合聲  
注周建五學至秋則分而處之宜學禮者處之瞽宗宜學者  
處之上庠宜學干戈者處之東序宜學古語處之成均則其所  
由來亦古矣不始于胡也

補世宗氏之國首帝之國有虞氏之官湯武之室呂惠卿曰圓而  
圓官而室言世益衰居益狹矣如此題

嚴邸

漢書百官志羽林郎以六郡良家補木武帝以便馬從嚴選宿  
殺謀嚴下室中故號嚴郎嚴靡下宮藉臺蓋也嚴邸或作邸非  
與前書游于嚴廊之上義各不同

驛駟駢耕字訓

今之俗書以駟為驛以駢為耕徒取比音畢竟皆非是說文云  
駟驛傳也駟置騎也殊為混淆孟子疏六置騎也駟駟也詩云  
驛驛其達書云雨霖霖駟左傳楚子伐吳以駟至于羅汭唐  
書鄭元璠傳使駟銜箭于道則驛與駟音義固有別矣唐六典



說府兵之制云若無事特令耕讀如更則耕固不可混用也

### 里區謁舍

王莽傳有里區謁舍之語不宿客之舍為里區宿客之舍為謁

舍補註

### 袁準駁蔡邕明堂論

蔡邕明堂論云太廟太室明堂太學辟雍名異而實同袁準正論明堂宗廟太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為而世之論者合以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衆庶處焉經射其中人鬼慢瀆死生交錯倖因截耳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袁子之論卓矣然其名儒不知何以臆撰如此果如其言則先王之明堂殆壯勇之宮廬南夷之碑旁先王豈為之乎

### 編民

古者民曰編民書所謂彰善闡惡表教里宅今之坊牌緯搜排門粉壁是也古者卒字从衣卒衣有題識三代之畫衣冠秦之緒衣也古樂府鴻門太守行有云移惡子姓篇著里端又云則用錢三千買繩禮竿即書其惡跡以標示戒即莊子所謂竿隨也

### 玉門夕陽亭

玉門地在咸牟戰國策武王有玉門之難此文王有麥里之厄



其後漢高帝榮陽之敗亦獨與滕公逃出成皋王門此一王門也聖賢之君所庇美董卓舉兵犯關晉詔使种琳之於夕陽亭而晉之亂亦由荀勗救賈充夕陽亭成席之一言此一夕陽亭也而漢晉兩凶乘相策跡惡地因應爾耶

仁祠

後漢楚王元英傳述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仁祠指佛寺唐時多以寺為仁祠權載之詩述氣凌瀟湘仁祠訪金碧是也温公通鑑及綱目以祠為慈並非

西弄

南史東昏侯遺骸於西弄宮中別道如未卷之類也楚辭五子用失乎家術衛音閩所云弄者蓋術字之轉音耳元經世大典所云火術註即音弄

置郵

五子曰速於置郵而傳命注置驛也郵駟也驛與駟何別乎按說文驛置驛也以馬置驛駟驛傳也以馬日聲合而視之驛主于騎言馬也駟主于傳言車也駟字經典罕見惟左傳文公十六年有楚子東駒會師于臨品之文書云兩窳蒙驛克言龜文直達如驛路也許白雲曰字書馬過曰置步過曰郵漢謂之東傳高祖五年今日橫來傳諸洛陽如淳曰漢律四馬高足為五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又謂之邊說文傳也一曰察也徐鉉曰傳駟車也周禮行夫掌邦國傳遞之小事傳車尚速故又為察迫也莊子仁義先王之邊盛

可以一宿是遠廬即傳舍也風俗通曰漢改郵曰置此說非五  
子已有置郵之說矣

揚雄蜀記云星橋上廬七星李唐益州記云一長星橋名二

寶星橋名三三棧星橋名四四夷星橋名五星橋名六

冲星橋名七曲星橋名八水經注云兩江有七橋直西門即

江冲星橋西南石牛門曰市橋大城南門曰江橋橋南萬里橋

西上曰夷橋北折曰長升橋十里曰升仙橋李冰木造橋上

應七宿故世祖謂吳漢曰安軍宜在七橋連星間是也蜀記與

水經注所載小異并錄之以補地制之缺云

武后時明堂災姚璩云成周宣榭火卜世愈隆漢武建章災虛

德漸求其謫而曲如此史乃以之與狄仁傑王方慶同傳異哉

張唐英云求書其信乃以浴水建亦石者可為同等豈可汚狄

王二公之傳矣按唐語林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濱居民有得石

而剖之中赤者獻于后曰是石有赤心后欲賞之李日知曰此

石固有赤心其餘寔皆謀及耶唐英所引蓋此事語林罕傳人

亦鮮知此語所出誠可為史中笑柄耳

宋汪彥章為狄邦昌宮罪表云孔子彼佛佞之召本為尊周紀

信秦漢王之車蓋將誅楚其顛倒是非助佑姦逆與姚璩對武

后正相類其能免斧鉞之誅於君子之論哉

左傳屈錫戶之漢書王嘉坐戶數門失園免顏師古注戶止也

又左傳門于陽州公羊傳無人門其義相同止戶曰戶御雲門曰

門也



戰國策蘇秦稱天府之國州府也謂富饒也又淮南子注神農明堂曰天府天府字本此謂可以建都之地也  
左傳注引司馬法曰產城者攻其所產產城諸侯之借修也取名于產者生子而漸長大之義

丹鉛總錄卷之六終







2025/08/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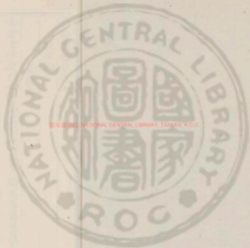
20250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冊船總錄卷之七

冠服類

異書雜考

古者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後世宮人騎馬多著羅縠全身障之猶是古意又首有圍帽謂之席帽垂絲網之施以珠翠至煬帝潘修欲見女子之容詔去席帽戴皂羅巾帽而以席帽由禪雨云唐末微中皆用帷帽施裙到頸漸為淺露開元初宮人馬上着胡帽靚粧露面古制蕩矣矣今山西蒲州婦人出以錦帕覆面至老猶然雲南鄉中婦女歲次工大帽亦古意之遺焉

玄的

史記五宗世家程姬有所避不願進注引釋名云天子諸侯卒



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的為識今女史  
見之玉象神女賦脫蛙象免替筆施玄的結羽釵即釋名所云  
也玄的藝文類聚作單的又繁欽弭慈賦點圓的之奕奕瓊瓊  
輔而相望潘岳芙蓉賦飛瀾書的丹輝拂紅皆指此又馬之當  
額亦曰的易說卦為的頰三國志有的盧陳琳武庫賦駁龍茶  
鹿文的駟魚豨是馬名也又烏駝亦曰的南史侯景防臺城童  
謡云的駝烏橋朱雀逐與吳字一作駝傳雅云龍須謂之駝婦  
人面飾亦曰龍點蓋以龍文視之又曰星的陸雲詩龜豨北辰  
星間此玄龍嬈

茶樹

南史義陽王昶傳六軍戒嚴應須紫樹弘明集玄光辨惑論張

簪絳帶廣荷紫樹南史晉女王子勛傳子勛初徵欲攻于紫開  
其已陷即解甲下樹請者多不知紫樹為何物按晉書職官志  
云袴褶之制未詳所起冠黑州級紫樹以錦為之長四尺廣  
一十腰有絡帶以代繫中官紫樹外官絳帶蓋戰裙之絡紫也  
今畫門神袴單有之俗曰飄帶又系裙網使魏元日作詩曰帽  
上著籠冠袴上著朱末即指此也

輕容

華東野語云紗之至輕者曰輕容唐顧况云輕容無花薄紗也  
蓋今俗云銀絲紗之類王建宮詞嬾羅不着愛輕容李賀詩蜀  
烟飛重錦峽雨測輕容元微之有寄白樂天白輕容詩是也又  
方言輕綸曰輕容面字或作綸



善釵  
蘇恭  
蘇恭

西域諸國婦女編髮垂髻飾以雜華如中國塑佛像塔路之飾

曰善釵

唐書呂元濟上書凡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駑馬胡服名曰蘇  
莫遮曲名亦取此李太白詩公孫大娘渾脫舞即此際之事也

偏髻

北齊後宮之服制女官八品偏髻髻注云髻所交切髮落目也  
蓋為中少女之飾其四番短髮僅覆眉目而頂心長髮繞為髻  
髻宋詞所謂鬢偏倚世也今世猶有之髻字玉篇不收而獨  
出此佛書亦有之玄應音字不識而強以為髻字之者非也

服妖

晉傅玄奏議云妹喜冠男子之冠祭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  
亦亡其身內外不殊玉制失序此服妖也又按史謝尚好著刺  
文袴周弘正少日錦髻紅視蓋東晉南朝之人病不特服妖而  
已

王世行解款  
軒神醫各服妖

鶉鴉字

後周皇后服制受爾則服鶉鴉表聰文教則服鶉水音歸寧則服  
翔衣音秋鶉鴉字惟見此蓋蘇綽所制也

朱腕繩

王符潜夫論或紡絲絲而縻斷截以繞臂此蓋絲絲之類樂府  
雙行纏云朱絲繫繩真如白雲凝梁昭明烏栖曲云江南稚女

朱腕繩

秋香

張衡同聲歌酒掃清梳庶艷芬以秋香艷發也秋香外國之香也謂之香董鞋也近刻玉臺新詠及樂府詩集改秋香作秋香太謬吳中近日刻古書要改例如此不能一一盡彈正之

薄借

周禮玉璫注璫讀如薄借茶之之茶茶結也皮弁之縫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茶詩云其弁伊茶賈谷彥驪云薄借之語未聞按古今注云草履名不借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唐詩遊山雙不借取木一軍持

古裝樣卷軸引首後以綾帖楮曰賺有樓臺錦賺毳路錦賺罽紙賺擗蒲錦賺唐人謂之玉池其引首有二色者曰雙引首標

外加竹界曰打據

釋名曰以丹注面曰的于天子諸侯有辟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難于口陳故注此於面灼然而識也玉案神女賦曰施玄的結羽叙傳玄鏡賦曰耳明嗜之雙照蕪獲的以發安張景陽扇賦皎皎質儼鮮玄的照絳漢律姪亦謂月事也

倦游錄述流蘇文制但云五綵同心而下垂者莫能言其始黃公詔書林亦止引晉書劉流蘇爲馬帳皆後世幃帳間所懸耳古者流蘇蓋樂器之節前漢書禮樂志薛瑄注作流週周禮金鑼箛鼓鄭玄注云後世合宮懸用之而有流蘇之飾樂器而用以爲幃帳之懸則自晉以後始也

金膏水碧

唐世詩人多用金膏水碧字但知為奇寶之屬莫究其出也穆天子傳不汝黃金之膏並誓曰金膏可以結骨崔寔政論呼吸吐納非續骨之膏水碧水玉也山海經耿山多水碧墨子大藥有水脂碧唐詩絕頂水底花開謝向湖腹攪之不可得滴漉空在掬又林碧時逢受文船

阿堵

晉書云王衍口不言錢甚起見錢堆床前曰阿堵近世不解此遂謂錢曰阿堵可笑晉人云阿堵猶唐人曰若箇今日這箇也故嚴浩看佛經曰理亦應在阿堵中顧長傳神曰精神妙處正在阿堵中謝安謂桓溫曰明公何用壁後置阿堵輩是也九觀一代古須嗟一代語觀一方書須通一方之言不爾不得也

錢神論

晉惠帝之時賄賂公行魯褒所為作錢神論也余觀類文同時蔡粲茂成公緩皆有錢神論各一篇茂之論略曰黃金為父白銀為母餘為長男傷為少婦庚辛分主諸國皆有長沙越萬傑之所守伊我初生周末時也景王君世大鑄效也貧人見我如病得醫饑年太半未足為飽緩之論略曰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軟駝載駟惟錢是求未去赤帝當塗之上執我之手門常如市謔曰錢無耳鬼可使豈虛也哉幽求子云可以使鬼者錢也可以使人者權也蓋亦同時之語

太極泉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赦詔文曰思散太極之泉以福無方之外  
太極之泉不知何語後國酉陽雜俎仙藥有太極泉蓋神濟益  
藥之類也宋齊六代文人每好用儲事例如此

### 細金

張懷瓘書錄云往翰林見古鍾二枚高一尺許有古之三二百餘  
字記夏禹功績昔紫金細似大象神彩驚人蓋三代細金為篆  
其精類如此又李伯時得彤戈鏃為甚黃金文銘六字曰主用  
父作彤戈細金法今亦不傳唐六典有十四種金曰銷金曰拍  
金曰鍍金曰織金曰研金曰披金曰泥金曰錢金曰撚金曰欲  
金曰團金曰貼金曰嵌金曰裹金而細金不在其中今併其名  
亦不知矣

### 古錢

漢有厭勝錄真金錢狀如干者長且方不圓茲古刀布之變也  
與近世花並夫人封綬及穿輪錢相似見封濟及李孝笑錢譜

### 宋時官燭

趙寶文以紅羅命匠作燭心匠以銷易之召詰之伏罪羅燒則  
灰飛絹則餘燼而已出傳聞錄宋代官燭以龍涎香貫其中而  
以紅羅纏挂燒燭則灰飛而香散又有令香燭成五彩樓閣龍  
鳳文者不知何藥物也

### 磨鉢

南宋孔頴鑄錢譜曰五銖錢周郭其上上下下今不可磨取鉢鉢音  
裕五音譜磨礮漸銷曰鉢今俗謂磨光曰磨鉢是也往年中官

問于外庭曰牙牌磨俗字何如寫予舉此答之

銀鶴

舊唐書吐蕃傳吐蕃舉兵以七寸金箭為契百里一驛有急兵驛人臆前如銀鶴甚急鶴益多鞍韉亦然元稹府有玉兔鶴鴨拾懷揣着帝宜是其證也鶴有兔鶴鴨故云云今雲南邊夷有兵馬聲息文書上插鶴毛火炭亦古羽書遺意火炭則示火急之意

玉璽考

元朝元貞二十一年木華黎質孫碩德塞其妻出古玉印貨之中丞崔或秘書丞楊桓辨其為傳國璽上之○慎按秦始皇之璽一曰皇帝壽昌一曰既壽永昌已傳疑有二矣至朱梁亡入于後唐又唐主存勳謀篡位魏州僧以傳國璽獻遂即位則後唐之璽蓋有二也璽既有二則必有一屬矣是以今日既曰與潞王從珂同契于洛陽之玄武樓矣而他日段義又得之以為宋哲宗獻今日既曰入金與金哀宗同契于蔡州之幽蘭軒矣而程朝宗又得之以為宋寧宗獻若果屬晉而酷肖則宋徽宗正街名受欺者又何疑其檢無螭角無缺却之不用而別制定命寶邪唐跡在宋屢敗盡矣而元之崔或楊桓又何由得之寡婦貨物而獻之余意以為楊桓素工篆書即著六書統者必桓私刻之謀于崔或而託名于碩德之妻無疑崔或之意欲迎合皇太妃以翎戴成宗而為此眩耀俗目而定其位耶

按通典云秦得藍田白玉為璽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又按此

齊制傳國璽鳥篆書文曰受天之命皇帝璽昌

漢書注衛宏曰秦璽璽手斯書其文曰受命於天既璽未昌

○右二說不同

十國紀年晉開運末北戎犯關少帝重寶遣其子延熙獻傳國璽于遼遼主訝其非真

宋曾宗元符元年五月咸陽民段義斫地得玉璽蔡京及講議玉璽官十三員奏曰皇帝璽昌者言璽也受命于天者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者石晉璽也則既壽未昌者秦璽可知○蔡京輩小人媚上不深誣天而況于野人乎縱使真是秦璽亦無道之物亡國之器豈舜之五瑞禹之玄圭乎噫宋之君臣可謂迷惑無識矣

南齊高祖性清儉上表中有玉導上曰留此正是興長弊源卽命擊碎之玉導未知何物又按晉書馮遷追及桓玄玄拔頭上玉導與之曰汝何敢殺天子以此例之則玉導者玉簪或冠冕之類耳導擇也義取擇髮然自唐以後不聞其名

音律類

舜七始詠

漢書律曆志引古文尚書平欲開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今文七始詠作在治忽史繩祖據漢郊祀歌七始華始庸倡和聲而以今文在治忽近於傳會以子考之此言聲律音詠是一類事但漢書注不注七始之義今之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半徵蓋牙齒舌喉唇之外有深喉淺喉二音此



即所謂七始詠詠即韻也汗簡隸古七始詠矣始蓋古文七作  
秦秦與夾相近而誤充可驗史氏之說為是由此言之切韻之  
法自齊世已然不起于西域胡僧又可知于特表出之七始者  
天地四時人也此  
韻乃定科之言

尺八

蕭管之制六孔旁一孔加竹膜為黃鍾一均聲或謂之尺八  
管管齊隨筆引逸史及孫夷中仙隱傳曰尺八皆有尺八事又  
醉翁日月唐人酒令云蓬望漁舟不潮尺八恐關一吐已覺空  
喉

丹鉛總錄卷之七終

丹鉛總錄卷之八

博南山人升菴楊慎用脩纂集

滇南心象梁佐應台校刊

物用類

義世雷雷

容齋四筆載人物以義為名如義士義帝之類甚多器物在首曰  
義琴在末曰義欄義領奇矣予觀樂書有義管雷雷雷外更安雷  
也抑又奇矣

不借軍持

陸放翁詩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不借草鞋也言其借處不須  
借也古今注漢文帝崩不借以臨朝漢時已有此名矣軍持淨瓶

即所謂七始詠詠即韻也汗簡隸古七始詠矣始蓋古文七作  
秦秦與夾相近而誤充可驗史氏之說為是由此言之切韻之  
法自齊世已然不起于西域胡僧又可知于特表出之七始者  
天地四時人也此  
韻乃定科之言

尺八

蕭管之制六孔旁一孔加竹膜為黃鍾一均聲或謂之尺八  
管管齊隨筆引逸史及孫夷中仙隱傳曰尺八皆有尺八事又  
醉鄉日月唐人酒令云蓬望漁舟不潮尺八憑闌一吐已覺空  
喉

丹鉛總錄卷之七終

丹鉛總錄卷之八

博南山人升菴楊慎用脩纂集

滇南心象梁佐應台校刊

物用類

義世雷雷

容齋四筆載人物以義為名如義士義帝之類甚多器物在首曰  
義琴在末曰義欄義領奇矣予觀樂書有義箏雷雷雷外更安箏  
也抑又奇矣

不借軍持

陸放翁詩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不借草鞋也言其借處不須  
借也古今注漢文帝崩不借以臨朝漢時已有此名矣軍持淨瓶



也出佛經賈島送僧詩云我有軍持憑弟子岳陽江裏浸寒流

蜀牋川筆川墨

蜀牋自唐已名天下十條蜀紙文有蜀牋譜一篇近觀訛川集陳同甫與宋元晦書云川筆十枝川墨一挺蜀人以爲絕品則蜀人之筆墨在宋以爲絕品不知何時降爲眉州大邑之濫竽耳

自相矛盾

今人謂言不相副曰自相矛盾者樂之不差而問之不知也按尸子云楚人有鬻矛與盾者樂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與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今之稱自相矛盾者本此

般輅

論語乘般之輅其後秦始置闔三代之車獨取般制按南史齊志般有瑞因乘鈞而制車因乘根而爲也古所謂器車也一曰乘根車一曰金根車

先路次路

楚辭宋玉導夫先路先路車名郊特牲先路三就左傳鄭賜子展先路于產次路

鼓舞木然

淮南子云鼓舞者繞身若環曾攬摩地扶旋倚那動容轉曲使矯振神身若秋葭披風髮若結旌馳驅若驚木然者舉楮損據勾柱授豐條舞扶疎龍從鳥雀搏接覆璋茂雲踊躍觀者莫不爲之損心酸足彼乃始徐行微笑披衣脩擗大鼓舞者非奈

鐵木照者非眇勁濤清漸摩使之然也此文寫得入神文選舞賦遠不及也鼓舞人之鑿鼓者木照今之上高竿者如此下字後之文人亦罕及

朱鸞

古樂府有朱鸞曲解云因飾鼓以鸞而名曲焉又云朱鸞吼鼓飛於巫室徐陵詩有危鍾鸞鼓之句宋之問詩有朱鸞轉尚謙紫鸞騎皆用此事蓋鸞色木白漢初有朱鸞之瑞故以鸞形飾鼓又以朱鸞名鼓吹曲也梁元帝放生池碑云玄龜夜處終見取於宋王朱鸞晨飛尚飛羅於漢后與朱鸞飛雲未事相叶可以互證補樂府解題之缺

重較說

詩衛風淇澳篇曰猗重較兮毛苴曰重較卿士之車孔穎達曰倚此重較之事實稱其德也周禮典人云較兩轡上出軾者今之平陽也詩話云車廣六尺四寸深四尺軾去輿高三尺三寸較去式又高二尺二寸較式通高五尺五寸蓋古人乘車之乘非如今人之坐也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列女傳曰立輜無轡是其明證故乘車平常則憑較若處為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較在式上若兩較然故曰重較較是兩邊植木較橫轡上轡兩而較一說文車轡上曲銅也蓋較在軾上恐其墜故以曲銅關之古謂較為車耳古諺云仕宦不止車生耳三國志吳童諺云黃金車班蘭耳闔闔門見天子符曲銅之說矣後漢輿服志金薄鐻龍為輿倚較徐廣曰繆交錯之形崔豹古今注文武車

耳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又曰重較在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曰重較考工記曰參分式圖去一以爲較圖參分較圖去一以爲軛圖林希進曰較小於式軛又小於較說文較本作較從車支聲古車制與今不同重較之義故增茲不厭詳引耳

簠簋三鋪

傳古圖簠簋五鋪同爲一類簠盛加膳簋盛常膳五盛木土之品實濡物之器也禮必從豆以禮之不可廢也豐必從豆以時之不可緩也盛必從豆以交際之不可忘也鋪亦古器名有公劉鋪有天君黍鋪形亦如簠但簠方而鋪圓耳漢門有鋪首正象其形乃鋪陳之義又按鋪字從金官門銅塚所謂金鋪也其制不始于漢三代以來有之或以黃常或以螺蚌或以金銅各

隨其所王之德今俗設節以黃常門亦古意也

菡萏

梁崔思政事疏曰劉備取振攝劍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遺女息帳婢十人東阿王婦以綉衣賜死宋武帝節儉過人張妃秀帳碧綺蚊幃三齊菡萏五盞盤挑花米飯粗思所引二君事皆本史所不載者又菡萏不知何物字書亦無菡字

銀蒜

歐陽六一放玉堂體詩銀蒜鉤簾窈地香東坡哨遍詞聒起畫堂銀蒜珠帳雲香地藉提自字詞早是東風作惡旋安排一雙蒜簾羅幃銀蒜蓋鋪銀爲蒜形以押簾也元經世大典親王納



妃公主下降皆有銀蒜簾帷百雙

菱紙

謝康樂山居賦到菱紙椒白注言菱皮可以為紙顧文薦負耽  
雜錄云扶桑國出菱皮紙

隱囊

晉以後士大夫尚清談喜宴後始作隱尾隱囊之製人不可見  
而其名後學亦罕知顏氏家訓云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駕  
長簷車踞高齒屐坐綦子方梅惠班然隱囊王右丞詩不學城  
東遊俠兒隱囊紗帽坐談茶

勾陳

虞虛呂切飛虛天上神獸虛頭龍身理勾陳也說文鍾誠之附  
飾為猛獸釋名橫曰拘緞曰虞

酒帘

韓非子宋人有酤酒者懸幟其高幟謂之帘帘謂之酒旗唐韻  
帘字注當云酒家懸幟豈不雅乎乃云酒家望子俚甚可笑

錢鏐

錢音咸以錢金鑄馬首又曰鐵質金文曰錢也西京賦金鏐鏐  
鏐馬融廣成頌金鏐玉環詩云鈎膺鏐鏐國語曰鏐鏐扶環皆  
指此今名馬鞍曰鏐銀事件當用此鏐字或作鏐非鏐鏐又有  
鏐鏐之  
字用此婦飾曰環散生活當用此環字俗作相非

茶塢

馬融圍棋賦橫行陣亂兮敵心駭惶迫兼茶塢兮頗棄五葉鴉

音義與畚同。茶心并四面各提中一子謂之五岳言不可動搖也。今謂之勢子而中心一子多不下蓋古法與今少異。

鳳船

博雅縮船也。船音是隋志有龍舟鳳船。

鳳盃

唐碑文瓦釜之於黃鐘饗也。於鳳盃器名見博古圖。

朱萬初墨

盧文靖文稱朱萬初之墨沉着而無留蹟輕滑而有餘潤其品在郭北父子間。

古制墨法

古墨法云烟細膠新杵熟蒸勻色不染手丸可射人意。墨惟膠為難古之妙工皆自製膠膠法取新餵牛糞及筋全用之牛草取其厚處連膏及毛皆割不用入冷成膠即以和烟若冷定重化則已非新矣今之膠材皆牛糞之索餘故雖號廣膠去古膠法猶遠無惟爭墨品之下也。徽墨一名第一者上比潘谷蔡珪中間猶容十許人况李廷珪乎。

盪櫛

郭知玄朱紫茶節序供鈎劍圓支豕成辟惡。櫛行披犀魚盤貫盪如周禮蕩謂竹也。櫛札也釋名曰札櫛也。編次如櫛之密也其用事頗僻詳著之。

灰釘

李商隱露布飛走之期既絕灰釘之望斯窮。宋人小說謂灰釘

用杜葛論却賦燔康居灰珍奇推鳴鑄釘鹿蓋正照泉何子元  
錄冬緒錄中證其非謂是曹爽在獄中乞棺釘與灰于司馬懿  
事其事本不僻也余又考梁書徐兢上疏請禁喪家連殯云屬  
續才單灰釘已具陳書陳鼎先左錫文杖西震懼遠詣灰釘以  
二條證之左是破宋人之謬說

寄生

齊高帝紀特軍容寡關乃編瓊皮為馬其葉折竹為寄生又東  
昏侯紀馬被律違其裝籠雜羽孔翠寄生寄生不知為何物也  
左傳解詩好是正直云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正直二器名正射  
鵠也射擅用之直曲尺也梓人用之二字之形即象二器

左傳正直

積竹

周禮注受以積竹八觚建于兵車說文秘積也毛詩竹秘考工  
記秦無盛史錄於注皆以積竹釋之徐鉉說文注曰積竹謂削  
去白取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功即今之積竹法也

乘石

今之石馬臺古之乘石也周禮謀僎下士二人王行洗乘石鄭  
司農注不登上車之石也詩有術石石履之車方乘車之得履  
石惟王為然王行洗乘石致其潔也淮南子之周公履乘石尸  
子周公踐東宮履乘石唐王起洗石石賦承玉趾以增麗拂囊  
表面更妍洗列周經履合詩雅

釣金束矢

淮南子汜論訓下篇云齊桓公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有罪者  
出犀甲一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其後  
劉歆妄策入周官以爲周公之法宋文公乃誤信之取以解芻  
金矢之象焉有周公之世而預知王莽之法乎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晉孟嘉論樂云絲不如竹竹不

肉或問其故曰漸近自然此

語殊有器別古者登歌下管與

磬在上貴人聲也謂之登歌

魏竹在下謂之下管即是此意古人清嘯尚氣故其誦聲暗與  
古合

盃字解

孟盛五味之器也從禾者蓋取和之義耳言此器則曰其口以

盛物者皆皿也中而不盈則爲盃少而多得則爲盃合而曰飲  
則爲盃白水以漂則爲盃

古鏡銘

漢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鉛錫清如明左龍右虎尚三光朱雀玄  
武順陰陽東坡曰清如明如者而也若左傳星隕如雨之例又  
一而云上方作鑑真人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饑食菓  
書知金石佳且好又賴氏頌氏一鏡銘曰鳳皇雙瑞瑤瑤萊陰陽  
合爲配日月常相對又六花木浮鑑銘曰上方作鑑宜侯王左  
龍右虎掌四旁朱雀玄武和陰陽子孫且備篇中央長條二親  
樂當昌又十二辰鑑銘曰名言之始自有紀鍊冶銅錫去其滓  
辟除不祥宜吉未長條二親利孫子辟如樂樂典祀書此金

方西王母又一鏡銘曰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宜官秩  
保子母又一鏡銘曰尚方作鏡四夷服多保國家人民息胡虜  
殄滅天下復風雨時節五穀熟長保二親子孫力傳吉後世樂  
無極又四時鑑春夏秋冬作壽豐靈冬文家特異并附見之

刺閩

梁戴嵩從軍行云七安夜刺閩胡騎犯銅鞮刺閩夜有急報投  
刺於宮門也南史陳文帝每夜刺閩取外事分判者前刺縮勃  
編人河滿傳戴於殿中令投戴於陌石上踰然有聲爾時帝詩  
投戴初報脫陌時此制猶存也

扁舟木作鱗舟

或問子詩人多用扁舟何處為始按南史天淵地新製鱗魚  
舟形甚狹故小舟稱扁舟六朝詩惟王山雖有扁舟夜向江頭  
泊之句至唐人則多用之

木夾

唐僖宗乾符六年嶺南節度使率譚延孫度使于南詔南詔  
驛信待使度甚厚授以木夾遣還通鑑釋文及綱目集覽皆不  
辭木夾之義子按宣和書譜云章孝規嘗為路常膳言雲南木  
夾木夾彼方所謂木契蠻夷之俗古禮未廢故其牲復移文猶  
馳木夾其詞畧曰萬里離南一朝至北開誠捧讀英飾過多蓋  
其結信遠鄙使之不敢犯義者理固如是耳

角制所始

宋章禹錫道州鼓角樓記云鼓角之制其來遠矣聲帝之御宇



戰出充於涿野克北平虎旅取象于龍於爾後始備于鹵獲殺  
嗣定子雅樂前征烏蠻之國遂寢于兜勒之曲後分熊軾之寄  
乃限于天駟之秦故有屹襄湖之峻雉敵雲構之飛燕三吹之  
調切添七萃之師咸肅不顯于威武底寧乎遊離則知聖人備  
物制用其利博哉近世胡祭酒儼云畫角之曲曹子建所作其  
詞云爲君難爲臣難又難其說甚新然不言出處諸書亦不  
見其事按陳氏樂書文獻通考事物紀原最爲博引亦不載其  
事章禹錫此說備徵數角前事可謂無遺曹植名人豈應遺漏  
胡氏此說似爲無稽恐出俗口不載典冊未可據也如近世傳  
雙陸爲子建制予亦疑之及閱洪邁雙陸譜云世傳爲曹植制  
非乃知典冊所不載者皆俗傳之妄耳

金題玉篆

海岳書史云隋唐藏書皆金題玉篆錦繡繡梳金題押頭也玉  
篆軸心也聯卷首帖綾文謂之王流又謂之聯有徑路錦繡有  
樓臺錦繡有樓臺錦繡有引首二色者曰雙引首標外加竹界  
而打揲其覆首曰標梳法帖譜系曰大觀帖用皂鸞鶴錦標梳  
是也卷之素簽曰檢又曰排漢書武紀金泥玉檢注檢一曰燕  
尾今世書帖簽後漢公孫瓚傳卓囊施檢注今俗謂之排此皆  
藏書蓋職裝潢所當知也

方翅

此史楊惲傳以方翅障面讀者不解方翅爲何語按說文作備  
蓋薄也通作曲禮記曰薄漢書周勃傳織薄曲爲葉方言薄謂



之曲此云方麴障而蓋竹織方扇也

五光舉案

中丞劉東牟遠夫與子遊流溪酒中問子曰張平子詩言五案  
是何物也子曰宋林少頴云案古碗字也青玉盤也南京人謂  
傳碗曰案酒此可以證又五光舉案恒與齊眉亦言進食舉碗  
若是案卓何能高舉東牟深為首肯而戲曰五光力能舉白案  
卓舉亦不難但舉鴻必須踴躍而食矣時謝翁奉侍御王玉壘  
揚方洲兩太史在座皆大笑無幾時東牟奉遊進憶昔遊為書  
之亦東坡錄文與可戲語意也

秦子符子

秦子曰玉壘必求其所攻子將必求其所以斷無慮之危雖赤  
瓊碧瑤無寶也不斷之劍雖合影求尤無取也符子曰太公治  
釣於隱溪隱而隱崖不鉤而釣仰味餌吟暮則揮竿其膝所處  
石皆若白其跼齶崖若砥○二子之姓名人罕知况見其書乎  
馬摠意林亦不載今錄其二條亦其一轡也符子名劉東晉人  
此附孫文志卷子

名符見皮  
仲家子也

簪導

簪導案釋名云簪建也所以建冠於髮也一曰并簪繫也所以  
拘冠使不墜也導所以導櫛髮使入巾幘之裏也今依周禮天  
子以玉屏而導亦如之又史記曰平原君誘楚為取瑁等班固  
與第書云今道仲亦以黑犀簪士燮書云遠功曹使貢皇太子  
通天犀導故知天子獨得用玉降此通用瑁瑁及犀今並准是



唯升用白牙算連馬

斗斛大小

歷代斗斛大小不同左傳疏云魏齊斗秤於古二而為一周隋  
十秤於古三而為一

象經

世傳象經為周武帝製按後周書天和四年帝製象經成殿上  
集百寮講說隋經籍志象經一卷周武帝撰有王褒注王松注  
何妥注又有象經發題義又據小說周武帝嘗象經有日月星辰  
之象意者以兵機孤虛衝破當於何間次非今之象戲車馬之  
類也若如今之象戲云夫牧豎俄頃可解豈煩文人之注百寮  
之講哉

大赤

易說卦廣八卦之象為大赤按明堂位商之大白周之大赤皆  
齊名也左傳分東數以少魚為大赤注云大赤通帛周禮象  
路建大赤以朝木路建大鹿以田

京房沈重衍律

漢京房衍十二律為六十律有法城執始之名京房沈重又衍六  
十律為三百六十有阿衡歸仁之目可謂繪鬼之類畫蛇之足  
二千以之

私鑿

惟鑿者唐于晉州開成三年罷之宋律白鑿出晉汾州坊州錄  
卷出磁州隰州各置官典護戶有賦錄陳止齋曰私鑿之禁為



契丹北漢設也木朝不設樂官亦無樂禁大明律移琴一條當  
時修者失于剛除耳

朱子去牝解

牝只是木孔承筭能受的事物如今門櫺謂之牝櫺則謂之牝  
櫺管便是牝管筭便是牝管謂之牝管可見去牝者謂是至  
妙之牝不是那一株成牝

簡牘

莊子曰小夫知之不謹也五字續注云苞苴以遺竿牘以問竿  
音干即節牘也以竹曰竿又曰簡以木曰牘又曰札說文讀書  
板也古者與朋儕往來以板代書帖故從片曰牘曰牘皆此意  
也說文作箋未識書也後轉作牋亦是用竹為箋用木為牋也

紙亦曰箋紙不忘其本也牘說文曰牘札也徐缺曰議政未定  
短札語謀曰牘增韻官唐移文曰牘說文札牘也釋名札櫛也  
編之如櫛齒相比也習知去集韻序錄鈞一存亥系成群簿櫛  
行披骨魚鱗蓋以札為櫛也其云簿櫛周禮所謂英蕩簿  
亦竹簡之謂也司馬相如傳今尚書給筆札注木簡之薄小者  
時未用紙故結札以書中庸曰布在方策方板也以木為之策  
簡也以竹為之至秦漢以下以絹素書字漢文帝集上書囊以  
為帷書囊如今文書封套一曰書帶鄭玄庭下生草如書帶是  
也又曰書袋海中有魚形如書袋相傳秦始皇史遺書袋於海  
所化是也漢世書札相遺或以絹素疊成雙魚之形古詩云尺  
素如雲字疊成雙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是其明證也

故古詩有客從遠方來遺鯉魚之句指此味者不知即以爲水中鯉魚能寄書可笑○李太白集有桃竹書簡元徵之以竹爲詩簡寄白樂天亦莊子之所謂字也

車子釣

張志和漁父曲車子釣撥頭船樂在風波不用仙唐諱用之詩云碧玉蟬遊遊客酒黃金較帳釣魚車又云翻翻變態董暗浦斂轡魚車響釣船是其事也宋史涇湖賊楊么四輪激水船行如飛今失其制

罟獲陷穿

罟獲以罟爲獲而掛之陷穿爲穿如昔以陷罟獲以爲弱禽獸今之扣網也陷穿以陷穿禽獸今之賺玩也

車袋

子夏夢傳曰轆車下伏兔也今人謂之車袋形如伏兔以繩縛于軸故車之縛曰轆

荀綽兗州記曰閭丘冲好音樂侍婢不釋管絃出入乘四里車續晉陽秋曰歇之文義非作長而能操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爲風流之冠也

莊子說庖丁解牛處云奏刀騞然莫不中音中音者鼓刀之音節合拍也刀聲亦合樂府之板眼俗謔所謂打出个令兒來也乃知天地間物無非樂也賈人之鐸諧黃鐘之律庖丁之刀中黍林之舞至于牧童之吹葉間如之鳴砧無不比於音者樂何嘗亡也哉

孔穎達曰鹽與齏字異我同左傳且蟲為齏是亦不攻牢不堅  
緻之謂也史記器不苦欲儀禮功活荀子問楛者勿告也則苦  
活楛皆同鹽義

古墨惟以松烟為之曹子建詩墨出青松烟筆出狡兔翰唐詩  
輕翰染松烟東坡詩徂徠無完松勿水無良工小說載王方翼  
燦松丸墨富家聞見錄云唐李超勿水人與子建建亡至歛刑  
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仇池筆記其松煤建烟自有龍麝  
氣馨之嗜者如勝遠潔浩然呂行甫暇日精製研墨未數合并  
筆之餘乃啜飲之又云三衢蔡瑄自製煤膠外一物不用特以  
和劑有法甚重而尤近世稍微墨率用桐油烟既非古法墨成  
亦用漆為末始光東坡云尤而不黑索然無神紙亦復安用殆  
此等耶子得墨法勝其人祇用煙膠成即尤如漆者之曰一品  
玄素殆不虛也

古算法與今不同算器亦不同算法之異見孫子算經猶可考  
見算器則不可見矣漢書律歷志云算法用竹徑十分長六寸  
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所以為算法之用也三禮圖  
有六觚算法形如六角米箕又有方圓算法形圓中方方為四  
徑餘圓為四觚沈存中謂算法用赤善墨書以刑正副之數詳  
此亦見其槩矣

師問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室之朝夕師曠吹律以南風  
北風之聲而知軍之勝敗善之精也通乎天人今之藝師有此

手師問者  
凡學子

東觀漢記今日處首謂上雅者雅酒闕也魏文帝論荊州牧劉表子瑒以酒器名三爵上者曰伯雅中者曰中雅小者曰季雅隱窟雜志宋時閩州有三雅池古有脩此池得三銅器狀如酒杯各有篆文曰伯雅仲雅季雅當時雖以名池而不知為劉表物也唐韻益字注云酒器益即雅字也其均詩駟饋三雅卮今人語曰雅量使人送酒曰雅酒蓋本此云

正部云淮南浮偽而多假太玄幽虛而少效法言雜錯而無主新書繁文而鮮用亦確論也

王子玉珠而璣瑛諸侯璽珠而璣瑛此古禮之言毛長引之以釋詩也

丹鉛總錄卷之八終

丹鉛總錄卷之九

人事類

孔子沐浴而朝

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告於君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未知此理也岳飛承金脾之召或勸之勿班師飛曰此乃飛反非檜反也其從容君臣之義雖聖人不過是也

改元

古者天子諸侯繼也喻年而始稱元年終一主為一元未有一主而再稱元者也漢文帝信新垣平之言再稱後元自後武帝



東觀漢記今日處首謂上雅者雅酒闕也魏文帝典論荊州牧劉表子瑁以酒器名三爵上者曰伯雅中者曰中雅小者曰季雅隱窟雜志宋時閩州有三雅池古有脩此池得三銅器狀如酒杯各有篆文曰伯雅仲雅季雅當時雖以名池而不知為劉表物也唐韻益字注云酒器蓋即雅字也其均詩駟饋三雅卮今人語曰雅量使人送酒曰雅酒蓋本此云

正部云淮南浮偽而多假太玄幽虛而少效法言雜錯而無主新書繁文而鮮用亦確論也

王子玉珠而璣瑛諸侯璽珠而璣瑛此古禮之言毛長引之以釋詩也

丹鉛總錄卷之八終

丹鉛總錄卷之九

人事類

孔子沐浴而朝

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告於君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未知此理也岳飛承金脾之召或勸之勿班師飛曰此乃飛及非檜及也其從容君臣之義雖聖人不過是也

改元

古者天子諸侯繼也喻年而始稱元年終一主為一元未有一主而再稱元者也漢文帝信新垣平之言再稱後元自後武帝





史十數紀元歷代皆然俗諺有亂主年年改號竊士日日更名之識然字觀長曆云秦惠文十四年更為元年則其謬不始于漢文矣又晉惠大安二年長沙王又事廢成都王誦改年為未興是一歲而三號齊髡林王改元陽昌海陵王改元延興明帝政元建武是一歲而三號史冊書法混淆俗諺云亂誠是也然則本朝之制豈不度越漢唐哉

### 騎兵

古者以馬駕車秦晉隳原之戰惠公乘小駟邕公元年晉荀息敗狄于九鹵始毀車崇卒而單騎自此始至六國時則盡無矣蘇秦所謂車千乘騎萬匹是也鄭玄解周禮大司馬帥帥執提鼓云提謂馬上鼓程伊川解易乘馬班如為人馬異處皆謂車騎如今制非也文王周公之世何嘗有單騎之說乎或問六韜有騎戰子何言古無單騎曰六韜僞文非太公著古亦未有無車而乘馬者易曰舍車而徒杜牧之注孫子曰黃帝陰于蚩尤以中夏車徒制夷虜騎士此乃狐矢之利也牧之此言必有所據乃知騎兵出于夷狄至趙武靈王令國中胡服騎射其事始入中國耳

### 女樂本于巫覡

女樂之興本由巫覡周禮所謂以神仕者在男曰巫在女曰覡巫咸在上古已有之汲冢周書所謂神巫用國觀楚辭九歌所言巫以歌舞悅神其衣被情態與今倡優何異尹尹書云敢有怙舞于宮醜歌于室特謂巫風巫山神女之事流傳至今蓋有

以也晉夏統傳女至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雅麗歌舞  
輕徊其解佩統紳不待低帷昵枕矣其惑人又豈下於陽阿比  
見哉

女史

唐尚書郎入直供青纈白綾被或以錦羅為之給帷帳通中枕  
侍史二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香囊護衣服唐  
詩春風侍女護朝衣又侍女新添五夜香韓偓之紅桃花詩應  
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皆指此也

臺榭

宋人書皆自叙云性本臺榭實惟木納按滄湄香岸云臺榭登  
臺榭甲前溪俗非惟無助於聲烈乃當彌增於充茂也

漁樵

有瀛海之漁人暗昆崙之木客各陳風土并其物色海人曰橫  
海有魚藏大不知其幾何類若三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  
曰鄧林有木園三萬尋直穿空漢而無秒差陰八賞而文陰齊  
諧氏曰微爾漁樵無趣矣其猶不見吾國之大人合山海于一  
鉤折木為東短不可杖釣魚為海不足充餽飯海人倪藥山客  
願齊諧而志之矣夷堅聞而志之

金瓶中西遊記  
新刻序志于此

隱居不當談時事

古之耕莘察巖釣渭者其於天下非事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  
人而訪其賢否也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得志行乎天下舉而措  
之而已今有隱居而口談時事謂之留心世故不過吞莠而已

隨駕隱士特務道學因此其選也

### 鄉里夫妻

俗語云鄉里夫妻步步相隨言鄉不離里如夫不離妻也古人  
謂妻曰鄉里泥約山陰柳家女詩曰還家問鄉里誰堪持作夫  
南史張彪傳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姚令感曰會稽人曰家  
其義同也見西溪叢書

### 插黃

唐李伯珍與醫帖云白金一板奉納以備插黃之需始不晚乎  
謂及觀鏡世說有枇杷黃醫者性插于黃醫者蓋乃知時使然  
耳

### 象山

象山云涵養是未翁賓客是奴僕非其主涵養而盡去省察也  
但有緩急之別如程子所云志為元帥氣為卒徒豈專持志而  
暴氣哉

### 賕賂

宋之盛時有位子朝者以餽遺及門為辱受任于外者以苞苴  
入京為羞及其季代中葉亂政護節則端揆以賕賂為論屢臺  
諫以珠玩為獻納或以金珠而充脯醢或以契券而為詩文甚  
者如倪僕售妹于倪冑而得府蘇節且獻妻于倪冑而入閨  
黑頭宰相紅鉛夫人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

### 香與墨同關紐

邵養又與朱萬初帖云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之文佳品



之絕人為取老松栢之根枝葉實其穢治之研風時得和之每  
焚一九亦足助清苦今年大雨特行土潤溽暑特甚萬初致石  
鼎清苦香空齋蕭寒遂為一日之借長可喜也萬初本墨妙又  
兼香瓣蓋墨之與香同關紐亦猶書之與畫誦之與釋也

盡瘁

周禮土訓掌道地國道地應鄭玄曰地應若瘞盡費公彦云瘞  
耶瘞氣盡耶盡善人所為也國語晉靜女德以仗義惠

陶淵明語

瘞人前不可說瘞人前不可言命宋人就月錄以為陶淵明  
之言不知何據

音辭

類之推音辭篇略云九州之人言語不同自春秋據齊言之傳  
離騷有楚詞之經蓋其較明之切也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  
而切實其矣在浮淺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濁而訛鈍其得在  
管孟然道冕君子南方為傷閭里小人北方為愈吐其大較也  
若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辨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  
野終日難分蓋南樂其越北雜夷虜皆有深敵不可具論其謬  
又曰凡當為所榮切今俗不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又曰  
北人之音多以舉喜為知李李露云齊桓公與管仲謀於臺上  
謀伐莒東郭牙增桓公口聞而不閉故知所言之者莒也然則莒  
知必不同呼此為知音矣又曰馬字烏名歲云語詞洪要用字  
苑始分其別若訓為何訓為安當音於愆及於於焉道遠於焉

嘉客馬用倭馬便不交是也若送句及助辭當音矣怒反音故  
緡龍焉故稱血馬有民人焉有杜稷焉託始焉爾晉鄭焉係是  
也  
耳竅如後人之卧護東羽如後世之擗塵是二事非一事也或  
曰楚地炎酷晝寢而使人押扇亦道

榻柄

張無垢云榻柄入手則關息之際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途  
同歸今之講理學者悉用此語而亦自不知其出也

酒令手勢

五代史史弘肇與蘇逢吉飲酒酒令作手勢按唐人酒令曰亞  
其虎臂謂手掌曲其私根謂指節以躡鷓間虎鷹之下鷓鷯大  
指也以鉤戟差玉柱之傍鉤戟頭持玉柱中指也潛亂濶玉柱  
三分潛亂無名指也奇兵濶潛亂一寸奇兵小指也死其三洛  
謂解其腕也生其五峯通呼五指也謂之招手今其亦手勢之  
類血然以將相大臣而為此態甚於側弁起舞矣二人懼禍不  
亦宜乎

將半

晉載記後秦諸將謂姚萇曰若值魏武王不令符登至今陛下  
將半太過耳魏武王乃姚萇將半猶俗言把穩五代史莊宗紀  
亦有持半之語

軍中有女子

容齋隨筆記軍中有女子數事皆指一人耳按商子兵守篇云



社文爲一軍使盛合者並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爲險阻及  
耕格附登系徹至以從從之不洽而環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  
又舊唐書云藩鎮相距用兵年久父子皆可爲孫吳是全隊用  
女子不止如孫武之教習殿廷而已容齋胡不引此邪

### 管商論金粟

管子曰野與市爭民金與粟爭也管子曰伏諸侯賦鍾之國也故  
粟十鍾而鎔金程諸侯山東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鎔金商子曰  
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金一兩生於境內粟十二石死於境  
外粟十二石生於境內金一兩死於境外國好生金於境內則  
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  
盈國強管商首功利之流故其術先後若合符然其文亦不劣  
及也

### 三農

周禮三農有所訓先鄭云山農澤農平地農也後鄭云原與隰  
及平地余謂先鄭之說爲疑山農南方之刀耕火種巴蜀之雷  
鳴田也澤農廣東之墾田雲南之海鹽謗所謂厚水種秧乘船  
割殺者也若原隰平地只可言中原不可該邊甸也

### 嗥歸

史記漢高祖紀爲高妻音歸之田韋昭音告歸之管師古音古  
篤切如禮記出必告之例服虔音嗥呼之嗥按東觀漢記田邑  
傳邑年三十歷卿大夫號霸歸厭事少所嗜欲嗥與號同古者  
當有此音又左傳魯人之嗥說文禮祝曰嗥皆可互證書之以

得養僻論

東坡與伊川以戲語相失門人遂分川洛之黨第公意也朱子學程之學而實意猶不忘故其毀論東坡於無過中求其有過甚至有云寧取荆公不用蘇氏吁可怪矣子嘗以此事語人譬如唐高宗王后與蕭氏爭寵乃建武昭儀以聞之若使荆公擅議九原尚在必將貽骨碎之禍於朱矣嗚呼得無噤臆於地下乎

儒泉

後漢書童仲綬智爲儒泉三國志魏諷有感衆才二人其何如人哉文字所謂狂學以擬聖蓋子經以騰衆託子云使一世之人吞聲而陽服之然非心服也然則少正知之流何代無之孟子曰七十子之服孔子也中心悅而誠服也世固有服而不誠者蓋儒泉之流耳

宋人議論不公不明

弘治中餘杭有周德恭評王安石爲古人第一小人又曰神宗之昏惑合錄亥極靈爲一人者也安石之姦邪合纂操懿溫爲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矣予嘗謂王安石之爲相大類商鞅鞅之進由閹人景監安石之得君由宦者藍元震商鞅設誣謗之禁而安石置邊卒之察鞅力排甘龍杜擊之議安石力戰言新法之人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由安石安石嘗有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能令人必行是其本相盡露矣先義後姦其揆一



也朱子以安石為名臣與司馬公並列審如此商鞅亦當與孟  
子齊名矣程子謂新法之行吾輩激成之此言亦非暗言如醉者  
酩酒擊人醒者必羣起力故不能止醉之酩而反罪醒之救可  
乎諺云無寒家瓜何挑着瓠子磨其言雖俚其事實類也此言  
一出遂為後日調停本陸象山作王安石祠堂記全祖此意  
終宋之世安石父子配享孔廟而無人公言至理宗獨見乃黜  
去之以此等議論有以入之深也安石之誤國生過孔子必庸  
少正卯之誅而其死也公享之於廟疑私祠之於州縣是宋人  
之議論不公不明舉世皆迷且邪矣宋人迷邪今世猶覺可乎  
不可因程朱之言而買此古今第一小人也○季氏富於周公  
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  
可也此聖門之公案亦可曰冉求聚斂孔子諸子激成之乎

兩歲人

唐蘇瓚在嶺南象江得怪石紺米米而平理彈之有好聲響歸  
榮陽費錢六十萬宋榮晉道霏以錢三百萬買虎世南天子廟  
初刻碑或議此二事有虛聲曰這兩箇知人好一棒打殺何不  
買百方上水田九品入流官乎

不嫁惜娉婦

杜子美詩不嫁惜娉婦此句有妙理讀者忽之耳陳后山衍之  
云當年不嫁惜娉婦朱傳粉學後生不惜掩簾遮一顧怕君  
着眼未分明深得其辭多益士之仕也猶父之嫁也士不可輕  
于從仕女不可輕于許人也着眼未分明相知之不深也古之



人有相知之深審而始出以成其功者伊尹孔明是也有相知不深確乎不出以全其名者嚴光蘇諫卿是也有相知不深固然以出身名俱失者劉歆荀彧是也白樂天詩寄喜痴小人家女慎勿將身輕許人亦予美之意乎

漢文帝重農

獲者天下之本文帝二年正月親耕藉田之詔見之藝天下之本  
大本又於是年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見之樂天下之本  
又於十三年六月除田之租稅見之可謂三致意於農矣二年  
正月而賜天下田租之半十二年三月而賜農民今年半租十  
三年六月而除田之租稅除者未除之也始也再賜半租於是  
遂除之非帝之躬儉固有餘蓄能若是乎帝之言曰勤身從事

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無以異也夫本其重在農則其末  
其輕在商賈矣文帝之政民殷富者知本末也三代而後一人  
而已抑農者天下之本一言必右田畝之言雖官之典有之故  
三見於文帝之詔四見於景帝後三年之詔五見於武帝元非  
六年之詔成帝陽朔四年之詔則曰勸農明帝永平四年之詔  
則曰循農章帝元和元年之詔則曰急耕稼致耒耨至昭烈入  
蜀陸德茂馬而首立督農之官漢氏重農仿佛周人昔文帝之  
家法也愚嘗因是論之漢所用夏人貢法也如龍子之言貢法  
信不善矣然此言論法也非論人也以禹啓為君皋益為臣有  
使民盼盼然之事乎漢文帝能賜民田租禹啓豈在漢文之後  
乎宋王安石行新法嘗氏極君子在州縣寬之一分民受賜一

分舉益豈不宋代州縣之臣乎意者賜租之法三代之遺文帝  
去古未遠倣而行之未可知也孟子引龍子之言必欲滕君復  
井田是時也壞未及半猶可復焉至秦開阡陌已久雖孟子復  
生亦必因時立法不為吐論矣後之欲復井田者必迂儒曲士  
也有愛民之心着文帝可也

小司馬索隱注誤

司馬遷既論商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  
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謂謂鞅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惠  
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承植蓋未嘗見之妄爲之說耳開塞  
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攻而賞一刑用於將  
過則大罪不生賞施於貴效則細過不失由是觀之鞅之術無  
他獨恃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效與降敵同罰告殺者與殺  
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太  
史之言信不誣乎

侍中執虎子

蘇則與吉茂同隱于太白山後則爲侍中侍中親省起居故謂  
之執虎子茂見則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謠不能效汝妻  
寢鹿車驅按漢世有謬語云仕宦不止車生耳謂重較也吉茂  
反語以戲蘇則謂不得坐重較車而反執虎子也則亦爲論語  
以爲茂驅叶音上聲與汝爲韻云

宋主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過於漢唐正史之所遺者有三事其一真宗





意他食脯女感切穿起也鎔音切樓音切粒音切上音切白  
亦不銷音切亦音切或不得其音或不得其義文士猶嘖之況民  
從音切中音切淩音切或不得其音或不得其義文士猶嘖之況民  
問其可用乎

敗茶有勝著

尹德毅之說蕭公龍敬之獻策潞王從珂魏思溫之謀策本敬  
紫皆奇謀也諺云敗茶有勝著惜乎當局者迷耳

東坡與佛印戲語

東坡問佛印曰錢湯欲圖如何不其和尚佛印曰人間怕鬧  
鬧羅怕和高翁曰怕你甚麼對曰若使鬧羅有犯亦愛和尚  
除坡大笑曰好說好說此言雖戲至理存焉亦可謂嬉笑之  
談矣

韓文公汴州亂詩白樂天哀二良文爲宣武軍司馬陸長源作  
也及考他史籍則長源陸刑以厥駭兵律之已失其道矣又裁  
軍中厚賞高音切蓋曰我不回河北賊以錢物買健兒旌節所  
委任從事楊儀孟憲度浮蓮不檢常賊入軍營擗弄婦女自稱  
孟郎三軍怨怒遂執長源并擗孟殺之由是論之是長源有以  
取之何異於雲南之張乾陀揚州之呂用之哉大雅先人福之  
所聚小智自私藏怨之府長源之謂乎

諺曰慈不掌兵義不主財君子曰惟慈掌兵惟義主財論語曰  
仁者必有勇非慈何以掌兵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非  
義何以主財不慈掌兵賊也不義主財盜也

世傳公治長能通鳥語不見于書惟齊沈佺期詩云不如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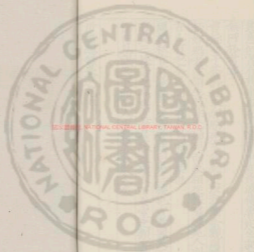
在語能免治長史白樂天烏鵲贈答詩序云余非治長不能通其意似實有其事或在古逸書中如衡波傳魯定公記之類今無所於考耳

曹操幼子蒼舒死東鄉原死女合葬史以為讞余觀周禮地官禁嫁殤者注謂生時非夫婦死而葬相從嫁殤嫁人則此俗古已有之今民間猶有行焉而無禁也

周禮秋官有屋諫之文鄭玄注曰夷三族也古者罪人不擊豈有夷三族者之命典古者屋諫蓋漢人下菴室之類耳鄭玄晉儒曲見誤天下而陷人主得罪名教大矣

冊鉛總錄卷之九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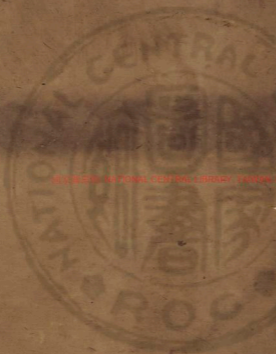


2025-202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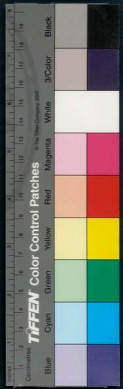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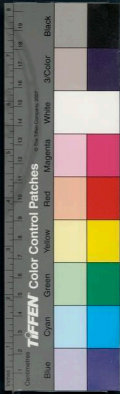


53 2121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NDON P.O.C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NATIONAL G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丹鉛錄卷之十

人品類

別號

戰國策秦宣室時有寒泉子注云秦處士之號史記索隱云甘茂若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范蠡去越自稱鴟夷子此固後人別號之所昉乎

君苗

唐人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字此言何謂也按文選注呂安字仲悌又庶瑒有與從弟君苗書則唐人所云者止謂史失其傳耳亦詞人不可不通文選也

王子喬



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庵者昔有王僑號為武陽人為相人令於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唐詩王子求仙月滿堂又云可憐縱橫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蓋世以王僑為王子喬誤也久矣

兩莊踏

賈生弔屈原賦曰謂跼蹐廉注楚之盜曰莊踏韓非子曰莊王欽伐越杜子諫曰莊踏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踏蓋在莊王時漢西南夷傳莊踏者楚莊王之裔也以其衆王流去莊王時百年此又一莊踏也

秋胡妻

劉子玄曰列女傳載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並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于古者約節與於曹娥呼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輒於貞烈為伍有乖其節焉按小說載劉伯玉妻聞其夫誦洛神賦遂投洛水而死名妬神津事與秋胡相類秋胡妻可為貞烈則當初於妬婦津以劉伯玉妻配享可也

彭祖

王逸楚辭注彭祖好知滋味善斟雉羹以事帝堯司馬彪莊子注彭祖八百猶博不壽也晚而嚙遠又曰彭祖餌雲母御女凡數十娶晚妻鄭氏妖淫敗道而死非壽終也東坡詩空嗟雲母連山盡不見蟠桃結子時

太白子厚

杜詩語及太白處無慮十數篇而太白未嘗假借子美一語以此知子美傾向太白至難曼元獻公嘗言韓退之扶導聖教剷除異端則誠有功若其粗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世橫行闊視於綴述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

東山李白

杜子美詩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東山李白好流俗本妄改作山東李白較樂史序李白集云白客遊天下以聲妓自隨效謝安石風流自號東山時人遂以東山李白稱之子美詩句正因其自號而稱之耳流俗不知而妄改近世作大明一統志遂以李白入山東人物類而引杜詩為證遂於鄙言燕說笑噓寒語一至此狀

滕王

杜子美滕王亭子詩民到于今歌出教來遊此地不知還後人因子美之詩注者遂謂滕王臨其而有遺愛于民今郡志亦以滕王為名官子者新舊唐書並云元嬰為金州刺史驕佚失度太宗崩集官屬欲歡舞押院厨養悲省部內從民借狗求豈所過為害以九彈人觀其走避則樂及還洪州都督以貪聞高宗給麻三車助為僚繙小說又載其召鳳臺李官中而淫之其惡如此而少陵老子乃稱之所謂詩史者蓋亦不足信乎未有暴于金洪兩州而仁于閩州者也

大蘇

韓文公與大蘇書前人論之詳矣蘇東坡則方言其為偽朱輪

蓋則力辨以爲真未有折其衷者予觀黃東發之說有云韓與  
大蘇書東坡謂妄撰而晦翁載其全書以爲真愚平生讀其書  
真見其與韓文同蘇公學佛猶辨其爲僞而先生闢佛反指以  
爲真所不可曉况據韓文韓公止因祭神至海上曾與大蘇語  
今讀之者曰書又重以道爲聖安有平日謂道其所道非吾所  
謂道而一旦求之亟如此使其既與吾熟而少變其說尚近人  
情今未之曾見而先欲聞其道尤不可曉也愚按東發朱子之  
後而其說如此天下之公言也又有一證人未之引李漢編韓  
文序謂投拾遺文無有失墜總其目七百篇今內集是也外集  
皆非公作而此書正在外集其爲妄撰殆灼然矣或曰晦翁必  
欲以大顏書爲韓之真何也予曰此殆難言也可以意喻昔歐  
陽公不以始倡古文許尹師嘗評者謂知善奕者常留一著歐  
公之於尹師嘗留一著也然則朱子之於韓公亦猶歐陽之於  
師魯乎不然朱子豈不知大蘇書詞非韓公之筆東坡之言爲  
可信又豈不知外集非韓公文李漢之序可據耶

傳說

武丁以夢相傳說事著于書矣而世猶疑之曰夢而得賢可也  
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其旁求以象之肖也天下之親相似  
亦多矣使外象而內否亦將寄以墮樗丹楫之任與審如是則  
叔孫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鄒通卒爲身名之累漢果可惡與或  
曰非也武丁嘗避于蒼野而後即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  
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喑然以聽也故徵之於夢

焉是聖人之神道設教也是所謂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且  
又商之俗質而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聖人所以成務之  
幾也劉禹錫之言曰在舜之崩元凱舉禹曰舜用之不曰天授  
在殷中宗彙亂而興心知詭譎乃曰帝春萋民知餘難以神誣  
商俗以詭引天而駭蓋亦意料之言也莊子載大公之事云文  
王見一丈夫釣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  
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夢  
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顛號曰宵而政於臧夫人庶幾乎氏有瘳  
乎遂寤臧夫人而授之政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  
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天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  
彼直以循斯頌也禹錫之言蓋本莊子彼以武丁文王之用詭  
與聖猶田單之妄用一男子爲軍師犁牟聖人之神道設教以  
幾成務而不使民知恐不如是也其所云夢養者嘗嘗感其恭  
靈之誠而養之也其性情治者其憂謀不亂乃可以孔子夢周  
公同觀而非叔孫之踐妖渫文之聲傳矣鄭人夢鹿而得真鹿  
心誠於得鹿也心誠於得鹿者非天理之公也而尚可以得况  
誠於求時而有不得者乎司馬彪莊子音義謂得說生無父母  
洪氏注楚辭謂說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爲成人無少長之漸  
此兒童之言也固不必辨

八士考

周有八士馬融以爲成王時人劉向以爲宣王時人他無所考  
況家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伯達史



供遷九鼎三巫疑南宮忽即仲慈南宮伯達耶伯達也尚書有南宮括疑耶伯達也則八士者南宮氏也以爲成王時人近之尚書南宮之姓與汲冢書南宮之姓合伯達伯達與仲慈之名又合似是無疑聊筆之以證博古者

曹操欲用孔明

抱朴子曰魏武帝嚴刑峻法果於殺戮乃心欲用手諸葛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謂諸葛之曰我不使尚世之士辱於汚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草基亦不妄矣按此則操嘗徵召孔明矣事不見于史當未出之嗚呼操之不屈孔明不殺關羽直有人君之度量止雉子三四郡

岳武穆當稱忠武

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文曰李將軍曰不出辭聞者流涕聞相如身雖已死凛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禮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愚之疑旋更武穆之稱稱觀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要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厥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普孔明之志與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東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辭顧爰子孫得與山河而並久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當稱忠武爲直

張俊飛凌二人

張俊附秦檜而傾岳忠武者飛凌廣漢人嘗稱飛忠孝人也及飛竟死後高宗納大學生程宏圖之奏昭雪光復凌與參贊陳俊卿惡感歎服凌爲都督俊爲樞密劉豫遣子麟姪視令兵七



十萬犯淮西張浚聞之以書戒張俊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勤除何以立國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還保也此見章穎所著岳飛傳浚與俊豈可混為一人哉今之士夫例以傾岳為浚之短不知浚誣千載如此陳白沙詩秦師武穆因張浚蜀取劉璋病孔明蓋言二事皆涉厚誣也舉世憐然失于不考余故詳著以見賢者之不可厚誣考古之不可不精議論之不可輕立而益歎今人之不知學也

皇華高何書

王安石與公卿爭新法曰君輩坐不讀書其越閭道折之曰卑獲稷坡所讀何書此言未足以折安石皇華豈不學者耶若折之曰相公誤矣其工職樂孔光孫禹豈不讀書耶則能折其口而理亦協矣

化益

世本云化益作井宋衷曰化益伯益也荀子成相篇傳禹千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皋陶種華直成爲輔呂氏春秋云得陶化益真成種華之交五人佐禹化益即伯益真成耶直成也

蜀取劉璋

漢昭烈於十六年冬從劉璋之逆而擊張魯是時孔明留守荊州至明年乃自葭萌據涪出正之計昭烈亦強忍從之若使孔明在舉措當不如此今以取劉璋爲孔明病益亦未之考也

方望賢私范增

方望爲隱將軍師後望並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曰范蠡救魯句



踐乘扁舟於五湖谷托謝罪文公亦逸遊于河上望之無勞固  
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  
奇人脚及聞輒廣求其真類將軍勉之望之見檢亂邦托跡方  
外飄然行遊適焉莫追譬於范增遠矣

鍾離權

仙家稱鍾離先生者唐人鍾離權也與呂巽同時韓湘某選唐  
詩絕句本末有鍾離一首可證也近世俗人稱漢鍾離蓋因杜  
子美元日詩有近聞韋氏妹遠在漢鍾離流傳之誤遂附會以  
鍾離權為漢粹鍾離味矣可笑一笑也說神仙者人率多欺世  
誣愚如世傳沁園春及解紅二詞為呂洞賓作按沁園春詞宋  
對馬玉吾卿初製此腔解紅兒則五代和凝散童漫為製解紅  
一曲初止五句見陳氏繼書後乃衍為解紅兒慢焉有呂洞賓  
在唐預知其腔而真為此曲乎元俞琰又注沁園春琰雖博  
學亦惑于長生之說而隨俗耳厥後瑛子仲溫承其父陰符經  
云先君七十而遊由此言之瑛之篤好養生書止于此世有村  
夫目不識麥同契一字而年踰百歲又何必勞心于不可知之  
術哉達人君子可以意悟

夫娘

南宋蕭巖崇尚佛法園內夫娘悉令持戒座下將士咸使誦經  
見法華夫娘之稱本此謂夫人娘子蓋是美稱也是時北則胡  
語正論后却翁子處獻南則徐妃贈梳于理尤龜茲王女納于鳩摩羅  
什及以為崇千金公主偶于淫毒焉儂不以為恥後世以夫娘

為惡稱緣此東坡戲語有和尚宿夫娘相牽正上床云云陶九成乃謂為罵語蓋未多見六朝雜說耳

火迫御史

唐源休受朱泚偽官自比蕭何之功入長安日首救國籍時人笑之目曰火迫御史南渡有報其為將自比諸葛酒後輒誅三顧頻驚萬朝開濟之句而屏風便面一一皆書此二句未幾敗于江上倉皇涕泣而墮時謂之屎汁諸葛正可作對也

舉業之陋

本朝以經學取人士子自一經之外字所通者近日稍知務博以謹名苟進而而不究本原徒事末節五經諸子則割取其碎語而誦之謂之彙測歷代諸史則抄節其碎事而綴之謂之策套其割取抄節之人已不通經涉文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有以漢人為唐人唐事為宋事者有以一人析為二人二事合為一事者余南見考官程文引劉氏論樂而以制氏為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歷志先其卷命作先其命近日書坊刻布其書士子珍之以為秘寶轉相差詎殆同無目人說詞話噫士習至此卑下極矣

孔明不取文舉

宋書引諸葛孔明之言曰來敏亂郡過於孔文舉此事不經見當表出之蓋孔文舉名過其實清談廢事已有晉人之風使遇孔明必遭李平處立之罰後人稱之只以才學耳

國朝登科錄



國朝登科錄自洪武四年始蓋開科之首也大理吳伯不然考  
蘇州錢氏世譜云庚戌安大金榜姑蘇志云金瑋榜蓋一歲而  
三開科三榜取士也如乙丑之歲春榜狀元花綸秋榜狀元丁  
顯辛未春榜盡取南士狀元許觀復榜六月一盡取北士狀元  
韓克忠是一歲二開科也又有狀元張顯陳郊不知為何科相  
去未二百年已不得其詳

南宋五賢相

謝疊山作毋制機墓誌云宋中興時相張德遠虞仲信趙景溫  
游景仁謝德方皆蜀人也○毋昭裔蓋蜀時人其子毋奐并載  
書最富制機其後也

度較

韓非子云顏回明仁於度較釋嬰駭於趙武上句不知事之  
所出度較似是人姓名度姓古有之宋有度正蜀之遂寧人

八士姓名

大理董難曾見宋人小說周有八士姓名八人而叶四韻伯達  
伯遠一韻也仲突仲忽一韻也叔夜叔夏夜音亞一韻也季隨  
季騶隨音狀騶音窩一韻也周人尚文於命子之間亦緻密不  
苟如此

蜀士

唐睿宗問蜀士於蘇頲頲對曰李白文章趙幹術救宋英宗問  
蜀士於歐陽脩脩對曰文行蘇洵經術黎醇二事何其相類

蜀之隱逸

誰定字天授其學得于蜀裴氏史按袁濂字道潔其學得于富  
順監曹香醇翁程子遇青城樵翁乃知宋濂三陽失位為  
男窮之哀我及渡洛江舟將危正襟端坐人間之曰心存誠敬  
爾有一人然夫同舟整頓乃聞伊川曰公是達後如此舍後  
如此伊川欲與之言已去不可追矣此皆宋世蜀之隱逸失  
名者

鴻安丘

鴻安丘成郡人與嚴君平友善作君平誄云無怒言無欲濂然淵  
清時又有林間翁孺者隱理人亦君平同好交

畫家四祖

畫家以顧陸張吳為四祖顧長康陸探微張僧繇吳道玄也余  
以為失評矣當以顧陸張吳為四祖張僧繇子虔也畫家之顧  
張使如畫家之曹劉此謝國立本則畫家之李白吳道玄則社  
甫也必精于繪事品藻者可以語此

凋劫

魏書將濟蹕凋劫之民屠淫子苑劫作戮九偽反

夫子之告葉公者下類下一等矣蓋伯玉告顏回又下於天下  
教子高一等惟顏子至命盡神故足以發夫子心齊生志之論  
葉公子高則未免以得失利害存懷故但告以謹傳命全臣節  
而已然子高未至於徇人忘己也闔則既知廟禮之不可傳而  
欲傳之伯玉見其勢不可止立此苟全之論非為傳之道也  
臨人以德則未能冥予遺畫地而趨則未能藏其迹 林餘獨



美弘被族勸蜀朝賜而死蜀人以覆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玉  
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連柱而上齊殺射律光其  
血在地去之不滅外物

若能容諫

漢靈帝之時可謂大亂極否矣然傅燮在言中官弄權而帝識  
其忠廷折崔烈可斬而帝從其議又五胡之創罹何凶悍也昭  
有靈漢太史令任義極諫何異公孫聖之刺夫差也而昭竟不  
罪義陳宣帝之昏暴京兆顏遵與觀陳帝八失帝竟赦之且以  
御食賜焉嗚呼三君猶有容諫之賢如此

古人取字

史記注仲雍字孰狀說字取字僅見此隋人魏謩字雙和崔挺  
字雙根雙字取字僅見此隋宗室楊繪字斌勳楊溫字弘籍籍  
字取字僅見此唐登科記歸湘字北者此又似今人之號亦異  
矣

四皓姓字

通鑑四皓姓名王幼學集覽據陳留志及陶潛四八目為說東  
園公一也綺季季二也夏黃公三也角里先生四也陳濟正誤  
以綺季季夏為一人黃公為一人妄引杜詩黃綺終辭漢為據  
其說杜撰可笑且詩人稱古人姓名多剪裁便於音韻如稱司  
馬長卿為馬卿稱東方朔為方朔唐詩有稱東園公為園公者蓋  
亦此例豈足為據乎

擬人失倫



擬人必於其倫荀子稱仲尼子弓子弓豈仲尼之倫乎韓子稱  
歐孫及孟軻臧豈孟之倫乎二子之言不倫矣

三蘇不取孔明

宋周公謹癸辛雜識謂三蘇莫不取孔明非也予按東坡謂出  
師二求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頗瀆上皇帝書云孔明用兵如神  
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豆之荀無其財雖聖賢不能以  
自致於跬步二公以伊傅神聖尚且許之亦至矣老泉謂孔明  
委荊州而就巴蜀吾知其無能為也止謂棄荆一事然不考孔  
明草廬見先主之言已云荊州用武之地棄而不取乃先主之  
失以此病孔明不亦誤乎

壽過百年

北魏羅結年一百二十歲唐香山九老有李元英年一百三十  
歲又嶺南楊氏鵝舅老翁年二百餘

古文人名與字並用

史記相如傳文君已失身于司馬 長卿故倦游以人姓與字  
分為二句其文法自左傳人之姓氏名字多互用焉劉勰石詩  
宣尼思獲麟西狩涕孔丘沈休文宋書恩倖傳論胡廣累世蒙  
夫伯始徵位公卿黃憲年賢之子叔度名動京師

漢壽亭侯

曹操以關羽為漢壽亭侯漢壽地名今稱壽亭侯非也漢壽郡  
在蜀之嚴道其後先主即位于蜀而侯助之固有先于此與况  
漢為代名而下綴以壽延炎梓肆拾餘年亦非偶然矣





兩齋能

漢藝文志第百二十二篇註云名熊為周師文王以下問焉周封之為楚祖此一齋熊也唐玄宗天寶六載詔祀夏禹于安邑以宗伯廟熊秩宗伯夷配此夏之齋也然齋熊事夏禹為宗伯經傳無明文不知何所據也

傳文稱孔明

傅子云孔明誠一時之異也入無遺刃出有餘糧

尹和靖對宋高宗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獨夫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言也獨夫受洪惟作感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草芥臣可視君如仇仇子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仇高宗大喜嗚呼備者對君之言從容中道若此所答可知矣近世名公以道學自負一趨宜召對君自稱學生何以異於野人哉

段干

段干季姓邑也初封段後邑干因邑而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闕而風俗通乃以為姓段名干木蓋因呂氏春秋干木光乎德典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而誤也按詩有出宿于干今開封有判濟蹇叔處干而干亡之秦而秦伯秦國策有段干編段干起

君子不可立黨

宋劉奕通言云天下之士亦多矣豈獨登龍門與仙舟者皆為

賢而不在此選者盡不肖耶史相夫起是自立禍梯又曰韓維  
志忠於所事天下無間言范文正勇於自任而朋黨之議起矣  
范公豈忠黨者惟其立意則黨之召也

王導

唐人云秦之亡由商鞅左之  
王導左晉江左之晉也

王導非純臣也世徒見晉明帝以大義滅親褒之而實不然逆  
機弑滅之爾蓋非一朝一夕之故導不能先覺元帝潛為之備  
及殺至石頭導不聞有正言規之而受其司徒之擢君臣大義  
社稷為重李懷光將反而其子雖言于德宗君子以為忠孝兩  
至導之子教非父子比也而依違其間坐視成敗得為純臣乎  
教之凶悍勢已無可奈何導又在當左右而王氏子郭布滿中  
外明帝熟導構心內應故舉春秋大義滅親之言實以安導心

而散教黨也夫大義滅親石碯是也碯子從亂研手誅之謂之  
滅親可也導之於教親非父子始也不能如李璣終也不能如  
石碯謂之滅親是欺天下後世矣殺之教也元帝下詔云教有  
捨王教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教既死導貽王含書猶  
云近承大將軍困篤謝絕或云已有不諱故遂明詔而特伸私  
情此非教友乃導友也導銜周伯仁教既得志問導曰周顛戴  
若愚當登三司而導不答教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而導又不  
答教乃曰若不爾正應誅而導又無言二人竟死夫教之用周  
戴為三司令僕欲使助已為亂耳導當正言辭在朝廷非臣下  
所得專嘗及其言應誅導當正言刑在朝廷非臣下所得專罰  
可也然導豈智不出此哉假賊手以感忠臣其心不止報私怨

而已使教誨卒成則專能如朱全昱乎能如司馬孚乎吾知其不能也君尊臣卑如天高地下成帝李遵宅嘗拜道丁直壽曰而導儼然受之不辭及侍中孔坦密表不宜導聞之怒曰王仲弘驚痴耳若卜望之巖巖兮女亮之察察戴君恩之峰岬當敢爾耶夫潛危亡之中而不失君臣之禮此趙襄子之所以賞周舍也導知君臣之義曾不知周舍乎其免于春秋無將之誅李廋漢代憐陸之禍者由江左之政不綱而王氏族黨天盛後世猥儒曲好談論雖諸葛孔明宋岳武穆猶加索癡而無片語遊導誰謂公論百年而定哉千年猶不定者有如此蘇峻之反導亦起一人侍帝反陶侃平峻導入賊取故璫佩於口隨武節似不知是導有寵色都督斬劉琨以叛導大懼而帝大赦天下於是計或也導在江東當三大節而後保如吐才略不如管仲吾之

郡姓

姓氏書以姓配郡黎其為無謂唐高族望起于江南侯景求婚王謝而不允遂詔曰會瀆以吳兒女配奴江東散亂職此由之

事詳不由此一略而官人以其後河北亦效尤以崔盧為首比江以世其體個非一口矣

東之王謝薛宗起不得入郡姓至碎戰爭於帝前乃取入郡姓今之百氏郡望起於元魏胡盧之事何足為據也是時韓顯宗上疏有云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苟有才雖屠釣可相奴虜可將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墜於皂隸矣又曰陛下豈可以貴勢貴賤論寒賤乎冲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真名言狀



王嘉

隴西處士王嘉隱居倒虎山有異術符堅迎之入長安授學  
子年今世所傳拾遺記嘉所著也其書全無憑證直講虛空首  
篇謂少昊母有桑中之行充爲憐亂嘉蓋無德而詭隱無才而  
強飾如今之走帳黃冠遊方羽客僞樂欺人假丹訣俗是其故  
智而移于筆札世猶傳信之深可怪也或嗚呼子書之奧妙不  
傳者何限而今乃傳雷于子華于唐詩之佳而不行者無善而  
世乃盛傳許渾胡曾小說之可觀者多矣而天寶遺事杜詩謂  
蘇註至名家亦爲所惑且引用焉噫

人名食其

高祖時有酈食其嘗食其欲帝時有趙食其師古皆讀作異其  
而近代學者則則爲異其審則爲食其起則爲食其誤矣同是  
人名更無別識也初悅漢紀三者並異其字

四皓廟碑

四皓有羽翼其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爲之製表立碑此乃上世  
人主賜善人臣恤典之始通典文獻通考皆不之載而四皓碑  
目集古錄金石錄海錄金石略皆遺之獨見于任昉文意緣起  
故特表出之

章邯未可怪

方萬里云高祖自漢中東出司馬賢董欣望風稽顙獨章邯堅  
守廢丘踰年不下至于引水灌之然後破此豈脆敵歟惜其不  
知所事身名俱滅廢尤之于王莽徐道羅之于盧循皆一律也



秀才

趙武靈王論胡服云俗群民易則是其越無秀才也秀才之名始此後再見于賈誼傳六朝遂以此為取士之科名云

秦刻石去姓稱名

秦之刻石去姓稱名後世遂多不知姓而歷代或多效之感矣如晉書云謝玄北伐苻堅下邳云安與玄園基玄上去一張字初學觀之知為何玄耶漢平注稱臣嗜後人亦迷其姓何各書此一字耶如五代梁唐間有王彥章謝彥章彭彥章僕去其姓知為王耶謝耶彭耶

蓋姓有二

蓋姓有二漢蓋寬饒蓋勳音去聲蓋文達蓋蘇文蓋蕭運音踏○漢丞相衛綰奏郡國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張之言亂國政請皆誅武帝可之綰之相業他無聞焉而此一節加於蕭曹一等矣史稱漢帝之美曰罷黜百家綰之功可少哉

漢之待宗室其嚴乎河間獻王子禮以恐弒取鴆失侯罪亦微矣獻王漢之賢維城也三子一以取鴆失侯二以酎金失侯苟不以其父之賢而原之乎意者皇帝先有意立獻王而武帝憾之乃發於其子歟

左傳公謂圍人曰爾欲共王我乎三國志欲曹羨我乎宋人奏議云是欲劉諤我也皆祖左氏句法

留金谷二十四友有劉琨唐八關十六子有劉栖楚其中行獨得者乎

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少以學顯謝玄為會稽內史張玄之為吳興太守名亞謝玄亦稱南北二玄

晉陽秋曰王導接誘庶會少有悟者雖號交常賓一見多輪寫款誠自謂為導所遇同之舊醜

又曰左思造燕載問岷蜀事友接亦號臯甫謚西州高士擊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衡伯與益桑終皆不為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為欲重其文故假借名姓也

王隱晉書云晉帝詔徵蘇峻曰臺下云我及友豈得活耶我寧石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石頭也

續晉陽秋曰謝安優游山水以數文析理自娛  
賈誼新書引髮子曰太平之世父無死子凡無死弟無死妹無死

此漢唐君君碑陰有虞士開及班固及殺姓僅見此佛圖澄碑陰本姓沮濕姓僅見此戰國策衝有縹緗擊薄縹緗姓僅見此

竹書紀年伊尹卒於沃丁之世蓋百有五歲太公卒于康王六年壽百有十歲

後周書孝寬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國籍唐許仁貴著周易新注本義四卷三子皆勇將而精意經術如此

東坡於戰國之士取魯仲連頗囑而皆惜其未聞道亦名言也張唐臣論王威高君雅在晉陽謀誅李淵為隋之忠臣胡安國

論五代宋令珣死事之跡歐陽公遺之子觀郭忠恕初事湘陰公贊為郭威所殺忠恕伴狂遁去亦清節之士也史皆不能求

竟之噫若此者亦不卒矣

李德裕云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為妃后未嘗不致危亡之患何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國基之先皆一時之傑其憤冤獄祇愛其血食塗其城亡故能為厲必生數美之色以壘感其君而危亡之晉之驪姬楚之夏姬意為符堅之清河公主侯景之深誘公主隋文帝之陳夫人皆是物也史蘇所謂我以男戎勝

呂與門之男衰門之女信矣社牧某載

洛陽布衣韋月將上言武三思濁亂排房浙西布衣崔善正上言李儋謀為不軌身死而無益于事史且徵其名噫亦可憐矣

勃曰社于趾往不勝為咎二千之謂乎

說苑子賤為軍父宰初入境見有冠蓋來迎者子賤曰車驅之所謂陽香者至矣陽香魚名不釣而來喻士之不招而至者也其會之形則未詳按荀子曰鮪者浮陽之魚也唐文粹密子賤廟碑云意陽騎化而為鮪香從魚為鮪字義乃全



丹鉛總錄卷之十一

博南山人升菴楊慎用脩著集

漢南心泉樂佐應台校刊

史籍類

析里橋碑

歐陽集古錄析里橋碑跋云醇散關之嶠澤從朝陽之平燧刻  
甚適完非其訛謬而莫詳其義故錄之以俟博識君子慎按醇  
古與釋通史記張儀傳杖而醇之辨信傳醇兵其首巖路洪氏  
釋醇載漢碑文有云裴夫醇米又云辭榮醇載澤本濟澤之澤  
漢人或寫澤借作濕字用嶠澤即潮濕也燧與燥同分錄小異  
如燥亦作慘之例平燧謂乾燧言去濕而就燥也以此訓之可通





丹鉛總錄卷之十一

博南山人升菴楊慎用脩著集

漢南心泉樂佐應台校刊

史籍類

析里橋碑

歐陽集古錄析里橋碑跋云醇散關之嶠澤從朝陽之平燧刻  
甚適完非其訛謬而莫詳其義故錄之以俟博識君子慎按醇  
古與釋通史記張儀傳杖而醇之辨信傳醇兵其首巖路洪氏  
釋醇載漢碑文有云裴夫醇米又云辭榮醇載澤本濟澤之澤  
漢人或寫澤借作濕字用嶠澤即潮濕也燧與燥同分錄小異  
如燥亦作慘之例平燧謂乾燧言去濕而就燥也以此訓之可通



莊子

邵康節云莊子盜竊語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如之何  
庖人雖不洽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言君子之思不出其位  
楊龜山曰逍遙遊一篇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  
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愚謂能以此意讀莊子則所謂固機之  
士可與之論九流矣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者也

唐詩主情

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理去三百篇邈遠矣匪惟作  
詩也其解詩亦然且舉唐人閑情詩云暮暮庭前柳青青陌上桑  
提籠采桑晝夜夢漁陽即卷耳詩首章之意也又曰鶯啼綠樹  
深無語雕梁曉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遠又曰漁陽千里道近於  
中門限中門踰有時漁陽常在眼又云夢裏分明見關塞不知何  
路向金微又云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即在鳳凰山即卷耳詩後  
章之意也若如今詩得解為托言而不以為寄望之詞則卷耳之  
詩乃不着唐人作閑情詩之正矣若知其為思望之詞則詩之寄  
興深而唐人淺矣若使詩人九原可作必蒙印可此說耳

東山詩

東山詩曰章含庚子飛烟燼其翳言倉庚鳴春鶯聚之候也歸  
士始行之時新亭今遠故極岸其情以樂之皇駁其馬車塵塵  
也親結其繭繡婦人之構也邪交絡帶係于體示繫屬于人也  
即所謂纏也士昏禮親脫婦之纓纓必有結脫者解其結也古  
詩多倒脫而曰結猶治而曰亂也此于昏禮東唐北極之際出

燭屏腹之後又極序其情而叙之也九十其儀九為陽天之成  
數十為陰地之成數言男女天下之大道陰陽之生成也其新  
孔居其舊如之何唐人所謂遠將踵勝乘剽離時在家相見熟  
新語歡不足也舊語以網為悅中誤又以親結縵為毋命雖同  
是容體而非詩音所謂差之毫釐謬千里矣

古文多倒語

古文多倒語如亂之為治極之為明荒之為定臭之為香潰之  
為遂繁之為祥結之為解皆美惡相對之字而又其義以用之  
如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良亂為四方新辟亂為四輔厥  
亂則我新造邦玉乃伊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安撥邦國撥而教  
撥亂六撥之類以撥訓順也荒度土功遠荒大東大王荒之為  
蕩荒之以荒訓定也胡皇聖時其臭羶臭陰連于淵泉以臭訓  
香也是用不潰于成莫不潰成以潰訓遂也將以鑿鍾以鑿訓  
祥也親結其縵以結訓解也

秦漢人論性

莊子曰各有儀則之謂性此即詩烝民之旨也後人未易可到  
曹誼曰少成若天性又曰性者神氣之所會性立則神氣曉曉  
然發而通行于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  
其所謂潤厚而膠者今人名物之堅者曰有性不堅者曰無性  
之謂也王輔嗣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禮運記曰六情所  
以扶成五性也孝經緯曰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  
治內趙壹卿曰性情相與表裏喚助曰情本性中物韓嬰曰卵

之性為難不勝不乎則不成為難蘭之性為終不渝不練則不成為絲陳搏曰情者性之影凡此言性皆先于伊洛其理無異而辭古尤淵宋人乃謂漢唐人說道理如說夢誣矣

孫明復論太玄

孫明復曰揚子雲太玄非準易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蓋疾養而作也桓譚曰是書也可以大易準準因曰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使子雲被僭經之名二子之過也

歐文本孔叢子

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古之聽訟者惡其忿怒不忿其人求其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歐陽永叔作澠園詩表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世莫有知其言之出于孔叢子也

古文之奧

孔子出使于魯齊兩具有頃果雨于路問其故孔子曰詩不云手月離子畢俾滂沱矣昨夏月正離畢也他日月離畢孔子出于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果無雨于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莫月離其陽故不再史記仲尼弟子傳有子事載此文而刑月離陽離陰末節蓋有深意作傳之旨本以見有子不知孔子處故不說盡而文益蘊藉如華子九淵而止說其三又夔憐蚊蚋憐風風憐目目憐心止解夔蚊蚋三句而憐目憐心之義缺焉蓋悟者自能知之若說盡則無味知此者知古文之奧矣



唐人律賦

黃滔律賦如明皇回駕經馬嵬隔句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  
蕊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飛髮風萬疊斷腸新出於啼猿春樹  
千層其翼不如於鴉鳥景陽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  
幸取朽琴素欲以胡顏又無名氏作五堂君夜度函谷賦嘆秦  
關之百二難騁狼心笑齊客之三三不如鷄口亦可甘也

古言不知名考

馬總意林引相貝經不著作者讀初學記始知為嚴助作漢有  
博物記非張華博物志也周公謹云不知誰著考後漢書注始  
知博物記為唐蒙作水經引南中行紀亦不出姓氏考稽含南  
方草木狀始知陸賈作南中行紀乃知前人或略後或有考焉  
未可遽付之不知也

謝草羽詩

謝草羽騷髮集詩皆精緻奇峭有唐人風未可例於宋視之也  
子充愛其鴻門謠一篇天雲屬地汗流字杯影龍蛇分漢楚楚  
人起舞本為楚中有楚人為漢舞鶴鷄泮光雖不語楚國孤臣  
泣伴虜君看楚舞知楚何楚舞未終聞楚歌此詩雖使李賀後  
生亦當心服李賀集中亦有鴻門謠一篇不及此遠甚可謂青出  
於藍夫元楊廉天奈府力追李賀亦有此篇愈宋及事羽夫其他  
如短歌行秦淮沒日如沒鶴白波搖空淫弦月舟人倚棹商聲  
登洞庭脫木如脫髮建茶水云太白入月魚腦滅武昌城頭鼓  
沈沈海上曲云水花生雲起如封神龍下宿藕慈孔明河笳蜀云

牽牛夜入明河道淚滴相思作秋草蔓文城頭玩月華星君冢  
上無啼鳥俠客只歌云潮動西風吹杜刺離歌入夜十西傾似  
飛翅下蛇含草青拭吳鉤入匣鳴效孟郊體云牽牛秋正中海  
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濤在孤樹律詩如驪花殘楚水烽火  
到交州夜氣浮秋井除花冷碧田山鬼下茅屋野鷄啼芋蘆戍  
近風鳴柝江空雨送船隣地煙了索鄉夢戍邊回柴關當太白  
華氣遞無言暗光珠母微秋影石花滑下方聞夕磬南斗掛秋  
河雖未足望關元天寶多深端而可以據長慶寶曆之上座矣  
琴多草羽手抄溫字多作深深以古字深之省史子堅隸格載  
漢碑有此字觀者弗識或改爲云非

孔明寫中韓書

宋儒論孔明爲後主寫中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經子轉導  
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可邪吾子西云人君不問換亂守文要  
以制略爲首後主寬厚襟董有餘而權略智謀不足當時識者  
咸以爲憂六韜述兵械多奇斗管子首輕重慎權衡申子數名  
實韓子文章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當下要在對病萬金  
良藥藥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言當矣子又觀古文苑載先主臨  
終勅後主曰中韓之書益人睿智可觀詞之三國志載先主考  
問郤正太子情尚正以虞恭仁恕答之考裕曰如君所道皆家  
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耳然則考裕之見  
蓋盡孔明合而後主之觀中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以是病孔  
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務矣

王符自贊

漢王符自叙贊云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鏡往路隔絕志窮無如年有不然身有利害髮白齒落日月踰邁時倫彌索鮮有恃賴曾無供養志不懌快曆數再冉庚辛或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

謝華校秀

陸機文賦云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昌黎云惟陳言之務去憂乎其難哉李文鏡曰文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古人論文之要也近世以道學自詡而掩其寡陋曰吾不屑爲文其文不過抄師宋人語錄又號於人曰吾文亦昂菽粟也予嘗戲之曰菽粟則誠菽粟矣但恐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耳一座大笑

楓天象地

張文成太卜判有楓天象地之語初不省所出後見唐六典三式云六壬卦句以楓木爲天象心爲地乃知文成用此也

小員大員

易也其膏小員言大員凶漢書谷朱傳引此文注云膏者所以潤入肌膚爵祿亦以養人也小員臣也大員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拯百姓而又吝則凶臣吝當則吉也顏師古云六經殘缺學者其師文義競馳各守所見故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儒家往往牽別既自成義即就而通之庶免守株朱文公亦言顏監無近代事經之限則此說亦不可廢但以語人恐多夏

蝨之疑耳規了翁又說周禮大員謂大卜如邊國立君之事不  
訓正也其說又異並載以俟知者

謚始

蘇老泉云婦人有謚自周景王之穆后始匹夫有謚自東漢漢  
隱者始宦官有謚自東漢之孫程始婦人有謚自妻妾之薛車  
始器黔妻之謚即匹夫之謚也不始于東漢矣

李華文陳陶詩

漢賈捐之議羅珠璣疏云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乎  
郵孤兒荒於道老母寡婦欲泣巷哭途登虛祭想萬千萬里之  
外後漢南匈奴傳唐李華吊古戰場文全用其語意總不若陳  
陶詩云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  
猶是春園夢裡人一變而妙真秦脂換骨矣

禹碑歌

予既得禹碑刻作禹碑歌其辭曰神禹碑在岫嶠尖祝融之夏  
凌朱炎龍去虵分結構古螺書區刻戈鋒鉞萬八千夫不可上  
仙高鬼閉幽以潛昌黎南遷曾一過紛披芙蓉塞水簾大柱夜  
暈星斗下靈堂朝見陽輝遲追尋夏載赤石峻封埋古刻蒼苔  
黏岑科倒薤形已近鷲深鳳泊辭何繼墨本流傳世應罕青字  
名狀人空瞻末叔明誠酒好事集古金石窮該彙昭列燧銘登  
欵識橫陳軒牀和釜膏胡爲至實多棄置拮據磨蟻損烏螭又  
聞朱張遊岳麓齊雲天風影佩檐搜奇索秘跡欲偷春倡撞和  
詩無厭七日崎嶇信有觀一字膏護寧忘括非關嶸嶸阻登陟



定是藤葛籠窺視好古予生嗟太晚拜嘉君眼情深飲老眼增  
明若發覺復又嘆禁斷如旄節七十七字掣螭虎三千餘歲叢蛇  
蚺憶昔乾坤滿息壤蕩析蒸糜依本樛帝嗟懷裏答文命鄉佐  
澤洞分憂倭洲拜渚混沒宮室直深藏遠文回懸鳩米雨雲又  
比夢直登西掖仍東漸黃能三足變鮫服白狐九尾歌龍褂後  
束包湖搜王燁前列溫洛差時龜水奔嵐舞邪辭賦平成天地  
猶垂謙幸幸秦銜穢鎮定響塞昏徒逃喙喻文章絢爛懸日月  
風雷呵護環分黔君不見周原石鼓半已泐秦湫詛楚金皆滅  
此碑雖存豈易得障有嵐鴻峯岬巖蒼蒼迥絕群黎羣羣影颯  
參森楸柏湘娥遺佩及班竹山恩結樓臺忍發造物精英忌泄  
露抵恐羽化難留淹欲暮如木鐸應要使好事傳細謙著書

重訂琳瑯譜紫幅新羅瑤

六經無騎字

禮記前有車騎則載飛鴻魏鶴山云六經無騎字禮記亦漢世  
書耳又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  
之注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乘如字騎馬也輕遣正友正義  
曰古者服牛乘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  
漢初猶有車戰見夏侯嬰傳高祖之敗彭城去榮陽出成臯皆  
以數十騎遁去而鴻門之命棄車騎獨騎一馬樊噲四人步從  
以免其非危迫時往往夏侯嬰中御車高祖在左樊噲騶乘為  
右未嘗廢車也方萬里古今考友覆子餘言今撮其要附此

老子述而不作

揚龜山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稱此於我老彭老老子也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為宗明之不作可也朱子曰其亦疑此語只以曾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聘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蓋列子引黃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也此說見朱子大全卷汪尚書書韻按佛經三教論曰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子為尹談蓋述而不作又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固有書矣老子述而不作此其明證

太極兩儀

房氏易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而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避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應也太極在天地之先而不為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為後此說精明可以補注疏之遺

繫表

庚子山峯江南賦聲超於繫表道高於河上弘明集道照機前思超繫表又言超超而出象理無聲而踰繫表二字人多不解所出按晉春秋荀繫曰立象以盡意非通乎象外者也繫辭以盡言非言乎繫表者也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晉春秋今亡僅見類書所引耳

石經考



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鑄碑載五經文字太學講堂前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高堂詒典碑議即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鳳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千碑使工鑄刻立於大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中書棗隸三體石經古文用鳥跡科斗體篆效史籀李斯胡毋敬隸隸用程邈體晉末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過半魏世宗神龜元年從崔光之請補石經唐天寶中刻九經于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從李林甫請也五代孟昶在蜀刻九經最爲精確是時僭據之主惟昶有文學而蜀不受兵又僞文士故其所製獨善朱子論語註引石經者謂蓋蜀石經也宋淳化中刻于汴京今猶有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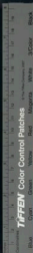
荀悅中鑿定此經見學者不可疑

荀悅中鑿云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謂真本說仲尼邈而靡替死師後而無聞將誰使知之者秦之滅學也書藏于屋壁義絕于朝野逮至漢興收撫散滯固已無全學矣文有磨滅言有楚夏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措定後世相做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勢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

劉靜修論學

述此條見學者不可昧守宋人而深漢儒也

未知其粗則其精者豈能知也邇者未盡則其遠者豈能盡也六經自火于秦傳注于漢疏釋于唐議論于宋日起而日變學



者亦當知其先後近世學者往往合傳注疏釋便讀求儒之議論蓋不知議論之學自傳注疏釋出特作正大高明之論爾傳注疏釋之於經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剗傷以直補其三四而備之也

### 帝德周愆

舜之德冠古今矣而皋陶之謨但以罔愆言之禹之功平天地矣而孔子之語但以無間云之文武之謨烈光日月矣而君陳之書但以罔缺總之孟子曰事親君曾子可也韓子曰事君若周公可也

### 半山文妙

王半山之文愈短愈妙如書刺客傳後云昔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固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子獨怪智伯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會不能違策三晉救伯之亡一死區區尚是校其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肅政傳於嚴仲子荆軻奉於樂太子丹此向人者汗隱困約之時自責其身不妄顧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欬味此文何讓史記乎與讀孟嘗君傳同關紐矣

### 周禮饗人

周禮饗人掌王及后之服饗噉王后之饗而使人造之不亦衆乎古之婦工何所用也夫為婦為婦之無數周之所以興也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周之所以亡也會謂周公制禮而設一官為婦女作履乎曹操猶使妾賣飯周公不如曹操乎



五代史學史記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竊發盜收荼荒我魏吳暨南唐最  
彙竊探劫險而苗漢陰而食國阻烈威變期變嚴剽此堪吳  
越其尤牢牲視人廟延運劉百年之開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  
景不通語曰清風興群陰伏日月出燭火息故典人作天下同  
右六一公五代十國世家序也其文豐約中程精彩溢目歐文  
第一篇也李者卿謂公之五代史比順宗實錄有出藍之色似  
矣然不知五代史本學史記非學彙也古云學乎其上僅得其  
中俗云搯高一丈墻打八尺信其然乎

易逆數

易逆數也天傳云閻戶之謂坤開戶之謂乾商易之首卦也孔  
子曰吾得坤乾焉天傳又曰陰陽之義配日月陰陽不測之謂  
神不曰陽陰而曰陰陽何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其解也猶曆  
家不曰朔朏而曰朏朔說卦曰物不可窮也故爻之以未濟終  
焉嗚呼玄矣

彈文

元人彈燕帖木兒文或納女呈婦於未溫或售妹獻妻于仇冑  
上句指張全義敬翔下句指倪僂蘇師旦也倪蘇輩宋史不載  
見于小說耳

宋士于四六

宋處州士于終場者六人三人與選謝主司啓云同慶圖之視  
人去者半存者半類孔門之取友益者三損者三



王無兢大書

金華都宮殿寺廟及汴京諸榜古今第一昔王無兢所書

一卷為考一條為則

道書以一卷為一考音周與軸通陶九成說郭用之佛書以一  
條為一則洪景廬容齋隨筆史純祖學齋借單用之佛典又云  
多羅樹葉書凡有二百四十緯縛古銅字亦借為卷也

梓碧山人

四明梓碧山人許奎作百忍箴多豪合衍馨字獨取其危箴云  
圖棋制泚水之勝單騎入回籠之軍此宰相之雅量非將軍之  
輕身蓋安危未定勝負未決帳中倉皇則麾下氣懾正所以觀  
將相之事來海海遇風色不變於張獻亂兵掠射容不動于度  
公蓋鯢鯢澎湃舟楫寄躬自刃豈午箴制誰從正所以試天下  
之英雄時可不忍與

夢英篆書

夢英好篆字而無古法其自叙云卷筆無滯縱橫得宜大者縮  
其勢而漏其白小者均其勢而伸其畫此正其病處而居之不  
疑所以不可救藥沈病入骨矣夢英篆書傳於今者有篆書偏傍  
亦不工綴郭忠恕卷之書云見寄偏傍五百三十九字按說文  
字源惟有五百四十部了字合收在十部今日錄妄有更改又  
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點檢偏傍少品妄至龜茲五字故  
知林氏虛誕誤於後進者小說見宣焚之忠恕所稱林氏者林  
罕英多英偏傍全依林罕小說而忠恕謂小說宜焚深不足於彼

也書末云何人知之英公知之正謂其不知耳

經卦別卦

周禮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古文別字从重八即今之比字也重八為六十四八八之數也故曰其別

久湫大況

秦沮楚支有久湫大況之語況之為義世多未詳按說文曰況濁澁也莊子況有漏注況水汚也漢書刑法志山川況斥應劭風俗通曰況蒼也言其平塗蒼蒼無涯際也郭緣生述征記鳥當況中有九十臺皆生結蒲秦毛蒼馬婦語也白注齊人謂湖曰況顏師古曰況謂居深水之下深而又深也古云況潛又云況湧況涵又云默而深況之思皆取深而又深之意北方謂水

謂井衍沃牧阜隰也韋昭三五曆云黃帝八家為井井闢四道而分八宅鑿井于井則井田始于黃帝矣井即助法牧即貢法夏殷田制黃帝之世已然矣至堯遭洪水使禹別九州定貢賦孟子所謂五十而貢矣然考夏小正云農服于公田由此觀之雖夏亦助也左傳虞夏有云昔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司馬法十井為通十通為成周禮四丘為甸旁一里為成則未知少康之一成如司馬法之一成乎抑周禮之一成乎此姑未論既分一成一旅固井田法也井田黃帝良法不應至禹虞之洪水方割未遑復舊姑從民宜如禹貢所陳有天下之後又重定其制衍沃則井之阜隰則牧之未可知也如禹貢揚州之賦下下其地窪洪水充甚固其宜也及鑄此象物之日則揚州為第

一梁州為第二而雍在後此非詳考深思何以知之摠而論之  
自黃帝至周井牧兼用貢助通行井也助也子平地牧也貢也  
于山陵所謂因地之利周禮三農生九穀有山農澤農平地農  
是也豈可執一論耶

朱子引用誤字

朱子本義說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引張子天地無心而成化  
聖人有心而無為據本書乃是天地不宰而成化不宰字有理  
後其見天地之心豈可謂天地無心乎參伍以變注引韓非子  
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據本文乃是伍之以合虛比物合虛  
皆參互考之以知物之虛實也若云伍之以合參則上文當云  
參之以比伍矣原其誤乃是荀子注中引此朱云自荀注而見

有生聯囁擲而已無自而入也故相如始而置辭包四海而入  
之苑內夸張飛動意若縱誕故楊雄指之為勸也夫既勸之以  
中帝欲帝將欣樂聽而後徐徐諷諭以為苑囿之樂有極而  
宇宙之大無窮則諷或可入也夫諷既不為正諫凡其所勸不  
容不出於寓言此子虛烏有無是所以立也○其中篇曰左蒼  
梧右西極日出東沼入乎西陂此賦上林所抵也數百里間其  
能出沒日月於東西乎又曰其南則隆冬躍波其北則盛夏含  
凍信斯言也必舟包夷夏縮地南北而始有此古今讀者偶不  
致思故主文誦諫之義晦於不傳耳其曰入水分流則長實有  
此水不為寓言然而上林東境極乎宜春下苑下苑即曲江也  
曲江僅得分流為瓜而漣灞合命之地已在宜春之北則其地



出上林之外矣然則雖其管有之水亦復不能盡確况其紫淵  
丹水欲傳會而強求乎○其下篇曰古惟揚雄能知此意故其  
校獵之賦曰禦自浙涓經營曼熈此則明命其管矣至于出入  
日月天與地杳則關中豈能辨此也又曰虎名三嘜圍經百里  
此則可得而有也至謂正南極海邪界虛彌此又豈關境所能  
包絡歟雄之此意正微相如諷動相參不皆執實兩賦一意也  
讀者不知出此乃從地望土毛枚舉細較是痴人說夢也班固  
曰亡是公言上林廣大水泉萬物多過其管非義理所止故則  
存其要歸正道而論之推此言也則雖班固亦自不辭也○予  
觀莊子云魏堂與田侯平約平背之榮怒將伐之華子聞而醜  
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  
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有  
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  
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遂比句有五日而  
後及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言之君以意存四方上下  
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友在通達之國者存若  
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于魏中有梁于梁中有王與變  
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恟然若有亡也蓋自醉其所爭  
之細也東坡曰淳于棼言一斗亦醉一石亦醉至於州閭之會  
男女雜坐幾于勸矣而何謂之有以吾觀之蓋有深意以多方  
之無常知飲酒之非我親變識妄而平生之嗜亦少變矣是以  
自托於放蕩之言而能止荒王長夜之飲世未有識其趣者愚

謂長卿上林之賦言嘗若此能通莊氏之寓言兼戰國之游說而後可以得其旨也○司馬長卿去戰國之世未遠故其說端說鋒與策士辯者相似然不可謂之非正也孔子論五諫曰吾從其諷觀說死及晏子春秋所載以諷而從者不可勝數蘇洵作諫論欲以儀秦之術而行逢干之心是或一道也故戰國諷諫之妙惟司馬相如得之可馬上林之旨惟楊子校獵得之子嘗愛王維溫泉寓目贈韋五郎詩云漢主離宮接露臺秦州一半夕陽開青山盡是朱旗遠碧澗翻從玉殿來新豐樹裏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迴聞道耳泉能獻賦應知獨有子雲才唐至天寶宮室盛矣秦川八百里而夕陽一半開則四百里之內皆離宮矣此言可謂肆而隱者麗若此而猶以漢文惜露臺之費此之可謂及而諷未句欲韋郎效子雲之賦則其諷諫可知言之無罪聞之可戒得楊雄之旨者其王維乎

秦得百二齊得十二

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馬夫齊東有琅瑯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懸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應劭曰言河山之險與諸侯相懸隔絕千里也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蘇林曰百二得百中之二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顏師古曰懸隔千里應說得之秦得百二蘇說是也又曰秦得百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齊得十二二十萬人當諸侯十萬人

也所以言懸隔千里之外者除去未地而齊乃與諸侯并利使也  
右猶說如此近日程泰之云田肯之讀關隱故諸家之說紛然  
肯謂百二也者言地據險而人力倍苟得百矢則其力可二是  
得百人則其力倍之如二百人也齊得十二理亦猶是也若定  
其讀當以得百為一句而二馬自為一句也十二亦然皆言人  
力半而必可倍正一理矣而必更易其語如此詰屈者別有理  
也秦險之出國境遠矣自函谷以及潼關近八百里其右阻河  
其左傍山西而河山夾險敵來犯關也當在千里之外故能得  
百而二之以為二百其力可當也若夫齊亦有險矣然而地遠  
力分若未能踰其所恃之險則十萬人之力亦可倍之以為二  
十萬矣若敵人來犯已在千里之內則險阻已自不全故雖得  
十亦不能過為二十之用也故秦中得百而二當在定險之內  
齊之得十而二則在敵未犯險之前此其分別險要而謂自  
之不一律也此正古文之出奇者不可以易言也慎按百二十  
二之語後世亦多此例如云軍士奮勇無一不當百如云一夫  
當關萬夫莫開又當百錢亦曰百一錢言一可當百也當十錢  
曰百十錢言十可當百也則應蘇頌程之解田肯語其言一也  
程語自明不必破前說耳

紫電清霜

三國典略曰蕭明與王僧辨書凡諸部曲並使招携赴接戎行  
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象皆是雲臺之仗  
唐王勃滕王閣序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以十四

歲之童子何中萬卷千載之下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問世奇才杜子美韓退之極其推服良有以也使勃與杜韓並世對毫恐地上老驥不能追雲中俊鶴後生之指豈流傳安哉

管子注

管子舊有注近世翻刻者認為大言強作辭事盡刪去之然有不可去者試舉一二於此湊湊之流曰濯宮力切實今篇流蘭

即所謂蘭綺兵架也輜重董董當心者之所以禦兵小以蘭綺

繅繞為古交葛字君臣上篇邪愛即天五行疾者兩手相拱着而不

伸曰握迎八目城中無種種曰無委事無委無委馳古鴉字

獵而火曰燒式照切上鉢其休切鑿也和重一第鉢時櫛及

長鏡也同上崢丘即秦丘重二升八合曰鈔鳥區切重三

管子注如此類去注殆不可知存之亦何傷乎

二唐書

五代劉餗所修唐書因宋祁歐陽修重修唐書遂有新舊唐書

之名舊唐書人罕故不知其優劣近南園洪公漫錄中載其數

處以舊書證新書是謀良快人意余又觀魏崇十事要說此其

大關鍵而舊書所傳問答具備首尾照映千年之下猶如面語

新書所載則剪裁晦澁事無從文不通良可慨也歐為宋一代

文人而劉乃五代不以文名者其所著頗殊科藝懸如此宋人

徒欲誇當代以誣後世不知可盡誣乎今且載二書之文字左

○先天二年十月皇帝講武於驪山時元崇為馮翊太守車駕

幸三百里內合朝觀遣中官詔元崇赴行在上方觀于渭濱而



元崇至工曰朕久不見卿思有故問卿可宰相行中元崇猶  
後上崇繼久之顧曰卿何後元崇曰臣官疎職卑賤不合衆幸  
相行上曰可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崇不謝上矧訝  
之至頃上命宰相坐元崇乃跪奏曰臣三未作粥之詔未即謝  
者臣以十事上獻有所不行臣不敢未詔曰卿悉數之朕當量  
力而行然定可否元崇對曰自番拱以來朝廷以刑法治天下  
臣請政先仁義可乎上曰朕深有望于卿也又曰聖朝自喪師  
青海未有榮復之悔臣請三數十年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矣  
又曰先朝輕狎大臣或虧君臣之禮臣請陛下接之以禮可乎  
上曰誠當然有何不可又曰自武氏諸親僥祿權要之地繼以  
革庶人安樂太平用事班序錯雜臣請國親不任臺省官凡有  
糾封待闕等官悉請停罷可乎上曰是朕素志也又曰比來近習佞  
倖之徒負犯憲綱者皆以寵免臣請行朝典可乎上曰朕切齒  
久矣又曰比因侯家戚里貢獻菓茹近及公卿方鎮亦爲之臣  
請除植庸賦稅之氣盡杜塞之可乎上曰願行之又曰太宗造  
福先寺中宗造聖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觀皆費巨萬寔靈靈  
凡諸寺觀宮殿請止絕建造可乎上曰朕重觀之即心不安而  
况敢爲之者哉又曰自崇欽融革月將獻直得罪由是諫臣阻  
絕臣請凡在官之士皆得觸龍鱗犯忌諱可乎上曰朕非惟容  
之亦能行之又曰太后臨朝以來喉舌之任或出於閹人之口  
臣請中官不預公事可乎上曰懷之矣矣又曰呂氏產祿幾危  
西京馬鄧國梁交亂東漢萬古寒心國朝爲患臣請書諸史冊

宋為商鑿作萬代師可乎上乃泫然良久曰此事可謂割肌刻骨者元崇嘗拜曰此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載一遇之日敢當輔弼之任天下幸甚又再拜舞蹈稱萬歲者三從官千萬皆出涕上曰坐卿于幾公下燕公不敢坐問之說曰元崇其先朝舊臣合當首坐元崇曰聚是輩微嘗使臣外宰相不合首坐上曰可元崇遂居首坐天下稱賢相焉

右舊唐書文

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鏡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每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此

來子棟身觸憲網皆得以臣自辭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此臨朝嘆古之任出閣人之口臣願臣堅不與政可乎威里貢獻以自媚子上公卿方鎮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朕為不任臺省可乎先朝繫御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飲撤草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評臣沮折臣願臣皆得批逆驛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養關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鑒戒為萬代法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右新唐書文

韻語紀異物



余嘗愛晉宋人以韻語紀物產如郭璞爾雅贊山海經贊王微

華蓋若之類皆實而工其原出于逸周書火洗布數語今蒙書

于後火洗之布入火不滅布則火色焙則布色出火而探之皎

然疑乎室周書說文火洗日南有野女孳行不見夫其狀品且白福脰

無衣唐書三廉大實實不但三類名三廉其食之多汁味

酸且旨藏之尤好與藥果相參殊押轉羊之係水猶再植地靡

見其布漠爾麟被物有常性熟之所自郭子玄曰州番者其食

水牛蒼毛系身用若擔才衛護其特與虎為勝林異象之為

獸形體特說身倍數牛目不逾猪鼻為口型頭若尾馴良多教

聽言則說數牙玉潔在籍所美服軍致遠行如立萬案鳥

八足集是在口縮喙在腹形類雞量其名鳥類噴波瀝墨述

水思萬案名立 卷瓊鑄敷建德狀如泮池錢文外層而內集

海物異名也毛瓊鑄注首為高合浦之人習水善游倪視曾

如徐仰探入如沉驚出如輕危跨泥訓蚌濱竊明珠州志

瑤柱厥甲美如瑤玉玉音三句一羅元奇 肉柱膚寸名江瑤柱

以角海物結合精吐烈望如華燭置之荒野會獸萬案觸萬案神立有

火穴光景擲千里昆侖有弱水鴻毛不能起一跳八尺兩跳

夫六從春至夏裸袒相逐風俗竿接引一索飛組找闌其名

曰罕人懸半空度彼絕壑李鼎高山靈巖石磊落傾側索

迴下臨峭擊行者救緣李鼎攀援帶索素山地惟大蛇既洪且長

采色駭映其文錦章食夙吞鹿腹必養瘡質是若食是是是腸



兩齋 鮫之為魚其子既育驚必歸毋遂入其腹小則如之大則  
不復 揚子交州異物志云

### 孔明遺事

水經注引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瑛據武功水東司馬懿  
因謂水漲攻瑛營臣作竹槍越水射之槍成遂馳去此亦孔明  
遺事本傳不載者

### 子欲無言

子曰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謂子貢曰  
女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  
聞一以知二余讀至此有感焉曰夫子於子貢處屢矣子欲  
無言之意即與回孰愈之問也夫子嘗云回也終日如愚又云回

非助我此二言者蓋得意言之筌蹄而契無言之教惟回也  
自回以下則穎悟莫賜也若矣故夫子屢以啓之子欲無言也  
言即與回孰愈之問也子貢之對乃爾是以喙之聞臆知之知  
測之少照之多為回賜優劣非夫子發問之旨矣子曰弗如也  
吾與汝弗如也求其說而不得者以為既然之又許也夫子然  
也乎哉夫子許也乎哉其言外之意若曰女以聞知多少而分  
優劣此女所以弗如同也亦由天何言哉之答也不然則殆廢  
之稱譽空之稱好學之稱未見其止之稱聖人權衡久矣淵也  
居德行之首子貢在言語之科門人評記亦定矣子貢方人亦  
豈不自知而頌夫子之問乎惜乎子貢未喻其旨而斲於再問  
也





尋仲尼顏子樂處

有問子不改其樂所樂何事子曰且問子人不堪其憂所憂者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傳云所有居巖穴而神不遺末世有為萬乘而日憂患此我輩文字禪不須更下一轉語也

境逆樂真

章風山先生云處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境而樂之者難若曾點之浴沂邵雍之擊壤皆順境也惟夫床琴於浚井之日絃歌於絕糧之餘以致挺於肘見而歌尚聲實食感歎而不改其樂乃為境之逆而樂之真耳豈人所易及哉

虛作聖

曰擊壤伊詠虞故其字從耳聲入心通之謂聖故其字從耳故曰聖人時人之耳目

謙亨君子有終

謙之卦辭曰君子有終言其久也謙之道衆人不能久而君子能終之也夫少之事長賤之事貴不貴之事賢燭至起食至起射則三掛酒則百拜箸折旬服葉拱墻負誰不知之誰不行之

一臨利害巧為趨避語有之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又曰鐵馬在塵漠然無聲投弱其傍爭心乃生故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于色由是言之小人為能讓哉古之君子能讓有終若禹之不矜不伐上也伯夷之遜國而逃次也晏子之久而能敬又其次也若夫張

殺之走懸泊王莽之下白屋一則謙之美一則謙之賊也何終  
之有

王安石

人君之愚暗柔弱不足以亡其國亡國者必剛愎明察之君也  
雖急人家不肖之子不足以破家其破家必輕俊而無檢者也  
在人臣則真小人不足以亂國其亂國者必偽君子也蓋真小  
人其名不美其肆惡有根偽君子則既竊美名而其流惡無窮  
矣是故唐之亡不在僖昭而在德宗宋之亂不在京下而在王  
安石或曰子可以怨真小人余曰子不觀白樂天詩乎狐假女  
妖嘗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爲狐媚害即深朝朝夕夕迷人  
心樂天豈怒狐哉

卷之十一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2025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丹鉛總錄卷之十二

歷代名臣奏議

歷宣宗時武學生華岳池州人上疏極數譴侂冑之惡其略云  
 程松之以納妾未知倪僕以售妹入府蘇師旦以獻妻入闕熙  
 陟之權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冑是言有二中國也命文不出  
 於侂冑出於蘇師旦周筠是言有二中國也書奏侂冑天怒下  
 之大理貶建寧閩王中郡守傅伯成等命獄卒使出繫伯成  
 去郡岳遂病死獄中岳之忠錄灼灼如此近觀歷代名臣奏及  
 宋諸臣奏議可謂詳備而岳之奏不在其中乃知古忠臣義士  
 澆漫不聞者多矣故表出之

古今文字繁簡



程去華云精一執中無俟皇極之煩言欲惟兩字何至呂朋之  
騰口蓋古今世變不同而文之繁簡因之孔子曰夏道未湮辭  
推而言之則放周之辭已湮矣韓退之云周公而下其說長

看相

管子云小白免無小智而有天德漢高祖亦明於大而暗於小  
光武小敵怯而大敵勇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看相之體  
一也

莊子

莊子內篇之文繁而美者齊物論簡而美者養生主論

皇帝玉伯

前漢書王莽傳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後漢  
書易戴震孟京印是德著書述唐虞而常道崇仰康節以皇帝王  
伯配春夏秋冬而易配皇書配帝詩配王春秋配伯亦有所祖  
也

黃潤

四明黃潤昔所著有經書補註多可取者又有海涵萬象一卷  
如云易之道扶陽而抑陰卦之位貴中而賤極陽過乎極雖剛  
不吉陰得其中雖柔不凶又曰易動而體靜方而靜八卦中虛  
故剛九鳴中實故方又曰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  
六經之淵源也又解漢書云皋宇從因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得古人制字之義及宮室之形解莊子游方之外云方矩也出  
于矩之外所謂離方遁圓也又曰董仲舒對策一正字公孫弘

對策一知字便見其人品王誦言皆有理

### 禪學俗學

鶯於高遠則有躑躅等范虛之憂事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問學故高遠之蔽其究也以六經為注脚以空索為一旨謂形學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所謂其高過於大學而無貫世之禪學以之考索之蔽其究也涉獵記誦以雜體相高割裂裝綴以華靡相勝如楚漆之繪明屋伎兒之舞詩賦亦明其功倍于小學而無用世之俗學以之

### 執其兩端

執其兩端則抑其過而引其不及用中於民則賢者俯而愚不肖者企而及

### 誰昔

詩云知而不知誰昔然矣爾雅釋之曰誰昔昔也猶言曠昔也曠亦誰也然則誰昔也曠昔也伊昔也一也誰昔字文人罕用惟司馬溫公長公主制詞云帝妹中行周易替其元吉王姬下嫁召南美其蕭羅命服亞正后之尊主禮用上公之貴寵光之盛誰昔而然此制詞之工綴前嬋二宋後揜三洪矣豈不善為四六者耶

### 蕃馬胡兒

宋柳如京塞上詩鳴笳直上一千丈天靜無風聲正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投金勒向雲看其詩宋人盛稱之好華者多圖子

先障今猶有其稿本○唐人好書蕃馬千屏花間詞云細草平沙蕃馬小屏風是也又曲名伊州單州成州其後卒有祿山吐蕃之變宋人愛國嗚咽胡兒卒有金元之禍元人曲有入破忘熱之名未幾而亂

一絲五款

孟夷中詩二月買新絲五月羅新款言唐末征歛之急也宋李諤奏言新法之弊云稻苗未生而和糶麥葉未吐而和買抑又甚于唐末矣

峒

李太白有送族弟嚴至晏峒詩云鳴鶴發晏峒別鴈驚諒州晏峒地名在單父三十里峒字玉菡不載惟宋史李全傳有出沒島峒之峒亦水島之類也

大白楊叛兒曲

古樂府楊叛兒曲云誓出自門前楊柳可藏為歡作況水香儂作博山爐李太白擬之其詞曰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閨人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爐中況香火雙烟一氣凌紫霞樂府二十字太白衍之為四十四字而樂府之妙思益顯隱語益彰其筆力似為獲扛龍文之鼎其精明仇餉為何語況水博山之句非太白以雙烟一氣解之樂府之妙亦隱矣因識古之詩人用前人語有翻案法有伐材法有奪胎法有換骨法翻案者反其意而用之東坡特妙此法伐材者

因其語而新之矣益如瑩澤奪胎換骨則宋人詩話評之矣如  
梁元帝詩即今欲渡畏風波太白衍為兩句云即今欲渡綠何事  
如此風波不可行鮑照詩春風復多情而太白反之曰春風復  
無情是也又如曹孟德詩云對酒當歌而杜子美云玉珮仍當  
歌非杜子美一開明之讀者皆當歌為當該之當矣杜子美詩  
黃河飛輕不動塵而東坡云走馬來看不動塵而杜之語意益  
妙又如杜子美石出倒楓葉下而包何云波影倒江楓子美桃  
花詩云影遺碧水相勾引而孟郊云南浦桃花亞水紅江總詩  
不悟倡圍花遙同惹領雪而張說云欲持梅嶺花遠就榆關雪  
白樂天詩人家半在船野水多於地而姚合云驛路多臨水人  
家半在雲趙師秀曰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徐鉉隣舍詩壁  
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而梅聖俞云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聲  
古樂府云新人工織縑舊人工織素持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而無名氏效之云野鷄毛羽好不如家鷄能報曉新人雖如花  
不如舊人能績麻此皆所謂披明筆而啓夕秀有雙美而無兩  
傷者乎若夫宋人之生吞義山元人之活剝李賀近日之拆洗  
杜陵者豈可同日而語

李涉贈盜詩

唐李涉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可謂婉  
切劉伯溫諫梁山泊分賊臺詩云突兀高臺累土成人言暴客  
此分羸飲泉清節今寥落何但梁山獨擅名元末會更亦唐末  
之比乎漢書云吏皆虎而冠史記云此皆胡盜而不操戈矛者

也二詩之意皆祖此宋末有俗詩云衆人做官都做賊鄭廣做賊又做官又解賊一詩云解賊一經三揀賊接官三鼓兩聲蟻鏝鼓聽來無三樣官人與賊不差多近日雲南洱海接官廳與打劫聲相近有達官命童生作對曰接官廳上接官一童生應曰打劫聲中打劫尤可笑也

太白懷鄉句

太白渡金門詩云仍憶故鄉水萬里送行舟送人之羅浮詩謂去之羅浮余憶懸峨眉又淮南卧病懷寄蜀中趙徵君詩云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夜夢子雲宅皆寓懷懷之者趙絳梓州人字雲卿精於數學與李白齊名蘇頌薦西蜀人才詎云趙絳術數李白文章宋人注李詩遺其事并附見馬

四經云製漢世趙質之後益平人屢稱不也時皆有承知經

法言論屈原相如

文選注引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踏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于虛長輝亮不可及今法言無此條

藝彙策

陸機文賦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藝彙蓋以文喻馬也言馬因藝彙而彌駿以喻文資片言益明也夫駕之法以策駕策今以一言聚于衆辭若策驅馳故云藝彙在文謂之藝彙在詩謂之佳句也若水之有波瀾若兵之有先鋒也六經亦有藝彙詩之思無邪禮之母不敬是也

對子

湯子文王時人著書二十二篇子書其先焉今其存者十四篇皆無可取似後人贗本無疑也按賈誼新書所引鬻子七條如云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也又云治國之道上忠子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非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行愛也又曰聖人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民免于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而民無凍餒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位民無天關之誅民免于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

在上位則民無傷疾民免于四死而得四生矣是皆正言確論也今之所傳有是乎又文選注引鬻子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殘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芥三軍之士莫不失色今本亦無知其為偽書矣苟取賈誼書中七條補之以冠子書亦愈于傳應是偽也

子貢多學之對

子曰賜也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貢非不知也蓋辭讓而對事師之理也鬻子對文王武王成王皆曰唯疑豈方唯而亦疑乎對君之體也太史公對曰唯唯否否蓋古之對友亦如此又可以證

詔首

晉詔首稱綱紀唐詔首稱門下元詔首稱指揮惟本朝詔首直  
入事有三代典謨之體

### 葉公顧命

禮記編衣引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疾壯  
后毋以孽御士疾壯士大夫卿士注以葉公為沈諸梁按沒承  
周書此文在祭公解蓋祭公疾董時告穆王之言祭字誤作葉  
耳

### 太白句法

太白詩天山三丈雪豈非遠行時又云水國秋風夜味非遠別  
時豈是殊非變幻二字愈出愈奇蓋蜀韓琮詩晚日低霞綺晴  
山遠畫眉青青河畔草不是望鄉時亦祖太白句法

### 阿鞞翅

太白詩羞笛橫吹阿鞞翅番曲名張柏禁有何遜堆郎此也番  
人無字止以聲傳故隨中國所書人各不同耳難以意求也

### 唐宰相多能文

唐開元宰相奏請狀及鄭畋鳳池稿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五  
代亦然至范質始除其煩辭故宋公謂楊文公曰予不能為唐  
時宰相豈無繼子命詞也然其間應制詞草比今猶百倍焉是以  
唐之詞華遠過于宋而今之詞華不及宋之萬一焉亦由此  
故也

### 東坡詆佛

東坡議學校百集書序士大夫主佛老之為非又策別云天子





有七廟今又飾佛老之宮而為之詞固已過矣又使大臣兼官以領之歲給費以鉅萬計此何為者邪其言與佛骨表何異又作勝相院記謂治其學者太抵設城以應敵匪形以逃敗嘗則推望深濶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此數句盡古今禪學自欺欺人之病果東坡於禪學深入空筌而其言如此何也蓋其與世不合姑以消其不平莊子云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殆東坡之謂乎

又贊中或疑東坡隨寓之別名也東坡消也

余亦于安無數之編得不知散廢以活機哉

陸機太白詩音

陸機招隱詩某音附靈波頌響赴番曲附音指大白詩羌笛橫吹阿鞞翅向月樓中吹落楨下吹字音去聲不惟便於讀亦義宜爾也

古碑有神物護持

唐李善書雲摩將軍碑已斷裂在蒲城縣正德中劉遠夫御史謫為蒲城簿訪出以鐵束銅之覆為元物饒州府福壽碑為雷所驚而碎近日好古者取其碎裂合而卧樹之猶可摹印蘭西魯為予言親見許子皋寄一本尚未覆也以二事占之古碑似有神物護持

周正改月

商周改正朔之說張敷言分史冊所書民俗所用二項為言其說極是蔡九峯陳定宇偏主一說各有所礙終不可通朱子答吾博叔書有云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張說本此史伯瑛管窺外編及元儒春秋改正辨甚詳然大意不出此耳

浩然佳句

皮日休稱孟浩然佳句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余嘗歎今集中無此首後見吳公武讀書志與諸名士集秘省聯句云云宜其不在集中也

唐明皇詔

唐明皇詔曰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音趣斯二言盡唐人取士之病進士不通古今如許渾謂來祖劉格有三千歌舞至於張打油胡釘鉸極矣明經有謂堯舜為一人班固與班孟堅為兩人者豈止罕窮音趣而已

王欽若

聖賢殿李氏送湯司農歸朝序載王欽若與毋宿直詩啟天下宿

適百五代至咸平真宗後之遣使四出錮宿適一千餘萬釋係囚三千餘人由是遇之甚異不久入相仁宗繼立推廣先志亟改迪欠司為錮納司

欽若此書史不書當本世之亦情而如其善也

文人偽作外夷文字

余嘗疑穆天子傳西王母歌詞出于後人粉飾凡山海經載西王母虎首鳥爪形既殊異音亦不同何其歌詞悉似國風乎又親後漢書朱輔上白狼王唐叢歌三篇音韻與漢無異蓋可疑也唐新羅王獻詩其句法與中唐人若合契宋大中祥符間注華國入貢上表表辭極偶麗中有云輒傾就日之誠仰露朝天之效臣賤如芻狗微類醢鷄處荷燭幽曾無執贊究其文章與當時翰苑何差言語不通之國未必能集老莊之玄言習徐廣

之麗句也當時天書尚可人為况外夷之言志在互市罔利論以導之無不可首書之史冊不待智者能勘破矣

過秦論

恆弱冠歲未習舉子業而好古文每妄擬名賢之作曾擬弟古戰場文叔父龍崖先生見而心異之袖其稿以呈祖父雷耕翁召慎謂曰孫孫信敏才然場屋何用此也爾既好古文何不擬賈誼過秦論乎慎退翌日呈一篇旋失其稿老成流中士夫家有傳錄之者慎取閱之恍如夢事亦不知為己作也今錄于此以示兒輩其辭曰有問于楊子曰孟子有言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秦以不仁而得天下矣孟子之言其不驗于曰秦自孝公用商鞅富強之術而關中之力雄自惠文用張儀離權之

謀而諸侯之勢弱自昭襄用范雎遠交近攻之策而規取天下之計得至李斯兼併之說用天下皆秦矣况為限者功成而身喪為君者秦成而國亡其強也斯所以為弱其智也斯所以為愚乎悲夫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六王初平四海始一雄圖既溢武力未再方祭電置以為梁經海右以送日俄而祖龍魂斷於沙丘鮑魚腥聞乎四極矣胡亥越十七元而篡立方欲極耳目窮心志而閹樂之戈已及于嬰夷矣子嬰討賊方平肉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親賓未及盡相勞而亦帝真人已翔于霸上矣計始皇之餘分間位僅十二年胡亥僅三年子嬰僅四十六日不啻石火之一燄電光之一瞥吹劍之一決左螭之一戰南槐之一夢也涓吏之在億千梯米之於天鬼實似之是雖

得猶不得也孔子曰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以孟子之言合孔子之言觀之聖賢之論卓乎不可誣何嘗不驗乎哉吾乎蘇子由之言曰天厭喪亂假乎子秦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韋乘陳納姜子秦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先亡矣及至二世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以此推之秦初未始得也

平準書食貨志同異

馬注謂曰桑大夫均輸之法大槩駭農民以致商賈之爲也太史公平準書云今遠方各以其物貴賤商賈輸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此說未明班固採其語云今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而相灌輸此說漢然矣蓋添如異時三字是謂驅農民以致商之爲也皇東來尊邊抑固是以取書而不用志語然紀事之文惟貴明白是以通鑑取志語也

外國書

五代廣順中高麗進別敎孝經一卷記孔子所生及弟子從學事又有孝經雜圖說日之環掌坐之琴字宋乾道中南詔使者見廣南人言其國有五經廣註春秋後語三史加注張孟押韻集聖曆諸書歐陽公日本刀歌徐福行時經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衆世無人識古文由此觀之則尚書全文日本國尚有之也

推釀

宋章衡得象之孫嘉祐大魁者編年運曆十五卷其序曰古今



運曆十餘家皆淺隘擅釀又陳振孫太常因革禮疏云儀舊簡失中以擅釀目之擅釀不知為何語亦不知所出也

退之遺文

孫何稱歸退之擬范蠡與大夫種書意出千古理鍾臺疑今集中無此文

文有傍犯

徐陵賦陪遊吸涉鞏織腰於結風長樂警鸞奏新聲於度曲又云獻長樂之躑躅旁中營之綏箭雖兩長樂為意不同此類為傍犯又劉禹錫律詩前聯云雪裡高山頭雪白後聯云于公必有高門慶白注高山本高高門便之高也亦傍犯之例

韓子連珠論

此史李先傳穆帝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韓子韓非子韓非書中有連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辭謂之連珠據此則連珠之體兆于韓非任昉文章緣起謂連珠始于楊雄非也

漢語

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以百姓之未洽于教化云云其教天下內長文之語了不可解張晏云長文長文德也終不了然許少伊右丞言往年見江南舊本以內為而長為肆肆文為肆赦于下文充為買買穿前漢記說

中庸

中庸之存類漢儒集於禮記中至晉戴顒作中庸傳三卷梁武帝撰中庸講疏一卷又作制古中庸義五卷表而出之不待宋



儒矣

恬智安慮誠明

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智智生而無以智為也謂之智者恬智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本性也大學曰安而後能慮中庸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佛氏之所謂定慧亦是理也司馬子微曰恬智則定慧也和理則道德也是知安慮也誠明也恬智也定慧也一也理之會族玄通無古今無華夷而符合渾融謂其窮吾說以文彼狹夫項儒之見也

董仲舒解春秋

穀梁傳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董仲舒曰春秋分十二世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

定哀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微其恩遂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弑希惡言曰痛其禍也子般弑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述而遠遠親親而疎疎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偶合偶之合之匹之仇之善矣詩曰無怨無惡率由羣匹此之謂也

周司寇區銘

博古圖載周司寇區銘五句二十字其辭曰作司寇區用造用

歸維之百寮考之四方求之枯槁其文極古雅當表出之

井田

孟子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孟子  
周末人也公田私田說已不詳乃引詩而想像之似隔世事故  
曰此其大略又曰嘗聞其略蓋諸侯之祿去其籍已繼覆轍于  
夏祭之禁黃園導穴路於秦政之燒詩書矣孟子之略之疑之  
想像言之蓋慎之也荀子使謂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朱  
子謂孟子言夏后五十而貢一節自五十增為七十自七十增  
為百畝田理疆界都合更改恐無地理恐亦難信蓋其然乎愚嘗  
私論之三皇五帝之興皆在中原揚子謂法始于伏羲而成于  
堯伏羲畫卦已有井之象夫劉瓛云井牧始于黃帝則左傳所  
皆曰沉不獨齊語為然蓋北之言沉南之言澤也故沉亦音澤  
史記陳涉世家涉之為上沉沉者應劭曰沉沉官室深遠之貌  
故古文當呼為澤澤也轉遷之澤澤府中倉正用此語又按管  
子夏人之上鑿二十畝澤十七湛注湛即沈沈之沉大澤巨浸  
也是澤與湛字雖不同義可互證故併引之

畫記

東坡不喜歸退之畫記謂之甲乙帳簿此老千古卓識不隨人  
觀場者也

東坡書

王初嘗發遺書東坡書者幾矣劍拔弩張驟奔視快則不能無  
至于尺牘狎書安態極生不矜而妍不束而莊不軼而豪蕭散



容與索窠如雲春之雨森疎掩欲熾如從月之星紆徐婉轉  
纒纒如抽繭之絲况學者所未到也

上林賦

程泰之論上林賦三條其見超邁得作者之意今節其語於此  
○其上篇曰相如之賦上林曰亡是公者明無是人也即本無  
此人則凡所賦之語何往不為烏有也知其烏有而以實錄之  
故所向駭礙上林本秦故地始皇臨先王之宮庭而大加創  
治東既極河西又抵汧終南之北九峻之陽數百里闢宮館二  
百七十樓甍相連窮年忘逸猶不能備而又表南山以為闕立  
石胸山以為東門其臺若曰闕不足為也南山吾闕也門不足  
立也胸山吾門也此國武帝之所師也所師在是苟有諫者彼  
之及不自韓非子中采出也豈可謂出于朱子一仍其誤而不  
敢改正者乎

博約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及說約也蓋問及約之後博學詳說可廢  
乎曰不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禮三千三百一言以  
蔽之曰毋不敬今教人止誦思無邪毋不敬六字詩禮未嘗可  
乎人之心神明不測虛靈不昧方寸之地儘死兼照者也若坐  
閉其七竅折墮其四支曰我能存心有是理乎

君子立已

人是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蹶蹶於崖岬拱抱之梁  
必沉溺於川澗者何哉為其傍無餘地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





之至誠之言人未必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若能開方軌之路廣造舟之航則伸由之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普之降誠賢於折衝之將矣此顏之推語予嘗愛論之或問呂若仁天下歸仁如何居仁作禮語各之曰面前徑路無令窄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徑益荒眼前滿地生荆棘黃山谷云面前徑路常須令寬路徑窄則無著身處况能使人行也以上三言相符彼立已於峻及離人而立於獨者可以警矣

古蜡祝丁令威歌遺句

櫻記蜡祝辭云土及其宅水歸其壑足蟲毋作草木歸其澤而然喜獨斷又有豐年若上歲取千百增此二句意始是丁令威歌城郭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家事竟然而脩文翰覽所引云何不學仙去空伴冢墓塵此三字文義始明書所以貴乎博考也

太極無極

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極者何屋柱之名屋必有極而後成屋元氣者天地之極故曰太極言非尋常之極也周子恐後人滯於有故曰太極本無極猶莊子名元氣曰大塊塊猶極也大即太也而郭象解之曰大塊者無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此可以證周子以無極解太極之義矣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老子之玄牝即易之太極也朱子謂玄牝者至妙之牝非尋常之牝然牝亦豈有物哉合而言之易之太極豈有物謂之曰太極本無極可也老之玄牝豈有物謂之曰玄牝本無牝可也莊之大塊豈有物謂之曰大塊本無塊可也朱子與陸子論

太極無極數千言借未及此陸子深於樞老之學聞此未必不服也

鼓舞

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樂記云鼓之聲譟譟以立動以進衆故兵以鼓進蓋號令欲其嚴明而使人人在得其心此湯武所以重趙之言周公所以有頌語而吳起吮卒班王勳同卒食田單激齊人之怒王霸待壯士之勇也

義帝

樂器圖有義嘴笛謂笛上別安嘴也深衣圖有義欄謂表外別安欄也唐人雜假誓曰義誓又妓女彈箏銀甲曰義甲項璽楚王孫心為帝以從民望不曰楚帝而曰義帝猶義父義子之稱其放弑之謀不待如約之言而後萌矣

晏嬰鄭庸

晏嬰不入崔陳之黨鄭庸不入牛李之黨語曰君子不黨勿曰馬匹亡二子有焉

法立弊生

漢世立均輸平準之法其名甚美其意亦善也當時論其弊口衆人重苦女工再稅米見輸之均也富商儲物以待其急輕賈收賤以取其貴米見準之平也善乎莊子之言曰愛民官民之始也儼兵造兵之本也故周曰舊章漢曰故事當時論政不曰舊章不可則曰故事不可廢今之紛紛好異者安得此語之

飛鳥遺音

...



易小過卦辭飛鳥遺之音宜上宜下蓋卦以小過名取象于鳥亦鳥之小者也斥鴳之捨榆數仞鴝之巢林一枝非若九成來儀而音比于律九皋一鳴而聲聞于天也

天有十日

左傳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注十日自甲至癸十等自王至臺又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注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鄉雞鳴為士夜半為皂人定為與蕭昏為謀日入為僚暗時為僕日昃為臺禺中也日出也關不在池尊主與公曠其位也禮記射義亦曰以賤事貴有十等焉梁夫之有十日自甲至癸也十等王也公也卿也士也皂也與也僚也僕也臺也君者積尊而為之也苟無等差民得而犯之書曰王省惟歲師

出人不違

荀子曰其為人也多暇自其出入也不違矣今本作出入非言飽食終日而不學豈能過人手出入如古言加人一等後世言出入一頓地云爾

荀卿雲賦

荀卿雲賦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書問也行遠疾速宜於託訊



今雲者虛無故不可託訊也楚辭九章頌音言於浮雲兮過豐  
隆而不將亦此意也荀卿屈原相去不遠命辭蓋同

項羽學兵法

項羽自少不肯學書與劍而叔父景授以兵法大兵法之書多  
矣孰有加乎孫司馬法哉吳子云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  
者弊三勝者備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穀勝得天下者稱以  
亡者蒙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嗚呼項羽可謂好戰矣可  
謂數勝矣是尚祖一勝於法當帝項羽數勝於法當亡此而昧  
焉所謂何等兵法也垓下陰陵遊魂假息猶云天亡豈不謬哉  
○或問數勝者上何也曰荀卿李凡之說備矣荀卿之言曰人  
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

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鬪  
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  
甚則吾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為我鬪人  
之民日欲與我鬪吾之民日不欲為我鬪不亡不止也李克之  
言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  
主驕則上極民疲則下極上下俱極國之亡猶晚二子之言古  
執諺云殺人一千自損八百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故孟子曰不  
嗜殺人者能一之

俗儒泥古

趙括之兵法方瑄之車戰劉歆王安石之周禮其法是也其時  
非也澤慶而蒙彫虎之皮尸鳩而傳鷓明之羽適足增其累耳

胡致堂必欲行封建張橫渠必欲行井田幸而不用于時不幸而試其敗塗地矣朱子猶惜其有志未就而卒亦迂矣哉

無為而治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揚子法言或問無為曰奚為哉在昔虞夏復堯之簡行見之道法度章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卒也無為矣紹桀之後暴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宅而視天民之死無為乎莊子曰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是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嗚呼莊揚二子之言可以發夫子未盡之蘊矣使夫子九原可作亦必以其言為然夫當合而觀之

柳文蘇文

郭象莊子注曰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運矩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柳子厚演之為梓人傳一篇凡數百言毛萇詩傳曰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演之為蘇文甫字說一篇亦數百言得奪胎換骨之三昧也

雜噫

楊子五百篇論孔子因女樂去魯曰不聽政諫不用雜噫注雜噫猶歌歎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琴操曰李桓子愛齊女樂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舌可以死敗優

說游哉聊以卒歲此即雉噫之歌也衝波傳云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收其政澤濟國好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穠李桓子語魯君為周遊游館孔子乃行祝雉之飛鳴嘆曰山梁鳴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因為雉噫之歌曰彼婦之叩可以出妻彼婦之誦可以死北使魯游館以卒歲楊子所云雉噫者指此唐人學宮碑文云聆鳳臺於南楚歌雉噫於東魯亦用楊子之語也今本無雉字故詳具之以廣異聞

寺人之令

秦風有車隣隣有馬白駒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此詩之意在後二句夫為一國之君高居深宮不接羣臣擁蔽已甚矣又不使他人而特使寺人傳令焉其蔽益甚矣夫秦夷狄之國也其初

已如妣姪矣三代柄用閹宦不待混一天下已然矣史記年表書穆公學于宁宁人守門之人即寺人也史書之醜之也三代之君必學于者德以為師保而穆公乃學于宁人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已然矣則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終於亡秦寺人之禍也聖人錄此以冠秦風垂戒深矣史記所書穆公學于宁人其得聖人之意乎春秋所以狄秦者不為過也繼序者乃以為美秦伯始有車馬蓋因首二句而意度之朱子詩傳亦從之不思美其車馬兒童之見也亦何關於政治而夫子錄之乎董谷嚴氏曰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失車隣其滋靡也夫未見而寺人傳令與三代侍御僕從罔匪正人納牖遇巷略無間隔氣象何如也既見而並坐

鼓簧與三代磨歌音起或最胜氣象何如也秦之為秦非一日矣

古文用之字

莊子厲之人夜半生其子又以驪姬作驪之姬地名南沛作南之沛呂覽芈母姬作丹之姬家語江津作江之津樂府桂樹作桂之樹文法皆異

榮字當入東字韻

榮音與融同楚越齊魯其音皆同也按淮南子云聖人之能固已多矣而所守又約故動而必榮愚人之知固已少矣其所守者多故動而必窮以榮與窮叶越絕書曰種田封侯不知令終二賢比得種獨不榮以榮與終叶古韻已如此後世入庚字韻蓋誤以榮為榮也

孫承節論周子無極

孫承節謂周子無極而太極一句為墨翟言添此一層令士子古今懵然而曉諱無已也方逢辰曰孟子發性善一語反以激荀揚韓子之爭端周茂叔說無極而太極亦以啓陸子靜之排詆立言之難如此孔子所以欲無言逆知後人之弊乎

東西二周後辨

春秋三傳及戰國策稱東周西周王城成周高誘注戰國策曰西周王城也今河南東周成周也故洛陽今之河南合為一城故後之語者難於分析今之學者不惟專經之士昧之而大儒如胡文定公博學如鮑彪注戰國策亦謬以千里元吳革處作

東西二周辨正鮑氏之誤明且哲矣而胡文定注春秋之誤則未之糾正也春秋昭公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胡傳曰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成云者忝離而次不列而陷為國風之意嗚呼斯言也何其謬哉地理不考而妄立議論何異昧目而道黑白乎今特辨析考證之以洗千古之惑然非予之臆說也按尚書洛誥云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孔安國注云澗水東澗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也澗水東下都也處殷頑民之地王城在澗澗之間下都在澗水之外西謂下都即成周也以此覘之王城成周自是西處明矣先昭公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此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杜預曰入于成周猶未得王都也其言豈不明哲乎東萊呂氏其學深于史而精于古今地理之沿革者也其作大事記曰漢河南縣即鄭郭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漢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居殷頑民是爲成周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城周汪克寬曰成周在王城之東故公羊以爲東周長弘謂敬王爲東王王城在成周之西故公羊以爲西周長弘謂子朝爲西王之數說考證詳練是訂胡傳之謬孔子作春秋亦據事實豈有改地名以爲褒貶者乎雪山王氏詩總問曰王城下都皆周公所營也一則指平王之遷一則指敬王之入其慮患若預知者詩云大東小東杙軸其空平王自鎬京而



遷王城千里而遷所謂大東也敬王自王城而入成周百里而  
遷所謂小東也東而又東西方之人遠夫故詩曰誰能西歸懷  
之好音又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皆是一意也近時無錫邵  
尚書國醫曰天王入于成周下都也既入成周葵丘不遂入王  
城于朝之餘堂在焉故也故長弘之建議城成周也謂之遷都  
其任怨也夫非忠之至者其孰與于此或者不知王城成周  
爲二遂以入成周爲入于京師使遷都之說卒無所歸而弘之  
忠不白于後世嗚呼地之不考乃害於我如此哉慎按邵尚書  
之說或者正指胡文定而不欲明言蓋近日學者之病寧得罪  
于孔子而不敢得罪於宋儒類如此虞文靖公云今人但見宋  
儒六經而不知宋儒以前六經有味甚言哉慎按拾先哲遺言  
爲東西二周後辨以補皇章庶幾未備亦有夏各之奇若程雪  
樓之賞奕者乎

跳七

魏晉儀注寫章表列起行頭者謂之跳出今曰擡頭

左傳說

凡傳中引古典必曰書云詩云者正也左傳中最多又有變例  
如子產谷子皮云子于鄭國棟也棟折棟崩僑將厭焉此乃引  
周易棟撻凶之義而不明言勿魯穆叔論伯有不敬曰濟澤之  
阿行濟之蘊藻實諸宗室去闕凡之敬也此乃引有齊季女全  
詩之義而不明言詩蓋一法也又引書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  
十人同者衆也據太誓原文云受有億兆人離心離德子有  
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省二十字作八字而語益矯健此蓋省字

又一法也郤至聘楚辭享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

干城其民也故詩曰起趕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會昌

候欲不已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

故詩曰趕武夫公侯腹心此先言詩意而後引詩辭又一法

也宋陳騭曰古文取詩即云詩取書即云書蓋常體也或以康

詩為先王之令見國書為西方之書見國書以威有一德為尹

告禮記以大禹謨為道經詩不曰仲虺之語而曰仲虺之志左

曰五子之歌而曰夏訓有之左直言鄭詩專詩詩止稱曰武

曰左或稱芮良夫左或稱周文公詩皆詩卒章為亂辭詩摘

小宛首章為篇目詩數章之末章既謂之卒章一章之末句亦

謂之卒章注左凡此似亦略施雕琢少變學問作者考焉毋謂

毋補陳氏之言予論有契焉故並載之

後漢伏湛奏曰書股肱良執庶事康哉文詩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不五引其文而曰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

濟濟書曰良執湛之言亦有左氏國語之遺法乎晉以後不復

有此工緻矣

蘇子由云商人之書簡潔而明肅其詩香登而嚴厲非深於文

者不能為此言

孟子之言性善與起人之善也其蔽也或使人驕荀子之言性

惡懲創人之惡其蔽也或使人阻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又曰有教無類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

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



君子之道鮮矣未嘗曰善以瞞人之志也未嘗曰惡以阻人之進也此所以為聖人之言非賢人之所及也曰若是則混與三品之說是乎曰又非也知孔子之言性異乎王荀楊韓四子始可與言性也已

左傳曰楚辟我東奈何彼辟又曰充而效之罪又甚焉劉更生曰既不善胡足效哉宋人曰既足不是不可學他不是理則一也載事者易文其辭乎直街談巷議也非史也

王莽詔曰三皇象春丘帝象夏三王象秋五霸象冬宋邵氏皇極經世之說祖之

漢書引尚書放命圯族又無邀逸欲有邦皆與古文異又引論語君子之道焉可恤也注論同也

朱晦翁謂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觀太史公作伯夷傳清身是怨性言殊不公今試取伯夷傳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矣以世俗共見聞者嘆之也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析之也一篇之中錯綜變為極文之變而議論不說干聖人可謂良史矣宋人不達文體是以不得選之意而輕為立論真西山文章正宗云此傳姑以文取其言又謬者道理有及即不成文文與道宜二事乎益見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人補訂伯夷傳者異哉

周禮量人書天下之涂數而藏之注謂支塗之遠近支者支分決者輻塗道途之分合也書而藏之如唐人國照圖皇華四遠

圖國朝之策字通編也

丹鉛錄卷之十二終

晉司馬彪傳云春秋不脩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修之  
此以亂為錯亂之亂其說亦異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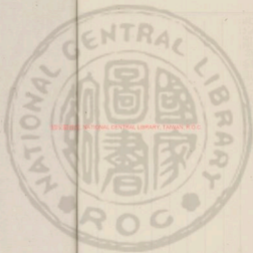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ColorChecker.com



1972.08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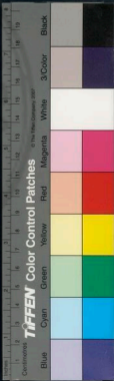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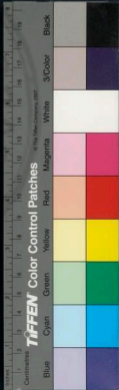
2025/09/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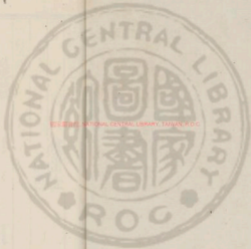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CONTROL CANADA T800N, B.C.C.





NATIONAL G





EST. 195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丹鉛總錄卷之十三

博南山人

滇南

訂訛類

越絕越組

越絕後篇隱語云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又曰厥姓有口承之以天  
乃束與具也論衡按書篇云臨淮袁太伯束文術會稽吳君高宜  
即其人乎又曰君高之越組錄疑越組即越絕也絕與組字相近

避音况

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况當求於意外如尚書云說堯傳  
巖之野望之為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筮之稱承其說而不得遂



謂傳說起于校茶雖孟子亦誤矣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有禹  
棄之才也猶書曰迓衡云耳橫議者遂謂伊尹為庖人若然則  
衡秤也尹曰迓衡其亦舞秤權之市魁乎子貢多學而識之故  
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便謂子貢家大馬中緝表素  
之衣太史公立貨殖傳便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猗頓耳聖  
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  
魯亂齊破其強晉而霸越其文囊權其辭辨利人皆信之雖朱  
文公亦惑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考而知其妄考左傳齊之伐魯  
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兵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  
非子貢其事始自若如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毛詩曰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嬰曲為之說曰孔子南行至楚之阿谷  
見女子有佩瑱而浣者使子貢挑之不得如韓嬰之言則孔子  
乃一馬融而子貢不如盧植遠矣又論語為命釋謀平創之左  
氏遂謂釋謀謀于野則獲蓋因覃之一字誣之也孔又正色而  
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五美而罷蓋因色之一字誣之也例此  
以往則國語謂嬖姬嬖諸申生必將如吉甫之撮蜂釀所云諸侯  
漁色于下即小說家謂西施因網得之類矣乎姑蘇此以論知者  
楚辭紛矯矯乎都房王逸注引詩曰矯矯其華今詩作猗猗司馬  
相如賦又矯矯以招搖揚雄賦矯矯郵傷之矯矯王褒洞簫賦形  
矯矯以順吹其用字皆自詩楚辭來當依詩音作猗猗特古今字  
形有異耳今以猗猗為平音矯矯作又誤矣

猗猗

萬歲夜

姚寬戰國策注博引諸書以證之用心亦至矣然猶有遺也楚策楚王遊雲夢謂安陵君曰樂矣今日之游寡人千秋萬歲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下數行曰萬歲夜願以身試黃泉等變蟻夜如左傳注寔寥寥之夜最見人臣不敢斥言之意今本改夜作後不見古人立言之妙矣

湘潭雲蓋書林烟出

劉涇巨源收許渾手書許湘潭雲蓋書林烟出今本烟作山細思之烟字為勝

子見南子

子見南子子略不悅子矢之辭亦甚昭矣而後世王符劉子玄猶有異說雖朱子謂矢為誓否謂不合理不由道亦淺之乎觀聖賢矣孔鮒云古者大言大人專為於時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享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漢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也猶文王之居姜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合二說而觀之則矢者直告之非誓也否者否惡之否古者仕於其國則見其小君子踏意以孔子既不仕衛矣而又見其小君是求仕不說者不說夫子之仕非不說夫子之見也子直告之曰予道之不行其否福乃天棄絕也天之所棄豈南子所能典而吾道類之行狀見之者不過吞其糧耳如此則聖賢之心始白而王符之徒亦無所吹其聲矣

微子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第七節桓  
讀更至此謂予曰微子有四手凡知之乎予曰書傳未聞乃笑  
曰使無四手何以既面縛而又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  
言之皆必無之事肉袒面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詐莊王受鄧  
伯之降借名于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  
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又究而言之抱器入周亦  
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  
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夫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

### 王臣塞塞

易王臣塞塞沈存中云王五也臣二也塞塞者五塞而二亦塞  
是王臣塞塞也此說甚具

### 五行間色

五行之理有相生者有相克者相生爲正色相克爲間色正色  
者赤黃白黑也間色綠紅紫流黃也木色青故青者東方也  
木生火其色赤故赤者南方也火生土其色黃故黃者中央也  
土生金其色白故白者西方也金生水其色黑故黑者北方也  
此五行之正色也甲巳合而爲綠則綠者青黃之雜以木克土  
故也乙庚合而爲碧則碧者青白之雜以金克木故也丁壬合  
而爲紫則紫者赤黑之雜以水克火故也戊癸合而爲流黃則  
流黃者黃黑之雜以水克土故也此五行之間色也流黃一作  
驪黃又漢人經注間色作姦色禮記間祭作姦祭

### 優孟

滑稽傳優孟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後孫叔敖左右不能別也莊王丑酒優孟為壽王大驚以為叔敖復生欲以為相劉子玄壤之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非由做劫俾有遷革又况叔敖之歿時日已久豈有一見無疑而遽欲加以寵榮復其祿位者哉予按此傳以滑稽名乃優孟自為寓言云欲復以為相亦優孟自言如今人下淨發科打諢之類豈可真以為王欲復相之事乎

貌字音墨

莊子人貌而天史記郭解贊人貌善且應楊妃傳命工貌妃於別殿皆作入聲讀杜詩畫工如山貌不同又曾貌先帝照夜白又髮貌尋常行路人梅聖俞詩妙娥媚玉輕那容自注音墨

月中嫦娥

月中嫦娥其說始于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占月而誤也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也見下呂氏春秋春秋左傳有常儀靡即常儀氏之後也後說為嫦娥以儀娥音同耳周禮注儀娥二字古皆音俄易小象以夫其義叶信如何也詩以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太玄以各導其儀叶不偏史記徐廣注音儀船作俄漢碑凡裴我皆作裴儀則嫦娥為常儀之誤無疑矣每以語人或猶未信予曰小說載杭州有杜拾遺廟有村學老題為杜十姨遂作女像以配劉伶人皆知笑之不知常儀之為嫦娥即拾遺之為十姨也

君主妻河

史記年表秦始皇以君主妻河君主秦君之女其曰君主猶後世公主也妻河沉之河水如河伯娶妻故事蓋戎俗也呂東萊作大事記不達君主之義改主為生又改生作甥失之遠矣是以君子無貴鑿也

史記差訛

史記近無善本屢經翻刻愈益差訛蓋苦為不知者妄改耳如韓信傳此特匹夫之勇耳也耳下元有也者須溪批云此耳也字異司馬相如傳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游須溪云已失身於司馬為一句長卿故倦游為一句今俗士不得其讀於長卿下又添長卿二字失古人之意矣然俗士以帖括講究之耳目而欲窺雄深雅健之心曾無從其然獨可為一二好古

士道耳

古書不可妄改

古書不可妄改聊舉二端如勳字建名都篇贈鯉勝胎蝦夷蟹炙熊脂此舊本也五臣妄改作魚鱉蓋魚鮓鮓鮓毛詩舊句淺識者執不以為寒字誤而從魚字邪不思寒與鮓字形相遠音呼又別何得誤至於此文選李善注云今之符詢謂之寒蓋韓國誤用此法鹽鐵論羊淹鷄寒雀咽傳亦有鷄寒曹植文寒鷄寒鷄劉熙釋名鷄鷄為正古字寒與鷄通也王維老將行耻今越甲鳴吾君此舊本也近刻本為不知者改作吳軍蓋越甲吳軍似是連對不思前韻已有詔書五道出將軍五言古詩有用軍讀未聞七言有軍讀也維豈謬至此邪按劉向說苑越甲至



齊雍門狄請死之曰昔者王田於圃左轍鳴軍左請死之曰吾  
見其鳴吾君也今越甲至其鳴若豈左轍之下哉正其事也見  
其事與字之所出始知改者之妄

李泰伯不喜孟子

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大宜不喜孟也何以  
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內始論引仁政必自經界始明堂制引明  
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啓史殺人舜爲君而逃富國策引楊氏  
爲我墨氏兼愛潛書引萬取千焉千取百焉萬潛書引男女居  
室人之大倫擅欲論引文王以民力爲貴爲活而民歡樂之本  
仁論引以至仁伐不仁論平集序以子思孟柯並稱送嚴介序  
得章子得罪於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禮貌之常語引孟子儉於  
百里之制又詳說之由是子之泰伯蓋深於孟子者也古詩示  
兒云退當事喜偉賦寫並羅判則尊之亦至矣今之漢學舍經  
史子集而動小說以爲無稽之清談故詳辯之

長頸高結

韓文石鼎聯句序長頸高結喉中作楚語結字斷句結音聲義  
亦同西漢書魯晉作結文公正用此今多作結喉誤矣且中作  
楚語底何文理

黔首

蔡表曰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內經曰黔首共飲食莫知之也  
李斯刻石頌秦德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於秦記謂秦  
名氏曰黔首朱子注孟子亦曰周言黎民秦言黔首蓋因太史



八之語也然於書內經之書實先秦世豈嘗目之稱古矣恐有不  
因秦也不然則二書所稱亦後世勳人之說為可疑耳

古詩後人妄改

古人詩句不知其用意用事妄改一字便不佳孟蜀平嶋楊柳  
枝詞吳王宮觀色偏深一簇烟條萬縷金不忿錢唐蘇小小引  
郎松下結同心被古樂府小小歌有云妾乘油壁車即乘青驄  
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牛詩用此意詠柳而貶松唐人所  
謂雙頭格也後人改松下作枝下語意索然矣

焚書起于韓非

秦焚書坑儒起于李斯中斯之先固有為此說於秦者矣韓非  
是也非之言曰世之愚者皆不知治亂之情議論多謬先古之  
書以亂當世之治又妄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  
又曰羣臣為學凶子好辯可亡也又言舍法律而言先王者上  
任之以國主以是適予而臣以此徒取矣此與斯所言是古非  
今若合符節作備者乃韓非匪斯也凡為異說者一則駭再則  
首始則疑終則行矣宋儒有過求者乃謂斯之學出於荀卿焚  
坑之禍卿有以啓之卿嘗入秦見應侯譏秦之無士矣舍非而  
罪卿所謂洗垢而索瘢者耶

羿射日落九鳥

古傳言羿射日落九鳥為最難射一日落九鳥言射之捷也而  
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為射九日矣流俗謬說而傳惟文士循  
名而購奇異哉



趙李

阮籍詠懷詩西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為趙飛燕李  
夫人劉會孟讓安知非實有此人不必求其誰何也不詳詩意  
咸陽趙李謂游俠近幸之傳漢書各求傳小臣趙李徒微賤等  
寵成帝常與微行者藉用趙李字正出此若如顏延年說趙飛  
燕李夫人豈可言經過如劉會孟言當時實有此人唐王維詩  
亦有日夜經過趙李家豈唐時亦實有此人乎乃知讀書不詳  
考深思雖知延年之傳事會孟語鑿亦不免失之况下此者  
耶

盜竿

老子服文采斂判劍飲食而濟貨有餘此之謂盜竿韓非辯  
云竿也者五聲之長也竿唱則發樂管和大姦唱則小盜和故  
曰盜竿今本誤作盜夸與竿字相近而誤也

淵明讀書

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士之見後世不曉也余  
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盛行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如秦  
近君之訓壹典曰循古者比比皆是後進彌以馳逐漫羨而無  
所歸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真見獨契古初而脫屣訓詁俗士不  
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  
刺史檀韶聘講禮城北加以離校所住公廨近于馬肆淵明示  
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譽繁露馬馭非講肆校書亦以勸蓋  
不省之也觀其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堊又曰詩書敦風好又

云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說觀山海圖其著聖賢群輔  
錄三孝傳考索博通又跋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于此  
矣豈世之園弄不到心者耶予笑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爲講  
師溺淵話見淵明傳語深有理耳

菴字義

今人別號菴字印章往往不同緣說文本無菴字應謂俗也予  
嘗考之菴字古書所用者獨羅賦八方菴萬王克論衡桃李梅  
杏菴丘鼓野皆取菴義之義至三國及晉始有菴幔菴閣之語  
與今人所用菴字義同菴字不可謂不古也但篆輪以說文爲  
宗說文不載之字用於印章似爲未安又按古詩義菴菴者又  
止借古者石鼓文作菴其字從穴六亦人居也近見溫陵古寺  
一冊有元人止菴印章菴字作盒聲字補血部有盒爲舍切覆  
蓋也考古圖有伯多鉢盒蓋器名而借爲菴舍字恐舍形似器  
亦猶漢陶之觚移其形亦平酒器也未知是否以俟知者

西施

世傳西施墮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詞遂  
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折其是非一日讀  
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  
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  
書得其直無滯恐數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  
退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乃嗟曰此事正  
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越筆之過也蓋吳既滅即沉西施

于江浮沉也及言耳隨鳴夷者子胥之謂死西施有力焉胥死  
盛以鳴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鳴夷以終范蠡  
去越亦號鳴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鳴夷爲范蠡之鳴夷乃影撰  
此事以墮後人于鏡網也既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誣  
千載又何幸遇予而雪之亦一快矣

呂梁碑

雖秘云嘗見漢劉曉所書呂梁碑字爲小篆而說泐者過半其  
可讀者僅六十字碑中序處辭之世云舜祖契其裔生懿姬窈窕  
生敬康敬康生喬半喬半生賢史韓史產舜賢之史記蓋同而  
不言出自黃帝此可以洗二女同姓尊卑爲婚之疑矣又他碑  
所載后稷生台種台種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窋不窋  
下傳季歷猶十有七世而太史公作周紀拘於國語十有五王  
之說乃合二人爲一人又刪縮數人以合十五之數不知國語  
之說十五王皆指其賢而有闕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  
止十五世太史公亦迂哉

汲冢文誣

汲冢璩語其文極古然多誣而不信如謂舜因光太甲殺伊尹  
又謂伊尹與桀妃妹喜交其誣若此小人造言不起自戰國之  
世伊尹在相位日被其黜慘者爲之也然則何以知之曰其文  
不類戰國

部色

教坊家有部有色部有部頭色有色長元周伯清訛呼部頭爲



務頭可笑也部如法部胡部之類色如雜劇色管策部舞旋色  
奈軍色之類諸以雜劇色為首雜劇用四人或五人末泥色主  
張引戲分付副淨色發音副末色打諢又或添一人收孤老其  
吹曲破斷送者謂之把色見宋氏灌園古抗夢遊錄

均即韵

唐書樂志云無韵字均即韵也五帝之學自成均均亦音韵書  
曰命汝典樂教胄子論語曰成于樂是成均之說也周人立大  
學憲五帝及二代之名東 字為東序西序為瞽宗此學為上庠  
南學為成均宜學言語書 應之成均均均之為韵義益明矣潘  
安仁笙歌音均不恒曲無 八制注均均韵字為冠于五音不同  
均然其可喜一也唐書書 傳引周禮均工樂胥不得列於士

伍

假借

孟浩然詩草堂時假借憐憫平日周旋假借謂假借也周文  
選王僧達寒食共假借之句今刻孟詩不知其出處改作掩蓬  
可笑而謬者猶曰詩刻必去註釋從容咀嚙真味自長此近日  
強作解事小兒之通弊也益頭中有物乃可言咀嚙而出真味  
若空腸作雷鳴而強為憂鬱之狀但雷騰耳在味何由嚼哉

畫畫

畫字有畫畫雜彩色畫也典故有畫畫漢然其字當用畫畫乃  
魚網非其詞也張必詩卷岸春清打船尾謂魚網遶岸也此用  
字最得字義 左思列傳賦畫 畫畫均變始 畫

十五



妾字从辛非古象

邵文莊云妾之于禮又矣有賤而妾者有卜而妾者卜而妾者聞命而趨不待六禮故謂之奔德曰妾於奔命蓋言速也奔者非必淫淫而奔者謂之淫奔是妾女之嫁者有二道焉有聘而嫁者有奔而嫁者慎按天文有織女主貴女頂女主賤女貴女則嫡也賤女則諸候之副宮光祿大夫之側室三歸也禮之所謂買妾者則為妾皆不備禮之謂也先王制禮豈不欲六禮皆備而後歸哉禮不下庶人勢也故仲春奔者不禁恐失時也荒年救恤多如欲娶者也詩氏說文妾字從辛女之有罪者為人妾漢經堂上書顏沒為官婢以贖父罪此蓋秦法周之盛也決不然也周禮有女妾之條亦劉歆附會文義以欺王莽者治不可信王莽末年令天下以婢贖還為良米子綱目亦善之豈有周公制法不如王莽乎妾字从辛蓋亦秦篆非古象也

昉

相如上林賦郁郁菲菲香芬越昉璽布寫綺縠秘縠司馬彪曰昉過也芬芳之過若璽之布寫也說文璽聲蟲也爾雅圓貉蟲璽郭璞云蝻蟲廣雅土蝻也毛晃曰古璽字作向晉大夫羊舌昉字叔向左傳釋文香兩切取昉向布寫之義又楊雄羽獵賦璽習如神李善曰璽習疾也璽與響同習與忽同又其泉賦藟映昉以楓祀則昉璽蓋古語也○響之一字古只作鄉漢書天文志鄉之應聲是也又作響易擊其受命也如響荀子應之如影響莊子若欲響然是也左傳作向楊雄賦作藟漢隸作

妙又作碧又作證凡此等類韻書亦豈能盡載也

### 厥字音義

厥許金切與欵同音爾雅厥典也周禮笙師職云大喪厥其樂  
器鄭注與也又司服大喪供其厥衣服司裘大喪厥裘司千大  
喪厥衾玉司樂大喪厥樂范鄭注皆解為與蓋襲用爾雅之誤  
成周聖世豈有大喪用笙樂舞器之理乎按此厥義蓋謂陳而  
不作耳唐崔祐甫獨孤及墓銘厥表蒼挽非祠墓田李華權文  
公墓銘厥迷納書禮優職襄宋景文真宗輓歌云厥髮浮衣旭  
遊蕭咽激震周平園皇祐哀書云桂輪隱服椒掖厥儀皆得其  
解矣○考工記善防者水滂之鄭氏注讀滂作厥謂水淤泥土  
而滂着之則助之為厚也唐書滄州無棣宋父厥塞薛大禹浚  
之此厥塞字義本鄭氏考工記注併附於此

### 李密陳情表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偽朝之句其備者謂其爲子孝而妨於忠  
曹見佛書引此文偽朝作荒朝蓋寧之初文也偽朝字蓋晉改  
之以入史耳劉靜甫詩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逆受屈人蓋指  
此類乎近日趙弘道作令伯祠記辨偽朝字惜未見此

### 出師表缺句

孔明出師表今世所傳皆本三國志按文選所載先帝之靈下  
若無興德之言六字他本皆無於義有缺當以文選爲正

### 辨刻刊字

說文刊削也又剡也楊子雲方言序懸諸日月不刊之書謂不





可削也李鼎所周易集解宗鄭玄而削王弼其序曰刊輔嗣之  
野文輔康成之逸象是也至宋人轉失其義乃以為刻木印書  
之義如王氏擇應錄所云郡府多刊文籍且易以刊為刻訛矣  
刻錄本也從晉書庾簿傳當作刻從簡隱若茅山碑當作築從  
丁度筆韻又作撰皆錄本印校之義刊為俗字不可從也。

九宮七色

共九宮  
五宮同

九宮七色之說出于乾鑿度云伏羲時龍馬出河感九龍一左  
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其中謂之九宮其色則一六  
一為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今大統曆中每月列于  
下方謂之飛九宮

明駝使

木蘭辭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選故鄉今本或改明作鳴非也  
駝卧腹不帖地足漏明則走千里故曰明駝唐制驛置有明  
駝使排邊塞軍機不得擅發楊妃秘發明駝使賜安祿山荔枝  
見小說

鍾葵鍾毓終葵

俗傳鍾毓起于唐明皇之夢非也蓋唐人戲作鍾毓傳虛構其  
事如毛穎陶泓之類耳北史堯暉本名鍾葵字辟邪後世畫鍾  
葵于門謂之辟邪由此傳會也宋宗慈妹名鍾葵後世畫工作  
鍾毓嫁妹圖由此傳會也但葵鍾二字異耳又曰終葵菜名周  
禮考工記大圭終葵首注齊人謂槌曰終葵圭首六寸為槌以  
下綫說文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禮記注方如椎頭是謂無

所屈後則恒五玉藻云天子指珽提然無所屈也類之推曰此齊有一士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嘗出境聘東萊王韓問曰玉珽豈上終葵者當作何形乃荅曰珽頭曲圓勢如葵葉耳韓乃忍笑

蓂莢即海粉

韻書四家旁字下注云蓂莢竹名而不詳其說按異物志南方思牢國產竹可礪指甲竹譜云可挫爪是也崔鸚討曰時一出輕芒皚皚落落微雪又李商隱射魚曲曰思牢弩箭磨青石綉額蠻梁三虎力是知亦可作箭今東廣新州有此種製成琴箏為囑甲之具用之頗久則微滑當以酸漿漬之過信宿則濕後初字又作滌勒東坡詩倦看遊勒借蠻村

麥舍金

梁鴻傳載鴻詩二首麥舍舍方秀刻本皆如此藝文類聚引之作麥舍金為是金與舍相似而衍為二字也此當表出之

以蠶測海

東方朔客難云以管窺天以蠶測海張曼注曰蠶蠶也然蠶字从蟲若與蠶義不協又按楊子方言云蠶蠶也字從瓜从蠶劉向九歎云絕蠶蠶於篋篋今閩廣之地以蠶魚殼為瓢江淮之間或用螺之大者為瓢是以蠶殼代瓜瓠用也故蠶字之取義蓋之暇日與簡西學談及此漫筆之

蕭暉與脩聲字義

帝觀華山碑神樂其詩脩聲無形注脩聲與蕭暉通飛騰起速



之音也言神人異處通近則不致竟疑經蛇女竊窺窮審暉字  
雖異其義一也

### 木匠搥卯字

近孝聞略說木工搥卯字引伊川語錄云枘鑿者搥卯也搥卯  
圓則圓搥卯方則方又引文選如室新構而去其鑿契注鑿契  
箕也又引金史張中宇制小舟不假膠漆而首尾相鈎帶謂之  
鼓子卯余按搥卯字當作箕社箕字出考工記及文選注而漢  
書五行志所謂門牡者義取牡蓋植者刻木端以入鑿有牡  
之象鑿者空其端以受枘有牝之象箕社二字蓋亦古矣搥卯  
字蓋亦後人撰借爾

### 枘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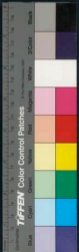
枘字從木從內考工記調其鑿枘而合之宋玉九辯圓枘而方  
鑿兮吾固知其錙錙而難入今舉子程文能用枘鑿不相入彼  
此相效莫知其非也夫枘鑿本相入之物惟方枘圓鑿則不相  
入今去方圓字而曰枘鑿不相入字義之不通文義大謬矣甚  
者寫枘字作柄字尤可笑也

### 泊薄同字

老子道德經薄作泊王充論衡酒之泊厚同一趨葉人之善惡  
同一元氣又曰人生于陰陽有溲有泊王生于石有純有駁泊  
薄同一字也

### 苴有十四音

苴七閏切麻也子閏切苴杖也又子孫切獲中薦也又布交切



天首地名在益州見史記注又天首又子邪切菜壤也一日獵  
場又似嗟切直呼城在雲南又鈕加切詩傳曰水中傳草也水  
草曰芘字一作葢又作赤今作渣非又都買切土苴不精細也  
又側不切葢葢也又側魚切說文曰酢菜也韻古又莊俱切姓  
也漢有直氏又則吾切茅藉琴也又將預切搗醜也又子余切  
芘葢葢貨也

頽冬

山海經小徑之山有草名茵赤莖白華如頽冬也頽冬天門冬  
也

查字考

說文查澤水也今作槎非槎音訛邪所也國語山不槎槎是也

今是混用莫知其非畧錄數條于此王子年拾遺記堯時巨查  
浮西海上十二年一周天名貫月查一曰桂星查道熾歌詩扶  
桑不為查王勃詩遊路擁崩查又送行序云夜查之客酒對仙  
家坐菊之賓尚臨清賞感寶王有浮查詩劉道友有浮查硯賦  
水經注臨海江邊有查浦字並作查至唐人猶然任希古詩泛  
查分寫漢孟浩然詩試畫竹竿釣果得查頭鱸又云土風無編  
紵鄉味有查頭又云橋崩卧查擁路險垂藤接皆用正字不從  
俗體此公匪惟詩律妙字學亦超矣杜工部詩查上覓張襄又  
澹海有雲查惟七言絕空變槎頭縮項鱸七言律奉使虛隨八  
月槎古體近體不應用字頗殊蓋七言絕與律乃俗夫競玩遂  
浮筆妄改古體則視爲冷局俗目不擊幸存舊文耳

蘭蘭字

古文嬾與懶同見後漢書嬾亦借作妍媸之嬾論衡云形佳骨  
蘭皮媚色稱又骨體蘭麗皆妍之借也蘭乃嬾省東蘭又省女  
古人用字兼勝于法例如此

山音說

文選吐酸生風欲野歌日月為之搖震震音真山所臻切字一  
作山

古人避諱

古人避諱改字自有意義司馬遷父名談史記譚趙談為趙同  
以古音談亦音同也急就章以談叶葉是其證也明帝諱莊改  
莊為嚴嚴功莊子陵為嚴子陵以莊與嚴古同音談武詩叶音  
是其證也宣帝諱欽為孫卿亦然

五子之歌

左傳引書五子之歌有此真方今失其行今失其行今文作歌  
道按古文衍及行中人又音道石鼓文我水既訢我衍即平五  
子歌以衍叶方綱當從平音道路之行如景行半作衍人之屬  
行及行當作衍是龜笑傳

頤音陽

釋名東北隅為宦官養也東北陽氣始生布生物也易頤者養  
也頤亦音陽

捷打同字

書曰捷以記之捷音入聲又轉入上聲俗用打為捷非打字从

手从丁當音丁歷切見歐陽公集古錄云訂字以音義言之當  
為丁歷切不知何以轉為莫迥切益打字從丁為音與尚同音  
又轉為入聲與鎬同其義皆訓擊也義與鎬同故俗借用之是  
知虞書捷字轉為打韻書音為歐公音鎬俗打語打坐打乘作  
捷上聲於音和同為透字母也古俗皆通

### 敲

孟子吾不忍其觥觥言牛將烹屠而體縮其體也敲本古之解  
字見周禮其字後徵者敲而角之是斛也敲字義並聲角字聲  
無義合為斛字乃正字非借也敲無食也俗作棘牛之惡懼字  
當作敲棘棘從家聲懼之聲棘從角懼之聲漢錄人作棘凍  
凍寒戰病也借作牛之聲義亦互通

### 吳天


吳音華大口也字从口从大與吳不同後漢戴詵傳鈇斧注引  
張揖纂文音華其字从金从吳也若詩不長不教吳音娛張子  
厚理窟云當音吳今多音華非其自吳自吳何得混邪

### 青雲

史記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為學附驥尾  
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豈能施於  
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  
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為青雲志矣試引數條以證之高  
方易占青雲所從其下有賢人隱績遠民傳德康早有青雲之  
志南史陶弘景年十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

青雲親白日不為達矣梁孔稚圭隱居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  
遊之圭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閣諒符典山人交耶曰自身處朱  
門而情遊濤海形入紫閣而意在青雲又家豢贈隱士度易詩  
曰白日清明青雲滲亮皆聞東詩今觀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  
中網羅孰能抱卒太白詩橫客張凡且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  
人高歌在巖戶合而觀之青雲五仕進之謂乎王勃又窮且益  
堅不墜青雲之志耶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青雲窮而常有說  
觀富貴之心則鄙大而己矣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  
變至今不改

精鑿醜陋

儒書以精鑿喻學精鑿皆言米也穀一石得米六斗為鬪一石  
五十為鬪得四十為鑿得三十為精精之字从米為義從青為  
聲古文作象三米之形无凡音義佛書以醜陋之教喻於佛  
性從乳出熱醱從熱醱出醜陋也

慰故沉也褚伯秀云慰信後齊音義始明白叟叟也矣稍門也  
叟音甫右隱若顯貌南史是辭鈔風颼颼兮木搜搜

數舟船於海經正合其宜隱山嶽於澤中謂之得所然造化之  
力擔負而趨變故日新驟如遊水昨我今我新吾故吾義亦然  
也或云矣矣

藏冊於鑿藏山於澤此藏大也藏人於室藏物於藏此藏小也  
小大雖異而藏皆得宜猶念念遷流新新移改是知變化之道  
無處可逃也故曰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適

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成玄英曰自然之理有等物而通也 典托焉而越洞音

丹鉛總錄卷之十三終

丹鉛總錄卷之十四

北曲

南史蔡仲熊曰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東南土氣偏酸故不能感動木石斯誠公言也近世北曲雖皆鄉衛之音然猶古者應章北里之韻梨園教坊之調是可證也近日多尚海墘南曲士夫景心秀之精從婉變之音者風靡如一甚者北土亦移而聽之更數十北曲亦失傳矣

北劇甲劇

昔備謂之須釋名劇柳也編之如櫛齒相比郭知玄集韻序銀鈞乍闕遺擗行披是也又甲亦曰劇卷由基射穿七劍杜預射不穿劍王幼學云劇甲劇也編之如櫛齒相比書劇甲劇雖墨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成玄英曰自然之理有等物而通也 典托焉而越洞音

丹鉛總錄卷之十三終

丹鉛總錄卷之十四

北曲

南史蔡仲熊曰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東南土氣偏酸故不能感動木石斯誠公言也近世北曲雖皆鄉衛之音然猶古者應章北里之韻梨園教坊之調是可證也近日多尚海墘南曲士夫景心秀之精從婉變之音者風靡如一甚者北土亦移而聽之更數十北曲亦失傳矣

北劇甲劇

昔備謂之須釋名劇柳也編之如櫛齒相比郭知玄集韻序銀鈞乍闕遺擗行披是也又甲亦曰劇卷由基射穿七創杜預射不穿創王幼學云創甲創也編之如櫛齒相比書創甲創雖墨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用皆似樞齒相比故以為况耳

空有四音

空字有四音平聲音枯公切說文竅也天曰太空沙名方空從平聲上聲音孔考工記函人驅其鑽空舜紀空為墜空旁止莊子壘空之在天澤注小穴也張騫傳接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柳子厚祭張舟文空道北出武陽蠻陬大宛傳曰張騫擊空音作上聲去聲音控詩不宜空我師論語其度乎空楊子酒誥之篇俄空焉唐詩潭影空人心又曰天空霜紅影背音去聲入聲音塞古者穴地穿崖而居謂之土空司空官名居四民時地利也故曰司空周禮注司空主國空地以居民空地即窟地也天上星有土司空亦映地之土穴詩曰南復南穴又曰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室即土空也冬時萬物閉藏故司空之官屬冬

湖陰曲題誤

王敦屯于湖帝至于湖陰察營壘而去此晉紀本文于湖今之歷陽也帝至于湖為一句陰察營壘為一句温庭筠作湖陰曲誤以陰字為下句也張耒作于湖曲以正之

碣

碣韻會以為碣字非也元次山文惟石臨淵碣石顛自注碣綺觀切音義近禁寐碣也

何與呵通

賈誼過秦論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注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曰何謂何官也按他注解誰與誰同與向帝紀誰

謙與之燕同何與阿同謙謙之也何呵斥之也何官如今之盤  
詰守關者

縮專華不數五字同文

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不花足也易曰震為專專華帶也通  
作數郝潤甫游仙詩紫芝列紅敷丹泉激陽濟字書作附古詩  
紅萼香附定浦枝字又作琴莊子折楊皇琴通作華易枯楊生  
華老婦得其壯夫夫與華為韻可證也

晁公武讀書志多誤

晁公武讀書志載人名地理多誤如云李太白為山東人不知  
樂史所序謂太白携妓遊山暮謝安之風自稱東山李白社工  
部因有汝與東山李白好之句而俗士不知創之為山東也太

白之生則在蜀本其青則在隴西與山東風馬之不相及也又  
以張唐英與張君房合為一人尤可笑張君房太宗時人唐英  
乃商英之兄字次功蜀之新津人何得為一人乎其疎畧如此  
先其壽命

漢書律歷志劉歆條奏引書曰先其壽命師古曰逸書也言王  
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亦古算字近俗本改亦作算而  
俗士不知算命之義又顛倒其字作先算其命成何語言似星  
士招牌矣可笑也又可惡也凡古書有古字不可輕改若依古  
作亦則人雖罕識而識之者必博古士也未必妄改作先算其  
命也他如斟若畫一通鑑改斟作較不知斟斟斗斛也較車耳  
也其義殊遠左親戚去墳墓通鑑改左作離運善惟帳通鑑改



帳作帷陳平雖美如冠王耳其中未必有也冠王下去一耳字便失其指管是為拙工廢繩墨耶舉一二其餘更僕窮紙不能數也

牛繼馬

晉書云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為二楯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其佳者而以毒酒鳩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今通鑑省其文云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牛金可謂枉著一絕又負穢名殊可笑也又按唐元行冲元魏之後著魏典三十卷引魏明帝時西掖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像舊史云帝本出牛氏譚簡也魏道武帝名健繼受命此其應也

文選嘔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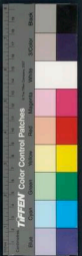
文選陸機文賦或奔放以滂合嘔噉而妖冶注引理蒼曰嘔噉聲兒嘔鼻噉及歡詞才易切今本音誤作嘔噉作歡余得古本始正其誤

李陽水

李陽水字少溫見于宣和書譜吾子行乃云陽水即李潮之子亦猶是公式以張唐英為張君房也唐英字次公新津人張商英之兄仁宗明道中狀元見黃東發古今紀要選舉考誤作唐卿亦當正之

鄭玄解經有不通處

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鄭玄曰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



稱祖矣孝經云宗祀文王是文王稱宗王肅駁之曰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也審如鄭言則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宗者尊也王肅之言可證鄭玄之謬而宗者尊也四字有根據也按宗與尊古字通用左傳召伯宗公羊作召伯尊古帝尊虞氏亦作宗虞氏可以為證鄭處之誤正也以宗為祖宗之宗而不思宗者通用之字也朱子各楊元範盡曰字書音韻是經中第一事先儒多不留意然不知如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口說牽補而卒不得其來義亦甚害事也其此類之謂乎○崔靈恩因鄭氏之說遂傳會之曰文王稱祖亦稱宗武王稱宗亦稱祖祖宗通言猶鳥乎信如其說昭穆可易位父祖可倒置解經如此朱子所謂亂說害事豈不信哉

太白遊歷出處

余嘗在杜少陵有年譜而太白出處略不著見因判定李詩遂就其集中遊歷及小說諸家著其梗概今書于此○太白生於蜀之昌明縣青蓮鄉昌明今之彰明也讀書于縣南之匡山杜子美贈詩所謂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指此山今以為匡廬非也太白非九江人何得言歸來乎此見吳公類文

又鄭谷送人入蜀詩雪下文君沽酒市雲藏李白讀書山益可證杜注之誤少以才名為採訪使蘇許公所知疏薦于朝曰趙從衍敬字白文章傲召並不就開元初自蜀入京賀知章以謫仙呼之未久還蜀見鄉人司馬相如誇楚七澤遂下荆門娶子



許氏因久寓巴陵洞庭之間故其詩有云郢門一為別巴月三  
成弦可澄也再入長安客遊山東其詩有云領余不及仕學劍  
來山東是也在山東與元丹丘在瑯營石門幽居携家與焉其  
送杜子美于石門訪范山人于蒼耳林皆此際事未幾又入長  
安應制賦詩許貴妃乃賦秦樓月之篇德宗聞意乃遣江南池州  
會稽而留家于魯其詩有云我家寄東魯誰能遣陰雨又送人  
之魯云我家寄在沙丘傍三年不歸空斷腸是也理城下居池  
州之藍岑又未幾去之廬山遺宋王孺亂宋王改繁陽陽滿夜  
湖邊歸隱至池州蓋公半生遊歷所卜居曰荆門曰石門口  
嵩陽而心獨樂于秋浦在漢可考也故既返初服遂就息焉將  
有終焉之志而首丘之懷不忘故其兩題微君雜詩云國門延  
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夕夢子雲宅樂竟不果其願也  
竟終于珠石齋華僧以詩單托友人投月之說蓋流俗衛聖言云  
唐殷文建高僧皆有遺孀白雲詩既有墓墓流俗之傳不可誣  
先賢與子美米陽之誣同

恁字音

班固典引勤恁旅方注恁思也如深切今轉音作去聲

寺人即侍人

文選宦者傳論寺人掌女宮之戒寺音侍於義始叶古文多有

白鎔

儲光羲京口題崇上人山亭詩叫叫海鴻聲軒軒江燕翼寄言  
清淨者聞聞徒白鎔授子書鎔畢裝切並列名其音與鎔韻不



叶或是善字善唐韻音蒲北及草也言閭閻民窮惟白草而已  
孟浪之言

孟字當是夢分韻當與夢同而今乃與漾同韻非也余前錄已  
引淮南子正月之孟陽氣始動為證以辨其非近觀莊子孟浪  
之言古本作孟字从亡从音莫浪切則孟與益本二字不可  
混為一也孟浪之孟當在漾部而孟仲之孟自在送韻何疑焉  
古人不厭複字

左傳十年尚猶有吳正義云猶則尚之義重言之耳查云弗違  
暇食逸即暇也漢書尚猶頗有存者

公孫龍子

史記載公孫龍為孔子弟子且論曰馬非馬亦自附於仲尼謂  
楚人亡弓之說且云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其白馬於  
所謂怪可謂曲說矣其他篇有云青驪乎白而白不勝也白  
足之勝矣而不勝是未賤金也木賤金者碧磨則非正舉矣其  
意以白比君道青比臣道觀者色之雜也青屬於白謂權臣擅  
命而雜君道也金本制木而木賊金猶君本制臣而臣掩君也  
其說類易所謂玄黃論語惡紫奪朱而而類費解說又曰黃其  
馬也其與類乎碧其鷄也其與暴乎解云黃中正之色馬國用  
之材故曰與類碧不正之色鷄不材之禽故曰與暴其說類孟  
子白馬白人之例然其淫放頗備去孔孟何啻千里

廣文選

近閱廣文選阮嗣宗碑乃東平太守嵇叔良撰而妄改良作夜



不知叔夜之死先于阮也中山王文木賦乃以文為中山王名而題作木賦宋王徽諫賦乃誤王為玉而題云徽諫賦下書宋王之名不知王徽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而跡繆如此殊誤觀者

夏侯湛擊數論

夏侯湛作樂數論以為數近王者之師而王通亦取其說過矣齊人伐燕不能置君而去之故燕呻及燕人伐齊亦不能置君而夫之故齊呼音以燕伐燕今以齊伐齊何王師之有

俊述

古昆陵志有漢司農劉夫人碑文許劭所製存者僅百十字中有俊述二字不知何首義又酒官牌有夕字亦不知識書以詢知者

滇字三音

滇字有三音漢書西南夷傳音顛預州海陽音真其後說為滇陽也杜預傳滇濬之田故收數鍾此滇字又音真塞之填

五音解

宋白曰合口通音謂之宮其音雄雄洪洪然開口吐聲謂之商其音緝緝倉倉然張牙湧唇謂之角其音啞啞確確然齒合唇開謂之徵其音倚倚噦噦然齒關唇聚謂之羽其音調調吁吁然

夾俠古字通

吳大帝築東興堤左右結山俠築兩城注今柵江口有兩山滯





須山在和州界七寶山在無為州界兩山對峙中有石梁俠讀作夾古者俠夾二字通用漢隸華山亭碑文有云吏卒俠路晉宋書有俠鞍隊皆以俠為夾

深漂三字與濕同

許氏說文濕水名音攝即禹貢之深水孟子所謂滄濟深也班史地理志右北平後靡懸深水南至無終東入庚水經注庚水與鮑丘水合俊靡魏書道武帝如馬邑觀深水注即紫河也出鴈門陰館縣 鴈山一曰治水師古曰深力迫切丁度集韻深漂漂三字同注曰水出鴈門合而證之則古名濕水音攝今名深水音累二音皆通

甄甄

晉書周訪擊杜曾使將軍李恆督左甄許朝督右甄楊正衡曰甄音堅戰陣有左拒右拒拒方陣也有左甄右甄甄左右翼也左右拒見于周鄭繡芻之戰左右甄之義見於楚穆王孟諸之田宋公為右甄鄭伯為左甄杜預注將猷張南甄蓋晉以左右翼為左右甄預取當時之言以釋左右甄也然左傳他篇有中甄前茅則甄之義亦古矣

淫聲

論語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鄭曰淫雨聲溢於樂曰淫聲一也鄭聲淫者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後世失之解鄭風皆為淫詩誤矣樂記曰淫碎邪散狄成滌淫之音作而民淫亂狄與淫同遂成言樂之一終

甚長滿洪之意也。遂成者若古之曼聲後世之花字今俗所謂勞病腔之類耳。考工記香粉者水漬左傳是在處也而漢修文將

兼與求通

古字兼與永同。韓詩江之求矣。作江之兼矣。博古圖求寶用享作兼寶用享。

古歲字作遂

古歲字即歲時之遂。今文歲字从步从戌。年。至戌而終。乃秦人以十月為歲首。故制字从步从戌。前此未也。宋姚孝寧已辨之于觀史記注引陸賈楚漢春秋云。三老董公八十二。遂封為成侯。遂即歲也。陸賈著書不用秦篆而用古文。亦卓士哉。崔希裕略古篇古歲字作也。未詳其義。然亦可證步戌之為秦制而非古。

矣

鄂字从下

文選禹賦不占成節。鄂注鄂直也。今已有乃地名也。非此所施也。據此則節鄂連綿字皆从下。而今刻本皆誤从下。

篆字義

篆字音奔去聲。粗率也。晉書豫章太守史崎肥大時人目為笨。伯宋書王微博亦有蠢笨之語。今俗謬亦然。朱子語錄云。諸君亮只是笨。不是此字。乃書作益而音發之。噫。豈謂為豈笨者邪。字尚不能識而欲譏評。豈尚乎。

甄字音

甄字見獨登進士時林據為樞密。當唱名讀為堅音。上以為

真音懸辯不遜遂坐貶後見姓譜云舜子商均封虞周封陳楚  
烈王時有陳通奔周周以舜若陶甄之職命爲甄氏按說文甄  
陶也从瓦聖居延又其書甄堅入洛屯軍城陶甄宮井上旦有  
五色液人入井探得傳國璽以甄與己名音叶以爲受命之行  
則三國以前未有音爲之人切者矣孫權即位尊聖爲當江左  
諸儒爲吳語故改音真說文韻雖開以真爲聲煙咽以甄爲聲  
馴訓以川爲聲誠以先爲聲此皆先真韻中互以爲聲也其後  
秦爲符堅譯明爲揚堅譯皆譯其音耳嘉祐中王陶作甄氏  
墓銘云甄以耳門氏出於陳邊吳符陌時以爲甄南比滷詭性  
音莫分本之於古乃識其真

佐字兩音

孟子尹公之佗漢書嚴佗項材傳項佗過秦論帶佗後漢華佗  
五人名並音徒何切讀爲駝左傳賈佗北宮佗陽佗毛詩陳佗  
五人名又音拖

古文七作泰

方言昆有黍穢之基東晉賦朝享五鼎之奉夕宿黍穢之房黍  
即七字也書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而古文作爻始史記作來始  
夾與米皆黍字之誤太玄七政亦作黍穢遂良書枯樹獻七亦  
作泰

斗音主

史記黃帝合萬靈於明堂正義引緯書黃帝明堂名曰神斗黃  
帝合組樞之府也斗者主也土精滄靜四神之主也周禮設斗

其其與電注斗音主營善微禮喪大記沃水用斗注斗一作料  
井氏星經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從一辰復返其所漢書溼水  
一石其泥數斗以准以溉長我木杏

在行二字之分

說文示相也今採士在子祖公賦示謂分相實與衆祖也梓  
機梓也二字皆從木為義從子為聲但機之則為柔並之則為  
行亦猶早野糞練之分也在子作予从草亦得

齊于豈第

詩齊于豈第也傍章遊發夕之義太相遠初讀疑之後觀鄭  
陸豈第作闕闕之訓開也闕之訓明也開明之義與發夕為  
對又司馬相如封禪文昆蟲闕澤注文類曰闕澤音樂也闕音

惟澤音驛闕澤之訓樂又與遊遠為對鄭玄文讀一說雖殊而  
字義則近矣今文作豈第恐非淆亂之人何豈第之有

席箕

李賀塞上詩天遠席箕愁劉會孟注席箕如箕睡坐于披卷  
玉塞上曲云席箕風緊馬嘶寒思豈箕睡我乎席箕恐是塞上  
地名書之以俟知者

悠字軍用

詩悠悠蒼天注眇邈無期貌後人押韻字有軍用者惟莊子有  
荒唐謬悠後漢書任重道悠張平于西京賦建衣旅之太常給  
馳悠以容喬佛經道性天悠可以單押

嗔自待明經

宋人語云焚香禮進士嗔目待明經見東坡文集其徒諱之改  
嗔目作微曠非也

姑息

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以姑息注姑且也息休也其義殊晦按尸  
子云紂棄羣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  
義始明白合表出之

叮嚀

詩叮嚀鹿場毛萇云鹿跡也說文曰叮嚀禽獸所踐處漢儒解  
經如此可笑蓋因叮嚀下有鹿場字遂以鹿跡獸踐附會之鹿  
跡獸踐可以解鹿場而不可以解叮嚀也原詩人之意謂征夫  
久不歸家叮嚀之地踐為鹿場非謂叮嚀即鹿場也且說文以  
叮嚀字載於田部曰凡田之屬皆从田若叮嚀米為獸踐則非  
田之屬也考之他訓立傳叮原防并衍沃千寶注平川廣澤可  
井者則井之原阜堤防不可井者則叮之叮小頃也張平子西  
京賦備叮成篋注叮謂秋畝王充論衡叮叮如荆軻之廬石鼓  
文原隄既垣疆理嚀嚀毛伯敦銘予既嚀商莊子舜舉于棄土  
之地其既云童土嚀也皆說田野並無鹿跡之說如幽風以網  
罟脯尸形容鳥巢遂以網罟為鳥巢可乎

蠱治通用

易治容海活太平廣記引之作蠱容海姑左傳女惑男曰蠱國  
語蠱女縱欲張平子西京賦妖蠱豸夫夏姬美聲暢于虞氏南  
都賦侍者蠱媚巾幘鮮明五臣注作冶媚馬融廣成頌古冶字

作蠱字可證傳殺舞賦貌姦妙以妖蠱方紅顏障其楊華注妖蠱汨醜也或省作蠱人姓也漢高帝功臣有蠱達古蠱子之後

見氏英賢錄

朱子論吳才老叶韻

吳才老詩經叶韻下民有嚴憐不怠宣云避漢明帝諱朱子云避諱之說却無道理嚴字當叶作昂此間鄉音嚴作戶剛切愚按嚴字避漢諱改莊史有明證莊君平改嚴君平莊子陵改嚴子陵是也其說本不誤不可以閩音證之且三代之世闕未入版圖作詩之人安得取閩音而入商頌乎

效乃

說文效乃唐也集韻作咲或從口或从欠如肅之作歌歎之作

嘆字雖殊義一也史項羽紀亞父拔劍擊王而破之曰嗔揚

子法言始皇方儼六國而鶻牙效注歎絕語歎發楚辭解效秋冬

之緝風楚辭用之於句首楊子用之於句終蓋嗔嚙嗚呼之類

也朱子辨證云歎乃掉船相應聲元結有歎乃曲柳宗元詩歎

乃一聲山水綠注歎乃一本作謗謗按歎音謗乃音謗近日倒

讀之誤矣項氏家說云劉琨文集有洞中謗西歌劉言中瀟湘

詩有隨歌暖通深峽裡謗通也暖通也效乃也皆一事但用字

異爾效本音表亦轉作上聲後人因柳集中有注字云一本作

謗謗遂欲音效為謗音乃為謗不知彼注自謂別本作謗謗非

謂效乃當音謗也謗通效乃不妨兩本並行何必比而同之

乎懷效乃歌聲本無定字劉琨言史詩流惟寫方言元結



柳宗元通儒略依字義吟若應聲如書嘯之類乃者史詞之難  
如詞賦中若乃乃若之側此雖字音之微而禮體當作嚮視自  
朱子始正世俗詞讀之誤嚮地歛乃自歛乃自頃平甚始正前  
人混淆之失古人文理密察如此後學其可以尚善觀之手

施舍

施舍二字左傳國語周禮九卷見焉而解各有其合後攝而論  
之左傳晉悼公即位施舍已百注施恩惠不勞役也魏盛請施  
舍注同上楚平王施舍實或注施恩惠不勞員敵向齊齊桓公  
施舍不修注施恩惠道上會德楚齊有施舍左傳九五見國語  
靖無射菑云在施舍于百姓注施恩惠非與左傳註意各惟  
單襄公過陳不禮云縣無施舍所以施舍官客負任之處此合  
字如出舍于郊之舍不音捨也與左傳亦有施舍正相對又六  
聖人之施舍也注施于也舍不予也此與前後訓注不同亦不  
合本文意未知是否又齊語云施舍分寬注施德也舍舍禁也  
楚語云明施舍以道之忠恕注施已所欲原心舍過謂之忠恕  
周禮九征役之養舍注施當為施

微字音證

論語曰足則吾能微之矣微當音證左傳不微辭注微音證言  
語相違而不明證其辭與尚書明微保定音義同莊子九微至  
而不肖人得矣唐貞觀中有唐九證其名取莊子九微說而字  
作證可以定其音矣

輕音證

左傳輕字多作去聲讀試舉之曰因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  
又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祭又曰吳王勇而輕又左師  
展將以昭公乘馬而歸注乘馬輕歸輕去聲即今諺所謂輕身  
單馬也又曰吳輕而速不又歸矣又曰夷德輕不忍又也又曰  
將為輕車千乘注皆音啓孟子曰輕身以先于匹夫此志明白  
可證之文也

饗殮

周禮注小禮曰殮大禮曰饗又曰殮客始至之禮饗即將幣之  
禮今之通訓曰朝饗夕殮殮如今驛舍下馬飯饗如今下馬宴  
客至必多夕食未盡故曰夕殮享宴必以早為歡而享宴必盛  
故曰朝饗夕殮字從夕食今作殮訛矣

七十而勣

說文引孟子七十而勣周禮以歲時合耦三黹以治稼穡鄭司  
農曰勣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趙明誠金石錄街彈碑跋云  
街彈室今之申明亭也勣音勣

劉孝標注世說多引奇篇吳軼後劉須溪明節之可惜孝標全  
本子猶又見之今摘其一二以廣其聞

鄧粲普記曰周伯仁應荅精神足以陸映數人

曹娥碑在會稽而魏武揚併未嘗過江以上華歷世說注

蔡君謨在杭日坐有客曰隋世稱丁真求草求乃知名丁何人  
也蔡云道護實其人耶法書要錄丁硯與智求同時善讀書世  
稱丁真求草非道護也君謨誤矣



韓子住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戰國策宮中住麗好玩又云趙天下善為者住麗人之所出也嚴安疏住麗亦順于耳目謝朓詩江南佳麗地住麗字非始自謝也文選注失引之

漢儒謂湯武逆取而順守此言非也易曰武湯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焉有逆而可以順天應人乎左傳曰以亂取國奉禮以中猶懼不終季文子猶知其不終也而謂湯武為之乎然逆取順守之言實本于左氏而又轉失其指矣

漢魏歌十八曲自朱鸞琴石溜古今樂錄謂其聲辭相雜不復可分是也近世有好古者擬之韻取不協字用雜詞亦好古之弊矣

古詩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文選范滂答書意詩注引之作擬

何為擬字勝亦字

文選七發糾鄭玉子之山通厲骨母之湧骨當作胥史記吳王殺子胥投之于江吳人立祠江上因名胥母山古字胥作胥其字似骨其誤宜矣今雖善書者亦不知骨之為胥也

晉書載記贊角端掩月步推翻霜披角端謂弓也李陵遺蘇武角端弓知胡人以角端弓為弓耳步推者慕容也切莫讓誤入屈遼西燕代名危步推諸部因目之為步推後說為慕容因為氏焉

李文正先生萍蓼門人論評曰杜子美詩北走關山開雨雲與胡河中實堪此走兩北走字同平慎對曰按字書彙編曰走上聲驅之走曰奔去聲北走關山疾走之走也如漢書北走邯鄲



道之走胡騎北走驅而走之也如漢書李布北走胡之走是歸  
不同先生曰尔言甚辯然善切無此意盧師邵侍御在側曰恐  
杜公亦未必有此意蓋如此解詩似涉於大鑿耳

詩屋屋半壞古詩雲貝也字考屋屋大屋也今以為屋居非矣  
禮周人多祖魯頌遠且大房注大房王錦姐也其制足間有積  
下有附似乎堂後有房然故曰房姐也以夏屋為居以房姐為  
房室可乎又禮童子饋無屋亦謂童子歲屋而行可乎

漢書藝文志鬼區區三篇注即鬼史區也如祀志黃帝得嘗萬  
鬼侯問于鬼史區云云注即鬼容區容史與相近今據鬼谷即  
鬼容者又字似似而誤也古而似孫子略便謂藝文志無鬼谷子  
何其恒於立論乎

周禮掌王之印中注陰書掌印御見之事漢書中書  
不盡入刻白錄所記惟雷御見者今宮中亦有之名欽錄簿則  
其來方矣

覺之為訓連也又雙也周禮解冕周禮馬一團八麗三五  
曆紀古者麗皮為禮

說文麗麗也馮惟訓纂說麗麗為麗名不知何物也

韓文亦有新麗不知者改步為港謬矣南方謂水際為步音義  
與浦通韓退之孔熾墓志蓋船至步有下破之說椰子厚鐵錘  
步志江之濟凡舟可縻而上下曰步青箱雜記嶺南謂村市為  
墟水津為步魯步即漁人施曹處也張勃異錄地名有龜步魚  
步揚州有臥步羅合相中記有龜步金陵圖志有激浦步王

歐之墓垣伊吹南夷州資疑載唐書或故妓詩云非壘回首處  
江北野棠帶水寒詩蕭然三家法橫此萬計何

柳批撰李必在蕭宗兩字之傳謀居其後其功大於魯連范蠡  
而取范陽之謀其首也史多遺其美惟郭係家傳爲許司馬公  
通鑑多載之至朱子綱目乃以家傳爲不可盡信亦豈得盡不信歟  
善乎眉山史炤之言曰家傳或不可盡信亦豈得盡不信歟  
左思三都賦序譏揚雄賦非宋不當言王樹青蓋以矣揚雄言  
王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以娛神非謂自自然生之謂下句  
言馬乘金人也

劉復作選詩補注效朱子註三百篇其意良動矣然兩說險解  
殊非作者之意如郭璞游仙詩傳會於君臣治遺此何理耶凡  
所見寒阻如儲光義詩拾遺爲君報格澤聖名大人賦建格澤  
之長竿是也復乃云御子名曰白澤白與格相近白澤則格澤  
也此何其村學老之欺小童耶其臣星經被未熟自註天文  
志亦當觸手應說若此何以註爲又以唐史詩續選唐詩逸未  
盡善末詩尤駁如王安石雲山詩子今此夫來無特子有不可  
詩子規此乃宋之極下者而強乃取之且云宋諸家未有過之  
者此何異背贖昧日人語乎

史記上有楊善早有伏龜徐廣云楊音罔左傳八元八凱有楊  
敬漢書葛洪父有公培生師古曰楊直由切其字从木霍夫病  
傳有楊余山獨孟子楊執之譌今音漢蓋因陸德明九經釋音  
而誤也左傳杜預史曰楊執凶頑無楊匹也以此證之則楊執

亦當言調柳文轉喉韻譯本漢食貨志推手觸禁之語

薛瓚字漢引汲郡古文云晉武公威旬以賜大夫原氏顯是為  
荀叔又引翟章救鄒次于兩宿又引孔惠王發達忘之數以賜  
氏今凌儀有達陵忘澤是也按此數條今汲冢書不載則本之  
汲冢書非蔡家所得明矣汲冢書古之遺屬書也

唐李善云後魏李炫撰聲韻十卷夏侯該撰四聲韻略十三卷  
至陸法言撰悉曇藏書而為已有原其著述之初士人尚多專  
業經史精深罕有不迷之文故切韻未為時人之所急後代學  
問日廣左右專經或捨四聲則棄字多礙自爾後為切要之具  
然其音非吐不亦甚乎今依之以上聲呼快去聲呼恐與若存  
不為有識者所笑乎夫吳氏之言如病瘡風而藥每落其口則

語激喞喞隨聲下筆竟不自悟洛之言若此識之甚矣然陸氏  
所著亦本允儒觀其注云徐邈讀鄧司農讀劉昌宗讀亦不敢  
聽說也如越庸之越音活筆而曉之曉音滑陸準之準音拙假  
借之假音嫁半楚之極音曹玉鸞喞喞之狀音姚皆有據證非  
虛偽吳音活之譏亦過哉

文選不枚蘭亭記議者謂絲竹管弦四言兩意非也絲竹管弦  
本漢書語古人文辭故自不厭鄭重如易曰明辨晷也莊子云  
周徧咸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宋玉賦旦為朝雲古樂府云  
暮不夜歸左傳云達哉達達耶耶浮邱云丘墓起墳古詩云被  
服雖衣裳莊子吾無糧我無食後漢書食不充糧在今人則以  
為獲矣

劉百父漢書注云楊氏有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曰叙其受氏  
從才而楊修書稱曰脩家子雲又似震族不知文士聊如此云  
其無實然也

春秋緯云代殿者姬昌日本青光衣之為言被也如人著衣選  
詩繁星衣青天注者不違改衣為俵非

近傳郡文敬手江帆影落梅前之句以為奇絕遂號為邵半江  
然唐趙嘏詩半江帆盡見分流之句宋末元章亦云六朝山色  
落梅前已落前人第二矣

今字書以研為耕非也耕上聲唐大輿論府在之制云唐無事  
時耕於耕以此證之可見耕音義有別○滄謂有時效閱有法  
說御有律團伍有籍兵雖有籍而府實空將雖有名而糧實去

此府兵之善也諺曰將軍大強騎衛佐小郎官此強騎之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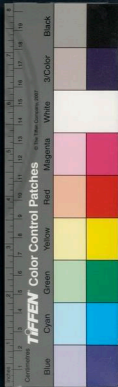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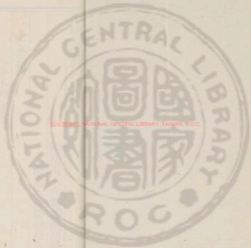
© 2009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丹鉛總錄卷之十五

博南山人升菴楊慎用脩著集

漢南心泉梁佐應合校刊

字學類

八分不始于秦

水經注載晉世河決胡公石檣上有八分書考其時蓋周也故知八分不始于秦矣又考莊子云丁子有尾李願注云謂右行曲波爲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皆有曲波亦是尾也審如李說八分不始于秦又一證也

英光堂帖

余觀岳珂英光堂帖有米元章臨智永真草千字文與今本大不



同乃知古人臨帖不論形似也可暖其後云某臨兩法本不同  
某帖如持人作室禁據橫雖具準繩而締創既成氣象自有  
已拙臨帖如雙鶴翔青天浮雲滄海萬里各隨所至而息實  
晉蓋進乎此者也又為之贊曰永之法妍以婉章之體峭以健  
馬千其風神各志通被妍我峭惟妙惟肖故曰袒揚不境夜尸  
不惟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晉名言也特表出之

法帖用古字

羲之諸帖多用古字古山嶺之嶺但作領漢書梅福傳是也  
蘭亭帖崇山峻領實運用之度楷建良加山作嶺晉文又書嶺  
嶺作汶領初月帖汶闕于乎汶古汶汶之汶于古于濕之于今  
以汶作淡于作乾非也

刻石難精

字書于碑碣比之簡牘已難得刻于精光為難古刻之存于今  
者尚岷山禹碑是夏將刻工所成石鼓為周刻夏承碑雅州高  
孝廉碑夾江縣酒官碑新都縣王稚子石闕皆漢刻無皆篆籀  
八分筆畫齊勻無縮牽折搭不見其難且晉獻之保母帖自  
書上觀晉工刻之宋潛溪評以為勝蘭亭蓋刻字之妍也唐顏  
魯公書碑今家儻刻之恐俗工失其筆意至李北海手自刻之  
者數碑碑中書黃仙鶴刻或云伏靈芝刻或云元省已刻皆公  
自刻而說撰此各也元趙子昂書得茅紹之刻于精毫髮不失  
紹之在江南以此技致富貴有會稽李璋者出自云勝紹之紹之  
試令刻之於字下一礫一運而致紹之乃服紹之信亦自有人矣

虞姬同

易憂虞多象也虞與愛對蓋言樂也孟子驩虞如也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匡衡傳未有游虞戈射之宴字又作豫易曰豫樂也孟子一游一豫楊雄傳又五帝之虞廷虞與豫同或借作舉左氏傳季氏有嘉樹謂宣子舉之服虔注豫舉同游其下也

使者曰信

越絕報告羅子吳使素忠為信晉武帝美報帖來云故遣信還南史晨起出而頭履亂信會古者謂使者曰信真語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凡告謝宣城傳云荆州信去倚待陶融於帖云明且信還仍適取又虞采興世云事以信人口具凡言信者皆謂使者也今之流俗遂以遣書錯簡為信故謂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無謂矣王右軍十七帖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謂昔嘗得其來書而信人竟不取回書耳而世俗遂誤讀往得其書信為一句遂不取答為二句誤矣古樂唐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又作親陸井一去無消息每信詩去九頭逢信迴帆早挂空此二詩尤可證

士會當作土會

左傳晉有士會士當作為土土為古杜字如詩言桑土而以陶唐氏冢當氏御龍氏為土氏之宅後為唐杜氏漢儒欲左傳之行乃推漢為陶唐氏之後於土會後晉之下增六字云其處者為劉氏蓋土會本於唐杜氏而劉氏又本於土會也若作士女之士上與唐杜下與劉氏何干涉歟

卦字解

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於壁也蓋懸物之代也諸儒皆用其說無有他解予以爲非杖則可卦於壁易卦豈可卦於壁乎卦者主也古者造律制量六十四黍爲一圭則六十四象總名爲卦可也虞邵曰圭者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卦者亦自然之形陰陽之象其爲字也後下九宮我從圭爲聲亦兼義也古文圭亦音卦今掛字從土爲義从圭爲聲則圭即音卦可證矣

卦古文圭字又古字象文形

寧馨

馨字音人以為語助辭王衍傳何物老孃生此寧馨兒世說劉真長語桓溫曰使君如馨音地寧或聞職東勝王道與何次道語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王制之室中箭王曠持其婢續換其手

曰冷如鬼手馨強米殺人晉劉懷讓放潒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各此觀之其爲語辭了然唐劉禹錫詩發人雄猛得寧馨得音人語意矣

六尚

周禮司會注計官之長若今尚書陸德明音當今之官名亦然但尚書音常則尚衣尚食尚方皆宜同此音其義同也今皆音上不知何以分別如是

玉指藏書

前蜀王氏朝僞相王錯字醜祥家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札并寫藏經每趨朝於白藤檉子內寫書書法尤謹至後蜀孟景又立石經於成都宋世書傳蜀本最善以此五代僭偽諸君惟共

蜀二主有文學無孝身不過作小詞工畫竹而已孟昶乃表草  
五經纂集木草有功於經學矣今之戒石銘亦昶之所作又作  
書林韻會宋儒黃公紹韻會樂事賞禮之然特洽不及也故以  
樂要為名余及見之於京師惜未暇抄也

季札莖

孔子題季札墓嗚呼有具廷陵君子之墓君學今謬讀為季非  
也其字作苟形與義與季不合也按漢書郡學有以此為偏傍  
者可證為君字無疑

文字

王嬰古今通論見意云余讀造書形立謂之文聲具謂之字許  
叔重云獨體為字合體為文李登云物相雜故曰文文相滋故

曰字

轉注

厚三敝象較子云潤稱者轉注之器也若濁危之類以此入言  
語捷給應對不窮也余按古六書轉注亦取應物不窮之義

變

字詁變文成章也中州集王子可誅石深詩石裂變華清月  
秋元劉文靖登龍興寺閣詩變華寶繪忽當眼三墳書月雲素  
變

倅出倅入

並辭說倅者是易口而自毀也文氣力爭者是貨手而自毀也  
故曰言倅而出者亦倅而入貨倅而入者亦倅而出



劉表善書

董北苑云劉景升為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肥醜瘦各得其一體景升即劉表也表初在黨人中俊厨顧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藝文志有劉表集今雖不可見觀三國志注載其與表而兄弟書其筆力宜燕崔蔡耶則翰札之工又其餘事耳

皇象善帖語

皇象曰欲見草漫漫落宜得精毫毫筆委曲宛轉不縱散者紙當得滑密不沾汚者墨又須多膠緝者如造漆之塗手調適而心住燥正可以小筆此字當書於如能川飲筆也

輕字義

輕韻會云索正切疾也引左傳輕而不整又輕則寡謀注不持重也唐書淮西賊將陳元洽勇而輕好自出戰又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來馬而歸注展魯大夫欲與公供輕歸乘如字騎馬也輕建政交左師展欲與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漢書發輕騎夜追之又度幕輕留及輕車將軍皆音登不俗語謂單身曰輕身亦本孟子輕身以先于匹夫之語云漢書

景十三一承父之疾  
魯恭館室江都山經

楊誠齋跋法帖

誠齋跋韶州蘇黃帖云蘇黃皆落南而嶺南無三公帖似魯人不識麟惟韶有之取先異氣上燭南斗下貫粵海矣又跋米元章帖云萬里學書最晚雖編卷請方然袖手一瓣香五十年來

未拓出今得此帖乃知李察未見秦王耳

草書心經

草書心經乃唐駱馬嶽萬鈞所書張說有序見唐文粹今陝西碑林有此石刻或以為右軍書非也

元朝番書

元朝主中國日用羊皮寫詔謂之羊皮重者其字用蒙古書中國人亦謂之張孟浩詩云鴻濛再湧一天地書地復見科斗文張先弼筆下曲云和寧沙中控邊筆山臣以代錯繁事百司譯寫高昌書是龍蛇復九口文字休儀大革之俗而以科斗龍蛇稱之蓋春秋多微辭之義也

草書百韻歌

草書百韻歌乃宋人編成以示初學者託名于羲之近有一庸中書取以刻石而一鉅公序之信以為然有自京師來漁持以問余曰此羲之草韻也余戲之曰字豈高於羲之自作草書百韻歌音義又如詩莫高於杜子美子美有詩學大成經書出於孔子孔子有四書講套若求得二者與此為三絕矣其人愕然曰孔子豈有四書活套乎余曰孔子既無四書活套羲之豈有草書百韻乎其人始悟信乎偽物易售信皆難市也謬云若無此輩餓殺此輩

荆公字說

王荆公好解字說而不本說文妄自杜撰劉貢父曰易之觀卦即是老鸛詩之小雅即是老鴉荆公不覺欣然又乃悟其戲又

問東坡馮字何以從九東坡曰馮馮在秦其子七考連娘帶乖恰是九箇又字言波者水之皮坡公笑曰然則滑是水之骨也

轉經

唐詩服玩僧收為轉經令人為寫字為誠非也西方之俗凡為字以木規圓為二輪象一用梵篆牝書一用梵篆牡書篆書自內而外牡書自外而內牝輪在下牡輪在上以機而圓轉之所謂三藏母獸也余過雅州見西僧說如此其文亦有與中國同者如國字从口从大作囙者牡文也作囙者牝文也

獨字音義

說文獨馬獨也从虫引明堂月令庶草為獨明也洗也潔也除也尚書圖厥政不獨庶官首主詩言獨為語左傳獨其明德古

有治圭二音東坡醉翁揮琅然清獨誰彈堯稜英題真蒲守其江新霽圖詩修娥新粧翠連娟下拂塵鏡窺明獨又題林蓮圖紅粧秋水照明獨又轉音頌唐太宗詩水推文獨動浪轉錦花浮唐世有獨紙一名衍波版蓋然文如水文也

慶數變態姚佚落應八字真人矢口成文褚氏解云慮則預度未來歎則咨嗟既往變則輕躁而務作為憾則畏懼而不敢動姚則悅失以自肥佚則縱樂而忘反落則情開而受物能則驕矜而長傲

壬

壬担也字一作任孟子治任將歸又負載注云負任在背戴任在首曾子曰任重而道遠詩曰我任我軫淮南子曰任動而卑

嗚所謂任者皆指担也

殷子周姬

殷之德陽德也故以男書子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女書姬

英雄

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于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名也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其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機待雄之膽行之雄以其力服眾以其勇排難待英之智成之張良英也韓信雄也體分不同以多為目皆偏王之才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為相雄可以為將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然英之分多於雄而英不可少也英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明能合變而不能聽奇采異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英分多故群雄服之英才歸之兩得其用故能宅有天下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兒說自英能成謂也得英不能得雄兒說自英能成謂也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雄能役英雄故能成大業也

劉邵之邵从尸不從尸

劉邵字孔才宋庠曰邵从尸說文高也故字孔才揚子周公之才也之邵是也三國志作邵或作邵从邑皆非不叶孔子之義从尸為邵召叶

鍾張二王書法不同



王僧虔云變古製今惟右軍頓軍爾不爾至今猶法鍾張書斷  
云王獻之變右軍行書號曰破體書由此視之世稱鍾王不知  
王之書法已非鍾矣又稱二王不知獻之書法已非右軍矣譬  
之王降而爲霸聖傳而爲賢必能暗中摸索辨此書字始有進  
耳

影書

六朝人尚字學兼應特盛其曰廓填者即今之雙鈎曰影書者  
如今之鵝欄南史云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趨好殆當不減  
北史趙文深少學楷隸雅有鍾王之則周明帝令至江陵影覆  
寺碑是也又傍書釋文亦曰影唐太宗集右軍帖令褚遂良帖  
傍黃影之

謁字義有二

謁字義有二說文謁白也表蓋傳上謁注若今通名也士相見  
禮聞名於將命者故將命之人謂之謁者古以通名爲謁至漢  
猶然晉人謂之門賤唐人謂之投刺今人謂之拜帖史記酈生  
踵軍門上謁案劍叱使者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入報漢  
徐稱傳帛裹醢酒畢留謁則去注謁刺也此謁字於敬切又音  
葉訪也詩也汲黯傳中二千石拜謁禮記請謁則起皆從此音  
今呼二音多與義不相叶

點與玷通

點與玷同古詩多用之東晉補亡詩鮮卑晨範莫之點辱左思  
唐林兄第贊二唐潔已乃點乃汚陸厥蒼內兄希叔詩既叨金



馬署復黜銅駝門杜子美詩幾回青瑣照朝班正承諸賢用字

例也宋樓鑰表游點從班切並省府

通音茂

抱朴子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交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稱怯如魚泥音涅後漢書引論語涅而不緇作泥而不滓可證也泥音茂爾雅注引泥勉從事或作羸沒又作審勿可證也泥音涅則泥當音篤泥或音密則泥當音匪古音例無定也晉書作怯如鷄蓋不得其音而改之

瑟居

梁武帝詩瑟居超七淨瑟與索同蕭索字一作蕭瑟則索居亦得作瑟居也蓋瑟索皆借用字正字作絃

栗姚

漢書霍去病為栗姚校尉師古注栗姚動疾兒栗類妙又姚羊召切荀悅漢紀作栗姚音義益明栗與姚同姚皆動疾鳥也杜子美律詩作平音

五員之員音運

陸龜蒙詩賴得伍員騷思少夫差剛免似荆懷宋人小說云以龜蒙之博學而誤呼伍員之名豈陸韻邪慎按員之音運本燕前訓惟唐員宰千傳云半千本宋劉凝之十世孫初凝之因齊受禪齊元魏自比伍員故改姓員唐世諡云令公四俊苗李崔員以後諡先知伍員之員音運也如棗縣之巢音勳林胡之朴音浮濡水之濡奴官及栗姚之姚音同鷄古賢相傳自有此一



種音韻今不悉見耳

湏史

儀禮聘禮速賓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湏史焉  
注湏史言不敢又古者樂不喻意無不移漏故少頃之間皆稱  
湏史湏待也左傳寡君湏矣是也史字从申从乙乙屈也如今  
人請客云茶俟屈降之義今之所云倏屈古之所云湏史也解  
字必宜如此方暢本原

坡詩

東坡春事滿剛芳草歇或疑歌字似越韵非也唐劉琚詩瑤草  
歌芳心耿耿傳奇女郎王直詩燕折鶯離芳草歇皆有出處一  
字不苟如此

凸凹

凸凹二字說文不載而見于蒼頡篇蓋象形之真陰陽之義其  
為科斗古文無疑予前錄已著之近考周禮注珪琮之瑑凸曰  
珪鄭玄與許慎同世可獨信許而疑鄭乎凸凹二字音或不同  
凸者音垤凹者音坳又音窪地理書凸音突凹音窟皆通古字  
最少例得借音轉注耳又詩鶴鳴于垤詁云垤者古凸字

咎姓

晉書有咎堅今襄陽多此姓按說文無此字也蕭何封于櫛其  
地在襄陽之光化縣其後因以為姓而鄭說為咎

咎者作咎  
咎說為咎

說文無凹字

凹四高而中下也凡凹之屬皆從凹因象器凹受物之刑凸古

文由字象半凹之刑回文洽切物可覆壓者从又凹器古文  
字从側因四他刀切古器名今曰鎔續也四受玉器也即鎔續  
之續今文作匱凸物四下而中高也與埤同釋文引詩鶴鳴于  
凸周禮圭之凸曰璜○說文無四部止有因部凹為母而因為  
子說文以子為母今人遂不識凹凸字今為補之

八分書急字

蜀夾江縣有酒官碑今孤世甥所書字畫有漢魏法其中有云  
南由市入為閩此抵湖出急為閩中之催急字不知何音義錄  
于此以俟博洽者問之

本館云  
即急字

張禹山戲語

張禹山晚年好戲筆作草書不師法帖而殊自矜詫嘗自書一

紙寄余且戲書其後曰野花豔目不必牡丹村酒醺人何須蟻  
綠太白詩云越女渥素足行人解金裝漸近自然何必金蓮玉  
弓乎亦可謂善戲矣

古字叢編

平秩為融本作單秩彙飲左傳注作鴛飲蕭蒙字書注作蕭蒙  
善周禮注作苾苾

抑與櫛同

周禮考工記有抑氏雕氏注抑在櫛切釋文引左傳使婢子櫛  
中櫛註櫛櫛是一也櫛櫛也廣雅曰櫛櫛也詩其比如櫛史大  
禹櫛風沐雨則抑之來古矣但櫛以木為之櫛字又从竹櫛其  
當从考工記作櫛為是



笛伴同字

周禮若幹之道當粟米進沈重諸篇葛四切又考工記祭其  
苗蚤不蠲注苗謂輸入較中也泰山平康呼所樹立物為苗  
如藏博立吳基亦為苗苗蓋借字人文作傳文件制史記不敢  
制刃於公腰管子春有以制耕身有以制教地謂物立地  
中為伴管子又謂戰士曰制戰之實

留古與鋪通

留古鋪字留字从白从日鋪時中時也說文申字从白自束持  
之意更以鋪骨聽事申且改也故白與申字皆从白

養養

金臺田景廷行古養養扶泉而垂腹應其西而坐則人為其下  
有者承盤者元俗之考定為古器無疑也

山谷論草書

山谷一帖云少時喜作草書初不師承古人但管中窺豹稍稍  
推類為之方事急時便以意成又之或不自識也余謂山谷豈  
杜撰者蓋自拈筆以教人耳

土字四音

土字四音土矣穰穰如字詩徹彼桑土土桑根之皮也音杜自  
土沮漆地名亦音杜史記引詩宅殷土芒芒杜是土亦借作杜  
也又字書土直或作𡗗直不熟也是土亦通作𡗗

方物

易大傳方以類聚物以群分鄭玄注水火也至解樂記則曰方



謂行蟲也物謂殖生也孔穎達曰二注不同各有以也方者行蟲有性識道理故稱方也群分稱物者殖生無生但一物而已慎按古之名方不見於說部但字書有解較蟲名好蚘見齊民要術又張有復古編蚘蚘古只仔子方是方為行蟲之原也鄭之解方為行蟲蓋緣字之音生義頗亦僻左

### 文用韻

文心雕龍聲律篇云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道和體抑揚故道警難數宋詞元曲皆於又韻用和音以叶平韻蓋以平聲為一類而上去入三聲附之如東董是和東中是韻也

### 秦紀

史記史皇本紀後有低兩字一臣班固漢明帝時所謂秦紀也其事雖略而其文法最古太史公所以謹錄之欲以互證而備遺也亦如鄭生傳後又附鄭生書之例今本作平頭刻不復低兩字人亦不知為何意也索隱注亦昧此惟魏了翁古今考僅存其說

### 賦比興

李仲蒙曰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蓋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

### 啞咤

俗語急疾頃刻曰啞咤字一作啞啞音書啞啞而辨集韻作咋啞古樂府作啞啞今俗書詞曲作啞啞

否德忝帝位

尚書否德忝帝位注否不通否之音義與不相通非訓否為不通也昔年在講筵有講官面陳云否是不通的意思侍臣聽者多掩口退而戲之曰不通講官乃知專經守文之士其誤雖久而驟聞不覺之流猶得其真也

口字義

口字說文音圖象四圍之形六書故以為府狼切與方圖之方同蓋方圖皆象形也淮南子云左西圖右西方論衡云方圖畫不俱成圓必作○形方豈不作口形乎田从口會意開方之法出焉西又从口會意西也者西田之四至也唐人寫畫字有作四形者是甚義也口又作國商子書弱民口強口強民弱有道之口務在弱民國字皆作口蓋古文倉頡所制也今文國从口又从或或域同戈守口下一地也內口而外又口複矣且錄始造城倉頡上世豈有戈守口之事由此觀口一形而三音方也圖也國也皆同形借用古文所以簡而括不若後世之繁費耳

古字軼與轍同莊子夫子奔軼絕塵而回睨乎其後今謬讀軼作逸遂失其義戰國策主者指軼之途注軼轍同車迹也

戰國人名有董之繁善董姓也之繁善三字其名也模各古之三字名始見此

孫子兵法兩軍相對曰和戰國策章子為齊持與秦軍交和而舍又楚策開西和門注軍內曰和唐鄭棣詩戎壘三和夕校文

苑英華者不知其事改和作秋

晉符堅以應圖識文改姓其字從草不從竹今多書作符非也符音蒲其音亦別又左傳在符之澤杜預注符亦音蒲

左傳然之廣莫於晉為杜預注廣音義與職同唐莫猶是職漢也風曰廣莫風門曰廣莫向音義皆如此

劉書新論云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狐星楚喻感狼星其說皆出識緯

史記封禪書注山阪曰衍周禮注下平曰衍左傳地名有昌衍瓜衍戰國策地名有恭衍蒲衍水經注有杜衍漢書有廊衍又水溢曰衍素問泉涌河衍鱗凡于陸或體作羨漢書志河災之美溢中國也尤甚易書于沙衍在中也地理志有沙羨而音

作羨蓋方言耳文之濫解曰羨文聲之濫疎曰壁羨義亦取此又封禪書湧酒曼羨曼羨即曼衍也因關韻會衍字下引証未詳因疏記之

東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下一世人惟稱范文正公書與樂毅論同法黃山谷謂才翁傲睨萬物衆人皆側目而文正公待之甚厚故才翁評書少曲董狐之筆耳山谷此評似非君子之言文正公字法實入書家之品才翁非佞語也王荆公字本無所解評者謂其作字似忙世間那得許多忙事而山谷阿私所好謂荆公字法出於揚塵白又謂金陵定林寺壁有荆公書數百字惜未見嘗音者何荆公字在當時無一人賞音而山谷獨稱之耶才翁曲筆於范文正公不猶愈於山谷獻諛於王安石

手

梁樂府夜夜曲或名昔昔曲昔即夜也列子昔昔夢為君益亦曲之別名

空石般之精思不可謂之微司馬微之坐忘然可謂之馳

大字古音戴音燦而無一駕切者惟今音有之今之韻書二十二攝亦不收大字豈以為非古音乎予考淮南子宋康王世有雀生鵠占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以大叶下古亦有一駕切之音矣惜乎作韻書者之不考也予作古音略古音餘二書於字之形聲多所發明而刊補前人者有一得之愚必有後世子雲知之耳

漢志川塞谿水澹池長澹音潭水澹也文選澹澹浮澹音潭

澹音琰澹臺或明亦音潭予淮南子注皆音潭今韻文選音澹澹作一音唯密諺呼父矣

賈誼尸賦倍着因拘蘇林音欺全及師古云蘇音是也南唐張佖辯之曰說文寤音染預切李善文選寤寤因拘之貌五臣注寤困也其字並不從人惟孫強新加字玉篇及開元文字有作倍然者皆音染預切疑蘇音誤今誼從說文音余按此句漢書作倍着因拘史記作摑若因拘寤音染預又摑當音斯全又摑即今捺字也史記漢書所見異辭當各從本文解之所謂澹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也蘇蓋以史記之音而移之漢書宜其誤而不通張佖辯之是也但不知蘇音之誤所由耳聊為詳說之楊雄云一卷之書必立之師斯雖細事亦誠難矣

論語文莫吾猶人也 晉書樂廣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為文又  
陳駮雜識云方言偉莫強也凡勞而勉若云努力者謂之偉莫  
此說甚異聊存之以廣多聞

今之云字乃負之省文秦俗離則負然注負卽云毛詩聊樂我  
云石鼓文君子負篋負篋負篋

廣雅曰狗多也音遼今人謂多曰狗少曰不狗是也文選魏都  
賦繁富夥狗不可單究五臣注誤音作平聲不知狗究本文自  
協韻也

曹真有名馱號驚惶馳驟如風帆也俗遂制馱字音義與帆  
同然亦贅矣

鍾繇字元常取徐繇陳模彰厥有常之義也今多以繇音由非  
晉世說載庾公謂鍾會曰何以久望卿遲遲不至蓋舉其父諱  
以朝之此可證矣

揚雄賦鸚鵡蘇林音參縮師古音弟桂字書云鸚鵡伯勞也蜀  
童謡有陽雀叫鸚鵡史之語雄蜀人用方言未可知也審若是  
師古之音得矣

唐李嗣真論右軍書不同往往以變格難傳其書樂談論太史  
歲其體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之書娥碑其容憔悴有孝  
子順孫之象遺逸篇孤鴈賦有抱素拔俗之象皆見義以成字

非得以獨妍也嗣真所舉諸字之目蓋皆右軍得意之筆欲傳  
于石刻亦鮮矣太史歲書譜尚有其目遺逸篇孤鴈賦並其目  
亦不知則右軍之書蓋泰山一毫芒存于世爾



古書善字訓多毛詩女子善懷前漢宣帝善崩後漢紀季文善  
牧晉春秋陸雲善咲皆訓多也

古文安為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按荀子安特將學雜識  
志順語善而已禮記三年問作為戰國策來龜韓為上交秦禍  
安移子孫矣秦與秦為上交秦禍安移子趙全呂氏春秋具起  
謂商文曰置質為臣其主安重釋電辭官其主安輕是當時人  
通以安為語助或方言耳又漢華嶽碑臺碑並以安為焉字  
水經注載齊地掘得古冢棺前和有八分書陰文乃太公三世  
孫胡公之墓以此知八分書不始於秦矣余又按莊子云丁子  
有尾李願注云丁字書體作右波故曰有尾此又一證也余  
又嘗考之不止八分不始於秦小篆亦不始於李斯自五帝以

來有之矣書契既作字體悉具科斗古文大篆小篆各有所用  
如禹刻的嶼碑則用科斗宣王刻石鼓則用籀書如今之傳世  
文字也至于用之民庶婚約婚姻之約市井交易之券則從簡  
易止用小篆何以知其然也唐人錢譜載太昊氏倉帝盧氏幣  
其文其存與今小篆不殊余昔在京得太公九府圖錢近在滇  
得黃帝布刀其文悉是小篆乃知小篆與大篆同出並用決不  
始於秦也如今人楷書亦有數體有古字楷書有今字楷書又  
有一種省說俗書同一時也文人奇士多用古字官府文移通  
用今字吏胥下流市井米鹽帳簿則用省說俗字如錢作多聖  
作圣畫作尺是也由是例之推千萬世以上陸古之極未必悉  
用科斗推千萬世以下世變之極未必悉用俗書也詳著愚見

以俟明哲

再考魯皇山中吉日癸巳字乃周穆王書其時代遠在宣王之  
前然魯皇山石刻乃是小篆而宣王石鼓却是古文籀書此又  
大篆小篆並用之明證也

史記度死獄中注不明度我按說文束縛拑扼為吏史度古字  
通也

丹鉛總錄卷之十五終

丹鉛總錄卷之十六

官爵類

尚字手音非

劉燕釋名曰尚書者何也尚上也言最在上總領之也常昭辯  
釋名云尚猶奉也百官言事當省案事處奉之故曰尚書也尚  
本尚食亦然慎按春秋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承事者言事  
而奉其文書也漢世官名尚書者實取此如淳漢書注曰主天  
子文書曰尚書如主婿曰尚主漢制娶天子女曰尚公主娶諸  
侯女曰承翁主則尚猶承也尚猶奉也常昭之解上合左傳下  
協漢制比於劉熙依字音杜撰遠矣

虎爪板



以俟明哲

再考魯皇山中吉日癸巳字乃周穆王書其時代遠在宣王之  
前然魯皇山石刻乃是小篆而宣王石鼓却是古文籀書此又  
大篆小篆並用之明證也

史記度死獄中注不明度我按說文束縛拵批為吏史度古字  
通也

丹鉛總錄卷之十五終

丹鉛總錄卷之十六

官爵類

尚字手音非

劉熙釋名曰尚書者何也尚上也言最在上總領之也常昭辯  
釋名云尚猶奉也百官言事當省案事處奉之故曰尚書也尚  
本尚食亦然慎按春秋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承事者言事  
而奉其文書也漢世官名尚書者實取此如淳漢書注曰主天  
子文書曰尚書如主壻曰尚主漢制娶天子女曰尚公主娶諸  
侯女曰承翁主則尚猶承也尚猶奉也常昭之解上合左傳下  
協漢制比於劉熙依字音杜撰遠矣

虎爪板

宋王微與江湛書云所以綿絲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古者名奏用虎爪書晉宋之代大臣皆得自辟除官屬以板召之謂之板官

### 小鳳小儀

唐人以中書舍人爲小鳳蓋以中書省有鳳池也又謂儀部之長曰大儀自外曰中儀主事曰小儀見鄭谷集宋人猶襲其稱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是也

### 師懲教

鍾鼎古文有師懲教施步卧切朴也又步候切或云即寇字師懲者古司寇官也師懲教考古圖博古圖皆不載獨見于熊朋來鍾鼎韻其序畫一奇古在鍾鼎古文中亦獨行書之蘭亭也

### 長流

古呼治獄參軍爲長流帝王紀云少昊崩其神降于長流之山於祀主秋秋官司寇主刑罰也故取秋帝虜居爲嘉名也亦猶今稱刑官曰白雲可也

### 刺史太守不同

刺史太守不同今混呼爲一非也觀後漢郡國志可見矣漢制自三輔之外分九州九州控郡國州部有刺史郡國有太守如豫州刺史部則潁川汝南六郡國冀州刺史部則魏郡而下九郡國畿內則河南尹京兆尹而以司隸校尉部之外則刺史部之郡國則太守治之州部則自河南京兆兩尹至豫冀兖徐青

荆益梁并幽交爲尹二刺史十一而已郡國則自河南至日南爲郡國凡一百十有二太守亦百十有二人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刺史之職也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太守之職也

### 三公

古之三公論道經邦後世三公則擇其老病不任事依違不侵權惠史所云禁聲伴食宋代所云欽迹縮手者居之張禹孔光李志曹瑜由此其選也漢唐以來三公濫受莫甚于宋之宣和所授非人固不待言而名體有未正者蓋鄆王肅王輩爲之是以子爲師傅也童貫爲之是以廝役爲師傅也近代又以十三身藥當平侯及平生不讀半行書者爲之不知何道可師何德可傳何功可保乎

### 封建

唐太宗議封建李百藥以爲不可魏徵以爲事雖至善時即未遑而有五不可之說其度之審矣顏師古則欲封建與郡縣並行王侯與守令錯處不近于古之中立兩可今之阿意二說乎諺云房上好走馬只怕蹀破瓦東爪做確嘴只怕搗出水其師古之類乎

### 僕射

朱文公語錄引禮云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即周官太僕之職僕射之名蓋起于此以其朝夕近君後世承誤以爲宰相之號據此則射字音赦不當作夜音也

### 青鳥司啓

左傳青鳥氏司啓者也注青鳥鴝鵒也鴝鵒於立春鳴立夏止故司啓又按易通卦驗立春鴝鵒鳴楊柳津

宋初置通判分知州之權謂之監州有錢昆者性嗜螾常求外補曰但得有螾無監州處則可此語風味似晉人歸田錄及荆叢新話皆載其事東坡詩云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螾有監州昆去東坡未遠即用其事為詩長愛其語也

史記齊世家云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景公不敢當晉世家亦云齊頃公欲上尊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授左傳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司馬遷認讀玉為王故遂即為此謬說耳孔穎達正義云吾取之

將軍官名古矣不始于漢也國語鄭文公以詹伯為將軍左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揮弓衛將軍文子孟子慎子為將軍後漢書西南夷傳帝嘗時有吳將軍但其說虛誕不可信也

漢世有東第所謂魯為通侯列居東第是也有西第馬融作大將軍西第頌是也有北第賜夏侯嬰北第第一是也獨無南第蓋避南面之故歟

尚書伯同說文問作粟唐杜佑奏省官疏云伯景為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閣廐使則四伯景也呵與景古同音字亦相借耳

博物類

天生水

易傳曰天生水地六成之鮑景翔曰神為氣主神動則氣隨



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人之一身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欲心動則精生可以爲天一生水之證地六成之如上天同雲而雨雪至地則六出六爲陰地數也凡雨露之點亦皆六出但碎而不可見耳太陰玄精石皆六稜是其證也

太白梁甫吟

李太白梁甫吟手接飛猱搏彫虎側足焦原未言苦蓋用尸子載申黃伯魯昌國勇夫事而楊子見蕭蕭釋可皆不能注今錄其全文于此尸子曰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彫虎夫貧窮者太行之猱也疏賤者彫虎也而吾日遇之亦足以試矣又曰昌國有石焦原者實五十步陸百仞之險昌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言子者獨却行著踵焉所以稱于世夫義之爲焦原也亦高矣賢者之於義必且齊踵所以服一時也

感發

曲風一之日感發二之日栗烈毛注云感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後人雖誦之不知感發何以爲風寒栗烈何以爲氣寒亦是皮膚之見隨人耳且昔人所謂用則不差問則不知者也按說文感蒸人吹角也其聲悲栗故名感栗冬日寒風驟發其聲似之所以風寒謂之感發也吳下田家志引謠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感栗正謂風吹籬落其聲似感栗與詩意合嗚呼田夫之謔乃可發明周公之意信乎爲蒼蒼詢而葑菲宜采也然不獨俗謔書傳可互證者亦多莊子云地賴則衆竅是已其曰冷風

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數為虛是穎之實也林甫云  
萬象惟風難畫莊子地籟一假筆端能畫出風捲卷而坐猶覺  
瑟瑟之在耳予觀周公之詩颯發二字本為簡妙又莊子說風  
之粗也淮南子云風之遇蕭蕭濁各異亦以風聲比蕭聲也字  
書颯颯風聲也亦以風聲比瑟聲也按言之曰蕭瑟是也宋玉  
所謂衝孔動捷及嚴仲文所謂素穎擊幽律哀擊叩虛牝皆可  
互證○颯字从二或相側音皆楷書雖於結構從成者說體也  
隸省作𦏧又作𦏨○粟烈謂寒氣凜冽使人戰栗也故氣寒謂  
之粟烈論語注疏云乘至露發之時將墜不墜尤有戰栗之象  
由此觀之颯發粟烈初皆是實字後人不得其解例以連綿虛  
字用之朱子春楊元發書云字義音韻是經中一事先儒多不

理會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亂說而卒不得其末  
義亦甚害事也但恨早衰在籍方整頓得耳予之解經或有異  
於朱子者非敢立異也亦補朱子所望於後學餘意之萬一也  
陳氏樂書云大者九竅名婦象小者  
六竅名風管尤可證風聲颯發之說

### 水性

水性不同予於續錄詩之矣近閱太平廣記諸葛孔明時有蒲  
元者術鑿同歐治風胡常為孔明鑄刀劍言蜀惟江水類烈是  
天分其野大金之元精也漢水鈍弱及涪水皆不任淬刀劍或  
以涪水雜江水元輒能辨之管子論齊之水云其泉白且其人  
堅勁寡有疥癩終無瘡疔今之濟川伏流至東阿并以黃膠和  
半夏丸皆異常藥水性之分信有之矣

豹文鼠

郭璞爾雅序豹鼠既辨其業蓋顯注謂漢武帝時孝廉郎終軍  
既辨豹文之鼠人服其轉物爭相傳授爾雅之業又華處三輔  
決錄云嘗彼舉孝廉郎光武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以問群臣  
莫有知者彼對曰鼯鼠也見爾雅詔案案書如彼言賜帛百匹  
此事蓋兩見

梅社

白虎通引逸書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桐南社惟梓西社惟槐陳  
祥道曰後世宋有梅社漢有粉榆社據古梅字也梅社事惟見  
此亦可為梅詩事料

顛當

顛當爾雅謂之王蛟蟾里各子湖之蛟鬼唐劉崇遠金華子謂  
之鈞駭察見童謠云顛當守門嚼齧寇汝無處奔元石湖詩  
恐妨胡蝶驚夢笑天債顛當守門

竹香

竹亦有香人罕知之杜詩風吹細細香李賀詩竹香滿幽寂粉  
節塗生翠

禮樂類

周公用天子禮樂

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自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  
以天子禮樂漢儒常頌國宮傳遂緣此以解皇上帝皇祖后  
稷之文宋儒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為

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  
正矣其事則未之詳考也魯用天子禮樂魯之末世失禮也非  
始於成王伯禽明堂位之作周未陋儒之失辭也不可以誣成  
王伯禽自漢儒傳會之大過宋儒考究之不精使成王伯禽受  
誣於千載之下寃矣哉昔成王命君陳奉奉以遵周公之猷訓  
爲猷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資廢之哉按  
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  
天子蓋平王也使成王果賜伯禽則惠公又何復請之有其曰  
天子使史角往報之蓋亦未之詳也平王猶之不許惠公成王  
賜之乎且襄王之世襄亦依八猶不許魯文公之請隧而謂成  
王不如襄王乎且伯禽之質雖不及周公然賢於晉文公遠矣  
豈肯受之哉禮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既賜康王又何  
加焉此蓋不能自掩其僞矣然則魯之僭禮何始也曰著在春  
秋與魯頌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寧之僭始乎桓也閔二年書  
曰禘于莊公禘之僭始乎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郊之  
僭始乎僖也魯頌閔宮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  
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于  
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皇烈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自  
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故  
論語載孔子之言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禮記載  
孔子之言曰祀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魯之郊禘非  
禮也當時魯之僭禮不惟聖人非之天下有識者蓋亦非之魯



之君臣恐天下議已乃借名于成王伯禽以掩天下之口魯之  
陋儒譎佞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其矣其無忌憚也孰甚焉魯  
頌曰白牡駢明白牡周公之牲也周公既用天子禮樂胡爲而  
白其牲乎白者廢之色也宋之郊用之宜也魯人用之不宜也  
既不宜矣用之何義噫我知之矣魯之君臣見宋之郊必私相  
謂曰宋無功於周而且郊可以魯而不郊乎于是效宋之郊亦  
白其牲使後世有王者起以僭分討魯則以宋爲解若其果受  
成王之賜則遂用周之赤色矣元儒許白雲亦嘗考魯郊廟之  
事不出成王之賜然以程朱嘗引亨之終不敢議是敢于非周  
公孔子而不敢於非宋人也學者當夏之病也哉

高宗染闈

尚書太傅子張問曰高宗染闈三年不言何也孔子曰古者君  
薨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  
焉以臣民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  
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禮也故曰  
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高宗染闈  
非孔子解之葛伯仇餉非玉子解之後世知諒陰仇餉爲何語  
哉今之尚書其爲染闈仇餉之比者多矣生乎千世之下一  
欲強通之難矣哉

宋人改樂

宋神宗元豐中楊傑詳定大樂傑欲銷玉朴舊鍾意新樂成雖  
不善更無舊鍾可校詔不得銷毀後輔臣按試傑乃陳朴鍾已

弊者一懸樂工不日夜易之而饒不知明日輔臣至饒厲聲云  
朴鍾甚不叶美使樂工叩之韻更佳饒大沮按宋樂至此屢變  
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私賂鑄工使城銅劑  
而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揚饒遂去欲廢舊鍾  
樂工一夕易之而饒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王之欲請帝中指  
寸為律德園為容盛割器不成劑董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  
非漢津本說而漢津亦不知是樂名雖曰變而實未嘗變也訂  
正雖詳而鏗鏘不成韻辨折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既私為工  
師所易而情不復覺則三人者亦豈其為審音知律之士其暗  
悟神解豈足以希荀最阮咸萬實常信都芳之萬一哉愚謂宋  
人多言而妬前儒強而無本類如此其說理也鮮經也論文也

評詩也一昔然不獨樂律而已

段善本琵琶

唐真元中長安大旱詔移兩地祈雨街東有唐崑崙善琵琶者為  
第手謂街西必無已敵也遂登樓彈一曲新翻調祿腰街西亦  
建一樓東市大詣之及崑崙度曲西樓出一女即抱樂器亦彈  
此曲移在楓香調中妙絕入神崑崙驚疑請以為師女郎遂更  
衣出乃裝嚴寺段師善本也翌日德宗召之加獎異當乃令崑  
崙彈一曲段師曰本領何繼兼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  
德宗令授崑崙段師奏曰且請崑崙不近樂器十數年忘其本  
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窮段師之藝矣宋子吝人論詩書曰  
來書謂漱六藝之芳潤良是但恐舊言不除渣穢在曾方潤無



由入也近日有一推諉可證此事有一新進欲學詩筆容孫世其戲謂之曰君欲學詩乎必須先服巴豆雷丸下盡背中段文集套然後以楚辭文選為必補之始可語詩也士林相傳以為笑話亦段善備忘本領朱子除渣穢之意

### 女媧配享功臣

宋政和中祀歷代帝王皆以功臣配享而女媧氏獨無之蓋傳記闕也子觀緯書云女媧氏命妘陵氏制都良嘗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為班管以合日月星辰名曰充樂又今隨作笙簧是三人皆女媧之臣也豈云傳記闕乎若以為緯書不足信則伏羲氏之金提軒轅氏之風后力牧亦緯書也當時茶烹篋寡學性往如此

### 卦名類

#### 噬嗑解

易噬嗑九四噬乾肺得金矢王弼注金剛也矢直也程子傳去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本義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發云周禮出於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取出金而後聽其訟周與來俊臣之所不為况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之惡為聚財之圖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誣聖經乎其說卓而正矣慎按淮南子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贖以金刀鈔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燔箭為矢鑄金而為刀遂霸天下欲之附會周禮實本於此慎又以為此說乃六國陰謀托之齊桓

今觀管仲內政何等規模決不爲此也嗚呼歎既誣聖經以欺一時而愈禍猶及後世使大儒如朱子猶售其欺學術害人慘於鴻水猛獸信哉

三易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于令卅注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小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文王之連山者列山氏之書也而夏人因之歸藏軒轅氏之書也而商人因之夏得八卦故巖首建寅而卦首長商得地統故巖首建丑而卦首坤則得天統故巖首建子而卦首乾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仲農一易中成爲后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子按節巖節之易先天後天其源出於此今之讀易者知有先天而不知有中天讀尚書者知有古文今文而不知有中文可乎

中文尚書見後說書

卦爻名義

易者蘆壘之名守宮是矣守宮即蜥蜴世與龍通氣故可辨雨與旱同形故能恒居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是則易者取其變也彖者茅草之名俯仰是矣曰茅草狀如華而小爾雅知古西交與有之土人名曰爾神羸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則彖者取於幾也象大羗之獸也人希見生象也按其圖以想其形名之曰像故其爲字從人於象也孔頴達曰卦者掛也掛之於壁也蓋懸物之杙也本經云爻者交誦之態也其字象密形今之象眼窓也一窓之孔六十四六窓之孔凡三百八十四也所取

於爻者義取於旁通所取於卦者雖有大小也

龜卜

唐李華謂龜卜之法常廢全竊是之蓋聖王以鱗鳳龜龍為四靈而獨於龜制之者之何其慘也猶乘輿則鳳不留割胎嗣孕則麟不遊聖王禁之何其仁于麟鳳而不仁于龜也昔曰魚鱉鳥獸成若龜卜之法盛行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用之一歲殺龜何嘗數百萬是懲亦成若而龜獨不感若邪古者重龜卜亦上世習俗之故聖人不能遽廢也龜筮皆有書孔子贊易而不贊龜蓋亦欲崇此廢彼也自孔子贊易之後筮法盛行卜法廢矣亦不見後人之迷於吉凶也且惠迪從逆吉凶在人龜何知焉傳稱武王伐紂卜龜而龜焦以至仁伐不仁何事于卜卜之不可將遂止乎是敗大事不細也其後漢高帝入關不問其卜龜吉而始勝也至漢文帝將入繼乃酒龜卜願得吉兆若其不吉將遂不行漢之大事夫矣史記龜策傳載宋元王不忍龜之死欲貸之及覆于百言惡謂元王之不忍乎龜即齊宣王之不忍于牛也二君其有仁心者故宣王以羊易牛善矣元王聽術平得龜可霸之說卒殺其龜何曾聞元王之典且謂子余以為龜卜靈龜皆可廢也且古之靈龜與鼓以為除去妖災也今世此久不行亦未見鼓鐘之為人妖災也

外字解

內外字皆會意又門曰內夕卜曰外夕卜之義雜解說文注云卜尚早旦夕卜於事外矣此意料之言眯目而道黑白者也按



唐六典引古占卜法云內卦爲貞朝卜用之外卦爲悔夕卜用之此義始白

蒸羔錫和香賦乾坤和其剛柔長兌感其股腓其說甚異然咸恒爲天婦取象容有此也

飲食類

醑字解

會聚飲食曰醑醑之爲言醑也以食曰饋以飲曰醑詩曰以醑百室鄭氏箋曰百室出必正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者又有祭醑合醑之歡周禮族師祭醑注醑者爲人物災害之神由有蟻螟腹有馬瘕皆祭之祭畢而合飲遂名爲醑也救人冬祭馬步杜子春云步即醑也則其音當爲步也春飲律云酒者乳也王者法酒旗以布政施天乳以哺人後世醑祭廢而羣飲有禁漢世有賜醑之典丘文莊謂禁民飲尚不可况導之便飲乎此言殊未當終歲勤動豈無一日之歡乎牛飲以亡殷虎酬以敗楚者酒也三爵而將德百舉以成禮者亦酒也奚可因末流之亂而廢本始之治因虛鑿而廢藝因庸將而廢女可乎我太祖制不立酒禁不賜醑恩但教民毋多種秫以妨民食斯則張弛之道同于文武而過于漢唐矣

醑今讀音

醴

于寶周禮注曰祭用醴醴音呼爲醴饋又曰寒食今曰饊子

糝

楚辭距糝糝餌有餠餠王逸注餠餠餠也以蜜和米麩熬煎作



粗糲糲黍作餅又有美錫菜味甘具也朱子注云以米熟煎蒸作之寒具也可山林洪曰楚辭此句自是三品粗糲乃糲麩之乾者十月開爐餅也糲餅乃糲麩少潤者七夕糲食也餠餠乃寒食寒具也



寒具


晉桓玄喜陳書並家有不灌手而執書鈔者偶說之後遂不設寒具齊民要術并食經皆云環餅世疑餠子也劉禹錫寒具詩纖手搓來玉數粒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隨住人羅臂全羞以寒具為餠子也宋人小說以寒具為寒食之具即闖入所謂漚鋪以糯粉和麩油煎沃以糖食之不灌手則能汚物具可留月餘宜禁烟用也林和靖山中寒食詩云方塘波綠杜蘅青布穀投壺已足聽有客初堂寒具罷陳樽樽後散幽經則寒具又非餠子並存之以俟博古者

醕醕

醕首酒也今日醕尾酒也

糲糲糲精

左傳糲食不糲字當作糲精細米也詩召旻彼疏斯輝鄭玄曰疏粗糲米米之率糲十糲九糲八待御七又九章算法云粟五十為糲三十糲二十七糲二十四御二十一皆三之一也或曰粟一石為糲米六斗舂一斗為糲九升又云為糲則八升米之細者乃糲於御通于糲楊桓六書說曰糲米五升舂為四升曰糲為五糲而四也古篆作象四〇以見意小篆作穀米

而三曰晶古篆作象三○以見意稱而聲擊而穀穀而晶細  
之極也魏校六書精蘊曰精粹字皆从米精者何也米之度粟  
也色微黃赤人皆知其粗也糠去而白穀矣米也擊矣米也吞  
而近心矣色微若青此生意所函也粹者何也始而磨米穀也  
中而舂米去膜也卒而登米去糠也乃後登然玉粒萬粒與一  
粒同雖欲去之無可得而去矣學問之極功猶是易曰純粹精  
也其是之謂大○慎按說文一斛粟舂為九斗張晏曰七十九  
章舂街曰六十古者斛受十一石粟無九斗之理當以九章  
舂街為是○又按禮書引孔子之言曰七變入白米出甲謂磈  
之為糲米也舂之見釋米也碾之則擊米也舂之則較米也又  
糲糲之暘暘之則為晶米即九章所謂待御米之細者窮于御

言其可御于君也以字音之則粟字从白从米即古文穀字後  
人加艾復且聲矣卒入白即古文雷字章士角切音與同插  
簡于地也舂粟以杵亦象插簡于地之形故說文云雷字从穀  
省則雷加木已替又加艾于傍益聲矣象章章止用莖而漢  
碑隸字變作庭可證之古字之始因附著之

飯曰一頓

俗語飯曰一頓其語亦古有之曹亮傳云不頓駕而自留矣隋  
煬帝紀云母之一所慷慨道置頓元微之述昌宮詞馳令供頓  
不敢藏文字解詁續食曰頓

塞雲龍

塞雲龍茶者極為甘馨宋惠正一字明略晚登蘇門子瞻太奇





之特黃茶是張璠蘇門四學士子贈待之厚每來必令侍妾朝  
雲取蜜雲龍家人以此知之一日又命取蜜雲龍家人曰明是四  
學士窺之乃明略也山谷有蜜雲龍亦茶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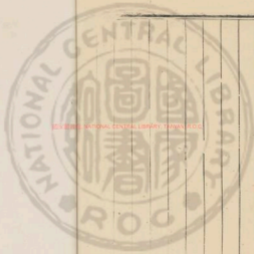
脯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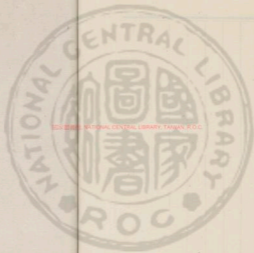
周禮腊人掌乾肉脯腊臘肝之事腊之爲言腊也腊時而成也  
腊之爲言冬也臘夕而成也周禮噉有乾肉之文古注云朝  
臘而冬乾又曰腊於陽而腊於日曰乾非如今人之臘肉經臘  
而成也論語祭肉不過三日又服食家陳鼻解藏皆禁不食則  
古人腊腊之制亦養生之法也

藝文類聚東晉餅賦有牢九之目蓋食品名也東坡詩以牢九  
具對真一酒誠工矣然不知爲何物後見酉陽雜俎引伊尹書

有籠上牢丸湯中牢丸九字乃是九字詩人含奇起韻而不知  
其誤雖東坡亦不能免也中丸今湯餅也

陸羽茶經言茶有九難除來夜焙非造也嚼味嗅香非別也膏  
薪炭非火也飛瀉漉滌非水也外熟內生非炙也碧粉纒鹿  
非末也操艱攪遽非煮也夏典父廢非飲也膩蒸臙甌非器也  
醕酌醉貌晉山簡傳及世說皆作茗蓋假借字也又簡文帝  
曰劉尹茗竹有實理茗竹亦茗字也今本一作茗柯於義不貫





2025-202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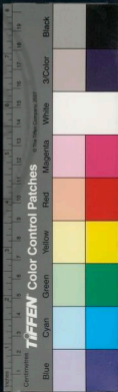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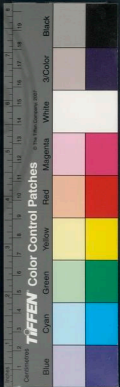
20250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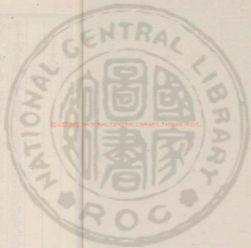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THOMAS D. D.C.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丹鉛總錄卷之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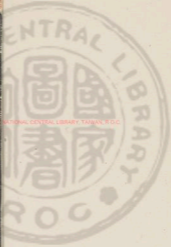
干支類

六情

申子為貪狼寅午為廉貞亥卯為陰賊巳酉為寬大成丑為公正辰未為奸邪六情者甲乙為木情丙丁為合情戊己為刑情庚辛為冲情壬癸為鉤情陽支後三辰陰支前三辰六情者喜怒哀惡哀樂也好行貪狼惡行廉貞喜行寬大成行陰賊哀行公正樂行奸邪也此見風角書可補翼奉傳法之遺

男女小運

容齋隨筆載曰者卜命以男命起寅女命起申而不知其始余按淮南子已載其說矣而不得其辭近觀太平廣記引王經天



門子云陽生立於寅純木之精陰生立於中純金之精夫以木  
殺金無往不傷故陰能疲陽也陰人所以著脂粉者法金之白  
也又陰人之情有急於陽然而外自收抑不肯請陽者明金不  
為木屈也陽氣剛燥至于過陰言氣和柔辭語畏下明木之畏  
於金也

庚辛枋

梁元帝賦甲乙之帳庚辛之枋人多不知庚辛枋為何語按後  
漢書注引馬融西第頌曰西北戌亥玄石承輪蟻臺吐瀉庚辛  
之域即此事也

數日類

五勝

五行深言謂之五勝言交相勝也淮南子謂五度所謂言氣不  
入風詘伸不誤五度是也又謂之五殺所謂善用兵者持五  
殺以應是也陰符經竊其意而變其辭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五賊即五殺之說也陰符經之文率筌偽作或信以為黃帝者  
無目者也其文尚不能望六韜三略之藩籬素問汲冢之萬一  
而以軒轅之書視之有目者如是乎

五行五聲八音次序

五行以生出次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攝五行於四時之序言  
則曰水木火土金而俗稱金木水火土不知何序也五聲以君  
臣清濁言則曰宮商角徵羽以律呂相生言則曰宮徵商羽角  
二者皆通惟八音無定序俗云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既無定風

禮春官金石華絲木匏竹亦不得其說

怪異類

玄鳥奇邪

緣舍神靈曰契母有娥浴于玄丘之水邪玄鳥奇邪過而  
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此事可疑也夫卵不出羣燕不徙  
巢何得云啣即使啣而誤落未必不碎也即使不碎何至啣而  
吞之哉此蓋因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求其說而不得  
從而為之誣史記云玄鳥翔水濱邪簡狄取而吞之蓋為遷好  
奇之過而朱子詩傳亦因之不改何耶或曰然則玄鳥之詩何  
辭也曰玄鳥者謂子之候鳥也月令玄鳥至是月祀高禘以祈  
子意者簡狄以玄鳥至之月謂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

命曰降者尊之貴之神之也詩人之詞與深意遠若曰仲春之  
月禱而生商斯為言之不文矣如黃帝之生電虹繞握蓋生之  
時值始電或虹見之候也帝俊生十日謂有十子而以甲乙丙  
丁名之也此而可誣亦將曰黃帝生于虹帝俊之子生于十日  
可乎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亦本其生之地而尊且神之  
使謂甫申為嶽神所生可乎傳說為箕星生之日直箕也蕭何  
為赤星生之日直赤也楚辭曰攝提貞于孟夏兮惟庚寅吾以  
降屈原曰攝提之苗裔乎漢楸敏碑言敏本柳星之後漢江總  
佞張麗華云張星之精其不報至今人皆知矣之而不疑玄鳥  
之事者殆以經故宜知經者本不如是乎按古毛詩注云玄鳥  
至日以太牢祀高禘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來而謂之

降者電之若自天來古說猶未誤也自今詩傳信史記之誤也

秦檜詐作瑞應

宋史長編云紹興中秦檜擅朝吾飾太平郡國多上草木禽鳥之瑞獻無虛月明致堂所謂花卉可染植物其態毛羽可以銀飼變其色上之人苟欲之則四面而至矣蓋指此也然觀小說所載紹興七年建康府富族家盆木有文如畫佳卉茂木華葉數芬數日易以他木變趣愈等者春曉乃正又秀州呂氏家木无有文樓觀車馬人物者帝愛之重裝牡丹長春堂草鹿羅羅日不釋悉以瑞間豈人有妖心而造物者亦為是以戲之乎

女媧陵墓

舊唐書天寶十一載六月湖鄉縣黃河中女媧墓因大雨勝矣

失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潁河人聞有風雷曉見其發湧出上有巨石上有雙輪時對鳳陵堆蓋女媧亦風姓也事又是喬澤所撰女媧陵記千萬年後靈異如此補天之說亦或不誣乎

越城縣亦有女媧墓

水則

蜀灌縣離堆山開離臺之下壑鑿石崖尺為之畫凡十有一謂之水則水及其九則民善盡沒其畫則民困傍有石刻八分書深淘灘低則堰六字皆秦蜀字李冰所為也見李公胤益州記今志改則堰為作堰便失其意亦且不文書以存古

黃龍負舟

淮南子禹南巡江中見黃龍負舟笑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勞

萬民生寄也死歸也尸子亦載此事其末句生性也死命也二書不同蓋傳聞之異然各有理致宜并觀之

視肉

山海經狄山有視肉注聚肉形如牛肝有兩目食之無盡息後生如故陶弘景刀劍錄灌意帝鑄一金劍投於伊水中以厭人膝之怪按水經云伊水有一物如人膝頭有爪人浴輒沒不得出宋江隣義標志云徐稭杜評監我廬州河次得一小兒于無指懼而埋之紫白澤園所謂封食之多力者也視肉蓋此類今絕不聞

吹蛤

東坡嶺南詩有云稻涼初吹蛤柳老半書燕注不知蛤為何物近覽類表錄吳云唐林藹為高州太守有牧童牧牛聞田中有蛤鳴原注廣信中遂捕之烙跳入深穴掘之乃鑿首家蛤乃無蹤而穴中行銅鼓其旁多錢蟻龜之狀疑鳴蛤即鼓精也東坡嶺南詩即用嶺南事豈漢學者可注耶

身體類

養以之福

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注謂威儀以致福也福不自有故曰之禍自外來故曰取舊本作養以之福為是養訓作往也致也今本作養以之福誤矣

檀暈

東坡梅詩鮫綉剪碎玉簪輕檀暈粧成雪月明肯伴老人春一  
醉懸知欲落更多情王十朋集諸家註皆不解檀暈之義今爲  
著之宇文氏粧臺記紀婦女畫眉有倒暈粧古樂府有暈眉  
暈之句元徽之與白然天書近晚婦人暈暈眉目結約頭髮  
語有正暈牡丹倒暈牡丹太平廣記許老翁傳有銀沈裙五暈  
羅畫工七十二色有檀色與翠空所畫婦女暈眉所謂紫沙暴  
酷似可以互證也被詩又云刺看新翻眉倒暈又云倒暈蓮眉  
秀鬢浮

檀色

畫家七十二色有檀色淺赭所合古詩所謂檀暈爲桃紅也而  
婦女暈眉色似之唐人詩詞多用之試舉其略徐凝宮中曲云

檀粧惟約數條霞花間詞云背人勻檀注又銀昏檀粉淡縱橫  
又臂留檀印蕊痕香又針分八字淺檀蛾是也又云卓女燒春  
醪美小檀霞則言酒色似檀色伊孟昌黃芩詩檀點佳人看  
異香杜衍雨中荷花詩檀粉不勻香汗濕則又指花色似檀色  
也

素足女

太白浣沙女詩一雙金釵兩足白如霜又越女詞云最上足  
如霜不着鴉頭襪又云東陽素足女會稽素阿那子嘗戲謂太  
白何致情更巧此素足女再三張愈光戲答云太白可謂能書  
不擇筆矣聯記以餉一笑予嘗題浣女圖詩純用太白語意紅

頭素足女兩足白如霜不着鴉頭旗山花殿蕊香天然去雕飾  
梅岑水月粧青學郎那步匍匐書陵傍蓋稿病近日學詩者拘  
束踏履取妍反拙不若質任自然耳

書行書

宋賈黃中幼日聰悟過人父師取書與其身相等令讀之謂之  
等身書張子野詞等身金誰能意賞此好光景

古柔澆剛

老萊謂子思曰子性清剛而傲不肖不可以事君子不見夫澆  
剛惟堅固是以相磨古柔順是以不蔽子思曰吾不能為古故  
不可事君

學林云論語托六尺之孤據周禮卿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

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國中二十  
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

周禮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康成云長曰質短曰劑若  
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苗山谷云豈今  
細氏棄妻手摹者乎不然則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及今江  
南田宅契亦用手摹也

丹鉛總錄卷之十八

博南山人升菴楊慎用脩著集

滇南心泉葉佐應台校刊

詩話類

卵色天

唐詩殘霞聚水魚鱗浪薄日烘雲卵色天東坡詩笑把鴟夷一樽酒相逢卵色五湖天正用此語花間詞一方卵色楚南天註以卵為卵非也注更按詩有亦改卵色為綠色王龜齡亦不及此邪

解紅

勛名有解紅者今俗傳為呂洞賓作見物外清音其名未晚近閱和疑集有解紅歌云百戲罷五音清解紅一曲新教成兩箇瑤池





丹鉛總錄卷之十八

博南山人升菴楊慎用脩著集

滇南心泉葉佐應台校刊

詩話類

卵色天

唐詩殘霞聚水魚鱗浪薄日烘雲卵色天東坡詩笑把鴟夷一樽酒相逢卵色五湖天正用此語花間詞一方卵色楚南天註以卵為卵非也注更按詩有亦改卵色為綠色王龜齡亦不及此邪

解紅

勛名有解紅者今俗傳為呂洞賓作見物外清音其名未晚近閱和疑集有解紅歌云百戲罷五音清解紅一曲新教成兩箇瑤池



小仙子此時奪却柘枝名樂書云優童解紅舞衣紫緋滿儒銀帶花鳳冠蓋五代時人也焉有呂洞賓在唐世預填此腔耶

雙鯉

古樂府詩尺夫如殘豎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據此詩古人尺素結為鯉魚形即歎也非如今人用蠟文選客從遠方來讀我雙鯉魚即此事也下云寄書得書亦遊兒之言耳非真寄也五臣及劉義祖古人多於魚腹寄書引陳涉魚偈禍事證之何異痴人談夢邪

百東坡

東坡泛韻詩散為百東坡頃刻便在絃劉道溪謂本傳錄按傳錄錄長介禪師因過水觀影而悟有偈云切忌從他覓道是與否疎我今獨自往來處得逢梁采今正是我我今不是采

荀子解詩

予嘗愛荀子解詩卷耳云卷耳易得也頊簞易盈也而不可歲以周行深得詩人之心矣小序以為求賢審官似及于荀子朱子直以為文王朝會征伐而和妃思之是也但陟彼崔嵬下三章以為托言亦有病婦人思夫而卻陟岡飲酒構僕望祖雖托言之亦傷于太義矣原詩人之音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後而云也陟岡者文三陟之也馬玄黃者文王之馬也僕痲者文王之僕也令器兕觥者賓文王酌以清憂也蓋身在閨門而思在道途若後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說到梁州計程應說到常山之章耳會與何仲然說及此仲然大稱賞以為千古之奇又語予曰

宋人尚不能解唐人詩以之解三百篇真是枉事不若直從毛鄭可也

王雱山論詩

王雱山云詩人偶此語有窒塞而鳴米居諺詩者便謂鴉性拙不能為巢而恒若鶻之巢此諺詩之病也今按詩人典况之言鳩若鶻巢猶時曲云烏鴉奪巢耳非實事也今便謂鳥性惡能奪巢巢可乎今我亦甚懷我好音亦美其地也而註者便謂飛甚美味鶻食之而變其音鶻不食甚款養一鶻經年以甚食之亦豈能變其音哉今俗諺云馬蟻成龜頭例此言亦可言蟻著戀可為年宋人不知此與遂誤解若此需生白首誦之而不歌非可怪也

王雱山宋人

魚若乘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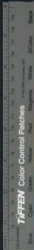
柳子厚小石潭記潭中魚可百許頭皆靜空遊無所依此語本之鄙陋元水經注涑水平潭清潔深俯視鱗魚類若乘空沈佷期詩魚似鏡中懸亦用鄙語意也又古詩水真綠淨不可唾魚若空行無所依

拋壻擊壤

宋世寒食有拋壻之戲兒童飛瓦石之戲若今之打瓦也梅都官禁烟詩窈窕踏歌相起狹輕浮賭勝各飛壻壻七禾切或云起子竟氏之擊壤

李白詩租樂府

古樂府皆出白門前楊柳可藏鳥獸作沉水香傑作嶧山鱸李



白用其意衍為揚叛兒歌曰君秋揚叛兒英雄新異酒何許敢  
關情烏啼白門柳烏啼怨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爐中沉香火  
雙煙一氣凌紫霞古樂府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  
如故李白則云三朝見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髮  
成絲古樂府云郎今欲渡畏風波李白云郎今欲渡緣何事如  
此風波不可行古樂府云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關字及其意  
云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古人謂李詩出自樂府古選信矣  
其揚叛兒一篇即警出白門前之鄭箋也因其括用而古樂府  
之意益顯其妙益見如李光弼將子儀軍旗幟益精明又如神  
僧拈佛祖語信口無非妙道豈生吞義山拆沈杜詩者比乎

半山用字

王半山文梁玉壘馬賈德自傷門人洪魚曾子燕澤又詩曰洪  
魚已悔當年事搏虎方驚此日身洪魚事出荀子云曾子食魚  
有餘曰淇之門人曰淇之傷人不若魚之會于泣涕曰有異心  
乎哉傷其聞之晚也左傳林楚怒馬及衢而執莊子草木怒生  
又說大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林希逸曰莊子好用一怒  
字王介甫詩山木悲鳴水怒流此老善用古人好字面

孫思邈詩

孫思邈四言詩曰取金之精合石之液列為大妙結為瑰麗一  
體混沌兩精感激河車覆載無礙無欲洪爐烈火烘煉翁鍊壁  
未及點鐵不假碧如畜扶桑著藏靈竈煙火氣空想見聲聲透  
出兩儀麗于四極壁立幾多馬馳一驛究其死矣適然從筆恣

興善選情回性易紫色內達赤芒外射焰若火生乍疑血滴號  
曰中還是戴子家勝散五內川流百脉骨榮金植頗駐王澤湯  
德乃敷陰功乃積南宮度名北斗落籍此詩詞高古類魏伯陽  
而世傳者少錄于此

方澤杜常

詩話云杜常方澤在唐詩人中名姓不顯而詩句散為人今  
惟存華清宮一首孫公談圃亦以爲宋人近註唐詩三體者亦  
引談圃而不正指其非唐人蓋不欲類選者之失耳予又見記  
蜀公文集中有子記一卷記其一時交游名流中有杜常名姓  
下註曰詩學又宋史有杜常傳云杜常太后之姪能詩以史與  
談圃子之常之爲宋人無疑矣如唐詩鼓吹以宋胡宿詩入唐

選篇在宋史有傳文集今行於世所選諸詩在考觀者不知其  
誤何耶鼓吹之選皆晚唐之最下者或疑非遺山觀此益知其  
僞也

黃眉墨桂

後周諍帝令宮人黃眉墨桂至唐猶然觀唐人詩詞如禁黃無  
限當山額又額黃無限夕陽山又學盡鴉黃半木成又鴉黃粉  
白車中出又寫月關黃罷其證也然溫飛卿詩有豹尾車前趙  
飛燕拂風吹散蛾聞黃之句王荆公詩亦云漢宮嬌額半塗黃  
事已起于漢持未見所出耳又幽惟錄神女智瓊額黃

詩用數目字

漢宮一百四十五多下珠簾閉瑣窗何處禁東皇將半芙蓉煙



寺語雙雙此杜牧燕子詩也一百四十五見文選注大抵牧之詩好用數目梁積如南朝四百八十寺二十四橋明月夜故鄉七十五長亭是也

回颯隨

語林云王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楫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王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颯隨使視之云婦人入夾口應知鼓又善于敦也予舊有江行詩云回颯移鼓揜策杖送琴音蓋用此事下句用莊子漁父事

詩賦用字

顏延年緒白馬賦戒出家之駭駕馮飛鳥之躊躇出字不如突字杜子美詩大家東征逐子回逐字不如將字白着易詩千呼萬喚始出來始字不如才字詩文有作者未工而後人改定者勝如此類多有使作者復生亦必心服也

洵美且都

詩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翔翔佩玉瓊瑤彼美姜洵美且都五姜世族貴女也美質之佳麗也都飾之剛雅也顏如舜華可以言美矣佩玉瓊瑤可以言都矣蓋冶容麗態多出於膏腴甲族薰釀含浸之下彼山姬野婦雖美而不都縱有舜華之類加以瓊瑤之佩所謂婢作夫人鼠披荷葉故曰三代仕宦方會穿衣夾飯苟非言慎則舉止羞澁烏有閑雅乎漢宮尹夫人之見邢夫人賈充家郭氏之見李氏亦可證也登則士之有所卓立必藉國家教養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采薪之



女教之容止七日而傾吳宮釣渭之夫立之尚父三年而集周  
統宜理之常也哉

牛豹

郭頌世語云殷仲文讀書若牛裘豹則筆端不城陸士衡蓋惜  
其有才而寡學也李商隱四六啓云學殊牛豹藝愧全牛

郝經論書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太放則傷法又云心正則氣定氣  
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  
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皆名工也凡人評書畫皆精當遠  
勝宋人

季札墓碑

陶潛季札讚曰夫子及止爰詔作銘謂題季子有吳延陵君碑  
也此可證其為古無疑秦觀疑其出于唐人宋考陶集子

為善最樂

書云民說自若是多盤注云民之行已盡思善道是多樂也宋  
平王蒼曰為善最樂周公曰心逸日休內典云為善若業種種  
快樂亦是此意

陳同甫與朱子書

同甫與朱子書略云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為得不傳之絕學三  
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者而竝一似結壇盡絕一世之  
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  
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非利欲亦過矣予喜其言有切于士



病故書之以自警劉安世嘗云願士夫有此名節不願士夫立此門戶此元祐之士病黃履翁云願士夫務道學之實不願士夫立道學之名則淳熙以後士病也靈籍偽學之禁雖小人無忌憚亦君子有以悟之也

衢州斷碑詩

衢州爛柯橋斷碑詩不全中有句云薄烟暮遠郊連峯沒豔翼可謂奇絕蓋六朝人語唐人罕及也

梅翁注東坡詩

王梅翁注東坡詩世稱其博于偶信子縉一冊除夜大雪留淮州詩云敬然行役勞助蕭散變山東氏謠云霜松打霧松食兒備飯寃淞音宋饗豐也蓋以有雪為豐祭之兆坡詩正用此而注云山東人以肉理飯下謂之飯寃何異小兒語耶又折雪霧縉泉云歲晏風日晚人牛相對聞人牛字用東方朔占書春與歲齊人牛並立之語而注亦不引

張說詩

江樓折楊柳云塞北寒膠折江南楊柳結不得倡園花逐何惹嶺雪春心既易蕩春樹和聲折共此依依情無奈年年別唐張說詩亦云塞上綿應折江南草可結欲持梅嶺花遠覓榆關雪微變數字不妨雙美

明月可中

劉禹錫生公講堂詩高坐寂寥應漠漠一方明月可中亭山谷須溪皆稱其可字之妙按佛祖統祖戴宋文帝大會沙門觀御





地筵食至良父衆疑日適中僧律不當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乃曰白日麗天天言可中何得非中遂舉箸而食禹錫用可中字本此蓋即以生公事說生公堂非杜撰也彼言白日可中變言明月可中尤見其妙

八角磨盤

朱子語錄云人謂楊悅通理學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按北澗禪師偈云六月一日前萬葉森羅聲說禪六月一日後八角磨盤空裡走今朝正當六月一無位真人赤骨律金毛獅子解翻身無庸鐵牛眠少室十聖三賢總不知笑倒寒山拈拾得楊億因演而為頌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撒身此千中應酒吞堂南辰後

杜詩步檐字

杜子美詩步檐倚杖有牛斗檐古簷字雙聲大招曲屋步欄注曲屋周圍也步欄長砌也司馬相如賦步欄周流長途中宿欄亦古簷字也又桑陸儉鍊山寺詩步簷時中宿飛階或上征沈氏蒲願詩步簷階新月挑燈惜落花杜公蓋襲用其字後人不知妄改作步檐且前聯有新月字而結句又云步檐樓矣况步檐乃簷字坊牌字杜公時豈有此惡字邪甚矣士俗不可醫也

天風海濤

趙汝愚詩江月不隨流水去天風常送海濤來朱文公愛之遂書天風海濤字於石今人不知為趙公詩也

丁丑朋斜

姜平子天水人仕於符堅宴群臣賦詩平子詩內丁字直而不屈堅問其故答曰屈下者不正之物未足以獻也堅悅擢上第此與劉晏朋字未正之對相似

詩用鬻字

說文鬻持火中鑄也一曰火斗柳文所謂鑄鑄也古音鬱今轉音掌杜工部詩美人細意鬻帖平白樂天詩金斗鬻波刀剪文溫庭筠詩綠波如鬻詞愁腸墮魚地詩波平鬻不知又天如重鬻纖王君玉詞金斗鬻秋江鼎次鼎詞去日玉刀封斷恨見時金斗鬻愁眉

天關象緯通

杜工部龍門奉先寺詩天關象緯通或作天關殊為牽強章太臣詩語據舊本不作天關引史記以管闕天之語甚見卓矣余又按文選滄岳秋興賦闕天文之秘奧注引陸賈新語楚王作乾谿之臺闕天文杜子美熟精文選者也其用天關字正本此况天文即象緯也不但用其字亦用其義矣于美復生必以余為知言也

元洪二子題山詩

元遺山北嶽詩東州死愛華不注向在陝邦何足數敬亭不着謝宣城斷岸何緣比天姥言山水在通都易得名也洪震老人淳安東泉山詩通都大邑人爭馳一泉一石小亦奇雲濤路絕無人處縱有佳山誰得知言山水在僻遠人不知也二詩意絕相類亦名言也

八詠

沈約八詠詩云登臺望秋月會圃臨春風秋至感衰草寒來悲落桐夕行聞夜鶴晨征隨晚鴻解佩去朝市被褐守山東此詩乃唐五言律之祖也夕夜晨晚四字似複非複後人決難下也東坡詩朝與鳥臨朝夕與千年夕二句尤妙亦祖沈意

蘭廷瑞詩

漢中詩人蘭廷瑞楊林人也予過其家訪其稿僅得數十首如夏日云終日憑欄對水鷗園林長夏以深秋保籠細酒驚雷響涼意蕭蕭風滿樓冬夜云枕上詩成喜不勝起尋筆現旋呼燈銀瓶取浸梅花水已被霜風凍作冰題始效奔月園曰竊藥私奔計已窮葉必應恨洞房空驚射日弓猶在何事無能近日

中三詩皆可喜

賈島佳句

賈島詩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二句為平生之冠而其全集不載僅見于坡詩注所引

古詩用古韻

南平王劉縯過歷山湛長史草堂詩云欽山蕙靈說憑覽趣亦賤九峯相接連五渚逆迎漫葛所蔽且引范忠暢方禁滯泉更寒林交畫長蔭伊予久緇泥復得味苦淡願逢安期生於焉懼高枕賸音慎淡梳與漫蔭皆相叶為韻蓋用古韻也又庾信春晴應詔詩云御辭誠膚餘維皇稱有建栢梁驂四馬高陵馳六傳河梁崩故栢秋水高新堰玉城水關魚洛清河園獻伏泉

還習坎陰風已回巽桐枝長舊圍蒲節抽新寸山藪欣藏疾幽  
棲得無悶有慶兆民同論年

天子萬亦古韻也吳才老韻補自謂博極群書而不引此何邪  
○劉鑠字休玄選載其擬古二首其別詩惟見此首耳湛長  
史名茂之其酬休玄詩云閉戶守玄漢無復車馬跡萊巖歸在  
巖巖寒見松狎身鯁雁鳴老名秦渠園客習隱非市朝追齊在  
山澤無離揮天樹器器開雲石將此怡一生傷哉駒過隙六朝  
詩令罕傳儂記于此

忠簡武穆詩句

宗岳二公以忠節戰功冠于南宋戎馬惚惚筆硯思無暇也余  
嘗見宗岳前石刻華陰道二絕云烟遮荒白初疑雪日吹彌狂  
却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崦柳絲如鐵映人家又云管茅作屋巖  
家唐雲確風窺路不紆坡側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詰剡川圖岳  
公湖南僧寺詩有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唐之名家不  
過如此嗚呼二公其可謂金才子

評李杜

揚誠齋云李大白之詩列子之御風也杜少陵之詩靈均之乘  
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於詩者與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  
詩者與然則東坡似太白山谷似少陵徐仲車云太白之詩神  
鷹擊漢少陵之詩駿馬絕塵二公之評意同而語亦相近余謂  
太白詩仙翁劍客之語少陵詩雅士騷人之詞比之文太白則  
史記少陵則漢書也



魏文帝蒲桃詔東坡橄欖詩

魏文帝示群臣詔曰中國珍果甚多蒲桃當其未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其而不餽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厚汁多除煩解倦釀以爲酒其於麴釀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漢咽益况親食之耶南方有橘諧正裂人才時有緝耳他方之果寧有匹者東坡橄欖詩待得餘甘回齒頰已恰崖蜜十分緝俗謔傳南人說橄欖回味清耳北人云待他回味時我輩兒已甜了半日矣坡詩蓋用此意今觀魏文帝以蒲桃壓橘亦相類可入笑林也

金雌詩

言末桓玄之亂有金雌詩譏曰雲出而雨漸欲舉短如之何乃相阻交裁亂也當何所堪有段巖植未泰西南之胤困桓父雨雲者玄字也短者梓短也蓋桓玄滅亡之兆又云大火有心水抱之悠悠百年是其時火宋之分野水宋之德也金雌不知何語亦如赤伏符之類耳

後魏詩音義卷之三  
文解金雌記金雌詩

樹如蒼

陞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蒼自是俊語梁蕙詩長安樹如蒼用其語也後人翻之益工薛道衡詩遙原樹若蒼遠水舟如葉孟浩然詩天邊樹若蒼江畔洲如月

韋應物蘇州郡齋燕集詩

詩話稱韋蘇州郡齋燕集詩首句在衛森畫幃燕殿清香海上風雨至道遙池閣涼爲一代絕倡余讀其全篇每恨其結局

云吳中盛文史群彥今汪洋方知大藩地豈曰財賦強乃類張  
打油胡釘鉸之語雖村教督食死牛肉燒酒亦不至是繆矣也  
後見宋人麗澤編無後四句又閱華集此詩止十六句附預况  
和篇亦止十六句乃知後四句乃吳中淺學所增以美其風土  
而不知釋迦佛脚下不可着糞也三十年之疑一旦釋之是日  
中秋真弘山楊從龍飲贈之以爲千古之一快幾欲如貫休之  
撞鐘矣

半山用王右丞詩

王維書事詩輕陰閣小雨深院書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  
米洪骨說天厨共鑿此意思不盡之意子由所謂不帶聲色  
者也王半山亦有絕句詩意頗相類披半山詩云山中十日雨  
閉晴門始聞坐看蒼苔色矣上入衣來蔡正孫編詩林廣記乃  
以若耶溪上踏蒼苔一首當之諒矣

詭靈

韋應物古徐秀才詩云清詩雜詭靈孤抱瑩玄米極其工緻而  
詭靈二字左新又五紘行云如伴流風於詭靈更逐落花飄御  
園又樂府行云詭靈凌空散替羅起徘徊屢用詭靈字而不覺  
其穢也或問子靈可言詭乎予曰曹子建洛神賦以流風迴靈  
比美人之飄搖靈固自有詭也然靈之詭非草不能道棉花之  
香非太白不能道竹之香非子美不能道也

爾公爾侯

宋人經義云以爾爲公則夙夜在公以爾爲侯則謹爾侯度勞

於王事遠無期矣職思其憂豫無期矣何如怡然處順慎哉爾  
之優游確乎不授魏戴爾之遺思乎蓋為國家計則深惜賢者  
之去為容著計則又深體其情之不容不去也此深得詩人之  
旨可補詩傳之本備故特錄之

王摩詰遺詩

王摩詰詩今所傳僅六卷如輕陰閣小雨深院畫慵閑坐看蒼  
苔色欲上人衣來一首見于洪覺範天厨禁掃人家在仙掌雲  
氣欲生衣二句見于童道畫跋而本集不載則知其詩遺落多  
矣

素足女

李白詩東陽素足女會稽素阿郎相看月來墮白地斷肝腸  
謝靈運有東陽江中贈答二首云可憐誰家婦綠流洗素足明  
月私雲間逶迤不可得答詩云可憐誰家郎綠流乘素舸但問  
情若為月迷雲中唯大白蓋金粗之也而注不知引

洛陽花燿

何遜與范雲聯句詩云洛陽城東兩都作經年別昔去雲如花  
今來花似雲李商隱送王校書分司詩云多少分曹掌秘文洛  
陽花燿夢隨君定知何遜綠聯句每到城東憶范雲又漫成一  
絕云不妨何范盡詩家未解當年重物華遠把龍山千里雲將  
來擬並洛陽花二詩皆用此事君不究其原不知為何說也

孟浩然詩句

孟集有到得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之句刻木脫一疏字有缺補

者或作醉或作宣或作泛或作對皆不同後得善本是說字乃知其妙唐詩亦有之崔顥玉壺清酒就君家李邕詩聞說故園香稻熟片帆歸去就鱸魚社工部詩題有秋日泛江飲黃家亭子而古樂府馮子都詩有就我求清酒青綠係玉壺就我求珍有金盤鱸鯉魚則前人已道破矣

李白帖

眉州魚耳山有李白留題云夜來月下卧醒花影亂滿人襟袖疑如濯暎於冰處也李白書今有石刻存又見甲秀堂帖

濂溪詩

濂溪集和費令游山詩云定處塵勞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此乃由衷之語有道之言所以不可及也今之人口為懷山之言暗行媚寵之計良可惡也唐僧晏秀云佳山人少說山多杜牧云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曾有幾人歸

御雲歌

太平御覽引御雲歌御雲翔兮亂漫漫兮亂今諸書所引誤作禮

古歌銅雀詞

古歌詞長安城西雙白廟上有一雙銅雀宿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本支選注所引遺一宿字遂不可館難讀

莊子解

莊子為書雖極論佚宕於六經外雖言措天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闔神鬼變幻要自不可關古今文士每奇之顧其





字面自是周末時語非後世所能悉曉然尚有可徵者如正獲  
之問于監市獲犇乃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  
類者與豚之充鼻者與人之有疇病者不可以過河乃古天子  
春有解祠見漢郊祀志唐子乃掌堂祿之子猶周王侯之子稱  
門子義堂乃儀臺縣司農云故書儀為義其服有看乃見考工  
記梓人為器文數目顧睞有即顧字如此類不一而士無古學  
不足以知之諸家解者或數演清談或牽聯釋語或強附儒家  
淺白此文字奇處妙絕又惡識所謂奇妙千八百載作者之意  
辭而未伸割竊之用轉而多誤手本本亭內則卯蟹作組國  
語亦云魚蟹鮓師皆以組為字手本本亭莊子乃以至小為至大便莫  
滑倍之間端補中古新傳鶻鴒鶻鴒鶻鴒鶻鴒

西蜀范無隱云未成心性真性混塵太盛則成心則已性中  
性有善有惡矣人處世間感觸之際有不覺成心即當思而  
求之於未成之前則性不測是非無礙何所不齊哉其論精  
前法夢而為性不知有用意而為性不知有蝶其勢不能合必  
有時而分矣萬物之化亦如此性道途既盡性也齊物論窮  
理也養生主脩身也性○聖人成焉以身殉道而成功聖  
人生焉以道殉身而全生也性○鯀忽生而渾池死以喻外  
王之功成而內聖之道虧也○陳碧虛曰好生者以世事為樂  
趣死者以人世為勞唯超生死者可以論其大樂矣性

許渾

唐詩至許渾淺淡極矣而俗善傳之至今不廢高棟絕唐詩品



宋取至百餘首甚矣採之無目也據不足言而揚仲弘遠唐者  
自謂詳於盛唐而略於晚唐不知渾乃晚唐之尤下者而取之  
絕多仲弘之遺亦其實而虎皮不陳后山云近世無高學舉  
俗愛許渾斯草識矣孫光憲云許渾詩李遠賦不如不做當時  
已有公論惜乎伯謙輩之情於此也

三千歌詩

許渾凌波賦詩曰水碧歌樂未回三千歌舞舞臺此宋祖  
乃劉裕也前史謂宋祖前集歌倫於布衣素衣而至少命得姚  
興從女有感靈應故事賜號武昭神選出空得有三千歌舞  
之事也審知此則是石曼卿之罪官煬帝之江都矣渾非有意於  
詠前代但覺中無渾字不觀其後著辭以俟俾一第過問

之既無不覺於懷古之作亦發之而後之漢學如揚仲弘高棟  
郝天挺之徒選以為繁榮而村學究又謂以教蒙童是以流傳  
至此不廢耳

石蛙御亭

唐人送元中丞江淮轉運詩一首王維籤起集皆有之其云去  
問珠官俗來經石蛙春東南御亭上莫問有風塵用事頗憐僻  
石蛙用荀子紫蛙魚鹽及文選石蛙應節而攝祀事也御亭具  
大帝所建在晉陵虔信詩御亭一回望風塵千里昏是也今刻  
本或改石蛙作右却御亭或改作衍亭刻轉誤漫一正之

古賦形容麗情

九歌蒲室兮美人忽獨與予今日成宋玉招真綠光眇視目曾



波相如賦色授鬼與心愉於側故乘鬼園賦神連未結已語不分陶淵明賦情賦聯美目以流盼含言笑而不分曲盡麗情深入冶能囊礪傳奇元氏會真又眩乎其後矣所謂詞人之賦麗以淫也

庚信詩

庚信之詩爲梁之冠絕啓唐之先鞭史評其詩曰綺麗柱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麗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余嘗合而行之曰綺多傷質麗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于山之詩綺而有質麗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爲老成也若元人之詩非不綺麗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則強作老成能度而綺麗清新聲采之有若于山者可評燕之矣不然則子美何以服之如此

四言詩自然句

江淹別賦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取詩目前不彫琢而自工可謂天然之句他如梁元帝秋水文波秋雲似羅唐羅昭諫蟋蟀賦美人在何夜影流波與子佇立徘徊思多抑其次也近世知學六朝初唐而以鉅釘生澁爲工漸流於不通有改鶯啼曰鶯啼易猿嘯曰猿嘯爲士林傳笑安知此趣邪

雨粟鬼哭

王充嘗辯雨粟鬼哭之妄云河圖洛書聖明之瑞應也倉頡之創文字天地之出圖書何非何惡而令天雨粟鬼夜哭哉使天地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此乃正論漢書緯書又云



鬼夜哭謂憂其辜將爲軍也堪一笑

托物起興

昔崔延伯每臨陣則令田僧起爲壯士收然後羣馬入陣所向無前至僧起死則不復能戰宋子京修唐書難二椽燭妾勝夾符望之如神仙吳元中居翰苑每草制詩則使婢遠山摩墨運筆措詞宛若畫此所謂托物起興仗境生法也

稱贊文章之妙

王半山評歐文云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流蓄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揮其清音鴻韻凌如飄風急雨之擊至於雄詞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又稱老泉文云其光芒燦爛若引星辰而上也其逸馳奔放若決江河而下也筆水心稱李襄岩之文曰風雲怒而江河流大駭詞而八音和春暉秋明而海濤岳靜也曾點之瑟方希化人之洎欲清

王瑕錦頌

杜詩七言律如玉臺觀第三句遂有馮夷擊鼓第七句更有紅顏生羽翼寄馬巴州首句勳業終歸馬伏波第五句獨把漁竿終遠去循王右軍書帖多候字皆王瑕錦頌不可效尤也今之臨文荒率者動以二公爲口實是壽陵學步之步良可笑

詩小序

朱子作詩傳盡去小序蓋矯呂東萊之弊一時氣信一偏非公心也馬端臨及姚牧安諸家辯之悉矣有一條可發一笑併記

于此小序云善教樂育人才也子於學校廢也傳皆以為非及作白鹿洞賦有曰廣青衿之疑問又曰樂善教之長育或舉以為問先生曰舊說亦不可廢此何異俗諺所謂玉波去四點依舊是王皮乎

李益詩

尤延之詩話云會真記隔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本於李益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然古樂府風吹窗簾動已是所數來其詞乃齊人語又在卷先矣近世刻李益集不見此詩惟曾旻詩園載其全篇今錄于此微風簾幕坐臨牖思飲戲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時滴枝上露以稍沾墜下露幸當一入罌為佛鉢琴埃題云竹意關風寄南蠻司空曙○今南方所刻李益詩皆非

李飲光公在滄苑日彙集唐詩標為精備較近日所傳太有不  
同緣夫人輯刊別各家唐詩取其卷終齊均厚薄如一以便於  
存檢爲才無如顏况集其中遠幸吐米關春劇浮絲烟最爲警  
策乃在別去之卷彙集本十二卷乃割破爲四卷而弔韓昌黎  
一詩最奇亦在破數若楊炯時不多乃取楊巨源詩妄入之王  
維集又取王涯詩妄入之陋者騷雅相語以爲新奇未見而  
爭市之是重不幸也聊書以傳賞鑒者

崔魯華清宮詩

崔魯華清宮詩四首每各精練奇麗遠出李義山杜牧之上而  
散見于唐音及品藻漁隱叢語長安古志中各載其一而已今  
並錄于此其一曰門橫金鎖開無人落日秋聲灑水濱紅葉下



山寒寂寂濕雲如夢雨如塵其二曰銀河漾漾月輝輝樓臺星  
邊識女磯橫王叶雲天似水蒲空霜露不停飛其三曰障掩金  
鷄香榻幾穿華西拂蜀雲飛味兼一閉朝元閣不見人歸是燕  
歸其四曰草蹙回燈絕鳴塞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  
去更無人倚玉闌干

詠碎黃鸝樓

李太白過武昌見崔顥黃鸝詩歎服之遂不復作去而賦金陵  
鳳凰臺也其事本如此其後禪僧用此事作一偈云一拳礎碎  
黃鸝樓一脚踰翻鸚鵡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詩在上頭  
傍一遊僧亦舉前二句而綴之曰有意氣時消音氣不風流處  
也風流又僧云酒逢知己藝麻當行不是借此事設辭非及

白詩也流傳之久信以為其宋初有人為作太白醉後答丁十  
八詩云黃鸝高樓已拋碎一首樂史編太白遺詩遂收入之近  
日解學士蘇紳弔太白詩云也曾拋碎黃鸝樓也曾踰翻鸚鵡  
洲始知優伶劇淨來保之語噫太白一何不幸耶

李耆卿評文

李耆卿評文云譬如海椰如泉歐如淵蘇如剡余謂此評極當  
但謂椰如泉未免易泉以江可也耆卿名塗臨川人朱子門人  
之門人也所著有古今文章精義與陳騷文則識趣相侔佛云

老子論性

文子引老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漢儒  
取入禮記遂為經矣若知其出于老氏末儒必洗此索隱曲為



識評但知其出于經則護序交贊此亦後人之觀場也不知漢泊  
明志寧會致遠本出於淮南子而諸葛無之若儒者知其劉安  
語將坐糜唾去也

余知古論選之文

唐人余知古與歐陽生論文書云韓退之之作原道則運鈞茶平  
享書作諱辨則張詔論衡茗作毛穎傳則袁淑太蘭王九錫作  
送窮文則揚子雲逐貧賦

丹鉛總錄卷之十八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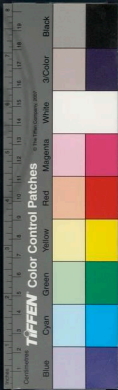
2025/08/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丹鉛總錄卷之十九

詩文事胎

後漢肅宗謂曰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于亭障孤兒隳於道路老母蒙辜誠虛祭歎泣淚相望躑躅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李華弔古戰場文祖之陳陶臨西行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可謂得春胎之妙

宋人多議論可厭

宋人議論多而成功少元人評之當矣且以一事言之張君房謂裴祖受禪歲在庚申庚者金也申亦金位當為金德謝絳謂作京于汴天下中樞當為主德程伊川謂唐為主德故無河患宋為火德故多水患甚矣宋人之饒舌也其君之厭聽也宜哉



杜詩與包信同意

包信詩波影倒江楓與杜詩石出側聽楓葉下同意二句並工未易優劣也

偽書誤人

劉子玄曰鄒子橫淵冥記壬子年拾遺記全構虛辭用驚愚俗  
魯歲于玄之見也余推其餘如任昉述異記殷芸小說沈約梁  
四公子記唐人杜陽雜編天寶雜事宋人雲仙散錄清異錄杜  
詩偽蘇詩盛行于時殊誤學老司馬公作通鑑亦誤取天寶遺  
事況下此者乎

邵公批語

先太師戊戌試卷出舉之蹊徑之外嘗言邵公幅批云奇寓子  
純粹之中巧藏于和易之內當時以為名言後觀龍川集乃知  
是陳同甫作論法也先年讀書博精不似後生之束架不觀游  
談無根也因書之家乘

五平五仄七言詩

宋人大言賦吐舌萬里唾四海纏苦七變入白米出甲佛偈一  
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七言皆又惟此梨花梅花參  
差間七言皆平文選有離桂飛簪非織羅

吾猶昔人

柳子厚戲題石門長老東軒詩曰坐來念念非昔人萬福蓮花  
爲誰用法苑珠林梵志出家自言而歸隣人見之曰昔人尚存  
乎梵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子厚正用此事而注者不知引

劉靜修跋王子端書

子端衰衣起邊海後學一變爭奇新黃山驚數竹籟泣鍾鼎騷雅潛精神繁翁語也雪溪仙人詩骨清畫筆尚餘詩典荆聲充昔策天壤破頤論今著兒曹輕遺山語也二公之言必有能辨之者東坡謂書至於顛倒而鍾王之法益欲詩至於李杜而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宋文公亦以為然然翁蓋知此者是以不取於子端矣子端名庭筠號雪溪黃山趙東文也竹籟堂學士也然翁徒車修撰也

路盈訪靈

北魏承根贈李賓詩世道荒陵浮風殆緬循交問非路盈訪靈狗籠爭馳天機莫踐經授王篇與備同而此詩與緬踐同韻又以對問鼎則音義皆不同亦不知指何也後考地本乃字堂字古文經從重見說文

角妓垂螺

張子野詞垂螺逆颯走上紅裙初起拍曼小山詞雙螺未學向心縮已占歌名月白風清長倚翠華笛裏聲又云紅窻碧玉新名舊猶縮雙螺一寸秋波千斛明珠覺未多垂螺雙螺蓋當時角妓未破水時額飾今搬演淩色猶有此制

津陽門詩

曾子固云白樂天長恨歌元徽之連昌宮詩鄭燭津陽門詩皆以韻語紀常事鄭燭詩世多不傳余因子固言訪求得之其詩長句七言凡一千四百字一百韻止以門題為名其實敘開元陳跡也其敘五王遊獵云五王扈駕夾城路轉聲校獵涓水濱



彫弓繡箔不知數，翻身滅沒皆蛾眉。亦鷹昔鶴雲中來，欽狐狹  
兔無所依。自注中王有高懸赤鷹，岐王有北山黃鶴，逸翮音安  
特異。其敘賜浴云：暖山度臘，東風微宮，旌勝浴長湯池，刻成玉  
蓮，噴香液，激回烟浪，深透犀屏，麝香羅列，錦鳥繡馬相逐。  
隨注典：王建池底鋪錦，李相公其敘：三國妓流，云上皇寬容易  
承事，十家三國爭先舞，鳴後騎何暇，踪宮旌禁袖，皆仙姿。其  
敘教坊歌舞云：璫光樓南，紫雲舞臺，園仙晏臨，花枝迎娘，妝  
王寧寬，靈兒舞帶金，歲終自注：迎娘，靈兒乃梨園子弟之名。聞  
者其敘離宮之感云：飲鹿，某瓊春露，猶扮梅檀，香飄朱扉，金沙  
洞口，長生殿，玉蕊，茅頭王母，利蓬來池上，望秋月無雲，萬里懸  
清輝。上皇夜半月中去，三十六宮愁不歸。末四句則世所傳也。

月宮事也。其敘幸蜀歸後，至華清云：卷輿入華清宮，滿山紅  
霞，香相思飛，霜微前，霜竹竹，竹迎風，亭下風颺，塵衣女失，玉籠  
在長生，鹿瘦，銅牌香象，床塵，疑基，塵被，畫簾，畫網，玻璃，碑，烟中  
殘碎，摩詩畫雲，聞自失。玄宗詩：孔雀松殘，赤琥珀，鴛鴦，瓦碎，青  
白，唱其敘舞馬羽裳云：馬知舞，織下珠，榻人惜，曲終更，羽衣白  
注：宮妓梳九妓，仙學衣孔雀，羽七寶，纏絡為雲裳，羽衣之舞  
舞羅珠翠，可掃焉。其事皆與雜錄小說符合。然其詩則筆墨清  
越，不及元白多矣。聊來其略云。

劉勰論文

劉勰云：鈿黛所以飾貌，而聘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辭  
麗本于情性。子常戲云：美人未嘗不檢，檢檢必皆美人奇。



才未嘗不讀書讀書未必皆奇才

文選生烟字

宋人小說謂劉禹錫竹枝詞漲西春水數故生乃生熟之生信是文選謝朓詩遠樹輟芊芊生烟綠漠漠亦然小謝之句實本靈運靈運經征賦云披宿著以迷徑覩生烟而知爐

酒龍

陸龜蒙詩花匠礙寒蕪策平酒龍多病尚垂頭又詠茶詩思覺北海徐劉筆在向人間說酒龍北海謂孔融徐邈及劉伶也

青嵐亭

陳陶詠竹詩青嵐帝亞思君祖綠潤偏多憶我宮陳張君祖竹試青嵐亭碧空棹烟絲芭竹律云綠潤碧鮮舞文紫錄

唐詩不歇詞

唐人詩句不歇雷同絕句尤多試舉其略如忽見陌頭楊柳色梅教天婿覓封侯王昌齡春閨怨也而李頎春閨怨亦云紅粉女兒自不羞蓋石天婿寵西頭自起看宮長照鏡梅教征戍覓封侯王物九日詩云九月九日望鄉處倍他鄉他鄉送客杯人今已厭南中苦鴻鴈那從北地來而盧照鄰九日詩亦云九月九日眺山川歸心歸望積風烟他鄉共酌金花酒萬里同悲鴻鴈天杜牧邊上聞胡笳詩云何處吹笳連暮天塞垣高鳥沒狼烟遶人一聽頭堪白蘇武爭禁十九年胡曾詩云漢漢黃沙際碧天問人云此是唐廷停驂一額猶魚斷蘇武曾十九年我呈相浦曲云虛帝南遊不復還翠娥怨水雲間昨夜月明湘浦宿

關中環佩度空山高駟云帝旆南巡不復還二妃幽怨水雲間  
當時珠淚幾多少只道而今竹尚斑白樂天詩綠浪東西南北  
水紅蘭三百九十橋到禹跡不春城三百九十橋來岸未接  
柳條柱工部詩新春有又過何日是歸年李太白云萬重關塞  
斷何日是歸年鶯鶯詩自從銷瘦容光萬轉千迴懶下床不  
爲傍人羞不起因即憔悴却羞郎歐陽詹太原妓詩自從銷瘦  
藏容光半是思郎半是恨郎欲識舊時雲髮綠開奴床上鏡金箱  
李賀諫竹云無情有恨何人見露壓刺啼千萬枝皮日休諫白  
蓮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噴時陸龜蒙送茶具茶云蒲  
目山川似奕悲况當霖鴻正斜飛金門若召羊女保賄取江東  
太守歸溫庭筠蘭香香開香便香黃羊秤上幾成都他詩

湯帝銅池水便賄宣城太守無

蘇李五言詩

蘇文忠公云蘇武李陵之詩乃六朝人擬作宋人遂謂在長安  
而言江漢盈卮酒之句又犯惠帝讀疑非本作者考之殆不然  
班固純文志有蘇武集李陵集之目學虞晉物人也其文章流  
別志云李陵家作總雅不類殆非假托非盡陵制至其著篇有  
足悲者以此考之其來古矣即便假托亦是東漢交魏人張衡  
曹植之流始能之耳杜子美云李陵蘇武是吾師子美豈無見  
哉東坡跋黃子思詩云蘇李之天成善之亦至矣其曰六朝擬  
作者一時鄙薄蕭統之備辭爾

旄歌

唐李鄴詩薄嗚燕著紫燕釵釵垂髮秋抱香懷一聲收罷劉郎  
醉恥取明金壓繡羅裙下悲之貌又作兼發李賀春坊正字  
劍子救接熱圍金燕竟救其一也薛君采語云六

無人行送句

檢江陸三河源語子杜詩羅人古本珠厭厭設機身下有足  
下何所著紅果羅熟穿銀銀二句今本亡之淮南蔡衡昂聞之  
擊節曰非惟樂府敢吹兼是周昉美人畫語也

劉須溪

廬陵劉長翁詩玉號須溪於唐人諸詩集及李杜蘇黃大家皆  
有批點又有批評三字曰義及世說新語士林厭其賞鑒之精  
博然不知其節行之高也余見元人張孟浩贈須溪詩云首陽

饒大斗一死叩馬何須憂子已深明頭上漉酒中義熙以後高  
令人蓋宋亡之後劉公竟不出仕也意是與伯夷陶潛何異哉  
須溪私印古篆三代人物四字自許良不為過張孟浩蓋亦同  
時合志者他如閩中之謝舉羽徽州之胡餘學慈溪之黃東發  
自以中國遺人不獨夷狄者不知其幾宋朝待士之厚此效可  
驗矣

梁武帝父子詩識

梁武帝冬日詩雪花無著蒂水鏡不安堂梁簡文詠月詩飛輪  
了無輒明鏡不安堂竟成二識

讀語有文理

讀語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寒齋來言久至後寒風吹籬落有聲

如蟹栗也合于莊子萬竅怒號之說而可以為幽風一之日蔭

發之解矣賈人之鐸可以諧黃鐘田夫之諺而契周公之詩信

乎六律之音出于天籟五性之文發於天章有不待思索勉強

者此非自然之詩乎余嘗感集謔語為古人詩詞中所引者數

條今附于此○月如彎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末自下羅景

繪詩用之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范石湖詩用之乾坐照濕

土來日依舊兩王建詩用之江明風勢惡風花雲起下散四野如烟霧也是無容

用之小雲起雨欲作風花雲起下散四野如烟霧也是無容

詩用之明日揚帆應候秋波胭脂紅無雨也有風梅聖俞詩

用之野老先如雨又風明日東望晴西疊雨則詩

所謂朝暮了西雲朝共雨也霜打雪秋貧兒備飯東則東

詩所謂敢怒行役勞勸備飯竟也日暈主雨月暈主風則梅

聖俞所謂月暈每多風燈花先作喜明日掛歸帆春湖能幾里

也天河中有黑雲謂之黑猪渡河主雨則蕭米崖所謂黑猪渡

河天不風蒼龍啣燭不敢紅也秋甲子雨禾頭生耳則杜工部

所謂禾頭生耳禾穗黑也他如雨灑上元燈雲掩中秋月又黃

梅寒井底乾又云河射角好夜作犁星沒水生骨又云春寒四

十五貧兒市上舞貧兒且莫誇且過桐子花又云黃梅雨未過

冬青花未破冬青花已開黃梅再不來又云船解風雲起旱魃

深歡喜又云商陸子熟杜鵑不哭皆為唐宋詩人引用若陸機

詩疏引諺云黃栗留春我麥黃樓黑否詩疏引蜻蛚鳴末葉成

蟋蟀鳴懶婦驚夏小正註引天河東西漿洗寒衣國語注引古



語上長月檄陳根可授耕者無發四民月令引農諺三月昏參  
星夕杏葉盛桑葉白又云杏子開花可耕白沙又貸我束薪償  
我白梁先儒皆以解經不但詩詞之資而已詩詞篇並露察通  
言良有以哉

音韻之原

或問余音韻之原余曰唐虞之世已有之矣舜典曰聲依末律  
和聲是也元首喜哉股肱起哉或百工熙哉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起之叶喜起明之叶良康即是才老韻之祖也日  
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於我有何力哉即沈  
約韻之祖也王克論或謂帝於我有何力哉力與上文自食  
約韻之祖也為韻列子作帝力於我有何力哉是傳焉之側大  
凡作古文賦頌當用異才老古韻作近代詩詞當用沈約韻近  
世有優強好異者既不周古韻又不屑今韻惟取口吻之便  
鄉音之叶而著之詩為良為後人一嘆貧爾

讀書萬卷

杜子美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子美自言其所得也讀  
書雖不為作詩設然書中有萬卷書則筆下自無一點塵矣近  
日士夫爭學杜詩不知讀書果曾破萬卷乎如其未也不過拾  
離騷之香草弓杜陵之破膏而已又嘗記宋宣政間文人稱程  
汝文輩愛符汪藻蔡觀四人孫掌自評曰吾之視浮溪浮溪之  
視石林各少十年書石林視程忠惠亦然識者以為確論今之學  
文者果有十年書乎不過抄玉篇之難字效紅勒之札辭而已乃  
反咬其門牆高自標榜必欲晚古人而薄前輩何異螻蟻撼大

樹子

上林賦連綿字

上林賦垂條扶疎落英植綴紛落葉翫從從風劇益嘉歛數句皆言草木從風之形與聲也但其用字既古其音又與俗音不同今略解之○紛法猶十耳也倚狂猶倚邪也字一作倚旋又作倚儺則葉即蕭林劇益即流麗嘉翫即歛吸歛字古作零見石鼓又省寫作五臣注遂誤以倚字接長門賦列十耳之游樹蕭靈時升天皆十耳則紛零十耳一也杜詩巫山巫峽氣蕭森則削葉蕭森一也毛詩倚儺其枝葉辭紛旋于都房阮籍詩倚靡情欹交則倚狂也倚儺也倚旋也倚靡也一也陶弘景詩樓切聲吸傷夜情隨彥昭詩流麗鳴吞鳥則劇在與春吸及流麗一也杜詩秋風歛吸吹南國則嘉吸與歛吸一也字有古今音有楚夏類如此聊舉其略耳

勸農詩

仕宦之身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濶海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門無官有身即強健夏積新衣秋米白飯不知金貴惟聞粟賤鵝鴨成群猪羊滿園官稅早了逍遙散誕安眠穩睡五十喜馬此詩詞古平易足以諭俗釋冰隨跋云不知何人作汪聖錫書于進賢其門人程迥按邑得之高季安刻于石道蜀中亦刻之竟不知其名氏余按此乃謝良齋勸農詩也鶴林玉露亦載之而缺數句今據其集錄之

陸機詩

文選陸機詩感別慘舒翮思歸樂遵渚舒翮謂鶴遵渚謂鴻言感別之情慘於舒翮之飛鶴思歸之志樂於遵渚之征鴻也

張仲舉詞用唐詩語

張仲舉踏莎行云茅草平沙舒暢逐何無情桃葉江頭渡醉來扶上木蘭舟將愁不去將人去唐李端詩江上晴傳翠黛問蒲蘭春水滿窓山青楓綠字將愁去遠入吳雲恨不還張詞全用李詩語若不知其中處亦不見其工緻也

崔道融梅詩

揚誠齋愛唐人崔道融詠梅云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方虛谷云惜不見全篇如余近見雜抄唐詩冊子此首適全載之數年步初合事餘篇蓋本雜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橫笛和愁聽斜枝倚病看朔風如解意容易莫摧殘因思古人詩文前代不傳或又出於後未可知也如荆城縣李營長營慶將軍碑已為人學子斷正德中劉東皇謫居蒲城乃為戲樓東之復完蒲州為福寺碑宋代為雷所轟近日前商人取其三段合為一尚可印某吁亦奇事矣

詩文用字須有來歷

先輩言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歷予謂自古名家皆然不獨杜韓兩公耳劉鋹云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嗚呼逐黃鳥之聲嗷嗷學鴻雁之響雅復思學千載將何易奪信哉其言試以灼灼舍桃而移之他花依依去楊柳而著之別樹則不通矣近日詩流試卷其一二不曰鶯啼而曰鶯呼不曰猿嘯而





曰猿啖蛇未嘗吟而云蛇吟蛩未嘗吟而曰蛩韻厭桃葉茶祭而改云桃葉柳柳桃葉可言抑抑牛厭陽馬敷敷而強云鴻鴈吟曹鴻鴈可言嗚呼油然者作雲之貌未聞淡可言油然者祭之名士無田則薦是也未聞送人省親而曰好薦其堂親也夜即在貴州而今送人官廣西恒用之孟諸在齊東而送人之荆楚懷用之滹瀋者極言也官懷而改曰泄懷是口中暴刺也能甥女婿也上母舅詩而自稱甥甥是欲亂其女也其如諸天擇家語也而用之道觀遠公大願禪者也而以贈道人送人屋下第而曰批鱗書幾上本不用兵而曰戎馬射虎本不年邁而曰白髮衰遲未有典亡之感而曰糜鹿姑蘇寧委南官府而曰白髮伏波賦問之曰不知此不似杜是可笑也此皆近日說

蘇作手備刻廣傳者後生效之益趨益下矣謂近日詩勝因初吾不信也而且互相標榜不慙大言造作名字掩蔽前輩是可以世道慨當獨文藝之末乎○又有以發人墨客而合之曰騷墨見委南以汗牛充棟而合之曰汗充以發人墨客而合之曰騷足以後後世一笑

東坡梅詩

揮宗頌古唐僧古梅詩云雪雲風襲水浸根石邊尚有古苔飛天公未肯隨寒去又豈清香與送寒東坡梅花詩意死蘭枯菊已摧迢遞香入籠頰梅正用此事而注者亦不之知也

杜詩秦胎之妙

陳僧慧標誄水詩舟如空裏泛人似鏡中行沈倫期釣竿篇人



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杜詩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  
看雖用二字之句而壯麗倍之可謂得奪胎之妙矣

仲尼登泰山

宋景文公筆記云仲尼登泰山見七十二家字各不同其事甚  
新但未詳其所出

梅聖俞詩

梅聖俞詩南嶺鳥道北離峰高田水入低田流山谷詩野水自  
添田水滿晴鳩即喚雨鳩來李若水詩近村得雨遠村同上圳  
波流下圳通其句法皆自杜子美詩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  
兼白鳥飛之句來

山名有鳥道南江都魏暹雲始教坊家人市也得一曲譜於  
子角中翻之遂以名焉蓋石屏有鳥道角行元人月泉吟杜詩  
山歌聒耳鳥鳴角村酒柔情玉鍊繩

予往年過劍門開絕壁二見有唐明皇詩云劍閣橫空峻巖與  
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灌木繁旌轉仙雲擁馬來乘  
時方在德安爾勒銘才是詩英華及諸唐詩皆不載故記于此  
又於臨潼驢山之温湯見石刻元人一詞曰三郎年少客風流  
夢續嶺遙環漸浴酒發春海棠稱曉吟波生媚荔子漿寒况  
此際曲江人不見銀月事無端羯鼓三聲打開蜀道賈囊一曲  
舞破潼關馬嵬西去路愁來無會處但渡滿關山空有香囊遺  
恨錦襪傳有玉笛聲沉殘頭月下金釵信杳天上人間幾度秋  
風渭水落葉長安再過之石已磨為別刻矣

世說新語謂王羲之作蘭亭記又以方金谷序義之甚有欣色  
金谷序今不傳其實蘭亭之所祖也余嘗得宋人石刻一本今  
錄于此其辭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  
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  
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  
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從西大將軍祭酒王胡當還長安  
余與叢賓北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感平生或登高臨下或列  
坐水次時琴瑟笙簧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佳令鼓吹迭奏連  
冬獻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十或性命之不保懼凋落  
之無期故列叙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者後後之好事者  
其覽之哉

語林曰嚴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支道林林乃虛懷欲  
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未易可當且已所不解上人  
未必能通縱能服彼亦多不益高者不合便喪十年所保林公  
乃不佳

左思別傳云思作三都賦疾中猶改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於  
高岡碧山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嗜礮火并騰光而赫羲今  
本無鬼丸句

水經注河水傍碑額詩思氣中有物不見其  
形其作有聲中木則謂中人則害名曰鬼彈

夏侯湛補亡詩曰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名定匡省奉朝侍昏宵  
中告退鷄鳴在門學摩溫恭風夜是敷

孫子荆除婦服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  
禮制有叙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桓玄作王孝伯誄曰川岳降靈哲人是育既美其靈不貽其福  
天道茫茫孰則倚伏大馬及靈豺狼頽陸嶺摧高梧林殘破竹  
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予以誄之爰旌芳郁

唐史稱顏真卿筆力道婉又稱柳公權結體勁媚有見之言哉  
今人極力倣者但得其迥而失其婉徒學其勁而忘其媚未元  
章所以有筆頑如篆餅之語也

張衡定情賦曰思在面而為鉛華兮恨離塵而無光陶淵明閑  
情賦祖之○左大冲揚隱詩峭清青蔥間竹栢得其甚五言詩  
用四連詩字前無古後無今

文選雪賦注引班婕妤博素賦疑非婕妤之作蓋亦卓見也此  
賦六朝擬作無從然亦是徐吏之極筆

文選褚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度信馬射賦  
落花血芝蓋齊飛拂柳共春旗一色齊長壽寺舍利碑浮雲共  
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王勃滕王閣記語本此然王勃之  
語何嘗青出於藍雖曰前無古人可也

漢鄒長禧與公孫弘書山川阻清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  
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興公孫弘字次卿惟見此漢書不載  
鄒穆公引周諺云囊漏貯中今語則云漏裏不漏針也

王弼易略例云隆墀未數遠堅必蓋此藝圃後語也曰投戈散  
地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胡越何患乎真心又曰言者所以  
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踏者所以存  
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然則言者象之蹄

也象者意之筌也此理窟妙解也自宋人傳義行科舉宗之此書殆將廢矣

白樂天半開花詩西日池經照東風莫殺吹自註殺去聲音夏俗語大甚曰殺容齋論筆序殺有好處元人傳奇式風流式殺意今京師謠猶然大曰殺大高曰殺高此假借字俗書作傻平水韻傻情不仁一曰不慧也

老子明道者恥其道若類進道者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虛德若不足建德若偷實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文皆用韻三句一易李斯泰山刻文其祖此乎

公劉詩曰止赫乃密苗勳之即韜韜詩作倪班孟堅云弦中谷附水出西北東入溼澤的院羅州也師古云虞讀與陶同

君子獨立不慙于影我誠不欺于鬼此晏子語也今例知為宋人語不知祖于晏子

宋嘗花釣魚和詩徘徊無別抑者優人有徘徊太多之譏余思漢書相如傳有安翔徐迴昭帝廟祀從祠楊雄賦有徘徊徨徨唐公陵詩有徘徊更信文有徘徊當特諸公未之精思耳何可謂無耶○唐書規影益賦即今律文影射之語

儒教實以其實實天下之虛禪教虛以其虛虛天下之實陳白沙詩曰六經皆在虛無裏是欲率古今天下而入禪教也豈儒者之學哉

白沙之詩五言冲淡有陶靖節遺意然賞識者少徒見其七言近體效簡齋康節之渣滓至於筋十樣子打乖箇裡如禪家



佛祖之語始是傳燈疑傷子非詩也若其古詩之美何可掩哉然謬解者篇篇皆附于心學性理則是痴人說夢矣

莊定山早有詩名詩集刻于生前淺學者相與效其大極園兒大先生帽子高以為奇絕又有絕可笑者如贈茂一壺陶靖節

還他兩百邵克夫本不是佳語有滑稽者改作外官谷京宦菴其詩云贈我兩包陳福建選他一疋好南京聞者捧腹然定山

晚年詩入細有可並唐人者古詩如題竹及春卷兩篇七言如題玉川畫五言律如野駝孤樹江清著數鷗與君真百厚不

是兩相留七言律如遊琅瑯寺偶上蓬萊第一峯道人今夜宿芙蓉庵理下界三千丈月在西巖七十峯羅漢寺云溪聲心隱偏隨枕山色幾高不礙牆又如狂搔短髮孤鴻外病耐高樓細

雨中病眼如飛書漢楚燈前臺草閣江上露理詩舟中云千家小聚村村暖萬里河流轉同又秋燈小榻翳孤靄疎雨寒城打

二更又北海風回帆腹飽長河雷冷岸來高和汝仲律原字韻云心無半口千奈憐蹤繼龍頭愧那原又云香雲竟道無來婦

蘭院應誰負雁原寄劉東山云塵外有人占紫氣鏡中疑我尚朱顏次東崎嶇云電照雙眼疑秋水鬢纏三花御野風又豈無

湖水其神瀆更有淡毛當紫芝書東山草堂扁云封題雲卧東山扁歌詠司空求聖詩天關星尺遺舊籍橫洲歲月有殘碁石

橫流潦滄滄斜角梅進垂誰屈錢枝自笑野人閑袖手雲烟濃淡忽交馳次首云沙苑草非騏驎林瀟湘竹是鳳凰枝紫虛有約

千回醉笑指僧趺亦坐馳又招隱誰其同窈窕著書不獨為窮



慈木昌道中云行客自知無成暮宿鴻不記有家歸寄鄧五千  
云後將自許甘在壑前廟將無問鬼神浮世虛名非得已出山  
小草却悲入別時笑語風吹斷會處迷離夢寫真四十餘年一  
回首乾旋坤轉有冬春此數首若隱其姓名以不人觀者決不  
謂定山作

蔡邕漢津賦大何大川之浩浩兮洪荒濠以女清德際詩浩浩  
洪流帶我邦綴社于美詩大水淼茫災海接宿木於此句

劉孟陽碑銘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理用正辭求昂文委委合韻  
音津

劉度和云四言正體雅潤為本五言流調清麗居宗鍾嘏云四  
言文約易廣敵敵風雅便可多得發苦文繁而聲少故世罕習

焉劉潛夫云四言尤難三百篇在前故也華水心云五言而上  
世人往往極其才之所至而四言詩難文辭巨伯輒不能二合  
數公之說論之所謂易者易成也所謂難者難工也方元善取  
韋孟諷諫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以為使  
經聖筆亦不能剛過矣此不過步驟河廣一章耳予獨愛公孫  
乘月賦月出皎兮君子之光君有禮樂我有衣裳張平子西京  
賦豈伊不度思于天衢豈伊不懷歸于紛榆天命不怡疇敢以  
滄錄釋載漢碑唐扶頌如山如岳嵩如不傾如江如河澹如不  
盈其句法意味真可繼三百篇矣後曰唐人夫人房中樂歌何  
如曰是直可以繼閨耻不當以章句摘也曰然則曹孟德月朗  
星稀結叔夜日送歸鴻何如曰此直後世四言耳工則工矣凡

之三百篇尚隔尋丈也

揚子雲青州牧蒞在丘之營椰子庾在溪之曲法本于雲  
宋人題釣臺詩曰此家新天子半老若故人陳白沙竊爲已句  
云七尺羊裘懸鶴鬚千秋龍象共依昂子陵豈有意與龍象較  
低昂子兼句法亦費又不及宋人矣

丹鉛錄卷之十九終

丹鉛錄卷之二十

博南山人升菴楊慎用集

溧南心泉梁佐應台校刊

詩話類

錦城絲管

唐人樂府多唱詩人絕句王少伯李太白爲多杜子美七言絕  
近有錦城妓女獨唱其贈花卿一首所謂錦城絲管日紛紛半  
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也蓋花卿  
在蜀頗僭用天子禮樂子美作此諷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詩人  
之旨當時妓女獨以此詩入歌亦有見哉杜子美詩讀體皆有  
絕妙者獨絕句本無所解而近世乃效之而廢諸家是其甚真論



之三百篇尚隔尋丈也

揚子雲青州牧蒞在丘之營椰子庖在溪之曲法本子雲  
宋人題釣臺詩曰此家新天子羊裘若故人陳白沙竊為已句  
云七尺羊裘幾釣鰲千秋龍象共低昂子陵豈有意與龍象較  
低昂子兼句法亦費又不及宋人矣

丹鉛錄卷之十九終

丹鉛錄卷之二十

博南山人升菴楊慎用集

溧南心泉梁佐應台校刊

詩話類

錦城絲管

唐人樂府多唱詩人絕句王少伯李太白為多杜子美七言絕  
近有錦城妓女獨唱其贈花卿一首所謂錦城絲管日紛紛半  
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也蓋花卿  
在蜀頗僭用天子禮樂子美作此諷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詩人  
之旨當時妓女獨以此詩入歌亦有見哉杜子美詩讀體皆有  
絕妙者獨絕句本無所解而近世乃效之而廢諸家是其甚真論



冥契猶在唐世妓人之下乎

落月屋梁

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言夢中之之而覺其猶在即所謂夢中魂猶猶言是覺後精神尚未回也詩全淺宋人看得太深反晦矣傳神之說非是

關山一點

杜詩關山同一點點字絕妙東坡亦極愛之作洞仙歌云一點明月窺人用其語也赤燈照云山高月小用其意也今書坊本改點作照語實索然且關山同一點小兒亦能之何必杜公也章草堂詩餘註可証

凝音佞

詩膚如凝脂疑音佞唐詩日照凝紅香白樂天詩落絮無風凝不飛又舞絮紅袖凝歌切翠眉愁又舞急紅腰凝歌蓮翠黛凝餘許臣詞重省別時淡漬羅巾猶凝張子野詞蓮葉春嬌殘痕凝高賓王詞想蕙汀水雲凝凝閣憑欄悵悵鶴悲吟極者興詞愛記歌聲當遲遲過天邊亂雲然凝今多作平音失之音律亦不協也

羊腸熊耳

庾開府詩羊腸連九坂熊耳對雙峰鮑照詩二嶂虎口九折羊腸可謂工矣比之杜工部高鳳聚雲嶺子當歌之句則杜覺偏枯矣

巫峽江陵

盛弘之荊州記巫峽江水之迅云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杜子美詩朝發白帝暮到江陵

來自擊信有微幸太白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  
岬猿聲啼不盡扁舟已過萬重山雖同用盛弘之語而優劣自  
別今人謂李杜不可以優劣論此語亦太憤憤

慧遠詩

晉釋慧遠遊廬山詩完嶽吐氣清幽岫棲神跡希聲奏琴籟響  
出山溜滴有客獨寧遊徑然忘所適揮手撫雲向靈關安足關  
留心叩玄扃感至理非隔孰是騰九霄不奮冲天翻妙同趣自  
均一悟超三益此詩世罕傳弘明集亦不載猶見於廬山古石  
刻耳就是觸九霄與陶靖節執事都不管之句同調與晉人語  
也杜子美詩得似廬山路直隨慧遠遊正用此事字亦不虛千  
家註杜乃不知引此

竹枝詩

元楊廉夫竹枝詞一時和者五十餘人詩百十餘首予獨愛徐  
延微一首云盡說虛空好莫奈不知天上有牽牛膽拋萬斛膽  
脂水酒向銀河一色秋

瑟瑟

白樂天琵琶行楓葉荻花秋瑟瑟此句絕妙楓葉紅荻花白映  
秋色碧也瑟瑟珍寶名其色碧故以瑟瑟影指碧字讀若草草  
不知其解也今以問人輒答曰瑟瑟者蕭瑟也此解非是何以  
證之樂天又有琵琶曲云一道殘陽照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  
此瑟瑟豈蕭瑟哉正言殘陽照江半紅半碧耳樂天有靈必驚  
予為千載知音矣



張繼詩

國語室無燕稻野無鼠對譙子兵添耕有春繼稻織有日斷  
機言用兵之妨於紡織也唐張繼詩女僮棄也杵糞廢沒陽耕  
蓋祖對子之語

門外狗兒

門外狗兒吠知是蕭郎至剗斃下香墻冤家今夜醉扶得入羅  
幃不肯脫羅衣醉則從他醉猶勝得曉時此唐人小辭前輩言  
觀此可知詩法或以問子者曰只是轉摺多益八句而四轉折也

三句詩

幽怪錄載唐人三句之詩一首云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  
春夢中翠簾斜捲千條入春天雁寄交云桂樹蒼蒼月如霧山  
中故人讀書處白雲濕衣不可去亦佳此之唐人別惡矣

袁伯文詩

玉婢清露羅襪已依霜逢春每先絕事秋欲幾方袁伯文楚  
妃引也風聞曉翻鷺月殿夜凝明翠君早流盼無令春草生徐  
孝嗣白雪曲也淚滴珠難盡客殘玉易消倘隨明月去莫道夢  
魂遙張文收醜樂也羅敷初纒髮黃髮王嬌小月落始歸船春  
賦恒著曉又別前花照露別後露垂葉散舞須及時如何生悲  
妾李暇怨詩也數詩少時愛而誦之然諸選皆不收何見耶

劉須溪

世以劉須溪爲能賞音者其於選詩卒在諸家皆有批點也予  
以爲須溪元不知詩其批選詩首云詩至文選爲一死五言盛

於建安而物罕為甚此言大本已迷矣須溪徒知尊李杜而不  
知選詩又李杜之所自出于曹劉須溪乃開剪裁羅段誦客人  
元不習到蘇杭南京機坊也

幽陽

陳子昂詩微月生西海幽陽始化昇月本陰也而謂之幽陽三  
五陽也而平明已缺此語亦道家說坎為月而中滿女本陰也  
而為舉見之理也國語亦云文陽物而晦時

佛經似詩句

佛經有云樂行不如苦住貧客不如貧主又見洞山語錄破鏡  
不重照落花難上枝絕似唐人樂府也

黃鶴樓詩

宋徽宗浪取崔顥黃鶴樓詩為唐人七古律第一近日何仲默  
薛君采取沈佺期盧家少婦營金堂一首為第一二詩未易優  
劣或以問予予曰崔詩賦體多沈詩比興多以畫案法論之沈  
詩披麻皴崔詩天斧劈皴也

凍谷

集韻淞凍淞也三蒼解詁淞雨也其字音送俗曰霧淞漢書五  
行志雨木水亦曰樹介又曰木稼稼即介之詭耳寒甚而木冰  
如樹著介曹也曹南曲集云齊地寒甚夜如霧凝於水上日出  
飄瀟度階尤為可愛遠作詩云園林初日淨無風霧淞花開樹  
樹同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齊袖玉籠懸著地以為豐年之兆  
諺云霜淞如霧淞窮漢備飯竟然淞之極則以為樹介木木諺



云木若稼達官怕甚寒淺則為霖滄寒極則為木木霖滄名豐而木米名凶也李獻吉詩大寒水雨何紛紛曉行日臨江吐雲蓋誅木冰也又云今朝乘白露南枝參差開紫宮散花女騎龍下瑤臺蓋誅霖滄也各極體物之妙云

神灑

陳希夷詩候爾火輪煎地脉愕然神灑湧山椒神灑出列子即易所謂山澤通氣參同契所謂山澤氣相蒸與雲而為雨是也地理書沃焦尾閭皆此理耳

綠沉

杜少陵邊何將軍山林詩兩樾金鎖甲峇卧綠沉鎗竹坡周少隱詩語云甲拋於雨為金所質鎗卧於峇為綠所沉有將軍不好武之意此替者之言也薛氏補遺云綠沉精鐵也引隋書文帝賜張淵綠沉之甲趙德麟侯鯖錄謂綠沉為竹引陸龜蒙詩一架三百竿綠沉森杳冥雖少有據然亦非也予考之綠沉乃畫工色之名鄴中記云石虎造象牙挑枝扇或綠沉色或木蘭色或紫緋色或鸚鵡金色玉箴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沉漆管見遺南史梁武帝西園食綠沉瓜是綠沉即西瓜皮色也蔡簡文詩吳戈夏服箭驃馬綠沉弓虞世南詩綠沉明月絃劉勰趙都賦弩有黃間綠沉若如薛與趙之說鐵與竹豈可為弓絃耶楊巨源詩吟詩白羽扇枝獵綠沉槍與杜少陵之句同皆謂以綠沉色為漆飾鎗柄耳

帛道猷詩

晉世釋子帛道猷有陵峰持藥詩曰連峰數千里修林帶平津  
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此四句古今絕唱也有石刻在沃州  
岩按弘明集亦載此詩本八句其後四句不稱獨刻此四句道  
猷自刪之耶抑別有高人定之耶宋秦少游詩孤清深處疑無  
地忽有人家笑語聲道無詩隔林彷彿開機杼知有人家在翠  
微雖祖道寂語慕而不及庚溪作詩話謂少遊道潛比道猷尤  
為精鍊所謂鮮豔壤以充解謂申極其不芳也

禿節

是以道家有宋子京手書杜少陵詩一卷捩節漢臣歸乃是禿  
節漸收間黃梁乃是聞黃梁以道跋云前輩見善自多不似乾  
生但以印本為正也慎按後漢書飛鶴傳云蘇武以禿節效貞  
杜公正用此語後人不知改禿為捩是以前徒知宋子京之捩  
本亦不知禿節之字所出也況今之淺學乎

五言律起句

五言律詩起句最難六朝人稱謝朓工於發端如大江流日夜  
客心悲未央雄鷹千古矣唐人多以對偶起雖森嚴而乏高古  
宋周伯弼選唐三體詩取起句之工者二酒渴愛江清餘酣漱  
晚汀又江天清更愁風柳入江接是也語誠工而氣甚虛余愛  
柳渾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是均感陽春草芳秦帝採衣裳  
又春從何處來拂水復驚梅梁元帝山高五峽長垂柳復垂楊  
唐蘇頲北風吹早鴈日日渡河飛張柬之淮南有小山蘇文隱  
其間王維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杜子美將軍廳裏暎青燄

兩角弓孟浩然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雖律也而含古意皆起句之妙可以為法何必效晚唐哉伯弼之見誠小兒也

芳梅詩

新歲芳梅樹繁苞四面同春風吹漸落一夜瘦枝空小婦今如此長城恨不窮莫將遼海望來比後庭中此劉方平梅花詩也既不用事又不拘對偶而工緻天然雖太白未易先後也梅花詩被宋人作壞令人見梅枝條可憎而香影無味安得誦此詩及梁元帝徐陵徐江總諸詠一洗梅花之辱乎

謝詩

謝朓嗣王晉安詩南中榮楠柚寧知鴻雁飛後人不解此句之妙晉安即蘭皋州也南中榮楠柚即諺云樹蠶不落葉也寧知鴻雁飛即諺云雁飛不到處也樹不凋雁不到本是癡癡乃以美言之此是隱句之妙

吹蠶

隨昭苦無行舍沙射流影吹蠶痛行驛南中畜蠶之家蠶昏夜飛出飲水尤如曳尾所謂行驛也文選註行驛行株之驛非也

韓翃詩

唐人評韓翃詩謂此典深於劉長卿勛節感於皇甫冉此與景景配勳節情也

王適詩

忽見寒梅樹開花漢宋濱不知春色早疑是弄珠人此王適梅花詩也唐音選之二首足傳矣適唐初人陳子昂列傳云幽人





王適見感遇詩曰是必爲海內文宗矣即其人也予見蜀志載  
王適蜀中旅懷一首云有晴須同影無事則書空垂置如天外  
平生似夢中別離同夜月愁思隔秋風老少悲顏鬢蓋庶悟程  
公蓋因旅適入蜀而見子昂也近註唐音以王適爲韓退之銘  
其墓者不知開元以後安得此句法哉不惟胸中無書又且目  
中無珠妄淺如此何以註爲

張諲

王右丞贈張諲詩云屏風誤惡感孫郎團扇畫書輕內史李頎  
亦贈諲云小玉疲體開支葉落月梨花空清響詩堪記室妬風  
流畫與將軍作勳敵其爲名流功重如此記室左思也將軍顧  
凱之也諲之畫有神鷹圖子猶及一見之於京肆以索價大厚  
木之購也

桃花詩

唐自白觀至景龍詩人之作盡是應制命題既同體制復二其  
綺繪有餘而微之韻度獨蘇頗東望草木春可憐一篇適出羣  
英矣予又見中宗嘗桃花應制凡十餘人最後一小臣一絕云  
源水叢花無數開丹枝紅萼間青梅從今結子三千歲預喜倦  
遊復摘來此詩一出羣作皆廢中宗今言女唱之號桃花行惜  
不知作者名欲宋元近時選唐詩者輒有家無者選此者未之  
見耶不之識耶

七夕曝衣

沈佺期七夕曝衣篇云君不見昔日宜春太液邊披香畫閣與

天邊燈火灼燦九衢映香氣氤氳百和然此夜星繁河正白人  
傳織女牽牛客宮中樓接曉天種天上娥娥紅粉席舒羅散綵  
雲霧縈綉玉垂珠星漢迥朝霞散彩冠衣架曉月分光芳鏡臺  
上有儂人長命絳中有宮媛迎歡繡璫玳筵中別作春環玕髓  
裏翻成直榦房金屋窈新流音氣鬱者不自由連支宜惜露臺  
費晉武須琴前殿寒徐期此詩首以儂繡終歸誠戒亦可欽玩  
近刻沈集不載此詩蓋本類書抄合非當日全集也

文思遲速

相如合筆而鷹毫校筆應詔而奏賦言文思遲速之異也唐吳  
云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清一夕賦滿湘書家亦云思訓經年之  
力道玄一日之功

批頰

唐盧延遜詩樹上慈諷批頰鳥應聞他剉叩頭蟲玉半山詩賢  
林窺博黍籍草聽批頰元人送春詩批頰穿林叫新綠韓敬先  
春恨詩云殘夢依依酒力餘城頭批頰伴啼鳥半明乍捲西樓  
幙院靜初聞放鵲聲批頰蓋鳥名但不詳為何形狀耳或曰即  
鴨鳩也惟明之鳥一名夏鷄俗名陽隆鷄

柳枝詞

麗情集載湖州妓周德華者劉采春文也唱劉禹錫柳枝詞云  
春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恨無消  
息到今朝此詩甚佳而劉集不載

金山寺詩

靈山一峰秀岌然，殊衆山盤根。大江底，神影浮雲間。雷震常開，作風雨時，往還象外懸。清景千載長，躋攀此唐人。韓愈題金山寺詩也。當爲第一。張祐詩雖佳，而結句終日醉醺醺，已入派打油胡釘鉸矣。

劣唐詩

學詩者動輒言唐詩便以爲好，不思唐人有極惡劣者。如薛逢戎昱乃盛唐之晚唐，亦有數等如羅隱杜荀鶴晚唐之下者。今山唐虛延遜又其下者。望羅杜又不及矣。其詩如一箇稱衙容不得，又一領青衫滑不得之句。其他如我有心中事，不向草三說。昨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又如賊猫窺鼠穴，破文紙魚帖。又如其詩間話當閒話，往往事從閒話生。又如水牛浮鼻渡沙鳥點頭，行此類皆下等。優人口中語，而宋人方採以爲詩法。入全唐詩話，使觀者曰是亦唐詩之一體也。如今稱燕趙多佳人，其間有跛者，眇者，瘡者，疥者，乃專旁竄之。曰是亦燕趙佳人之一種可乎。

劉駕詩

劉駕詩體近卑，無可采者。獨馬上續殘夢一句，千古絕唱也。東坡改之作瘦馬兀殘夢，復見無味矣。

馬戴詩

嚴羽卿云：馬戴之詩爲晚唐之冠，信哉。其劉同懷古云：朔鄉西去不復返，易水東流無盡時。日暮蒼梧劍，城北黃沙白草。住風吹雅有古調。至如憶帝洞庭樹，人在木蘭舟。雖採英，無以過。



也

劉言史詩

劉言史潘湘舟中聽夷女唱棹歌云夷女采山蕉緝紗浸江  
水野花滿髮粧粉紅聞歌棹酒深岐裏較遲知從何處生當年  
泣露斷腸聲翠華寂寬輝娟波綠絲空餘紅淚情青煙宮殿覆  
杉桂蛩壁凌天風雨細昔人怨恨此地遺碧杜湘妃含花夢清  
猿未盡聽風切汨水流到湘妃祠北人莫作潘湘遊九疑雲入  
蒼梧愁棹過楚人歌也元結集作歎乃字不同而義一此詩世  
亦罕傳且錄之

劉元濟詩

近愛廬山詩志見唐人劉元濟語廬山歌題瑯江州想洛陽有作

云龜山帝始營龍門禹初鑿出入經變化俯仰馮臺靡未若茲  
山功連延並承震東北流良象西南距坤絡宏阜自鬱鬱高壘  
復迴薄勢入崇矣漭陰關彭蠡壑九江杳無際七澤紛相錯雲  
霞散英會風波騰翠嶺跡隨造化义利與乾坤博盼暫積氣通  
紛繪潛性作石渠忽見蹊金方安可托地入天子都巖有僊人  
藥三門幾迢遞三宮何憺燭咫尺窮杳雲躡步昏恬漠才驚羽  
翰幽居靜龍蛇雙明收振雄詞隸華殊灼爍泰享匡丙夏深謀  
贊禹必黃靈靈飛絳氣橫川躍佐曆符賢達人期夢天爵禮  
樂當垂碧詩書成舞勺清揮時學電利器騰霜鏹璇聖把衡將  
降靈芬木鐸墻仞包武侯波瀾控文君旋開川翹漸迷觀折葵  
蒼稷尚片換園良平公輔略重臣齊出守英藩諫求瘼豫章觀

偉村江州訪靈峰陽岫曉氛蒸陰岫岵峩峩蕭索雄嶽屢駭奔雄飛  
更驚博擊靈透煙霞騰傑亂枝格故園有歸夢抱山非行樂他  
鄉徒可遊溲澗終投泊景物觀淮海雲霄望河洛城關峯微坐  
圖書老色開神功多粉繪元氣猶野酌丞相下南宮稔軍趨北  
洛橫杯並附離別非俱調鶴四野時迷路五月先投會池榭宜  
瓊蕊官風花亂珠箔舊遊勞竊森漸如無悅樂天寒欲贈言感蒼  
期文約夜琴清玉柱秋寒變緜曠風雲動翰林宮徵調文蒼古  
泉激為浪思緒飛成線千里揮珠璣五采合丹纒鐘鼓發鸞鶴  
璣瑜俄抵鷓鴣宿懸厝息叨聲逾寂寥長望恨南溟居然窮東  
郭此言綺繪煇發比與溫然雖王楊盧駱未能先也然不甚流  
傳而王周李山甫林寬盧延遜周崇胡曾且徒卻擬便淺後人

羞道者乃有集行世噴筆言不出俗言勝也文亦有幸不

崇山

驪泉崇山今以為湖廣之慈利縣非也沈佺期詩集有後崇山  
向越裳詩其序云按九真關崇山越裳四十里杉谷古崇山竹  
谿從道明國來於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水歇欽藤竹明昧有三  
上峰夾水直上千餘仞諸僊窟宅在焉其詩云朝登崇山下暮  
坐越裳陰西從山谷變北上竹谿深竹谿道明水杉谷古崇山  
以此證之崇山乃在交廣之域為是

李益詩

李益集有樂府雜體一首云藍葉機重藍花石欄色少女歸  
少年光華自相得愛如寒爐火素老樞風扇山嶽起面前相看

不相見春至草亦生誰能無別情殷勤展心素見新莫念故遊  
望孟門山殷勤報君子既為隨陽鴈勿學西流水此詩比興有  
古樂府之風唐人少及此者或云非益詩乃無名氏代霍小玉  
寄益之詩也

石尤風

郎士元宿盧采蘋詩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  
不及石尤風石尤風打頭逆風也行舟遇之則不行此詩意謂  
行舟遇逆風則住故人置酒而以前期為辭是故人酒不及石  
尤風矣語意甚工近人吳中刻唐詩不解石尤風為何語遂改  
作古淳風可笑又可恨也

蝦蟆陵

白樂天詩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蝦蟆陵在長安  
謝良輔詩取酒蝦蟆陵下家家守忠節危衣已詩翠樓春酒蝦  
蟆陵長安少年皆其著

搗衣

字林云直舂曰搗古人搗衣兩女子對立執一杵如舂米然今  
易作舂杵對坐搗之取其便也嘗見六朝人畫搗衣圖其制如  
此圖後有行書魏瓘賦云夜如何其秋兮已半搗帶編環暗脫  
始于搗搗終於凌亂驚葉落之兩行邊彩雲而一斷隱高樓而  
如動度遙城而如散夜有露兮秋有風杵有聲兮衣可縫佳人  
聽兮意何窮步遊達于涼景暢容與于晴空黃金釵兮碧雲髮  
白綸巾兮青文月佳人聽兮良未歇臂長虹兮乍聞凌倒景而

將越但見餘韻未畢微影方流遠迥洞多半入宵急窈窕聞館  
方增客愁李郁尉以胡笳動泣而子期以鄰笛增憂古人獨感  
於聽今者况兼乎秋願君無鬱龍泉色誰道明珠不可投賦雖  
非偶自是齊梁風流之習也

風爭詩

古人殿閣簷榭間有風琴風箏皆因風動成音自譜宮商元徵  
之詩為嘯風箏碎珠玉高射有夜聽風箏詩云夜靜絃聲響碧  
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僧齊  
已有風琴引云按吳絲雕楚竹高托天風拂為西一宮商在  
素空響鳴鳳語翹梧桐夜浮天碧松風多孤聽寒處驚流波愁  
魂傍枕不肯去翻疑住處雨湘娥金風卷盡黃鸝冷泛虛堂  
韻難狀常恐聽多耳漸煩清音不絕知音絕王半山有風琴詩  
云風鐵相敲固可鳴朔身行夜響行管如何清世客高枕翻作  
烏鵲枕上聲此乃簷下鐵馬也今名紙寫曰風箏亦非也

李太白論詩

李太白論詩云典嘗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  
束於聲調俳優故其贈杜甫詩有飯類之句蓋識其拘束也  
余觀李太白七言律絕少以此言之未窺六甲先制七言者視  
此可省矣

杜逸詩

合律事類載杜工部詩云三月雲連夜未應傷物華只緣春欲  
盡留著伴梨花此詩舊集不載又寒食少天氣春風多柳花又



小挑知客意春盡始開花則入之全集遺逸多矣

簡文楓葉詩

梁簡文帝楓葉詩云萎綠映陵青疏紅分浪白落葉酒行舟仍持送遠客此詩情景婉麗本集亦不載

誄嶂詩

陸龜蒙嶂詩云伴鶴金羅影映雀畫成圓按梁書武帝賜吳興太守何敬暉雀畫扇詩用此事也

劉文房詩

劉文房詩已是洞庭人猶看瀟陵月五更野詩長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語意相似皆當繼嗣之意然總不若王仲宣云南登瀟陵峴頭望長安落葉隨風自不可及也

彫文

說文彫文一名矜徐鉉曰彫文西京雜記及古詩多作雕胡內則註作雕胡亦作安胡枚乘七發安胡之飯註今所食菱苗米也宋玉賦主人之女炊雕胡之飯爾雅菱苗雕蓬孫炎云米菱也米可作飯古人以為五飯之一周禮魚宜放于齊云水米飯膳以魚同水物也其米色黑管子謂之鴈膳杜詩波漂菰米沉雲黑言人不收取而鴈亦不啄但為波漂雲沉而已見長安兵火之慘極矣

波漂菰米

客有見予拈波漂菰米之句而問曰杜詩此首中四句亦有所本手予曰有本但變化之極其妙耳隋任布古昆明池應制詩





曰回朕牽牛渚濛濛鍾離川便見太平宴樂氣象今一變云織  
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讀之則蒼煙野草之悲見于  
言外矣西京雜記云太液池中有雕菰紫葍綠節鳧雛鴈子噉  
喋其間三輔舊圖云宮人泛舟採蓮爲巴人權歌便見人物遊  
嬉宮沼富貴今一變云涉滯菰米沉雲黑露凝蓮房墜粉紅讀  
之則菰米不收而任其沉蓮房不採而任其墜兵戈亂離之狀  
具見矣杜詩之妙在翻古語千家註無有引此者雖萬家註何  
用哉因悟杜詩之妙如此四句直上與三百篇野羊豨首三星  
在鬻同比之晚唐亂殺平人不怕天插旗亂插死人堆豈但天  
壤之隔

銀燭

穉天子傳天子之寶璣珠燭銀郭璞曰銀有精光如燭也梁簡  
文詩燭銀踰漢女寶鏡蓮花吾江總管貞女峽賦含照曜之燭銀  
沂潞溪之膏玉唐人詩用銀燭字本此

帆字音

帆字得咸切舟上幔也又扶泛切使風也舟幔則半聲使風則  
去聲蓋動靜之異也劉熙釋名曰隨風張幔曰帆註去聲廣韻  
曰張布障風曰帆音與梵同左傳宣十三年註投施投衡上使  
不帆風謂車旆之受風若舟帆之帆風也舟帆之帆平聲帆風  
之帆去聲疏云帆是扇風之名孫綽子曰動不中理若帆舟而  
無舵南史因風帆上前後連烟荆州記云官亭湖廟神能使湖  
中分風而帆南北晉洪方生有帆入南湖詩又有還都帆詩謝



靈運有遊赤石進帆海詩劉孝威有帆渡吉陽洲詩選詩無因  
下征帆徐陵詩南茨大麓北帆清湘劉昉詩迴艫乘沐水舉帆  
逐分風張曲江詩征轍挽北渚歸帆指南陸景燕公詩離寬似  
征帆常往常鄉飛趙冬曦詩帝城寒夢魚歸帆滿風颺杜詩浦  
帆長初發轉退之詩無因帆江水色何詩鶴帆乘風轉全裴照  
地新畫浩然詩續北迴征帆已東問故人徐安身詩暮雨衣猶  
濕春風帆正開近蘇州刻孟詩改征帆為征神何仲默笑曰征  
帆改征掉錦帆亦改曰錦掉可乎蓋漢學多改非初誤也

江平不流

杜詩江平不肯流音求工而語反拙所謂擊混沌而畫蛇足必  
大性命而失杯酒也不若李羣玉樂府云人老自多愁水添難  
急流也又不若巴渝竹枝詞云大河水長漫悠悠小河水長似  
箭流詞愈俗愈生意愈淡愈深

陸賈美鬢

陸賈南中行經雲南中百花惟素馨者特酷烈彼中女子以絲  
絲穿花心繞髮為飾樂意隱諒素馨花詩云細花穿弱縷盤向  
綠雲鬢用陸語也花繞髮之飾至今猶然予嘗有詩云金碧佳  
人墮馬拖鷓鴣林裏抹秋芳穿花貫縷盤香雪曾把風流惱陸  
郎是意賈笑謂予曰不意陸賈風流之案十年而始發耶

洛春證

劉須溪所選古今詩統亡甚草集一冊諸藏書家皆然予於滇  
南偶得其全集然其所選多不愜人意可傳者止十一耳辛

十  
五  
集  
中  
皆  
宋  
人  
詩  
無  
足  
採  
取  
獨  
司  
馬  
才  
仲  
洛  
春  
謔  
曹  
元  
寵  
夜  
歸  
曲  
尚  
有  
長  
吉  
教  
山  
之  
遺  
意  
今  
錄  
于  
此  
洛  
春  
謔  
云  
洛  
陽  
碧  
水  
揚  
春  
風  
銅  
駝  
陌  
上  
桃  
花  
紅  
高  
樓  
臺  
榭  
綠  
相  
向  
錦  
帳  
全  
覆  
香  
霧  
灑  
龍  
裘  
公  
子  
五  
陵  
客  
奉  
毛  
赤  
兔  
雙  
蹄  
白  
金  
鈞  
寶  
映  
遂  
飛  
香  
醉  
入  
花  
叢  
惱  
花  
嵬  
青  
娥  
皓  
齒  
別  
吳  
倡  
梅  
粉  
粧  
成  
半  
額  
黃  
羅  
屏  
綺  
帳  
圍  
寒  
玉  
帳  
裏  
吹  
笙  
學  
鳳  
凰  
細  
綠  
闌  
紅  
曉  
煙  
濕  
車  
馬  
駢  
駟  
雲  
梅  
描  
瓊  
蓋  
杯  
深  
琥珀  
濃  
鴛  
鴦  
枕  
鏤  
瓊  
瑤  
遊  
吹  
龍  
笛  
歌  
白  
紵  
蘭  
席  
淋  
漓  
日  
將  
暮  
君  
不  
見  
瀟  
湘  
岸  
上  
楊  
柳  
枝  
青  
青  
送  
別  
傷  
南  
浦  
夜  
歸  
曲  
云  
餞  
烏  
啞  
啞  
啼  
暮  
寒  
回  
風  
急  
雲  
飄  
朱  
閣  
瑣  
懸  
綉  
刺  
紅  
獸  
畫  
樓  
金  
泥  
揜  
衫  
鬢  
眞  
粧  
秀  
色  
攢  
眉  
綠  
能  
唱  
裏  
陽  
大  
堤  
曲  
酒  
酣  
橫  
管  
咽  
孤

西施

劉長卿題西施障子白鴈風不舉袖但覺羅衣輕二語雖太白可頌頽也

裴迪詩

湖窟景陵縣西塔寺有陸羽茶泉裴迪有詩云景陵西塔寺蹤跡尚空虛不獨支公住曾經陸羽居草堂荒產斂茶井冷生魚一汲清冷水高風味有餘迪與王維同將其詩自朝川倡和外無傳此詩予見之石刻云

五字

郭頌世語曰司馬景王命書郎虞松作表再呈不可意鍾會取章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景王曰不當爾耶松曰鍾會也景王曰如此可大用沈佺期詩五字擢英才用此事也解者以五字為詩誤矣

振柘語

樂苑云羽調有柘枝曲商調有振柘枝此舞因曲為名用二女童帽施金鈴柘轉有聲其來也於二蓮花中藏之花折而後見對舞相呈實舞中雅妙者也段成式寄溫庭筠雲藍紙詩曰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寄相思待將袍襖重抄了醫靈裏陽振柘詞今溫集中有振柘詞極音粗

詩用數字

王右丞詩楊花惹暮春李長吉詩古竹老梢惹碧雲溫庭筠騷香惹惹鴛鴦錦孫光憲六宮眉黛惹春愁用惹字凡四皆絕妙

韋詩數字

韋蘇州詩獨憐幽草澗邊生古本生作行字勝生字十倍

右丞詩用字

王右丞詩暢以沙際鶴兼之雲外山孟浩然云重以觀魚樂因之鼓柝歌鐘用助語辭而無頭巾氣宋人曾謂筆效之如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又如命也豈終否時乎不暫留殆不止學步邯鄲效顰西子乃是醜婦又生瘡雲上再加霜也

感遇詩

或請予曰朱子感興詩比陳子感遇詩有理致予曰壁是青裙



白髮之節婦乃與觀粧妝服之宮娥爭妍取情增村角妙不惟  
取笑旁觀亦且自失所守要之不可同日而語也彼以擬招續  
楚辭感興續文選無見於此矣故曰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  
要有吳子言者

平楚

謝朓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蒼叢木也登高望遠見木杪  
如平地故云平楚猶詩所謂平林也陸機詩安樂遵平楚謝語  
本此唐詩燕掠平蕪去又遊絲滿平綠又因謝詩而衍之也

浴服

楚辭遠望兮汗服陸機詩林澗含汗服呂延濟曰汗服原野之  
色按說文浴山谷青浴浴也則汗服字當作浴服又列子云雲

薺芊芊註芊芊茂盛之貌李白賦彩翠兮芊芊服浴服作芊服亦  
通文選別作汗服字皆從目

菩薩蠻

唐詞有菩薩蠻不知其義按小說開元中南詔入貢危素金冠  
璽絡被體故號菩薩蠻因以製曲佛經戒律云香油塗身華鬘  
被首是也白樂天蠻子朝詩曰花鬘拜禮悅蛇動是其證也今  
曲名豈作蠻非也

玉華僊子歌

李康成玉華僊子歌曠隋電綺閣男題羅縠縠翠子打蓮荷紅  
鬢錦髮風驟驟黃駱絲鞭雷紫驪以電霜風雷實字為服工不  
可言惟初唐有此句法



人日梅詩

李羣玉人日梅花詩半落半開臨野岸團情團思媚韶光玉鱗  
寂寂飛斜月素手亭亭對夕陽亦有思致玉鱗寂寂飛斜月其  
奇句也暗香浮動恐未可此

杜審言詩

杜審言早春遊望詩唐三韻選爲第一首是也首句獨有宦遊  
人第七句忽聞歌古調妙在獨有忽聞四字文選履仲文詩  
獨有清秋日審言祖之蓋雖二字亦不苟也詩家言子美無一  
字無來處其祖家法也

白蓮詩

陸龜蒙白蓮詩羨鴛多愛別孤城此花端合在瑤池無情有恨  
何人見月脫風清欲墮時觀東坡與子帖則此詩之妙可見然  
陸此詩祖李長吉長吉詠竹詩云斫取青光寫楚辭香春粉  
黑離離無情有恨何人見露壓煙籠十萬枝或疑無情有恨不  
可詠竹非也竹亦有嫵媚玉東野詩云竹嫵媚籠曉煙左太冲  
吳都賦詠竹云嬋娟檀藥玉潤粲辭合而觀之始知長吉之詩  
之工也

李陵詩

修文殿御覽載李陵詩云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陰盛殺  
氣淒風從此興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嗷嗷窮塞子獨行如  
履冰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瀉水置甌中馬羸滑與濕巢父  
不洗耳後世有何辨此詩古文死止載首二句註云下缺當補



入之以傳好古者

郭儂女廟詞

博陵縣有郭儂女廟儂女魏青龍中山人年及笄姿色姝麗採  
蘋水中著煙白霧俄失其所在毋求水濱願言一見良久異  
香襲人隱約于波渚間曰兒以靈契托蹟縉宮陸主是水府世  
緣已斷毋用悲悵而今而後使鄉梓田黨咸宜有感而通乃為  
吾驗後人立廟焉而有斯言遂登詞于壁云河洲蘋滿記翠籠  
采采州將隣墟蒼渚烟生金支尤爛人在霧縉縉帶小鬟頰成  
雲散羅襪凌波不見翠鸞遠在清溪如鏡野花照靨情懸驚鳥變  
現身後神功綠甌吳鸞漢女菱歌湘妃吟瑟春動倚雲層殿  
彤車載花一色醉盡碧桃清宴故山曉嘆流年一笑人間飛電

滇中詩人

滇中詩人未樂聞稱平谷陸郭郭名文號舟屋其詩有唐風三  
子遠不及也如竹枝詞云金馬何曾半步行碧鷄那解五更鳴  
儂家夫婿又離別恰似兩山空得名又登碧鷄山太華寺一聯  
云湖勢欲浮雙塔去山形如擁五華來一時閨筆信佳句也但  
全篇未稱耳其全集予嘗見之如此二詩亦僅有也

王季友詩

王季友觀于舍人壁山水畫云野人宿在人家少唐音人家設  
作山家既云野人何得少宿山家耶

鏡聽

李廌王建皆有鏡聽詞鏡聽今之響下也



耳衣

唐人邊塞曲全裝腰帶重錦縫耳衣寒耳衣今之暖耳也

揭調

樂府家謂揭調者高調也高駢詩公子邀歡月滿樓佳人揭調唱伊州使從席上西風起直到蕭關水盡頭

魚米

唐田澄蜀城詩地富魚爲米山芳桂是蒸俗名沃土爲魚米之地本此

蜀詩人

唐世蜀之詩人陳子昂注李白明李餘注雍陶注裴君裕注劉

說注唐陳諫情本倫賦符載注蘇裕之賦王嚴注柳劉發

注州李淫注田章注柳震注院成注劉壽人張驛注僧可注

注處采注人毛文錫注人宋桃注杜光庭注若溪注墳注草莊牛注嶠

歐陽炯皆他方流寓而老于蜀者嘗欲聚集其詩爲一帙而未暇焉

南雲

詩人多用南雲字不知所出或以江總心逐南雲去身隨北鴈來爲始非也陸機思親賦云指南雲以寄飲望歸風而效誠陸雲九懸云眷南雲以興悲家東雨而涕雲蓋又先于江總矣

探情以華

文選王仲宣詩探情以華觀微知著本于史記律書情核其華道著明矣之語華者親也然史記之語觀仲宣之詩而益明仲





宜之詩得善之解而始白觀書所以貴乎博證也

杜詩本謝

謝宜遠詩離會雖相雜杜子美忽漫相逢是別離之句實祖之  
顏延年詩春江壯風濤杜子美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之句  
實衍之故子美論兒詩曰蒸精文選理

卷之二十終

可鉛總錄卷之二十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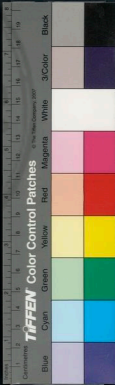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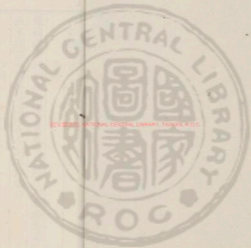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20130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6-20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丹詒總錄卷之二十一

金濟

張籍謫中詩銅柱南邊毒草春行人幾日到金濟金濟交趾地名水經註所謂金濟清渚也今刻本作麟非

沙海

戰國策暉臺之下沙海之上九域志有沙海孟浩然和張三自懷縣還途中遇雪詩風吹沙海雪來作柳園春正是梁地事

江蒲

周禮汧浦作弦浦左傳菴浦作菴蒲杜詩側生野岸及江蒲江蒲江浦也

揭來



今文語辭鳩米聿來不知所始按楚辭車既駕兮鳩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舊註鳩去也又按呂氏春秋膠鬲見武王子鮪水曰西伯鳩去無數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伐殷也膠鬲曰鳩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註鳩何也君然則鳩之為言盍也若以解楚辭則謂車既駕矣盍而歸乎以不得見而心傷悲也意尤疑至則今文所製用鳩米者亦謂盍來也非是發語之辭矣文選註劉向七言曰鳩米歸耕米自球顏延年秋胡妻詩曰鳩米空復辭義皆謂盍來始通

伏毒寺詩

杜詩鄭國伏毒寺瀟灑在江心劉禹錫詩曾作關中客頻經伏毒岩晴煙沙苑樹晚日渭川帆

儲詩

儲光義詩落日煙霧明農夫知雨止耿緯詩向人微月在報雨早霞生此即諺所謂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也劉禹錫武陵詩稍陰春晴度行囊雲霧老岑耿緯詩曉雷期稔歲重霧報晴天皆用老農占驗語予舊日秋成詩云草頭占月蠶米價關天河亦用諺語日蠶長江水月蠶草頭空又七月七夕視天河顯晦卜米價豐歉蓋老農有驗之占云

杜詩天棘

杜詩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鄭樵云天棘柳也此無所據杜撰欺人耳且柳可言絲紙在初春若木瓜留客之日江蓮白羽之辰必是深夏柳已老葉濃陰不可言絲矣若夫蔓云者可言





鬼絲王瓜不可言柳此俗所易知天棘非柳明矣按本草索隱云天門冬在東嶽名淫洋葢在高嶽名百部在西嶽名管松在此嶽名類棘與天棘相近而互名也此解近之

韓退之詩

韓文公贈張籍詩云又欲江總文才妙自嘆虛翻骨相屯以忠直自比而以姦佞待人豈聖賢謙已恕人之意哉考籍之為人亦無姦佞似江總者若曰以文才論何不以鮑照何遜為比而必曰江總乎此乃韓公平生之病處而宋人多學之謂之占地步心術先壞矣何地步之有

唐詩感歎

唐詩春樓不閉欲發銷又望其波疑舉翠華歲魅旌名鹵簿中有之孫氏瑞應圖云歲穀熟草王者禮備則生今之字書例解為草木之秋未得其原也

行道遠遊

詩行道遠遊中心有違思致幾絕紫玉歌所謂身遠心還落神賦所謂足經神靈者徂其意

岳陽樓詩

余昔過岳陽樓見一詩云樓上元龍氣不除湖中范蠡意何如西風萬里一驚鷗秋水半江雙白魚鼓瑟至今悲二女沉沙何處弔三閭賸餘像子無人識騎鶴吹簫上碧虛乃和其姓名則元人張翔半雄飛不知何地人也雄飛在元不著詩名然此詩實可傳何時虞伯生范德機嘗有岳陽樓詩遠不及也故特表



出之

謝靈運詩

謝靈運爲宋末詩人之冠其學李賀詩入其室而不蹈其語  
比之梅鐵燭臺十倍矣小絕句如春牛秋正中海白夜疑曙野  
風吹空巖渡橋在孤樹絕妙可傳郊島不能過也

劉禹錫詩

元和以後詩人之全集可觀者數家當以劉禹錫爲第一其詩  
入選及人所贈多不下百首矣其末經選全篇如琴絲瀑云飛  
流透款隨噴酒如絲琴合擊迎初旭翻光破夕暉餘波鏡石去  
碎響隨濤聞却連噴沙際遠道見麻分樂府絕句云大編高帆  
一百尺新聲促柱十三絃揚州市裏商人女來古西江明月天

詠視云烟嵐鏤斐亂寒水墨雨飈風好與陽泉白松廳寫紫文詠  
鶯灘體云鶯能語多情春將半天欲明始逢南陌復集東城林  
疎時見影花密但聞聲營中綠催短笛樓上欲定哀箏千門萬  
戶垂楊裏百轉如簧烟景晴五言摘句如挑花迷隱跡櫻葉慙  
忠氣又殘兵疑鶴唳心壘辨鳥聲又路塵高出樹山火遠連霞  
又登臺吸瑞景飛步翼袖巖詠花云香歸蘭令宅盡入孝王家  
園景云傳粉珠玕節薰香蕊萼華榴花裙色好桐子學成妓  
席云容華本南國程東學西京月落方收鼓天寒更致笙七言  
如中國書流讓皇象北朝文士重徐陵又桂嶺雨餘多鶴跡若  
園晴重似龍鱗又連橋估客吹卷笛盡樂邑童歌竹枝又眼前  
名利同春夢醉裏風情敵少年又野草芳菲紅錦地遊絲撥亂

碧羅天又春城三百九十橋  
杏岸朱樓隔柳條  
又三花秀色通春幌  
十字春波繞宅牆  
又海峽新辭未  
嘉宇夷門重見信陵君  
又水底遠山雲似畫  
橋邊平野草如烟  
又外集有觀舞一詩云  
山鷄臨清鏡  
石燕赴遙津  
何如上客會  
長袖入華裯  
體輕若無骨  
觀者皆登神  
曲盡回身去  
層波猶注人  
宛有大朝風  
致尤可喜也  
劉全集今多不傳  
予舊選之爲句圖  
今錄其尤者于茲云

薛濤詩

聞說邊城苦  
如今始知好  
將筵上曲唱與  
龍頭兒  
此薛濤在高駢宴上聞邊報樂府也有議論而不露得詩人之妙使李白見之亦當叩首元白流紛紛停筆不亦宜乎濤有詩集怨不載此詩

賈休詩

霜月夜徘徊  
樓中羌管雜  
聲風吹不盡江上落殘梅  
此賈休絕句也  
休在晚唐有詩名然無可取獨此首有樂府聲調雖非他家本色亦猶惠休之岩雲也

端硯詩

唐李咸用端溪硯詩  
媿天補剝石昆劍  
切來泥着指痕猶濕  
經句木木低呵雲潤  
柱礎筆彩歛虹霓  
鶴眠工語譯羊肝  
士乍割連澗光  
比鏡因墨賦於磐  
捧受同文印於持  
迺東哇宜從方策挈  
在把短行批淺水  
金爲子泓澄玉作堤  
此詩不特句佳亦具賞鑒可補硯譜之遺

喻兒詩

喻兒詩爲天霞脚雨漁夜華條風上句絕妙下句大不稱此所以爲晚唐也

濾水羅詩

唐人白行簡以濾水羅賦得名其詩云焦螟之生必全有以小爲貴者江漢之流雖大蓋可一以貫之靈一詩曰濾泉侵月起掃徑避蟲行濾水蓋僧家戒律有此欲全水蟲之命故濾而後飲今蜀中深山古寺猶有此規白居易送文暢詩山前駟溪虎江行濾水蟲

劉綺莊詩

續南部烟花錄有劉綺莊楊州送人詩云桂棹木蘭舟楓江竹箭流故人從此去遠望不勝愁落日低帆影歸風引棹謳思君折楊柳淚盡武昌樓綺莊不知何時人許詩之聲調必初唐也

蕭遇詩

蕭遇春日詩水堤煙柳柳山寺雲鷺梅唐人會之謂不減庾子山

三羅詩

晚唐江東三羅羅隱羅虬羅虬也皆有集行世當以羅爲首如閩怨云夢斷南嶺啼曉鳥新霜昨送下庭梧不知廉外如珪月選照邊庭到晚無南行云臘晴江暖鷓鴣飛梅雪香沾越女衣魚市酒村相識猶短船歌月醉方歸此二詩隱虬皆不及也

無名氏詩

唐無名氏詩江上送行人千山生暮氣海安團扇上爲畫敬亭



雲僧皎然送邢台州云海上僊山屬使君石橋琪樹古來聞他  
時畫出白團扇乞取天台一片雲二詩命意用事相類晉人重  
扇題畫謂之便面又曰方麪如羊巾雲樺君軍蒲葵是其事也

牽絲

謝靈運詩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昔年註引惠球詩不悟牽朱絲  
三署來相尋李善註云牽絲初仕也解龜去任也文苑英華康  
子元泰軍帖子判云萬里牽絲俄罪子荆之任九流懸鏡行披  
彥輔之雲又似用爲孫楚事

天邪

唐詩錢唐蘇小小人道景天邪又長安女兒雙翠鴉隨風起蝶  
學天邪天音作歪

白頭烏

三國典略曰侯景篡位令歸朱雀門其自有白頭烏萬計集于  
門樓童謡曰白頭烏拂朱雀還與吳杜工部詩長安城頭頭白  
烏衣上延秋門上呼蓋用其事以侯景北棧山也而千家註不  
知引此

黃蝶

胡蝶或白或黑或五彩皆具惟黃色一種至秋乃多養感金氣  
也李白詩八月胡蝶黃深中物理今本改黃爲來何其淺也白  
樂天詩亦云秋花紫淺淺秋蝶黃茸茸

靈徹詩

僧靈徹有詩名于中唐古墓詩云松樹有死枝塚墓惟莓苔石



門無人入古木花不開天台山云天台衆山外感曉當寒空有  
特半不見崔嵬在雲中九日云山僧不記重陽節因見茱萸  
去年諸福爲劉長卿皇甫冉所稱子獨取天台一絕真絕唱  
也

幽州臺詩

陳子昂登幽州臺歌云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  
悠獨愴然而涕下其辭簡質有漢魏之風而文籍不載

海紅

劉長卿集有萼中崔宅中萼宅見海紅搖落一花獨開詩海紅未  
詳爲何花後見李白詩註云新羅國多海紅唐人多尚之亦戎  
王子之類也又增有名海紅者見橘譜

胡燕

玄中記胡燕斑斕聲小越無紅襟整大李賀詩愛兮胡燕怨酣  
春吳越春秋越燕向日而飛丁惟芝詩將越紅襟燕

桂子

劉續雜錄載杭州靈隱寺月中墜桂子事似涉怪異余按本  
草圖經云江東諸處多干衢路間拾得桂子破之辛香古老相  
傳是月中下也不知當地何意獨無高寧非月路耶餘按靈隱  
寺僧云種得一株近代詩人多所論述漢武洞冥記云有遠飛  
鶴朝棲夕還常啣桂實歸于南土所以北方無之南方月路固  
宜有也月路之說尤怪異漫志之白樂天詩銀蟾月中桂結根  
依青天風轉月起吹子下人間自註云杭州天竺寺有月中

桂子

妾魚

古者一國嫁女同姓二國媵之儀禮有媵辭謂先敬一爵後二爵從之也楚辭魚鱗鱗兮廢于江海聞有魚鱗必三如媵隨妻先一後二人號為媵妾魚唐詩江魚群從稱妻妾魚騷行號第兒

亞枝花

白居易集有亞枝謂臨水低枝也孟東野詩南浦桃花亞水紅水邊柳絮由春風白詩又云亞竹亂藤多亞草亦佳句也

魚魚雅雅

古樂府朱鸞曲朱鸞魚以魚鸞為何食金加下為古與雅同叶音作雅蓋古字鳥也雅也不一字也雅與下相叶始得其音魚以雅者言朱鸞之威儀魚魚雅雅也韓文元和聖德詩魚魚雅雅之語本此加古荷字

香毬金縷

白樂天詩拓枝隨畫鼓調笑從香毬又云香毬趁拍迴環匝花蓋拋巡取次飛皆紀管絃酒席中事但不知香毬何用如今人詞中用金縷字亦竟不知金縷字歌何關

殘燈詩

韋蘇州對殘燈詩云獨照碧牕爻欲隨寒燼滅幽人將遽眠解帶翻成結梁沈氏滿願殘燈詩云殘燈猶未滅將盡更揚輝惟餘一兩焰猶得解羅衣韋詩實出于沈沈然章有幽意而沈淫矣

青精飯

杜詩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青精飯一名南天燭又曰墨飯草以其可染墨飯也道家謂之青精飯故僊經云服草木之王氣與神通食青燭之津命不復墮謂此也

蘭草

古樂府蘭草自楚香生於大道傍履錄八九月俱在東薪中孟郊詩昧者理芳草當蘭同一鈿實本古樂府意

黃鶯留

諺云黃鶯留者我麥黃非也名見陸機草木疏今作黃栗留

漣頌

漣頌歌云漣頌大如樓羅唐不可觸金沙浮轉多桂浦忘經漣此舟人詞估刺水行舟之歌樂府以爲樂府文所作非也蜀江有瞿唐之患桂江有桂浦之險故涉瞿唐者則準漣褭涉桂浦者則準金沙今樂府桂浦作桂楫非也

石城樂

石城樂宋臧質作碧玉歌一名千金意置孫綽作慕容藜塢視慕容垂作樂府皆失其名當表出之

估客樂

估客樂齊武帝之所作也其辭曰昔經樊鄢後阻潮梅棹渚感憶追往事意滿辭不叙阻潮一本作假梅武帝作此曲令釋寶月被之管絃帝遂數乘龍舟遊江中以絳越布爲帆綠絲爲帆絲綸石爲篙足篙傍者悉著紫衫布作淡黃袴舞此曲用十六



人云按史稱齊武帝節儉嘗自言朕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然其後流志遠之者如此貽厥孫謀何怪乎金蓮步地也

金魚金龜

佩魚始于唐末徽二年以鯉為李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龜以玄武為龜也杜詩金魚換酒來蓋開元中復佩魚也李白懷賀知章詩金龜換酒處蓋白羽冠遇賀知章尚在中宗朝未改武后之制

關丘均

成都關丘均在唐初與杜審言齊名杜于美贈其孫關丘師詩云鳳飛丹霄集龍去白水潭蓋稱均之文也均亦曾至雲南有刺史王仁求碑文慶王君碑文皆均筆也慶墓碑洛陽賈餘鈞書子修雲南志以均與餘鈞入流寓志中

太白用徐陵詩

徐陵詩竹密山齋必荷開水殿香太白詩風動荷花水殿香全用其語

挂胡床

魏裴潛為兗州太守嘗作一胡床及其去留以挂柱梁簡文帝詩不學胡威窮寧挂柴潯床太白詩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床

屏風牒

梁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十二牒李白詩屏風九疊雲錦張牒即疊也唐詩山屏六曲即歸夜宋詞屏風疊疊開紅牙今改疊



作曲非

小姑無郎

古樂府清溪小姑曲云開門白水側近新染小姑所居獨處無郎唐李義山詩神女生涯元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小姑將子文第三妹也揚炯少姚廟碑云盛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將候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

颯颯

沈佺期有夜泊越州詩云颯颯雲海老齋齋耿天吳颯颯蓋指颯颯也字書不載此二字

口脂

杜子美臘日詩口脂豔豔隨寶鏡銀燭下九霄唐制臘日宜賜脂藥李嶠有賜口脂表云青牛懷裏未輟爐香朱鳥腮前新調鉛粉擘以辛夷時煎然之以桂火蘭蘇令依藥表云雪散凝紅紫之名香膏滋潤也香氣合自金鼎妙手雕奩劉禹錫有代謝賜表云宜奉聖旨賜臣臘日口脂面脂紫雲紅雪雕奩既開珍藥斯見膏凝雪瑩合液騰芳可補杜詩註之道

竹筍江魚

杜子美送人迎養詩青青竹筍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用孟宗美詩事韋蘇州送人省觀亦云沃野收紅稻長江釣白魚又云洞庭摘朱果松江獻白鱗然杜不如韋多矣青青字自好白自近俗有似兒童白白一羣驚被人趕下河之謔也豈大家語哉

鳳林

水經河水必東歷鳳林北注鳳林山名五嶽俱峙杜詩鳳林戈  
不息魚海路常難張籍詩鳳林關裏水長流白草黃榆六十秋  
邊將皆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

柳樞

李昉山遠塵香所謂柳樞者稱杖也范石湖詩病憐柳樞隨身  
慣老費屠蘇到千蓮

詩史誤人

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  
足以論詩也夫六經各有體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道  
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後世之所謂史者左記古右記事古之尚

書春秋也若詩者其體甚古與易書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納  
情合性而歸之道德也然木嘗有道德乎也未嘗有道德性情  
句也二南者修身齊家其旨也然其言言憂懼鼓蕩榮華首天  
桃穠李雀角鼠牙何嘗有修身齊家乎耶皆意在言外使人自  
悟至于變風變雅尤其含蓄且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如刺  
淫亂則曰雞鳴鳴鳩起日始且不必曰憤莫近前丞相嗔也憫  
流民則曰鴻鴈子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室今有百家存也傷  
暴斂則曰維南有箕戴翁其舌不必曰哀哀寔締誅求盡也叙  
饑荒則曰耕年殫首三星在罽不必曰但有牙齒存可堪皮骨  
乾也杜詩之含蓄蘊藉者蓋亦多矣宋人不能學之至于直陳  
時事類于評訕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為己實又撰出詩

史二字以誤後人如詩可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併省又如今俗卦氣歌納甲歌兼陰陽而道之謂之詩易可乎

陳子昂詩

陳子昂送客詩云故人洞庭去楊柳春風生相送河州晚蒼茫別思盈白菊色堪把綠定復含榮江南多桂樹歸客贈生平今本作平生非書所以書舊本也余見浙本疑其誤而思之未得一見舊本釋然

李隨

蕭頴士蒙山詩子尚損俗紛李隨躡遐氣李隨即周八士中一人也蒙山有李隨隱跡事未知所出亦奇聞也

乳乳鴉

杜牧登九峯樓詩白頭燈侍桂邊歸得何乳乳鴉乳乳鴉梅聲也

斑璘

何晏景福殿賦光明煇煇文彩璘璘璘皇甫主安勸志青紫之璘斑璘璘即爛璘也爛字俗書到此韻任昉秋詩文彩既斑爛爛即俗爛字韓文公詩華燭尤爛爛註亦作于音斑爛字古體俗用爛字

丹的

潘岳芙蓉賦丹輝拂紅飛須垂的斐披葩嚙散煥爛燿的子藥切婦人以丹注面也吳才老解為指的非

子山詩用韻

庚子山喜晴詩玉城水閣息洛浦河圖獻伏泉還曾坎陰風已



回異桐枝長舊園蒲節抽新寸山藪欣藏疾幽栖得無悶有慶  
兆氏同論年天子萬壽旋寸音斷聞音慢皆古韻也韻補失  
引今著之于此

七經詩集句之始

晉傅咸作七經詩其毛詩一篇略曰丰脩厥德令終有淑勉爾  
進思我言維服蓋言孔其何能淑邊人罔極有靦面目此乃  
集句詩之始或謂集句起于王安石非也

盤渦

蜀江三峽中水波圓折者名曰盤灘音濼杜詩盤渦聲落底心  
性張嶠畫平峽詩盤渦運入蛟嶼地斷壁高分縹緲天

上番

杜工部竹詩會須上番看城竹獨孤及詩舊日霜毛一番新別  
時芳草雨回春不堪花落花開處况是江南江北人番去聲似  
杜公竹詩番字於義不叶韓石溪都當家有琴臺獨杜詩註上  
番音上其蜀名竹叢曰林良易說卦為蒼筤竹古註音浪

六亦打葉子

李洞集有贈龍州李郎中先夢六亦後因打葉子因以詩上其  
詩云紅蠟香烟撲畫檣梅花落盡度樓清光輝圓魄銜山冷彩  
鏡方牙着腕輕寶帖牽來獅子鎮金盆引出鳳凰傾微黃喜兆  
莊周夢六亦重新摠印成六亦者古之瓊曼今之骰子也葉子  
如今之紙牌酒令鄭氏書目有南唐李後主妃周氏編金葉子  
格此戲今少傳



泉明

李太白詩昔日繡衣何足榮今朝貫酒與君傾且就東山賒月色酣歌一夜送泉明  
齊郎測明度又避高祖諱改淵為泉也今人不改泉明作泉聲可笑

蕤草

杜工部有除蕤草詩云草有害於人蕤音燭蜀名蕤麻或作蕤非

解音賈

僧皎然題周昉畫毗沙天王歌憶昔胡兵圍未解感得此神天上下解讀如道家尸解之解與下相叶吳氏韻補亦失此一字不收云

錦表夜不裝

王子安臨高臺云錦表夜不裝羅帷畫未空歌聲朝掩翠松曉窺紅錦表夜不裝應極鏡曉窺紅羅帷畫未空應歌聲朝掩翠形容富貴榮華情極樂及易晝夜最有深意本本為妾人改竄作錦表畫不裝羅帷夕未空此乃常事不足詠也

青雲

詩人冬至用青雲事宋人小說以為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獨以為冬至事非也余按春秋感精符云冬至有雲迎送日者來歲美宋忠註曰雲迎日出雲送日沒也冬至獨用青雲事指此未為偷失也

蘭亭社詩

近有士人熟讀杜詩余聞之曰此人詩必不佳所記是棋勢殘  
着元無金鵬變起于局也因記宋章子厚目臨蘭亭一本東坡  
曰章七終不高從門入者非實也此可與知者道

王粲讀劉歆殘語

劉歆遂初賦望亭隄之礮礮兮飛旌幟之翩翩王粲七哀詩登  
城望亭隄翩翩飛羽旌實用劉歆語

長河既已繁

古文苑王融遊僕詩長河既已繁曾山方可礮繁今本語作榮  
解者遂謬云榮如草木之榮榮猶言海變秦田可笑不思榮帶  
也帶河礮山眼前事何必遠引

塞北江南

并州本月支國漢匈奴得上所居後魏為張掖郡改為并州  
以其峻山名之山有松栢佳木美水茂草冬溫夏涼又有僊人  
樹人行山中餓即食之飽不得持去平昔時亦不得見也唐韋  
曉詩云塞北江南舊有名其土地美沃塞之江南也

崔塗王維詩

崔塗旅中詩漸與骨肉遠轉於奴僕親詩話亟稱之然王維鄭  
州詩他鄉絕僑侶孤客親童僕已先道之矣但王語渾含勝崔

范季隨論詩

宋范季隨云唐末詩人雖格致卑淺然謂其非詩則不可今人  
作詩雖句語軒昂但可遠聽其理略不可究

月黃昏

林和靖梅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葉說紀談云黃昏以對清淺乃兩字非一字也月黃昏謂夜深香動月為之黃而昏非謂人定時也蓋晝午後陰氣用事而花數益散香尾花皆然不獨梅也坡詩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燧銀燭照紅粧宋人挽子花詞惱人惟是夜深時亦是此理余嘗有詩云曉屏殘夢暖香中花氣熏人怯曉風亦與此意同蓋物理然耳

十字平音

唐詩三十六所臨春殿一一香風透管絃又綠浪東西南北水紅闌三百九十橋又春城三百九十橋夾岸朱樓兩條條又煩君一日殷勤意示我十年感遇詩陳郁云十字當為譜也謂之長安語音律詩不如此則不叶矣

滄浪

蔡衡仲一日舉溫庭筠華清宮詩滄浪海環渤海陽上綵舟之句問予曰滄浪何語也予曰予不觀滄浪法式乎宮牆基自地上一丈餘疊石凹入如堦險狀謂之疊滄石多作水文謂之滄浪衡仲嘆曰不通水經知滄浪為何等語耶因語予曰古人賦景福靈无舍元者一一皆通水經以郭熙界畫樓閣知之耳

王融詩

王融巫山高烟華乍卷舒行芳時繼續今本行芳作猿鳥猿鳥字遠不及行芳也

鏡歌曲

漢鏡歌曲多不可句沈約云蔡人以音聲相傳詞話不可復解





凡古樂錄皆大字是辭細字是聲聲辭合寫故致然耳此說卓矣近有好古者效之殆可發笑

女狀元

女侍中魏元義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嫁林妙玉也女狀元王蜀黃崇嘏也崇嘏臨邛人作詩上蜀相周庠首薦之屢攝州縣事精敏齊徒畏服庠欲妻以女嘏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功江河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採采拋擲錦書球有立身草爾肯松操擬志堅然白璧空慕府若客為垣殿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為其述本末乃嫁之傳奇有女狀元春桃記蓋黃氏也

日抱靈龜

韓石溪述語余曰杜子美登白帝最高樓詩云峽坼雲霄垂此峽江清日抱靈龜遊此乃垂高懸深形靈龜似之缺耳雲靈峽峽山木蟠罕有似龍虎之跡日抱清江灘石波靈有甚靈龜之遊余因悟舊註之非其云雲氣陰翳龍虎所伏日光圍也靈龜出曝真以為四物矣即以杜澄杜如江光隱映靈龜窟名勢參差為鵲橋同一句法同一解也蘇子未嘗賦云驅虎豹登虬龍攀栢檣之危巢俯鳥夷之幽宮亦是此意也其有烏鵲靈龜龍虎豹哉

十樣驪駘

韓滂詩云十樣驪駘出益州成都古今記載其目曰深紅曰粉紅曰杏紅曰明黃曰深青曰淺青曰深綠曰淺綠曰銅綠曰淺



雲九十樣又有松花金沙流沙彩霞金粉桃花沁金之別耶其  
異名又蜀志載王銜以霞光牋五百幅賜金堂令張翥書竟即  
深紅牋也又有百韻牋以其幅長可寫百韻詩為名其攻學士  
牋則短千百韻詩

朱萬初墨

元有朱萬初善製墨能用松烟蓋取三百年摧朽之餘精英之  
不可泯者用之非常松也天曆己巳開奎章閣搜儒臣親侍翰  
墨榮公存物康里公于山省侍閣下以朱萬初所製墨進大稱  
旨稱殊奇嘉文館虞文靖公贈之詩曰雲華推殘桐壑非深根  
千歲芥子遵寸心不遂飛烟化還作玄雲繞紫微蓋紀茲事也  
又跋其後曰近世墨淡油烟易於淺烟而不深重萬初既以墨  
顯又得真定劉法造墨法千石刻中以為劉之積藝深心盡在  
于此必無誤後世因覃思而得之余嘗謂松烟墨深重而不姿  
媚油烟墨姿媚而不深重若以松脂為炬取烟二者兼之矣若  
宋徽宗嘗以蘇合油投烟為墨至金章宗贈之一兩墨價黃金  
一斤欲放為之不能此謂之墨妖可也

庭珪墨

庭珪墨出蘇家麝煤漆澤紋烏髹柳枝瘦龍印香字十襲一  
日三摩抄此山谷題庭珪墨詩然其製可見今屬者亦希見  
矣

張飛書

涪陵有張飛刀十銘其文字甚工飛所書也張士環詩云天下



英雄只豫州阿瞞不共戴天讎山河割據三分國宇宙威名丈  
八才江上祠堂嚴劔珮人間刀不見架鉤空餘諸葛秦州未左  
祖何人復爲劉

請急

杜工部偏側行已令請急會黃山谷云晉令急假者五日一急  
一歲則六十日晉書車武子早急出謁子敬盡急而還是也

論詩畫

東坡先生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臨作詩必此詩定知非  
詩人言畫貴神詩貴韻也然其言有偏非至論也晁以道和公  
詩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畫有畫中態其論  
始爲定蓋欲以楮坡公之未備也

曹子建遺詩

曹子建遺詩篇云石榴樹前庭綠葉搖經青丹華灼烈烈耀彩  
有光榮光好轉流離可以處寂靈有鳥飛來集拊翼以悲鳴悲  
鳴天何爲丹華實不成附心長嘆息無字當歸靈有子月經天  
無子若流星天月相終始流星沒無精極運天所宜下與瓦石  
并憂懷從中來嘆息通窮嗚又側不能寐道運於庭庭踈踈還  
入房肅肅帷帳聲寒雜更懾帶撫弦彈鳴箏愴懽不餘音要妙  
悲且清收淚長嘆息何以負神靈招搖待新露何必春夏成晚  
穉爲良實願君且安寧此詩郭茂倩樂府不載近刻于建集亦  
遺焉幸玉臺新詠有之遂以傳

錄錦

後漢書崔烈以銀鑄錄下音錄銀鑄大錄也今多記作金錄之  
錄至有銀錄三公脚刀撞侯射頭之句其傳說冒舛如此

八月杳月

蜀西南多雨名曰漏天杜子美詩鼓角漏天東又徑欲誅雲師  
晴能補天漏是也自秋分後遇壬謂之入露吳下曰入泚宋黃  
仁傑夔州苦雨詩九月不虛爲杳月今年想得是豐年八音讀  
爲怕平聲東方傳著語云今壺祖老怕奎奎與八同註云文加  
切其下解云塗者漸洳徑也亦雨濕泥濘之義爾雅十二月爲  
畢奎月八月之謠雖俗其華教字形亦迥而尚矣

聿毋孟婆

宋徽宗在北虜清明日詩曰聿毋初生忌禁烟聿毋草名北虜

無家對景倍凄然帝城春色難爲主遙指鄉關涕淚連又戲作

小詞云孟婆孟婆你做些方便吹箇船兒倒轉孟婆水滸京句

聿毋孟婆正是的對聿字子竟天韻

隋末詩識

江都迷樓宮人抗靜夜半歌云河南楊柳樹江北杏花管楊柳  
飛絲何處去李花結果自然成又煬帝作鳳翔歌云三月三日  
到江頭正見鯉魚波上遊意欲持鉤往撥取恐是蛟龍還復休  
皆唐興之兆又煬帝索酒歌云宮木陰濃燕子飛興業自古漫  
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宮中吐縱奕紅羅其後迷樓爲唐兵所  
焚竟叶詩識出漢山記

侯夫人梅詩

侯夫人看梅詩云砌雪無消日卷簾時自學庭梅對我有嬌意  
先露枝頭一點春香清寒豔好誰惜是天真玉梅謝後青陽至  
散與群芳自在春

禪繞芙蓉

集韻繡末曰繡今俗云穿針繡線是也杜詩禪繞芙蓉而字  
借隱

甘泉歌

秦始皇作麗山陵周廻路陰盤縣界水背陵陞使東西流運大  
石于渭北諸民怨之作甘泉之歌云運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  
千人唱萬人謳金陵餘石大如壻此歌見三秦記余編風雅述  
編秦以前古歌謠搜括無遺而乃復遺此刻梓已行不容窳入  
遂筆于此信乎纂錄之難周也

寄衣曲

唐長孫左輔寄衣曲云征人去年成遠水夜得邊書字疊紙揮  
刀旋燭裁紅綺結作同心遠千里君寄書書書莫絕妾同心  
心自結同心再解心不離書字煩開字愁滅結成一夜和淚封  
贈書只在懷袖中莫如書字固難又願學同心長可同左輔盛  
唐人詩集亡逸此詩英華亦不載故謹錄之

高棅選唐詩正聲

五言古詩漢魏而下其體絕矣六朝至初唐皆可謂之半格又  
曰近體作者本自晚分品者亦能區別高棅選唐詩正聲首以  
五言古詩而其所取如陳子昂故人江北去楊柳春風生李太

白去國登絳樓懷歸傷暮秋劉春虛滄溟千萬里日夜一孤舟  
崔嵬空色不映水秋聲多在山皆律也而謂之古詩可乎樂之  
新寡之文君履歷之夏姬美則美矣謂之切笄室女則不可于  
此有旨約取推鑽而克完璧以白練而為黃花苟有姁嬌必售  
其欺高稜之選誠旨約也近見蘇刻本某公之序乃謂正聲其  
格渾其選嚴噫是其其然乎

石碣陽鶴額

東臯雜錄云漢碑額多篆身多隸隸多四篆多凸惟張半子碑  
則額與身皆篆也惟按三代鐘鼎文有款識隱起而凸曰款以  
象陽中陷而凹曰識以象陰刻之印章則陽文曰朱文陰文曰  
白文蓋古今金石同一例也劉禹錫宜城歌云花臺樹生樹石  
碣陽鶴額不見漢碑不知此句爲何說也

李端古別離詩

李端古別離詩云水國蒹葭轉洞庭霜落夜行舟聞商賈宿在  
楓林下此地送君還茫茫似夢回後期知幾日前路轉多高山  
峽通湘浦迢迢隔雲雨天晴見海橋月落聞鐘鼓人老自多愁  
水深難急渡清宵歌一曲白首對汀洲與君桂陽別令君岳陽  
待後事忽差池前期日空在木落鴈嗷嗷洞庭波浪高遠山雲  
似蓋極浦樹如毫朝發能幾里暮來風又起如何兩處愁皆在  
孤舟裏昨夜天月明長川寒且清菊花開欲盡蒼菜泊來生下  
江帆勢速五兩遙相逐欲問去時人知投何處宿空冷猿嘯時  
泣對湘潭竹此詩端集不載古樂府有之然題曰二首非也本

一首耳其詩真景實情婉轉悵惘求之徐度之間且字况晚唐  
乎大曆已後五言古詩可選者惟端此篇與劉禹錫搗衣曲陸  
龜蒙采菱匣中鏡溫飛卿悠悠復悠悠四首耳

盛小叢

樂府詩集有突厥三臺其辭曰馬川山上馬初飛馬色擱中馬  
正肥日肝山西逢驛使殷勤南北送征衣乃唐妓盛小叢詩也  
傳者失其名

搗鼓

水參說歌爲笳搗鼓擁回軍今本搗作疊非近制啓明定昏鼓  
三通曰發搗當用此字俗作搗非搗亦俗字然差善於搗古樂  
府官家出遊雷大鼓雷轉作去聲川

實珠履綵

秣女人賜衣也隋煬帝詩錦袖淮南舞實珠某宮腰盧照隣詩  
倡家實珠蛟龍被是也或謂起自揚妃出于小說偽書不可信  
也崔豹古今註謂之履綵註引左傳相服謂日日近身衣也是  
春秋之世已有之豈始于唐乎沈約詩領上蒲桃繡屐中合歡  
綺讚偃詩細風吹實珠輕露濕紅紗

曹孟德樂府

曹孟德樂府如苦寒行猛虎行短歌行膾炙人口久矣其希僻  
罕傳者若不咸平往曼世不治存亡有命處多爲董又云社盛  
智慧殊不再來愛時進趣將以惠誰不特句法高邁而識趣近  
于有道可謂文卷也已



孔欣詩

南朝孔欣祭序云相逢狹路側道狹正踟躕緩步相與言君行  
欲為如淳朴久已散榮利返相學流落尚風波人情多遷滄勞  
榮堂必滿運去庭亦虛競趨靈木暇誰肯顧桑樞未若及初九  
携手歸田廬躬耕東山畔樂道讀玄書狹路安足避方外可寄  
娛此詩高趣可並淵明欣早歲辭榮不負其言矣

楊素詩文

楊素作秣弘詠云山陽王弼風流長道穎川荀爽委落無特餘  
竹夷池未絕梁園之賦長楊狀沼無復洛川之文又嘗以五言  
詩七百字贈播州刺史薛道衡詞氣韻授風韻秀出為一盛作  
見文苑英華素本以武功顯而文藻若此

駝與澆同

韋莊應天長詞云想得此時情切淡沾紅袖駝駝字義與澆同  
而字則讀如澆字入聲始得其叶然說文玉篇俱無駝字惟元  
詞中馬駝駝人語喧此音作平聲四轉作入聲正叶

鞞鞞

鞞鞞因名古肅慎地也其地產寶石大如巨栗中國謂之鞞鞞  
文與可朱櫻歌云金衣珍禽弄深樹禁藥朱櫻斑若纈上幸離  
宮促薦新藤籃寶鞞鞞發凝霞作瓦珠尚軟油露成津窰初  
剖君王午坐鼓荷蘭翡翠一盤紅鞞鞞葛魯卿西江月詞云鞞  
鞞斜紅帶柳曉瑤深綠平橋人間花月見新秋不數江南蘇小  
恨寄飛花惹軟情隨流水迢迢鯉魚風送木蘭棹迴梅荒鷄報



說二公詩詞皆用艸鞞事人罕知者故詩說之

荳蔻

杜牧之詩娉婷嫋嫋十三條荳蔻梢頭二月初劉孟熙謂本草云荳蔻未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少而嫋也其所引本草是言少而嫋非也且牧之詩本諫娉女言其美而且少未經事人如荳蔻花之未開耳此謂風情言非為求嗣言也若娉而嫋人方厭之以為綠葉成陰矣何事入諫乎

木綿

唐李商隱詩木綿花飛蝴蝶飛又王獻詩紙錢飛出木綿花南中木綿樹大如抱花紅似山茶面蓋黃花片極厚非江南所藝者張勳吳錄云交趾安定縣有木綿樹實如酒杯口有綿可作布按此即今之斑枝花雲南河蓬州有之嶺南尤多註廣洋有斑枝花曲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二

博南山人升菴楊慎用修方集

浪南心泉梁佐應台校刊

瓊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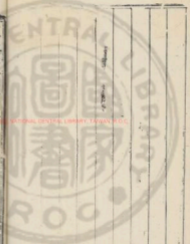
心如死灰寂滅也心如宿火寂感也

末生以害仁莊子所謂去義若鶩乎殺身以成仁莊子所謂就義若湯者乎文山云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坤曠乾而施生月逝日而生明

坊臣也曠官也弄兒也嫗子也嫗女而道纓冠而偈也書寂頤童遠矣哉

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書曰庶言同則繹○時則同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二

博南山人升菴楊慎用修方集

浪南心泉梁佐應台校刊

瓊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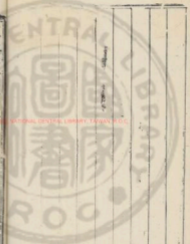
心如死灰寂滅也心如宿火寂感也

末生以害仁莊子所謂去義若鶩乎殺身以成仁莊子所謂就義若湯者乎文山云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坤曠乾而施生月逝日而生明

坊臣也曠官也弄兒也嫗子也嫗女而道纓冠而偈也書寂頤童遠矣哉

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書曰庶言同則繹○時則同



也清者益之勤者鍾之權寵同也不善者然之善學者庸之  
使梅澤城那律瓦衣今日諷諫古云滑稽

紅食盡軍奉帥紅飲釜室利主家國之判其乎天人之際微矣  
養華而覆鸞鳳畜但而搏鷓鴣狄梁呂申兩公一歎萬世鏡執  
雲糊天月藏明命在鑛火收焚

疾書多塗乙疾行多健頭○癘臭海日也油井水脂也

道者福之極也祥者福之榮也祐者福之寄也慶者福之文也

叶其極行其榮慎其寄定其文故曰君子受福小人徵福

辛伯曰並后匹敵兩政初國亂之本也又曰內寵並后外寵二

政嬖子配適大都禍國亂之本也藉公之顧命曰毋以嬖御人

疾杜后母以嬖御士疾杜士歸非子曰內有嬖妻之妾妾有嬖

適之子外有嬖相之臣臣有嬖君之權究無半曰大都叛國大

臣疑主亂之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故曰

日月暈於外其賊在於內謹避其所常而禍在其所愛又曰星

大不擇末大必折

天有常福必詐明德天有常留必詐明志

官有假而德無假位有卑而義無卑

弗順弗敬天下不定志敬而怠人心乘之

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

則乃誓誓乃明茶乃奮奮乃茶奮奮也茶落也鳥集之交初雖

而後吐鳥巢之族先笑而後號始龍卒蚘化茶變字詩曰靡不

有初解克有終

捏而不見于手合而不見于口無異而無脛而走其珠之利  
乎照乘晒于隣探領粉于津實打殃國剖者受身害亦弘哉  
又質不同質殊庸循環後朝釋善而從逸詩曰九變復貫知  
言之處

性與情相表裏形與氣相首尾

同由謂之道同得謂之德同善謂之性同靈謂之心

天地之數始于一終于十聖人庶二以畫八卦八者偶之方也  
虛一以叙九疇九者奇之圓也卦以偶為用故有應則吉疇以  
奇為用故有對則凶

平非青讚橫欽之臣也貨殖傳護好貨之君也太史公之占于  
載而下有趨涉知之餘哉

齊景公問政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當避成危當集貴翔兩夜也晝重於陽

周公不以夜行而驚影則不以夜浴而改容故曰不為昭昭  
仲節不為寔寔則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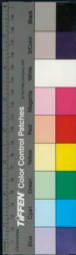
非其地而崗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非其人如聚斂  
而鼓之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微子所以欺蓬飛尾所以感  
桑落也

君子蘊義生風小人莖利生孽

榮尊卿之祥與其沒矣觀瞻君之悔為其止矣易曰含章可也

振我朵頤

以水濟水吾何以知其青也以錦緣錦吾何以知其綺也是故



謂以溘濁玉以礫貞輔以拂頤善以否形番善而性稠載而歸  
師學之益乎被褐而入衣錦而出友問之力乎故曰手化之真  
飛之

六欲皆得其宜全生也六欲分得其宜虧生也六欲莫得其宜  
迫生也

恬澹之音出則清蕩之心感矣感則百邪業辟度矣狂瞽者形  
性相雜也落魄者身世不羈也說音師

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庖丁解牛所見無非牛故曰至誠之不  
盡者為芝不察精義之不致龍蟻之不知外典曰子知格物矣  
未知格物也

科雉隨兒強側暴憐亦子非科雉乎豨首非隨兒乎

天斟萬物聖人照焉天酌羣言聖人施焉

舜欲旗方今而不成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  
俗矣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武王欲及成湯而不  
成既足以王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足以為諸侯長矣又  
曰欲為五帝而不成者三王是也欲為三王而不成者五伯是  
也欲為五伯而不成者六國是也欲為六國而不成者七六國  
是也故曰學乎其上也得其中學乎其下斯為下矣

矜莊殊序也蕭色殊處也纒啞殊時也嚴和殊宜也故逸禮曰  
聖王師玉則清朝而侍友至則清殿而侍樂燕學則左右侍御  
從闈北房從薰服之樂從容澤燕則斯役從故曰一弛一張文  
武之道也



見聽者不若身歷聽口者不若目擊  
潘泰太早之渡鵬也主鼓雲門之拳石也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故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因物之性立也成物之形方也既立且方大在其中矣故曰五方大大則直而不絞方而不制

啓口容聲皆至德愛武愛影皆德制故曰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手無擇有巨木也求及中之材必後於株代故曰大器晚成龍吟虎嘯者聲也尚頌者之感必下於苑池故曰大音希聲

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勝者所用敗者之甚也典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乾坤與六子並列于八方家宰與六卿並分于六職綱固在綱之中首豈出身之外狀書曰若網在綱易曰元者體之長也

天之兩戒地之二條實相應也

天效以景地效以響律也天有五音所以司日地有六律所以司辰

產昆侖者難為玉植鄕林者難為木觀於海者難為水遊壘門者難為言

歐陽公之文粹如金玉蘇公之文浩如江河歐之樸寫事情使人宛然如見蘇之閒陳治道使人惻然動心皆前無古人矣至于老泉之文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備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辭光



明著若引星辰而上也若求其侶在孟荀之間史漢之上不可  
以文人論也

昔人稱歐陽公文曰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  
者爛如日星之輝光其清音幽韻粲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  
詞闊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有似其人有味其言矣又謂學  
之不成必無精彩蓋論人欲盡學師舍短之說也

良玉不琢素以為約質斯貴矣王有圭璋素者有璞猶文可遺乎  
李翱云滅情以復性不若王弼云性其情久行其宜也李維乎  
禪王悅于易

日與天會而有氣盈即曆書所謂大晦五小餘八也月與日會  
而有朔虛即曆書所謂大餘五十四小餘三百四十八也大餘  
日也小餘分也五歲再閏而無餘日十九歲七閏而無餘分歷  
書所謂無大餘無小餘也

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日精月明窮諸邪說之隱避則神抄覽擊  
其感激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雨凄風之變態其泛濫人事游戲  
翰墨則行雲流水之自然其葉陽朱子之文乎或謂文與道為  
二學道不著文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他書撥拾腐說而不能  
自遣一辭反使記誦者唾其醜詞華者笑其拙此則嘉定以後  
朱門末學之蔽未有能救之者也荀子曰禹行而舜趨是子張  
氏之賤儒也嗚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故曰技必  
類本譬必報聲此善學者也傳言失指圖影失形不善學者也  
故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學者使人繼其志



擊水惟危清水惟微勿澆勿濁乃燭濁者

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明由情以明習之復性書此言粹矣

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

材生于天不係乎地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風俗由乎上之教也紀物產而不紀人才人才由乎下之化也

以鄒原竊相位胡廣也以鄒原竊天位王莽也

道不苟同于人跡不苟異于俗

為有羔膝蟻營約苟小人會能寧烟視孺行影附響背承小人婦能寧

莊周李太白神於文者也非工于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

為神無神非工之所可也

人鬼者幽明之故也死生者始終之說也明乎明之故人焉度  
執人焉度伏明乎幽之故神焉度冥神焉度我故曰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知始之原其生也若浮而願矣知終之反其死也若  
休而安矣故曰未知生焉知死總其所以垂鼓之於一響成其  
所以變漚之於一象至人狀

天形正圓如虛球地形正方如博徹

君子之中庸不偏不易以為道也君子而時中隨時變易以從  
道也

為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為文為文而欲一世之人不好  
吾悲其為人切法也格言吾意也烟成乎紛華逐欲而生純朴



從物而死

杳冥罔象立節之障也接攝心關浩然之寂也

衆流既分其源則散衆情既出其性則殺

六欲興而真靈缺矣五其熾而冲和喪矣缺其能固乎喪其能  
融乎固融殞而天關至矣

牛馬者家畜也綴之罔牧則掉靡亂者野鳥也一為繫絆則馴  
此收放心之說也

命也者動而首生有成焉性也者靜而無染無著焉心腎相去  
八寸四分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人背天地也

水者五行之首也萬物之宗也浮天而載地也載形而浮氣也  
始天地而終天地也七十二候始于東風解凍終于水澤腹堅

天地之始終亦若是而已矣

序卦輪衍之義也雜卦反對之義也

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水火交爭  
轟在其間南園先生使在其間

火發外明者蒸之靈也神知外見者朴之散也故曰聖人以此  
洗心退藏于密

出則元亨處則利貞貞元者出處之則也默則立象語則成爻  
爻象者語默之檢也

君子立教之不隱也如影矣受命之不諱也如響矣禮以考敬  
樂以敦和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經事數以理煩皆藝也禮

中容樂中聲射中鵠御中軌書中文數中筭皆游也

惟情合性敷落之教之說乎滅情合性旁行之教之說乎觀乎  
彼所見則殊異乎書所聞則一

水滂太一之中精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潤百  
物而行乎天上

舉日章則行晝月章則行夜龍章行水虎章行林白章行阪蛇  
章行澤程章行陸銀章行山易曰來章吉曰平章詩曰緩章章  
物也

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也句者局也懸宇分疆所以局  
言也

五帝之前無傳人五帝之中無傳政故孔子贊易照六索序書  
汰三墳傳信不傳疑變道不愛奇也

越編有千里之足道又有千里之手過也小駒而獲言是長繩  
而累東野不過狀

至音不合衆聽故須牙絕絃至實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

俎豆饗而精煥盛杜樹祀而叢荆植祝嘏置而歌舞用後世之  
淫祀其非古與冠裳而宵覲之悌悅而匹偶之清甚矣不可方  
物孰是愈焉

淡所見而其所聞貴其耳而賤其目榮古陋今當往御來日進  
前而不御達聞聲而相思書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聖既見  
聖若不克由聖

霧滄而蟹噉積露下而蚊啄拆月虛而魚腦滅星實而參霄粟  
管子文錦也雖醜至朝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



情厭性陰乘陽未造木人流天

緩如安柔晏如緩舒靜而極也行以柔養趨以肆夏動而則也  
聖人爲天口賢人爲聖惡

道以器寓人與天期故雷震之聲可以鼓鍾爲風雨之變可以  
音律知

榮辱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鄉忌子一微而威王終日悲進乎  
道者技已末感在心者物已微

厲利劍者必以鈍砥擊擊鍾者必以濁水書剛紙者必以弱輪  
轉運鼓者必以弱輻

大寶無爲而首物太極不動而播天瑟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  
其聲真軸不運而三十二輻各以其力故萬事紛紜易之爲狗

萬物形色神之精粗

舜戒禹曰陸其臣於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  
其所與也

談兵而後出極稱整而後踐堦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來引  
遮迴而後轉轂背室而後息駕故曰終日行不離輜重

物不精不爲神數不妙不爲術離朱不能說其目公輸不能說  
其手

約法設而漢隆玄言流而晉滅

霸國無公呈強將無弱兵

庖有肥膏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孟子語齊宣王也柱  
梁衣繡士民無褐侏儒有餘酒而死士無家霍登犯語墨子公也



古人祭以肺為重食牲以有為重

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暑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養養氣則無是矣

劉歆曰春宮秋律百卉必凋秋宮春律萬物必勞夏宮冬律雨電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

郭忠恕曰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出行書狂而草書聖

狼望未平冠軍辭已馬池猶臨雁立遼師

嚴挺之字不作担不見李林甫崔暉唐書不作担不見牛仙客

漢劉黑作釋名孟常昭作辯釋名漢劉向作說苑唐劉凱作續說苑

祐術開業浮耀天尤重黎其上也象星辰授民事立閏月定四時羲和其隆也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曆明時應天順人湯武其盛也故以曆象傳之革

立秋浚井改火冬至鑽燧改火

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朴散

貴清靜者以席上為腐議東名實者以柱下為誕辭大家之旨既已異矣三語之緣強而同之

地將震而振星直井無景則日陰蝕

醫和曰晝憑男德以象較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應程伊川云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

一人善射百夫決拾一箇百矢百羣皆奔



朽爪化為魚陳麥化為蝶

犀有通石有靈珠有光木有靈皆文也

髮上生心之餘眉傍生肺之餘頤下生腎之餘

鐸穴由於足纏膏地起于多明

漂於衆沫惡利口之覆邦也病於尺喙惡巧言之傷類也

化赤漸乎隣丹為熱齊乎邇墨

賈誼之過秦以論漢也陸機之辯亡以警晉也

孔子修魯史不肯增闕文漢儒校群經未嘗去本字宋人尚書

則考訂武成七詩則盡去序說吾未敢以為然也

律居陰而治陰因地主氣也故曰三命為律觀情以律曆居陽

而治陰因天主事也故曰五星為曆觀法以律

鍾期死而伯牙之弦絕獲人亡而匠石之斤斲作之難知之難

也

烽火盡燧主夜

中國人象大秦寶象月氏馬象

河北得水為河塞外得水為海少而多之也流雲稱山曰長坡

貴衍名雨曰清露多而少之也

寡婦哭城城為之崩亡士數市市為之罷積精曰誠積誠為精

也

有奇福者必有奇禍有甚善者必有甚惡

投醪飲河旨不及吻而士卒戰氣自五也分囊糈糒井不踰

盞而士卒戰氣自十也



馬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

齊歌曰謳矣歌曰飲楚歌曰些巴歌曰媿

天有八風靈氣也地有八聽孔竅也

赤色者鳳青色者鸞黃色者鸚紫色者鸞白色者鵠

寧為玉碎毋為瓦全寧為蘭摧黃荻不作蕭艾茶寧載于

義而死不載于地而生志士烈士古今一揆乎

行川之水無不盈之村走蠶之珠無可留之影故曰神不可測

化不可為

明月夜尤多逢披劍陽春白雪難為賞音

冰壺不可與夏蟲寢秋月不可與俗士賞

施之則雨潛之則潤坊之則寒吹之則流君子之道確其如水

乎

孤夕為夙其夕揚乎曰辰為晨其日乾乎造書者深於易矣

華駟不總轡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非隋侯之掌故曰賢才

出國將昌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輪也天子如堂群臣如陛衆庶

如地亦喻也京邑猶身王畿猶臂四方猶指亦喻也文章踐徑

遠矣狀

興行隆也整緝琴網

邪胎不傷麟鳳方至益靈歲若龜龍乃增設載民則士徒養民

則賢致

王之在環抵擲則瓦石迫球則圭璋水之發源壅關則汚泥



澤則川沼

與日同度謂之朔邁一週三謂之弦衡分天中謂之望光盡體伏謂之晦同明相併異明相消謂之交蝕

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

易之象有三地上有水地中生木實象也天在山中風自火出假象也天下有山可以避矣澤中有火可以革矣

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時可知矣明夷之卦內三

爻周象也外三爻殷象也旅之卦我心不快困于陳蔡之間乎終以象命得于桑落之下乎

古人訓詁緩而簡雖數十字而同一訓雖一字而兼數用今之存者爾雅說文而已

章句之病黨枯護朽守缺保殘有不井服鄭之陋無是正左班之忠故曰伏羲莫依語師心不師迹難矣哉

周宣歌澤雁孟子諷野鴉其流民乎韓非陳五蠹商君論六蠹其流士乎安流民易處流士難

龜取生數一三五七九著取成數二四六八十

垂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

律呂造夫婦之端宮商合君臣之宜墳寃寄伯仲之騷琴瑟懷志義之恩舞綴以勸勞逸宮軒以等貴賤故曰成於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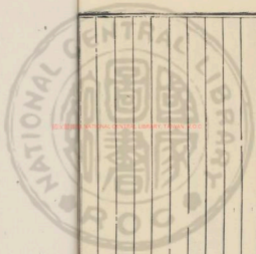
秦箏多操琵琶多移瑟箏多摩柳琴多擊

玉箏起說文章楷隸易翰學發

升結總錄卷之二十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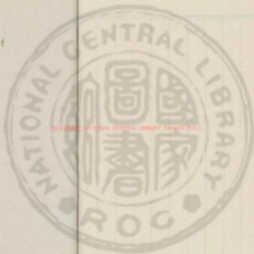






2025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8.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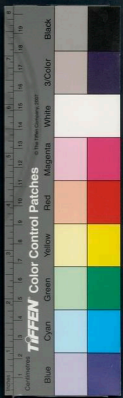


© 2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G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三

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不謂性者所以盡性也不謂命者所以立命也善用之則互相發而交相養不善用之則互相失而交相喪

魚生流水中則背鱗白生止水中則背鱗黑

越王金鑄范少伯晉帝圖畫宗少文遵聞聲而相思也秦皇未見韓非則思與之並世不可得既見非則殺之武帝未見相如則思與並世不可得既見相如則擯之日進前而不御也

魏女色豔鄭袖鼻之朝吳忠貞無忌死之故曰女無美惡士無賢不肖

朱草之華如鐵紫芝之莖如豆真玉火三日而見性豫章生七





年而辨名知人實難人實難知也故曰舍息之精陰處詭叔之  
真默泉難矣哉漆園嘆當世不可莊語楊雄謂後世必有子雲  
遠矣哉

禮之心惘福樂之喜歡欣惘惘以玉帛效心歡欣以鍾鼓驗意  
不發橫難不得縱說不發苦語不得并射

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也剛勝柔故金勝木也  
專勝散故木勝土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

禹將受位迅風靡木有其德無其咎也成王信讒大風拔木修  
其德克其咎也

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  
鏡以鏡影鏡亦有影兩鏡相鏡影以重影故曰與影競走悲大

古禮容器折以爲恭微器以爲中故坐以微器之容行以微器  
之容趨以微器之容跪以微器之容拜以微器之容立以微器

之容器之中恭也曰理確然小人執器之末失也語曰恭而無  
禮則勞

程古  
容字

鐸以聲自穴背以明自鑠虎豹之文采射隼欲之捷來措直木  
先伐其井先竭羣以羽歛身蚌以珠致破以木擊木則排以水

投水則散以水投水則沉以金投金則陷詩曰載胥及溺  
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蹶將噬者爪縮將文者且扑孫武云始

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范蠡曰見之似好婦奪  
之似懼虎故曰時至而應心戰者勝又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夫  
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



理者大虛之實義數者大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而推數因數以推理

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至非純說也陳說也取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非馬說也兵說也

曹伯好田則公孫疆出陳侯好色則儀行父至商辛淫幽則蔡來建周厲貪虐則崇禹公起

成康沒而頌聲寂陳靈而變風息

張子曰造化之妙則糟粕煨燼無非教也猶莊子云瓦礫糝糝無非道也倒是而言東坡深於文者也故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也張旭深於書者也故歌舞戲關皆草書也

秦有誓而書亡書有法而詩絕

七十三歲揚雄撰經六十三歲平津對策

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興道判矣詩話出而詩喪言離矣楚騷漢賦晉字唐詩宋詞元曲

樂以忘憂君子也以樂怡憂小人也易曰鼓缶而歌詩曰我姑酌彼金罍其忘憂寡太康遊豫漢東淫樂易曰飲酒濡首詩曰俾晝作夜其商憂乎

蚩尤五兵李斯築書皆使于世人其合諸禁之城也禁之瓦也秦之邊防也隋之漕河也至今額之故曰善用者無棄人善

用物者無棄物

蛙消魚息能從鳥申



鬼谷子昔有捭闔筮排音釋譯之者開也言也陽也孟子所謂以首結之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孟子所謂以不言結之也白虎通諸侯之學曰頌宮半者象頌也今或書作譽宮者非宜作確志也

詩不入我陳爾雅廟中路曰唐堂途謂之陳戰國策美人充下陳下陳謂下堂也

詩中唐有楚先鄭注考工記塔前若今碑也分其脊旁之修以一分為峻蓋今碑即堊也概其道也中央為脊峻其脊所以去水今按督者匠人言督緣發人言督緣發又言督脈皆訓中也禮不下庶人謂庶人之禮也白虎通德論之說勝諸家矣

唐徐浩書張九齡司僕正身多渴筆渴筆枯無草也在書家為難

智水臨右軍帖末云玄度忽腫至可憂慮疾候自恐難邪史乃繙許玄度服巨脈莫知所終意以為仙去也亦誕矣自百史傳無仙去者寧非此類邪

衆又新煎茶水記粉揀末挑蘇蘭許建陸羽茶經有華救沸皆奇俟語

樂緯動聲儀曰宮為君君者當寬大容眾故聲弘以舒其和清以柔動脾也商為臣臣者當發明君之號令其聲散以明其和溫以斷動肺也角為民民者當約儉不奢備差故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動肝也徵為事事者君子之切既當急就之其事

千卷之三



當久流亡故其聲眩以疾其和平以功動心也羽爲物物者不齊委聚故其聲散以靡其和斷以數動腎也又曰宮唱而商和是謂喜太平之樂角從宮是爲哀憂國之樂羽從宮往而不返是謂悲亡國之樂也應相生應卽爲和不相生應則爲亂也

晉世不惟七人語聲標玄致而釋子輩語亦復可聽高僧傳所載又已知梵摩羅什仍云長樂爲孤桐上清音徹九天志濟評賞謂曰昔謝氏書指不至不作文章今鍾白麓未刻則無講理謂曰殊不然此乃打狗杖耳道音聞聲辨曰昔聞此聲是代應宮薛道衡稱則公之文曰屢發新彩美矣爲照聖常聞梵口曰聖臺瀟瀟似伏流之吐波又曰却轉弄琴無獨長引聲發喉中唇口不動又曰以哀婉爲入神用藥響爲清舉文句則如端夏多

無第忽喜文云依義習依語又云當爲心師不師於心又云龍塗詎貴釣餌難竿又云志懷去來者朝市一江湖春情生死者幽柄猶控楫又云沙漠飄寒長風負雪又云莊衿老帶彈沐斜埃又早帳風首春席雲阿又云雖波至之有端固憂來之無兆使入世說固不能辨也

民不得有百里之譽千里之褒漢注引太公陰符語也

樂叶圖徵云日冬至成天文日夏至成地理作陰樂以成天文作陽樂以成地理陽樂黃鍾陰樂蕤賓也

序例曰凡端應自和帝以上政事多差近於有實故書韓瑞見于某處自安帝以下王道衰缺容或虛飾故書其某處上言也

唐庚曰三桓諷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欲卑公室而奪之

權曹操諷漢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廣冀州而蓋其地晉  
曲沃莊伯用夏正合人統矣其心乃欲自立元姦人欲濟其邪  
謀者未嘗不引經術也

阮籍登廣武而歎曰時無英雄使賢子成名豈謂沛公爲賢子  
乎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晉魏聞人耳李太白詩沉醉呼豎子  
律言非至公亦誤認嗣宗語也東坡詩聊與廣武歎不待雍門  
彈

古書解者多失其義蓬堂子理尚書注怪石之貢以爲奇怪之  
石若後世靈璧太湖嵌空玲瓏以供戲玩是禹爲牛僧孺黃元  
章也又解禹貢三江之水味別是以聖人爲品水闢茶如陸羽  
張又新之流也戰國處士謂舜坐塵淩并譚楚城而不死列女  
傳又謂二女實教之是以舜爲左慈劉根而二女爲李全之婦  
劉綱之妻也靜言思之皆可發一笑

爾雅曰境謂之坵注坵堂隅坵坵者堂角也一名境又曰  
坵名見于經傳者有三禮明堂位及坵出尊崇坵康圭及論語  
邦君爲兩君之好會有及坵此三者在兩楹之間以土爲之非  
經所謂也案既夕禮云設于東堂下順齊于坵士冠禮云爵弁  
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執以付于南坵南列此經所謂也鄭注云  
坵在堂角然則堂之東西角爲東坵西南角爲西坵故郭云在  
堂隅坵坵也說文坵屏也境垣也引詩來彼境垣諸經音義坵  
古文唐字陳祥道禮書曰坵者以土爲之記曰及坵出尊語曰  
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及坵此及爵之坵也記曰崇坵康圭此與

王之姑也記又曰士於姑一此度食之姑也士冠禮爵弁皮弁  
緇布冠各一統以待於西姑南大射將射工遷于下東姑之東  
南士喪禮牀第夷金饌于西姑南既夕禮設於于東堂下南順  
齊于姑此堂隅之姑也蓋兩君相見於廟專於西楹之間而又  
爵之姑出於尊南故曰出尊鄉飲酒是鄉大夫禮專於房戶間  
燕禮饌其臣尊於東楹之西皆無姑特兩君相見尊于兩楹間  
有姑管仲之及姑故孔子識之又於其南爲之崇姑以安玉焉  
故曰康圭度食之姑在房堂隅之姑姑在北陳爾雅曰境謂之  
姑郭璞曰姑端也此堂隅之姑也鄉飲鄉射燕禮皆饌于  
籩則及爵于奠姑特兩君相好之禮也聘禮公受玉于中堂與  
東楹之間賓出公側受畢玉而不康之於姑蓋亦兩君相見之  
禮也如康成解康爲尤非也按陳氏說姑義爲詳惟失引沒家  
書回阿及姑此外向之姑也

孔叢子載孔子高謂平原君曰重遠公子盛言漢書孔光傳重  
遠大臣正議東坡是錯論又重遠其意重難也言輕遠其意而  
勉從之也近世不達此語以重爲重大之重失之矣

孔穎達云少皞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職頌頌  
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地百官之號因其事

程伊川云詩小序是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不能知如  
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此言可謂公矣朱晦菴卷起于載之下一  
以意見必欲力戰小序而勝之亦可謂強強者矣

程明道云五運六氣湏是堯舜時五風十雨方有驗而可行

文選王中字簡棲作頭陀寺碑者說文通釋以為王中音微  
朱子易傳屯字象山字地

史通云史記相如傳其在相如集中子長因錄斯語為列傳  
劉知幾蓋及見相如集也然文君夜奔事亦不自諱何哉

五福不富言富蓋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言富則知其所謂  
祿以取其富也貧富貴賤離而為四起於後世不能制爵祿之  
失游氏禮記解云

孔叢子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  
此言人言之禮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使大隸萬機之政  
是故陰清陽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  
之行合于天也此說與注疏合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為山

據是堯納舜于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于茅山  
道士之闡法哉

胡一桂云昭公乾侯之事與吳王相殺而立周厲王崩于瑤室  
天地間人道非常之大變史墨乃妄引階級之說而謂天生李  
氏以貳魯侯又明言社稷君臣無常奉無常位且妄引詩易以  
對左氏從而書之其與春秋書公覺乾侯如青天白日不可掩  
蔽以誅李氏不臣之罪者異矣嗚呼春秋何等特耶功利之習  
壞爛人心君臣大義漸滅殆盡不惟亂臣賊子如三家者放逐  
其君為不知有君而惟季氏之服諸侯不知有君而惟季氏之  
與史墨不知有君而放言無忌趙簡子不知有君而聽言不辨  
左氏亦不知有君而載言不擇夫豈知陵谷遷改乃地道之變

而非雷雷天大壯乃天道之常初非志變克乃崇陽抑陰之  
書雷在天上夫子大衆但取其成四陽壯長之卦而曰君子以  
非禮弗履耳未必如杜氏注所謂君臣易位也史墨不求其義  
妄引以對可謂誣天矣天但使季氏欲君何常使季氏逐君哉  
如墨言一歸之天道則公偕王鄭偕侯亂臣賊子接迹于世矣  
劉常安在然則春秋夫子作也易象李襄也道一而已請得  
為易大壯一洗史墨之惡論

杜詩五雲高太甲六月賦博扶注不解五雲之義韋觀王勃益  
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道七曜子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子  
太甲西陽雜俎謂燕公請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  
一公一公言北斗建五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  
華蓋以下卒不可悉愚謂老莊諸書破萬卷自有所據或入蜀  
見此碑而用此語也晉天文志華蓋扛旁六星曰六甲分陰陽  
而配節候大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攷證以一行之遠  
於星歷張燕公段柯古之殫見洽聞而猶未知焉姑闕疑以俟  
博識

陳水曰左氏書荀息之死引詩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杜元凱以為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非也元凱失左氏之意  
意蓋彼生言而死肯之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識也晉公  
溺於靈寤庶長也少荀息不能諫正遽以死許之是其言玷於  
獻公未沒之先而不可抹于已沒之後也左氏之言貶也非褒  
也



江革蜀商臣曰呼後夫漢王怒羈生曰豎儒裝販乃公事卑困  
謂格廉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  
時侮嫂之詞流俗鄙俚之談而世人以爲上之二言不失清雅  
下之兩句殊爲魯朴何哉周漢世遠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  
類今已古即謂之文猶今乃驚其駭作者乃怯書今語勇效昔  
言不亦惑乎

陳壽云蜀無史職故吳程煥聞按黃武見于御陽群鳥墮于江  
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執若史官不能置此事何  
由而書蓋因父受覺聲加滋誇議者也蜀志又稱王崇補東觀  
許墨掌禮儀又郗正爲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缺  
爲辭有人矣又按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大赦改元書

自書之而自戾之何耶

漢末之輩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毋立齊輿而有劉琰袁粲屠賊  
而有王謙對迦斯皆破家殉國視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  
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  
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君使南董有靈必切齒于九  
泉之下矣

太史公之爲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之儼  
及言兵之儼而於漢文帝尤加詳焉可謂知制律之時而達制  
律之意也

予觀燕交類聚見東漢婦人徐淑與夫秦嘉兩言又觀王臺新  
誅見其與夫詩皆麗則可誦又考史通稱其勳令禮儀言成規



矩夫死毀形不嫁哀痛傷生可謂才德兼美者也完睡後漢書  
作列女傳乃含淑而取蔡琰何見哉

說文胥蟹監也言其肉胥胥解也字訓云蟹之美在足故从足  
周禮唐人注青州之蟹胥集韻作蟹音四夜切

王伯厚云嘉量之銘祭候之辭皆極文章之妙而梓人荀箴之  
制文法奇古蓋精於道者無物物而後能制器莊子所謂梓爰  
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以天合天道與藝俱化豈物物  
而雕之哉

古歸藏易今亡惟存六十四卦名而又闕其四與周易不同需  
作潛小畜作毒高大畜作毒自其作狼毒作豎非作穉刺作僕  
損作員成作誠坎作牽謙作謙遜作遜巽作弱解作蕩無妄作  
毋亡家人作散家人渙作與又有霍欺燥夜分五卦本諸卦詞  
馬徒三極名卦不知當周易何卦也

字訓云穀日出之色檀日入之色穀字見說文檀音椰扇檀木  
髮柳之材註柳之為言聚也諸飾之所聚尚書分命和仲度西  
曰柳谷故書髮柳作按檀鄭司農云接讀為柳檀讀柳者諸  
色新聚日特沒其色蓋有餘色故云柳谷引之以見柳有諸色  
說文叒象髮也叒之聲漢平丘行志有雲如委風亂髮叒亂髮也  
古文作叒借作坤字今文作髮

文選受天夜火也楚辭懸火今之提燈也六韜雲火施於雲掃  
之上者

王逸少在唐六日時孟濕太真恭讓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操



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履識見議論闊  
卓當世亦少其比公卿愛其才益顯召不就殷淵源輔政勸使  
應命遣之書曰足下出處正與隆替習立可以一世之存亡必  
從足下從容之適遠少根曰吾素志無願廟王丞相欲內吾誓  
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是下參政而方進退自見婚  
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將北  
伐以爲必敗始書止之殷敗後復謀再舉又書曰以區區江左  
所管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叢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或竭  
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經任其事者豈得辭四  
海之責哉若由以前事爲木工故悔求之於分外字宙雖廣何  
所自容又與會稽王陵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  
乃重於所欣區區吳越豈能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頌公  
諸軍皆還保淮源根在勢衆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  
恨不見於用耳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蓋公之爲累  
大矣

洪容齋作汪在敏銘詩凡八十句真可與韓公會合聯句相敵  
今錄于此其詞曰淮天生材萬竈領練侯王將相會是有種公  
家江東世繹耕慈隱慈之沃是橋是總執丰厥培毓此珪珙公  
鷗未本逸駕思頌沈醉春秋著迪周孔徑策名第稍辭潔蠅橫  
經湘沅士敬如捧蓬萊方丈佩飾有珠應龍天飛會壽星三  
官在序摩厲後史吾惟片言借箸桑滂正冠霸堂過者皆捧端  
顛殿祀聲氣不動顯仁東攬坐史呼洵員言一下恩渙千家

雷孔熾造戒毛衾始當位左掣右奠公去當今沸渭濕頰天  
威震耀誰不憤踊迷迷中司西柄是重出關啓梯海激控隱業  
業刑裏將儒曰拱投扶重赴如尊乃勇鄧唐蔡陸捷系踵佛  
徑歸軀民恃不惡聖書賜朝百揆接德亞勛贊冊國勢尊業晉  
軍載西寧黃宗重方規許洛書後秦臨符離因功奇畫膠奉約  
攝建使宰唐元寧運臨西州夾道歡陳有御未屯廟廢且地會  
不愆遣使我心惜湘湖高在草木詩翁雖水客番維山龍災矢  
其銘詩詞費以冗索何平公萬祺毋怪

釋釋何君蘭道碑決文惠駿稱其字畫之妙云退筆如塚木易  
窺其落難屬士秦存齋作運制叢錄亦稱之云在雅州榮經縣  
西今不知尚在否也

淮南子云馬醫毒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數語而成況入乎注聲  
義喻無知聲蟲之名甚奇

呂元守台州命工作蟹圖凡十三種一曰蟻蟬二曰撥掉三曰  
擁劍四曰彭蟠五曰竭朴六曰沙狗七曰堂潮八曰倚覺九曰  
石蠟十曰蛭江十一曰盧虎十二曰彭蟻又有黃甲紫電蟬蟻  
在海中電覺島之東此可補蟹譜之遺然蟹譜亦甚略首不引  
汲冢書海陽巨蟹其說專車何邪

尹子環龜脫兔之法謂兵法也孫武子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  
不及拒環龜出司馬用策篇云歷沛歷記燕谷環龜謂環陣如  
龜也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三終

丹鉛總錄卷之三十四

蔽助相且經曰堯舜貝數於塢宮貝數以其飾較也塢宮他書亦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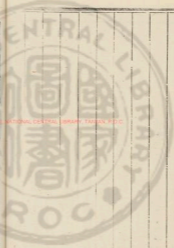
唐詩多用雲府字出度肅之山謠所謂雲霞之府也

盛弘之荊州記天門山角上各生一竹倒垂拂拭謂之天帚

琬液瓊露皆古酒名見醉鄉日月

陳蕭都誅後禡詩品品金沙淨離離寶絳分織腰非學楚寬帶為思君

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襟懷筆力略不相下今觀其注時出俊語與鄭玄之注檀弓亦同而異也洪容齋筆錄檀弓注之奇者於隨筆子愛郭注之奇亦復錄于此如道



丹鉛總錄卷之三十四

蔽助相且經曰堯舜貝數於塢宮貝數以其飾較也塢宮他書亦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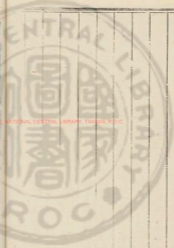
唐詩多用雲府字出度肅之山謠所謂雲霞之府也

盛弘之荊州記天門山角上各生一竹倒垂拂拭謂之天帚

琬液瓊露皆古酒名見醉鄉日月

陳蕭都誅後禡詩品品金沙淨離離寶絳分織腰非學楚寬帶為思君

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襟懷筆力略不相下今觀其注時出俊語與鄭玄之注檀弓亦同而異也洪容齋筆錄檀弓注之奇者於隨筆子愛郭注之奇亦復錄于此如道



通篇注云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養生主  
注云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  
又以生死為寤寐以形骸為逆旅又云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  
不可以無君又云道彼而不喪我即所謂惠而不費也又云天  
性在天實乃開又云堯有尤龍之喻舜有養僕之譏則公類之  
走狼伸尼比之逸狗又云律呂以聲應形友黃以色應質又云  
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此語  
尤精可比于荀孟又云草不謝容于春風木不怨凋於秋天  
太白用為詩語而人不知其本于子女也

嚴君平註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為胡越眉目為齊  
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靈赫  
赫而天王之保宥處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  
者臨實而麒麟王之靈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  
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為禍匪然為害工進為妖  
式退為發蒙唯此一辯可知其味也

宋人四六如才非一鶚雉居累百之先智異聚祖遂起朝三之  
怒木利云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齷堆之利復陵誰云南黃鶴  
詎煩鴻隱之謎四六中古文也

韓詩外傳載孔子南入楚見阿谷之女而令子貢與之言客齋  
已辨其妄子觀孔叢子載平原君問于高曰子之先君南遊乎  
阿谷而交解下漂女信有之乎子高曰阿谷之言出于近世殆  
是假其類以行其心之所為也又觀王遠楚辭東方朔七諫云

路室女之方桑方孔文取以白侍注謂孔子出遊見季桑之女  
一心不視嘉其貞信遂取以白侍亦此類矣其妄皆不待辨  
樂律五音之外有二變聲曰變宮變徵史又謂之閨宮閨徵閨  
即變也

晉庾亮曰秦塞斯路列出一官雖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于朝  
者尚君謂之六朝韓非謂之五霸

寔有人問于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嘗讀漢書  
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  
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熟矣矣任錯綜而入受敵  
沛然應之而莫能非為此言也虞卿著常舉以教人誠讀書且良  
法也

佛言曰香界亦曰香阜江總詩息舟候香阜悵別在寒林尚道  
詩香界派羣有

常璩華陽國志云金華縣有元馬河元馬曰行千里死于此地  
遂埋正今元馬塚是也縣有元馬祠土人牧馬山下或產駿駒  
元馬子也今名元謀土語謂馬為謀

放陶孫需之評詩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曹子建如  
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鐵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  
東海揚帆風日淫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  
秋水芙蓉倚風自笑當蘇州如園客獨爾暗合音徵孟浩然如  
洞庭始波木葉微落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波白樂天如  
山東父老課農桑事事言皆看實元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



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錢水磨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  
劉安鷄大遺嬰白雲巖其歸存此無定處韓退之如囊沙背水  
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辛食靈無爾多欲孟東野如埋泉  
斷劍卧寒松張籍如僊工行卿飲醅獻秋如特有淚氣椰子  
厚如高秋獨眺寒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子絲織網綺密  
懷妍要非適用宋朝蘇東坡如蘇注天潢倒連滄海憂歡百推  
終歸華澤歐公如四湖八埤正可施之宗廟荆公如鄧艾經兵  
入蜀要險絕爲功山谷如陶弘景入官折理讓玄而松風之  
夢故在梅聖俞如開河板澗瞬息無聲秦少游如特女步春終  
傷婉弱后山如九阜獨爰深林孤芳吟寂自妍不求識韓子  
蒼如黎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述其他  
作者未易殫陳獨庶社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薛竹溪云楚辭悲回風云借光景以往來兮植黃棘之枉蔓蓋  
秦楚宜明字黃棘後懷王再會武關遂被執是黃棘之盟楚禍  
所始朱子以黃棘刺諫辭之總矣

漢武帝崩後忽見形謂陵令薛平曰我雖失勢猶爲汝君奈何  
今吏卒上吾陵磨劍乎因不見乃遣吏獲陵旁果有方石可以  
爲礪吏卒當磨刀劍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  
爲法故祝公誦懷詩曰失勢在酒吏帶劍上吾在

漢武故事

抱朴子曰古詩今賦麗則不同俱論宮室而吳斯路寢之頌何  
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游獵而叔田虛冬之詩何如相如之  
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璞南郊之艷乎

等稱征伐而出車六月何如陳琳武庫之壯乎

子寶創禮注曰言司者總其類

司言師者訓其徒

者主其謀

內言衝者平其政

者世其官

評氏言人者終其身

內外

不氏不人雖其材也

魏何昌曰先王制法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

宣命遣使則設副當難則權足相濟險缺則才足相代

伐趙張耳為東馬援討越劉隆副車

宋乾道二年定中興十三處戰功張俊明州吳玠和尚忠

嶺殺金平韓世忠大儀劉錡順昌張子蓋海州李亨

潤正月浙橋皮文采石李道元北次湖劉錡卓角林主

堵確山凡十三而不及岳武穆蓋秦檜之害深存掩之也

宋乾德中解州入貢召見詢問地理風俗今作本國歌舞一人

吹瓢笙名曰水曲即今蘆笙也予在大理見之嘗作蘆笙吟五

解其辭云蘆笙吟蘆笙吟可憐一寸匏能括四海音

蘆笙吟可憐一節蘆能通四海心

河邊跳月歌令人玄髮

長豎從夕至清朝

是兩蘆笙

營子曰攻堅則朝來攻則神唐憲宗欲平藩鎮張弘靖以為先

淮蔡而後恒冀周世宗欲平天下王朴以為先江南而後河東

劉季業曰自古守淮莫難于謝玄又莫難于楊行密謝玄以八

千人當得堅九十萬之衆清口之後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衆寡殊絕而卒以勝者扼淮以拒敵而不延敵以入淮也

六書合體為字上下左右可以相易如秋之與秣鼎之與酬相易而音義同性重東為東並東為棟日乘千為旱千從日為肝此則不可易又不知何說也

抱朴子曰八卦生虜集之所被六甲出雲龜之所負說者謂虜集之羽文亦有八卦之象未驗無以知其然否也

後漢禮儀志清明騎士傳大唐詩曰蒼溪宮傳瑞燭又魚鱗清長敵九門天街一騎走紅塵則其制古矣廢之當自胡元入主中國時也

北堂書抄載東方朔與公孫弘書云阿奴之遺不以遠近為務士大夫相知何必以摠塵而遊垂髮齋年偃伏以日數執摠塵謂童子之戲若佛書所謂聚沙也

知梵志翻着義法則可以作文知九方臯相馬法則可以觀人文章

吹臺即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班史稱平臺唐稱吹臺又曰謝惠連臺為雪賦又名雪臺

唐宋務光誅疏云比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莫遮渾脫隊即所謂公孫大娘渾脫舞也蘇莫遮胡帽今曲名有之

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五十步



欄甚嚴錦句欄之名始見此王建宮詞風簾水殿壓芙蓉四面  
勾欄在水中李義山詩簾輕卷香金勾欄李長吉詩蟪蛄吊月  
鈎圍下字又作鈎宋世以來名教坊曰鈎欄

唐詩春寒側側掩重門王介甫側側輕寒萬葉風許英小詞王  
樓十二春寒側呂聖求詞寒側斜兩側寒字詞人相承用之不  
知所出大意側不正也側寒字甚新特括出之

魏鶴山云吾鄉觀物張先生行成文饒頗得易數之詳有通變  
經世述衍翼玄通靈草凡七書而大意簡理者太虛之實義較  
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  
因象以推數因數以知理今不可論理而遺數也其書惜不傳  
而世亦罕知其人矣

文選載木玄虛海賦似非全文南史稱張融海賦勝玄虛惜今  
不傳托堂書抄載其略如滿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  
信爲奇也

呂不常月令自東風解凍至水澤復堅後魏始入曆爲七十二  
候其所載與夏小正淮南特則訓管子與汲冢書互有出入朱  
文公作儀禮經傳解備引之予又見玉冰注素問亦引呂令七  
十二候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曆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爲小  
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鷺下有牡丹華王氏生  
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具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  
樨榮蟄蟲始蟄戶下有蒼天華惟易通卦驗亦載節候而其書今  
亡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揚柳津景風至而博勞鳴蜩暴無聲

涼風至而鶴鳴聞風至而蜻蛚吟日至而泉躍泉躍即水泉動也可考古今節候之異因備錄于此

其書王衡构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躡星之紀也今名北斗為天綱本此字嘗與客夜坐客指北斗曰此天綱星非北斗也予因笑曰昔人謂文選只有班孟堅文無班固文觀予之言信矣其人亦不悟

宋太祖曰夏后治水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方制湍流廣營宮室自戰國專利城塞故道以小防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襲歷代之患弗弭神宗曰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以道治水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鑿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禹復生不過如此歐陽脩曰開河如放火又曰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河流已棄之遠自古難復文彥博曰河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大脩治徙東徙西何利之有自古治河之說多矣若宋二帝之見二臣之言可為百世法

輟耕錄載命豹論諸葛孔明忠于玄德而非忠於漢獻以漢獻尚在而玄德之立為不當也此說謬矣昔擊齒曰惠公朝秦而子圍以立更始猶存而光武舉號先主合議討賊是宜速尊以奉大統民欣反正出觀舊物可謂識時之卓見豹蓋亦未嘗見此論也寡陋不學如此不自知而輕議大君子真可惡也陶九成取之亦輕薄子欬

諸葛恪與陸遜書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張子厚云以衆人望人則易從其言本此

南史何點不入城府而性率到好狎人物時人重其通號曰游俠處士然觀豫章王巖命智深點點後門遣去竟陵王子良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神息心則亦甚矣

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既佃大類求之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曰惜指失字邪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此亦與綠珠事相類

杜詩却巫樂聖播避賢用李適之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御孟句也今本作世賢非更取紙花媚迷天今本作椒花非椒花色綠與葉無辨不可言媚

說文重東為東並東為棟漢趙曰棟勢東類棟之字酒東相並東之字兩東相承沈括曰東棟皆有刺東獨生高而少橫枝棟

列圭卑而成棟以此為別其字皆從木米音刺木共刺也東而相戴立生者東也東而相比橫生者棟也不識二物觀文可辨古人制字之妙義如此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規大之字如牛角也東棟二字亦何異於畫二木哉

東坡跋潭帖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為勝世俗不察爭訪闕本誤矣乃知潭帖勝淳化多矣希白曰易也

馬融笛賦云裁以當邊便易持全善注謂邊馬策也裁笛以當馬邊故便易持此謬說也笛安可為馬策邊管也古人謂樂之管為邊故潘岳笙賦云脩邊內辟餘籥外透裁以當邊者謂管多裁奏邊以成音此笛但裁以邊五音皆具當邊邊二不假繁

微所以便而易持也此可正前注之失故宜表出之

芋栗木果也莊子所謂狙公賦芋者今訛作芋栗沈存中嘗辨其非矣杜詩園收芋栗未全實正指此物今非芋栗辭作踴臨之字一何遠哉

朱子語錄謂與人頷書乃昌黎平生死案嗚呼壽翁之言抑何其秋霜烈日邪愚者韓與大頷書刻石于靈山禪院乃僧徒妄撰假託公姓名以辱其道亦猶懷素假李白歌稱其草書獨擅也懷素草書歌人皆信其非自作而獨以大頷書為出於韓何哉李白作歌贈懷素不足以損白之名而韓公以道自任一與頷書則所損多矣世人多不成人之愛雖心知其非乃棄瑕隨隙而擗之卓執李漢之先見乎序公之文曰無有失言終其目

可謂也嗚呼至公無我之心自聖人以下皆不臣矣古人謂公論百年而定若此者雖千年猶不定也

莊子曰膠膠擾擾乎膠之一字下得不苟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又云一死生辭外膠字正應當前不膠於心之膠膠之為物有粘着之意辭則有類或粘之意韓公用此二字亦不苟也語雖本於莊而得韓之拈出莊意益明乃古今兩徵于茶也杜工部詩黃岡飛鞚不動塵蘇東坡云走馬來看不動塵而杜公語益精神庶氏易林云過時不遇倘如且饑而毛詩慈如朝饑之義益明又云枝葉盛茂君伯遊者而毛詩甘棠之義益明非如後人蹈襲之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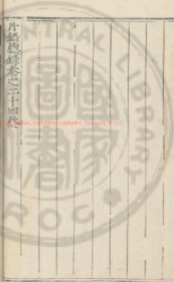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四終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五

博南山人升

滇南心泉集卷之二

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無民不說  
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之  
德因生以賜姓胖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  
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爲姓居大  
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爲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也  
說此言考古證今不刊之論予因以知尚書所稱百姓與論語  
所言百姓可以類知矣堯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  
時雍蔡氏注云百姓者畿內之民黎民者四方之民此不通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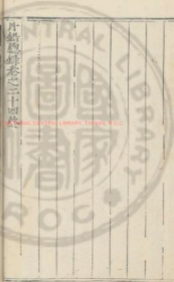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四終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五

博南山人升

滇南心泉集卷之二

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無民不說  
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之  
德因生以賜姓胖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  
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爲姓居大  
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爲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也  
說此言考古證今不刊之論予因以知尚書所稱百姓與論語  
所言百姓可以類知矣堯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  
時雍蔡氏注云百姓者畿內之民黎民者四方之民此不通古



今之說也聖人之視民遠近一也豈分畿內與四方哉百姓蓋  
種而有土仕而有爵者能自明其德而後協和萬國萬國諸侯  
協和而後黎民於變時雍此其序也若以百姓為民庶則黎民  
又是何物亦豈有民庶先於諸侯者哉與此曰百姓如喪考妣  
三年四海變八音此二句今之句讀以如喪考妣為一句三  
年四海變八音為一句非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為一句四  
海變八音為一句乃協文義百姓有爵命者也為君斬衰三  
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服買力役農畝之事豈能皆服斬衰  
則但遇喪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如今大行遠詔非百姓  
四海不由上令而自為也至周人尚文則人皆有姓所稱百姓  
則庶民也論語曰脩己以安人又曰脩己以安百姓書曰百姓有  
過又曰非敵百姓也是時則又皆有姓矣故指庶民亦曰百姓正  
堯典百姓昭明以百姓為有爵命者其說出孔安國尚書古注  
安國為漢人孔子之後其說必有所授蔡氏生千年之後何據  
而變之邪予每以古注語人俗儒愕然曰先儒成說不可改也  
予曰墓沉為先儒孔安國非先儒邪又不悟予曰吾見二事可  
語以證昔有一生一在府學一在縣學相遇爭長甲謂乙曰吾  
府爵縣致尊爾縣學生曰府有文宣王縣學亦有文宣王豈  
亦有異邪又有僧綱司觀音僧會司觀音祈雨迎橋相遇于路  
僧綱司行者曰爾寺觀音當遊五之觀音為姑爾之觀音百姓女  
也爾者笑倒如蔡氏之說畿內為百姓畿外為黎民是府縣學文  
宣王有尊卑僧綱僧會寺觀音有姑爾之分也達者亦豈不大笑

宋後雙解孟子引言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禮審八音云  
天子崩歲內百姓爲之服喪三年諸侯薨國中百姓爲之服喪  
三年此又不通古今之言也蓋不考孔氏注百姓爲百官又不  
知沈氏章句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爲一句四海禮審八音爲一  
句也縱古禮文有歲內百姓服喪三年之文亦是沈儒誤解尚  
書而傳會之也若以理論天子天下之豈有歲內百姓服喪  
而非歲內者不服之理乎是天子之尊亦何異於諸侯乎稽之  
今制國有大喪亦止有位者斬衰而不及庶人蓋亦古禮之遺  
可正鏡氏之妄

考工記以胛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  
句鳴者鄭玄注胛鳴者肱也之屬注鳴者精列屬句鳴者臂也  
翼者翅也股者膝也斯屬句鳴者肱也翼者翅也文雖未盡諸以胛鳴  
者翅以注鳴又曰祭蛇蚺蚺以注鳴者蟬以旁鳴者蟪蟪以翼  
鳴者蚺蟪以股鳴者蟪太通以句鳴者蟪一作蟪一家解不同  
可以參考

古詩文綵雙卷爲最爲合歡被者以長相思綵以結不解著昌  
慮切鄭玄儀禮注著充之以絮也綠以箱切鄭玄禮記注綠飾  
邊也長相思謂以絲縷絡綿交互網之使不斷長相思之義也  
結不解按說文結而可解曰紐結不解曰締謂以針縷交鎖連  
結混合其縫如古人結綢繆結同心製取結不解之義也既取  
此義我以著愛而結好又美其名曰相思曰不解云合歡被宋趙  
德麟侯鯖錄有解會而觀之可見古人詠物托意之工矣

說文妾入宮掖曰闈徐鉉曰律所謂闈入也通作闈漢成紀闈  
入上方掖門應劭曰無符傳妾入宮曰闈西域傳闈出不禁又  
加草作蘭列子牢有蘭子張湛注曰凡物不知生之主曰蘭殷  
敬順曰史記無符傳出入謂之蘭此蘭子亦謂以技妾遊義與  
蘭同或又加木作欄李正己曰園庑中藥欄散字義蓋紛編同藥  
耶欄欄即藥非花藥之欄也杜子美詩乘興逐來看藥欄王維  
詩藥欄花徑衙門乘皆含新麗而理不通者也人或加手作欄  
官府文移曰巡欄曰花欄景是也以今花欄比古語藥欄意  
益明若以藥欄為芍藥之欄則今之花欄乃在藥之欄可乎  
說文略經略土地也左傳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建聚土為封曰  
略經謂巡行略謂過界即取土為封之略五子所謂域民不以

封疆之界是也後世不知略之為聚土陸詞黃公紹謂巡行為  
略失之遠矣巡行可以解經字而不可以解略字經略之云猶  
云防邊也猶云出塞也二字相聯為義若以略為巡行則謂邊  
云防御稍寒為經行可乎略也邊也寒也皆實字也邊寒字為  
明人皆知之略字義少隱故解者不以為實字而虛之轉解轉  
謬矣再考左傳中凡言略者皆謂聚土為封也如云侵敗王略  
又曰與之武公之略又曰吾將略地焉又曰略塞垣其義皆同  
尚書云鳴夷既略謂立邊防以界鳴夷正天子經略之事也孔  
穎達不識略字本義以為俗稱愚略簡略之略乃注云用功少  
曰略何其俗而且陋謬而可笑哉孟子曰此其大略也略字本  
喻言謂得其道而未盡其中也亦猶莊子所謂道無封為是而

有吟也郭象注云道無封故萬物得感其分域妙得莊言孟子之言略猶莊之言封與吟也惜乎趙岐之注孟不能如郭象之注莊也乃曰大略大要也漢武紀殺略謂入界殺人能遂傳劫略謂入界劫人今遂以略為殺為劫史云智略福泰蓋謂其智足以周知天下之略今遂以略為才智之稱假借略喻遠夫切意何異警者聽車輪之聲以為雷氏

史記張良傳略地謂取其地而立我封疆也唐蒙傳略通夜郎謂通夜郎之略也古文簡奧如此若春秋書城楚在鄧鄆田文法也揚子法言云東泝大河南岨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浮梁婦退之去邪操云將七我疆其文法皆本於春秋不知古人用字之法則不得古人立言之意人可不識字只或曰兵法有黃公

三略何義也曰略與餽對餽弓衣也義取藏器略封略也義取固守決非簡略之略也若依集韻諷解因事義義謂略簡也少也行而取也才而智也則三略之名又將曰略書名矣用此以添略之為字愈蓋明趙充國傳圖上方略圖畫本也方鄉道也略邊界也注謂方略為計策亦誤王右軍帖云略於及書數

爾雅曰徒歌曰謡說文謡作多注云多从肉言今按徒歌謂不用絲竹相和也肉言歌者人聲也出自胃臆故曰肉言童子歌曰童言以其言出自其胃臆不由人教也晉孟嘉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唐人謂徒歌曰肉聲即說文肉言之義也

焦氏易林西京文辭也辭皆古韻與毛詩楚辭叶音相合或似詩或似樂府童謡觀者但以占卜書視之過矣夫河為昏明

至無餘心失望不見所歡如三驪首銜南取芝香秋蘭來  
利我小姜如鯛鬪鬚鬚齒覓相責無有歡怡一日九結如三夫  
共妻莫適爲雌子無姓氏父不可知其辭古雅艷麗以後詩人  
莫及又如曼恩約帶即古詩夫家日以遠衣帶日以緩也而以  
四字盡之如簪短帶長尤爲奧妙簪短即毛詩首如飛蓬也帶  
長即衣帶日以緩也兩詩意但以四字盡之解我曾春即毛詩  
憂心如擣也影略用之最爲玄妙且其辭古之文人亦多用之  
六日歌喚韓文祖之曰萬日歌喚九馬列陣王勃滕王閣序用  
之酒爲歌伯白雲如帶穴蟻封戶天將大雨唐詩多用之他如  
雌鷲聖鴨又文山鴻豹肥廝多脂鴉名鴻豹以鴉善食鴻爲鴻  
之豹猶一魚鷹也亦僅見此可補爾雅其云豹如日鷲即詩怒

如調饒據補詩作朝饒言朝饒難忍也此云且饒蓋與補詩合  
可證調饒爲朝饒無疑也其云大樹之子百條共毋當夏六月  
枝葉盛茂鶯鳳以庇召伯遊暑遊暑遊暑也此即用詩其棠事  
遊暑遊其棠蓋古說如此今注謂召伯聽訟于其棠之下成周  
之時制度文物備矣立有以召伯之貴而坐于其棠樹下如老  
人里長斷爭爲之訟者乎遊暑之說蓋近于人情物理也其曰  
舜登大禹石夷之野又可證禹生石紐村之事此皆有裨於經  
史又不但爲備辭之助而已

古冶字或借作野金陵有冶城楊子江有梅根野或作冶字而  
音渚齊武帝詩昨經樊鄴後阻潮梅根冶探懷恨往事竟難詳  
不叙劉文房詩落日蒸湖色空山梅冶煙孟浩然水溢梅根冶

烟迷揚葉洲皆以冶爲野也

世謂清談放曠起於晉非也漢末已有之矣仲長統見志詩曰  
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裂冠履雅鄭桑嗜酒臨卒謂同  
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千壑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貞  
獲我心矣二子蓋阮籍劉伶之先著鞭者也

方遼志云杜子美論書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鄙多肉此自其天  
資所好而言耳非通論也大抵字之肥瘦各有宜未必瘦者皆  
好而肥者便非也蘇子美人然東坡云妍媸肥瘦各有態玉環  
飛燕誰敢輕又曰書生老眼有見稀畫圖但惟周勃肥此言非  
特爲女色評持以論書畫可也子瞻與陸子淵論字子淵云字  
譬如美女清妙清妙不清則不妙子瞻答曰豈能豐飽不豐則  
不從子淵首肯者冊

易尚卦初六尚顛趾利出否九四尚折是覆公餗趾即是也在  
初則顛傾側而已未折也在四則損矣沈存中曰古尚中有三  
是皆空所容物者所謂兩也煎和之法常欲清在下體在上則  
易熟而不偏爛及非尚則濁淨皆歸足中尚卦初爻尚顛趾利  
出否謂濁否下酒乘瀉而虛之九二陽爻始爲尚有實公亨降  
大庖鈞懸而煮不使着釜底亦古人遺意也今按沈之說得象  
意可補易注之缺孰是義言則初六尚也九四升尚也尚尚  
而顛趾則利升尚而折是則凶晉石崇以鎔浴釜寶器齊民要  
術有塗藥法皆古庖人之遺意

春秋惡絕秦楚而大學引秦楚曰經書孟子堯稱五伯而引晏子



之言述百里奚之功此皆聖賢稱而知其善也

說文解字云配鹽幽菽也三蒼解詁字云菽宜果青色也菹  
豉本豆也以鹽配之幽閉於甕器中所成故曰幽菽宜果菹煎  
果也以燭青浸之加密而冥於甕中故曰冥果幽菽宜果取名  
於幽冥見其與生菽生果異也解詁之妙有如此誰謂文章不  
在撰乎

孟字集韻作莫更切予每疑之竊考之四方之音無南北皆呼  
孟與夢同聲如依韻切則當呼命呼孟子為命子指孟津為命  
津可乎但未古韻語可為證以改訂之一日觀說文云東方  
之孟陽氣萌動乃躍然曰孟與動叶乃是古中原之音可王沈  
約默舌之繆矣凡字有當從古音者十之九有當從今音者十

之一如此孟字其一也他如別當與遂同音而不當作蒲全切  
為當與烘氣當音紅不音音卜他當在麻韻而不當在歌韻宜  
以今之方言無南北四方皆如今呼者多而如韻呼者少也今  
有迂士呼他必以拖音至于臨下語衆不省其語為何等語又  
自詫曰予所呼古音也予笑曰毛詩楚辭韻補古音五千有餘  
君皆不省而獨一他字為古音以對俗人僕隸何異施粉黛於  
是脂綴鬢子於眉目執李文正先生聲云古字不可不知其音  
義但不可著意用之於文字中古音亦然然則詩文用古字古  
韻者必自然諧協若出於己可也

史記周紀武王曰維天不享殷自發末生於今六十年夷塗在  
牧豷鴻瀾野徐廣曰夷字作物也豷鴻蟻蟻也張守節曰夷字





一本作麋鹿喻小人在朝也飛鴻喻君子放董邪玄曰飛鴻鴻鴈也知避陰陽寒暑喻處去無道統有道慎按三說皆如耳目而道黑白者詳此文據實事也非喻也紉有鹿堂以養鹿故曰麋鹿在牧黃鴻馬名冷白蟻紫蟻之類蓋良馬也養麋鹿而養良馬故曰麋鹿在牧飛鴻猶對曰其養無用而害有用也此說為近

墨也編論字體有罕寔者今書家不解其義我按顏真卿集有云點畫稍細忍不堪久臣今謹據石磬寔字書王暉玉堂書話云東坡洗玉池銘寔寔大字破注又云韓魏公書杜少陵畫鴨詩寔寔大字此法宋人多用之墨札之祖也

月昔隋草冠建齊卷之屬後曰氏春秋任也簡云夏之昔夜三書而後大麥注皆然也三書志體凡也草麻也俗報也見三書之死則大麥可種之候也月今不出自呂氏春秋即以其書解之為正

古文語多倒漢書中行說曰必我也為漢惠者若今人則云為漢惠者必我也管子曰子邪言伐昔者若今人則云言伐昔者子邪

晏子春秋殺科雉者不出三月呂氏春秋亦載此事科雉作隨兕按科雉謂雉方孔也隨兕亦謂兕初生隨牝母者注乃謂二兕相隨何其諺邪

左傳濟人必笑呂氏春秋云溺者必笑雖笑不樂蓋古有此語曹操伐烏桓孔融臨操書云肅慎氏不貢楛笑丁零盜蘇武牛



平可并換也即蘇子瞻文子所謂科斗時事也

詩天天是極後漢張衡傳引之云利害始萌寧漸亦才速速方  
殺天天亦加以速速對天天為義良為有理今本作天天安知  
非字之誤邪

大哉禮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曰黃帝顛頊之道存乎  
意亦不可得而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其言曰敬勝怠者吉怠  
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注不解丹書為何物按左  
傳襄公二十三年事初謀也著于丹書注犯罪漫為官奴以丹  
書其罪近世魏律緣筆沒配為工樂隸戶者皆用亦欲為籍其  
卷以錯為袖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據此則丹書古人之法律  
書名也蓋戒人之意與欲而勉以敬義失敬義而入怠欲而肆  
於刑矣然以法律之書而陳敬義之訓先王以道治天下而不  
恃乎法其亦異乎鄭書晉尚乎

左傳晉侯驍穆穆稱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為問焉曰  
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  
將亡孔穎達曰趙文子賢人也將死其語偷程鄭小人也將死  
其言善皆為大

墨注湯錄載婦人字是始于五代李後主非也予觀六朝樂府  
有雙行纏其辭云新羅綉行纏足蹀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  
知可憐唐杜牧詩云鈿尺裁良減四分碧瑣瑤滑裏春雲五陵  
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殿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纈  
影纒長身鳳皇奴知君欲作閑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鞋花間集

詞云慢移弓底綉羅鞋則此飾不始于五代也或謂起于妲己  
乃譬史以欺閭巷者士夫或信以為真亦可笑哉

史記世本國語卷后稷至文王凡十五世愚按后稷始封至文  
王即位凡一千九十餘年而止十五世可疑也或曰上古人多  
壽考故前父子相繼三十年為二世常理也以十五世而衍為  
一千九十餘年即使人皆有歲亦必六十而娶八十始生子而  
後可叶其數豈有此理邪稷與契同封契至成湯四百二十餘  
年凡十有四世而稷至文王年倍而世半之何稷之子皆長年  
而契之子孫皆短世乎此又可證也夫以周家帝王之世國史  
載之猶難明若此近世家譜可盡信乎

宋元祐黨籍碑成于蔡氏父子其意則至安石降之也安石嘗

嘗曹社詩以寓意謂神姦變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

禹焉題魅合謀蓋非一日大丘之杜其亡也晚蓋以喻新法異

意之人將為宋室之禍也其後門生子婿相繼得政果鑄寶高

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績而以司

馬諸公為魅魅呂惠卿載諸謝章曰九金聚粹盡圖醜魅之形

自此黨論大典賢才消伏卒致戎馬南裔赤縣立墟一言喪邦

安石之謂也慎揆安石之惡流禍後世有如此宋之南遷安石

為罪之魁末之前古姦臣未有其比雖後漢晚唐黨禍不若是

其烈獄後乃宦者閹奴身為惡而顯遭戮國史明者為姦臣矣

安石以文濟姦黨憲又舉至於後世是非猶姓朱晦恭作宋名

臣言行錄以王安石為名臣與司馬光並列夫司馬光與安石

所爭者新法也新法之行是則諫沮新法者非安石為名臣則  
司馬尤不得為名臣矣今著名臣錄自擬於春秋而尤與安石  
並列則是石確與州吁皆為忠臣惟行與安嬰皆為義士而孔  
子可與少正卯同列孟子可與儀秦齊乎其際豈不可知立  
論用紹聖調停之法於史冊之間乎朱子平生功業不可見而  
去取如此可疑也且司馬作通鑑書諸葛亮入寇公作綱目正  
之當矣然通鑑所書因李陳書名臣錄公之進安石則未有因  
也公之待筆而天下後世雖兒童走卒未有一人之見同焉者  
也或曰公之取安石憎而知其善也為其護細行有經學無文  
章也噫是又不通之甚矣憎而知其善者小惡而可諒者也若  
夫引羣邪營衆正誤人主亡社稷此元惡大憝雖有小善不足  
言矣若夫庸懦彥回未嘗不護細行孔光張禹未嘗無經學李  
斯曲操立不能文章史固未嘗假借之也予又見他書載余長  
入汴見鍾鼎之象而嘆曰宋之君臣用合如此焉得久長遂怒  
而擊碎之夷狄猶知惡安石而大儒朱子反尊崇之何故安得  
起公于九原而一問之邪

辟雍泮宮非學名予子魯頌引戴璉之說而申之既詳矣近又  
思之說文辟雍作辟雍解云辟墻也應天子享宮辟雍也魯詩  
解云鸚鵡文王園名也辟雍文王宮名也以說文魯詩之解觀  
之則豈詩鐘宮辟雍於魯詩雍之義皆合矣神雍為天子學名  
泮宮為諸侯學名自王制始有此說王制者漢文帝時曲儒之  
筆也而可信乎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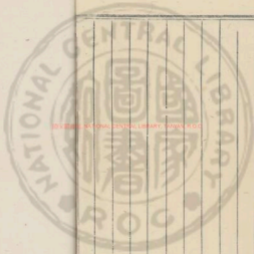
使天子之學曰辟雍為周之制則孟子固言之矣既曰辟雍而  
頌云子彼西雍考古圖又有齊雍則辟雍也西雍也齊雍也皆  
為宮名無疑也魯頌既曰泮宮又曰泮水又曰泮林則泮宮者  
泮水傍之宮泮林者泮水傍之林無疑也魯有泮水故因水名  
以名宮即使魯之學在水傍而名泮宮如五穀之說當時天下  
百二十國之學皆在水傍乎而皆名泮宮邪予又觀宋  
胡致堂云魯臺詩所謂於辟辟雍言鳥獸此魯各得其所設鐘  
磬審其不尚調於此所論之事惟鼓鐘而已於此所樂之德惟  
辟雍而已辟君也雍和也又土有聲所謂鐘京辟雍義亦若此  
而已且魯學堂之詩叙臺池死則與民同樂故以勝駉奏公終之  
乃為勸入學校之可樂也鐘鼓諧韻而成又文王有聲止於

繼後功作魯邑萊城遠建垣給以成京亦無絲籟文學校之  
役上章曰皇王維辟下章曰銷京辟雍則知辟之為君無疑也  
泮水詩言魯侯戾止且曰于邁罔疑非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  
旨主于服淮夷故獻賦獻歎因出師征伐皆於泮宮為知泮宮之  
為學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句為一篇之證則末矣至謂  
起于漢文時其失已久後世既立太學又建辟雍若有兩太學  
者亦可笑也按致堂之言與予見合而說文魯詩解數莖之論  
皆可迎刃特俗見膠滯已久可與知者道耳

司馬溫公通鑑載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即位溫恭好書禮士  
問倉吏令蓄積錢何曰十年王曰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  
復其境內稅三年歐陽永叔五代史乃云錢氏自武穆王錢常

重欽以事奪修下至黃鸞甲蝦公家至日取每管一人以書其  
員則諸案吏各持簿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為管數管  
已則以次唱而管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百餘人不堪其苦歐  
陽史司馬鑑所載不同可疑也胡致堂曰司馬氏記弘佐復稅  
之事五代史不載歐陽脩記錢氏重欽之虛通鑑不取其虛實  
有證矣予按宋代別記載歐陽求叔為推官時昵一妓為錢惟  
演所持求叔恨之後作五代史乃詆其祖以重欽民怒之事若  
然則決然於養此之間何異於魏收輩耶

歐陽氏五代史譽之太過其實至云勝于史記比宋人自尊其  
本朝人物之言要其齊宋也史記自左氏而下未有其比其所  
為獨冠諸史非特太史公父子筆力亦由其書命辭左氏固非  
獨冠家世本及漢臣司馬相如東方朔董諸名人文章以為相  
倫也五代史所載有是文竟不况其筆力亦甚靡不振不足為  
司馬遷家奴而云勝之非欺天閻人而何



2025.08.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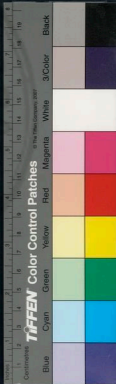


200808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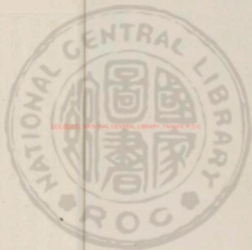




© 2012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六

源書律歷志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列子  
楊朱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二說既參差而路史及外紀其  
年代復與三家參差邵堯夫皇極數斷以天地始終止十二萬  
八千年以邵子之言參之漢書列子則天地之始終又兩番矣  
其孰為是邪善乎莊子之言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漢書  
列子之言誠能唐夫邵子之言亦安知其然耶存而不論可  
也

呂覽楚之衰也作為巫音注女曰巫楚辭九歌巫以事神其女  
效之始乎漢曰總章曰黃門倡然齊人歸魯而孔子行秦穆遺  
戎而由余去又不始于楚矣漢郊祀志祭郊時宗廟用偽飾文



妓今之衰且也其精神甚矣

左傳此焉而縱尋斧焉一本焉下有斯之二字唐人文集引此云蓋其詞者不折其技此焉而縱尋斧焉以斯之可乎

六朝人才常歎為冠司馬溫公曰其臨陣毛勇壯執事也敬其律已也廉其與人也直其居官也明功成身退明哲保身齊梁之世乃有若人邪是時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從風而靡而敬獨不與嗚呼敬亦豪傑之士歟

五代人才王朴為冠其平澁無取先後宋與之初先平江南雖定河東少第不能易也外事征伐內脩文治其論星歷宋定欽天歷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作大晟樂不能易也其言有曰彼民處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天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

此于知道矣五季之世而有若人耶

現書鍾繇傳明堂所以祀上帝靈憲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脩禮學太學所以集儒林尚書所以祈休祥既稱太學又稱辟雍可證辟雍非太學也明矣

王肅曰古者一轅之車夏后氏駕兩馬謂之麗鼓益以一駢謂之駟周人又益以一謂之駟今按古人實兼用之故曰駟驪是驂又曰城門之軌兩馬之方輿

劉向賦焉云順風而飛以助氣力啣蓋而翔以避矰繳羊祜賦焉云鳴則扣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辭旨超遠出于辭人一等矣

夏后氏金行初作善惡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

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挑為提巨氣相更也莊子曰掃菴於戶  
布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之智不如童子也令人  
元日以菴掃戶螺則今之門鏤也挑提今之挑符也

草堂詩餘花深深詩鄭文妻孫夫人作

批把黃鸝者忙橘子黃鸝者藏藤葡上場醫者回鄉言夏多疾  
冬自平也古詩云云

蘇子由云區以別矣如瓜疇芋區之區自反而縮如王祭不供  
無以縮酒之縮

黃綬復解莊子滑稽游名義云消者如陽動而冰消雖耗也不  
竭其本挫者如舟行而水挫雖動也而不傷其內游於世若是  
唯慎道者能之

陸宣公云興王之良佐皆季代之棄材歐陽公云勝茶所用收  
其甚之者也與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古地名多有不字如春秋之不燕華不注史之不周不姜不研  
山海經之不津不庭不其或曰不歸作不古無丕字不即丕也  
詩曰不顯惟德不戢不難皆讀作丕亦一說也

劉歆云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即乎皇極全  
用之孝經緯引孔子曰春秋屬商之禮屬秦皇極經世以易書  
詩春秋配春夏秋冬亦有所祖述也

譙周古史考以炎帝與神農各為一人羅泌路史以軒轅與黃  
帝非是一帝史皇與蒼頡乃一君一臣共工氏或以為帝或以  
為伯而不王祝融氏或以為臣或以為火德之主楊朱云三皇





之車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書或隱或顯億不  
識一當身之事或見或聞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  
識一至其言乎予總近日刻國朝歷科錄廣武集戊至甲五不  
知取士之科幾爾殊異竟繪金碧不知為何科大歷况考論洪  
荒之世子

哀哀云右軍用筆內擲而收歛故森嚴而有法大令用筆外拓  
而開擴故放蕩而多姿

以吾一日長乎爾長老也無吾以也以用也孔子言已老矣不  
能用也而付用世子四子也故三子皆言用世也哲之言亦用  
世而非大用也冠者童子雲祭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從  
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舞也沐而饋沐歌饋祭也職既輕于地

萬紫千紅事文趨于解俗里用不必是夷之遠洋海之險也偶一  
為之時適其適也自適其適而不適人之適也夫子與之者意  
在言外喟然者所感深矣此王符之說古必有授韓退之以浴  
為浴非求入竟辭氣象天地同流之說又過柔而皆任者也不  
有用世大志而知世之不我以也故為此言以銷壯心而耗餘  
年此風一降則為在列再降則為倚阮矣宜可鼓之舞之推波  
助瀾矣

月中歌蟾蜍也其類在地螺與蚌也月毀於天螺蚌皆缺、  
尚書吳師太傅太保曰三公書大傳曰太師天公也太傅地公  
也太保人公也煙氛郊社不脩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雲霜不降  
責在天公臣多弑王孽多殺宗五品不訓士員在人公城郭不繕



溝池不備不泉不陸青在也公後漢汝南作亂稱天公將軍人  
公將軍蓋亦稱古義也

事大而急者用鐘鼓小而緩者用鈸鈸鼓與鈸同授機天子傳  
注狄戰更所吹亦猶急鐘章注云漢時亭長吹鼗也

書云尹位詩云素官固若淵之荒餽共起謂之救官史云冗食  
又曰游手錄煙蒸賊下不在田矣

商君曰以強去強者弱以強去弱者強管子云攻瑕則堅者瑕  
攻堅則瑕者堅此用兵之法也為學之說亦然善問者如攻堅  
木後其節自是也

尹子曰詩諫流離史書黃鐘流野鳥名少好長醜蓋毛柳舊諫  
也

關君子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能成己能  
勝物乃能成物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為詳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淺  
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領獲宗社尤惡天怒也乃  
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文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  
名為道德和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  
得行其志其禍甚于安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  
所譽其有所詆文公解之曰善善速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  
有先獲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惡惡得為緩  
乎無乃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夫以安石之姦則未減其已著  
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姦此心何心哉或曰不惟

此也秦檜之姦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天下垂涕者也文公譏其補文譏其直向前斯殺漢儒如重賈之流皆一一讀其言之疵匡衡之言頗純粹無疵文公則曰匡衡有好懷揆其不成人之美例如此諸葛亮則名之為益又譏其為中韓陶淵明則譏其為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太顛往來之書盛強千餘言力詆之必使之不為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以下無一人逃其議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錄論人皆無過中求有過者也觀其與同時二三同道私地評論之說直似村漢馬街詞訟評單豈有道者取象耶或者門人記錄之過朱子無意臣遂至此歎

王粲英雄記整其駭鼓西文公鄆州谿堂詩其鼓駭駭裝用其字先聲謂韓文無一字無來歷若此類甚多注者十不能一二耳

後漢志襄邑歲獻虎文衣耶今彰德府虎斑絹也不為珍綺而古人重之何邪

呂氏春秋宋子罕之鄰為觀工觀音變音股也又曰味衆耶則胃充胃充則中大觀而氣不達觀又作瀆音氣瀆如鼓之觀也古人用字無定義音亦隨轉云呂覽云辨議而不可為是獲椅而入衣錦而出孔明云遠覆而得中猶棄敝屣而獲珠玉蓋古有此語美改適也

筮短龜長杜預注曰筮數龜象象數解此晉說也孔穎達云神以知來智以藏往是以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以至理而言

下策實無長短蓋亦知杜之謬而不敢規之今按獻公下驪姬卜吉而筮凶卜人曰筮之辭所言理短龜之辭所言理長故下文遂引龜辭蓋即立驪姬一事而非謂筮龜有長短也杜之紕謬類多如此

前茅虛無帝權後勳注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賄伏皆持絳及白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中權中軍制謀後勳後以精兵為殿也賄伏今之裝塘伏路也中權今日中軍後勳今日合後

婦人皆從夫誼而穆姜乃特諡觀其致女論詩之言蓋有才智之哲婦也文姜亦特諡

定公六年子西曰不能如蘇昭十三年胡異曰二三子若能死言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者矣安變則如與之以濟所欲借二十一年若愛重傷則如無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王義曰敢為不敢如為不如經傳之文此類多矣

蘇老泉云唐三百篇文章非兩漢無敵而史之才宜有如立明遷固而卒無一人可與范曄陳壽比有公矣乎其論乎蓋雖韓愈顧宗實錄亦在所不取也而宋之項儒乃以五代史並遷此不足以其兒童而可誣後世乎

老泉評劉子玄史通云世稱其詳其博然多佞辭俳狀史之紀事將後甚乎其所譏諷者唯子鍊為差愈呼其難而然其楊萬里云知幾史通毛舉前史一字必呵嘗得其所探高宗武后實錄而讀之意其可奉石班馬而擬獲陳范也及觀其末徽三年

事則曰發遣薛延陀此何等語邪天授二年事則言傳游藝死  
矣至長壽一年遣使流人則曰傳游藝言之也游藝之死至是  
二年豈有白骨後肉而游魂再返乎古人目睫之論誠有味也  
二公之論當矣然子玄史通妙處當員中前人之言自取耶為可  
也黃山谷嘗六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

實有益於後學焉

劉子玄子鍊  
作史則三卷

寵辱若驚言寵即辱也榮為寵是驚辱也貴太患若身身即大  
患也貴身是貴患也寵寵與辱同則無辱矣貴身與患同則無  
患矣何謂寵辱寵非寵也實乃辱也分寵與辱七見也以寵為  
辱真見也寵為下言楊公楊所伏也辱為下世人孰不知之寵  
為下矣人然後知之得之若鶩而喜也若其無故一朝而得

寵而不知天降之奉也夫之若鶩而悲也悲其忽然胡為而  
去也不知天去其辱矣是謂寵辱若驚者易動而無形者也  
過則虛矣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為吾有身心是患  
深生與憂俱生形為累故養形言養患也吾無身吾有何患  
禍不死反吾後我矣焉做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  
推而廣之亦曰貴身之人不可以寄天下也愛以身為天下乃  
可以托天下引而伸之亦曰寵寵之人不可以托天下也河上  
公李西園子由林希逸劉會孟諸家解此不特失老子之旨并  
其文法而昧之昨晤張汝王夜宿汝王歷千老氏之書者也其  
言寧幾有當乎乎心乎曰是言也苦懸之况魄首肯而柱下之  
浮庭擊打乎為得津味解老一篇附之老子疏并普一通語張

子高  
蘇子瞻云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出於王氏王氏之  
又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  
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殘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  
美者同于生物而不同于所生惟荒瘠不濟之地彌望皆黃茅  
白草此則王氏之同也然是有學者不敢異王氏者畏其勢也  
南渡以後人人攻之夫今之學者黃茅白草其矣乎嘗言宋世  
儒者失之專今世學者失之陋失之專者一陋見掃滅前賢  
失之陋者惟從宋人不知有漢唐前說也宋人曰是今人亦曰  
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高者欲性命祖宋人之語錄卑者習  
舉世抄宋人之策論其間學為古文次詩雜知效韓文杜詩而

未始莫知韓文杜詩也不過是宋人嘗稱此二人而已文之上古  
者在氏國語宋人以為末世之文今之科舉以為禁約詩之高  
者漢魏六朝而宋人之有偏謂詩至選為一厄而學詩者但知  
李杜而已高疎不知詩者反謂由漢魏而入盛唐是由周孔而  
入顏孟也如此皆宋人之說誤之也吁異哉宋人不難于非漢  
唐而今人不改非宋儒宋人評漢唐曰漢大綱正唐為目舉而  
自評其末曰本朝家法與三代同過前代者五事今人亦云本  
朝家法與三代同東人云漢有七制唐有三宗本朝有四聖成  
化中有殿試策策用本朝及四聖字標前代為本朝稱前君為  
四聖與三家村中學生稱人父為家父何異而人莫之非也已  
無詩此一後人之學而和之譽之也豈非為昔人有病腹有

蟲名。漢人呼亦呼人語亦。漢今之陋者。宋人之虐。蔡蟲也。使  
高者而與。亦亦。賦之思以青。盛而。舉教之美。

歌謠出。酒曰。字。或作。醉。雖。集。韻。有。之。亦。俗。字。也。杜。康。造。酒。未  
變。論。石。罈。造。主。於。東。樂。博。文。酒。之。聲。流。煙。筆。具。不。同。而。酒。味。不  
變。也。古。書。中。樂。酒。字。惟。尤。此。耳。左。傳。士。命。自。秦。歸。琴。鼓。朝。饋。之  
以。策。云。子。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策。如。布。在。方。策。之。策。蓋  
昔。也。其。下。云。即。策。文。也。蓋。士。命。將。歸。就。朝。諫。止。之。而。秦。君。不  
聽。及。其。行。也。又。難。顯。言。故。贈。以。策。書。云。云。見。秦。之。有。人。使。歸。音  
而。不。敢。其。秦。也。今。以。為。觀。策。非。也。劉。勰。文。心。彫。龍。曰。饒。朝。贈。士  
命。以。策。于。家。與。趙。宣。以。書。至。臣。之。遺。于。交。子。虛。之。諫。范。宣。詳。觀  
四。書。辭。若。對。面。據。此。則。豈。經。策。乎。李。白。詩。行。將。贈。饒。朝。饒。朝。

人越韻之誤耳

古者四皮用金以為樂。即古之土音也。覺項國亦擊缶為然。則  
金本中國之樂。夷人竊而用之耳。李斯曰。擊瓮叩缶。真秦之聲。  
澠池之會。盟相如。請秦王擊缶。金淮南子云。君子有酒。小人鼓缶。  
是其證也。後世水盞之樂。亦原于擊缶焉。

越曰。於越。吳曰。勾吳。都曰。都。姜本一字。而為二字。古聲雙疊也。  
莊子云。離朱之目。孟子云。離婁之明。婁朱本二字。而二聲足以  
為證。或以勾吳於越為方言。吳音謬矣。

書錄中。侯。攸。河。紀。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稷。辨。護。注。云。辨。護。者。  
供。時。用。相。禮。儀。是。監。典。之。謂。護。後。世。史。冊。有。國。護。監。護。之。文。官  
名。有。都。護。蓋。本。此。義。云。



論語曰由也諺諺俗論也。或作嘒見文選註。又作啗劉勰曰諺  
嘒啗同一字諺者直語也。屢路淺言有實無華。盡言不文。故帛  
亦稱啗。劉子新論子游褻表而諺。曾子執彈而嘒。是諺與啗同  
也。

今之巷道名為胡洞。字書不載。或作衙。衙又作衙。衙皆無據也。  
南齊書蕭梁為其君躬於西弄。注弄巷也。南方曰弄。北曰衙。衙  
弄之反切為衙。衙也。蓋方言耳。復姓有母立氏。諸姓氏書音母  
作無非也。漢書有叟立臣。顏師古曰。叟立母立本一姓。此說近  
之。亦未考其原也。史記田齊世家伐衛取曹。立索隱曰。母音貫  
丘古國名。衛之邑也。今作母立字。殘缺耳。索隱之說得其原矣。  
然以母字為殘缺。亦非。蓋古字後自不用。具耳。漢有母立與母

在長母在殺。魏有母立俗音同族也。今分為二姓。曰母曰立。而  
母為父母之母。不惟士人不知。而母氏子孫亦不自知。則諺諺  
不明之弊。久矣。豈有父入母姓者。婦子家私印子為母作母。且  
語之原。其人遂謂人曰。揚用修亦太橫。乃欲改人姓名。邪。予聞  
而一笑。

杜詩大家東征。逐子回劉。須溪云。逐字不佳。子思之杜詩無一  
字無求處。所以佳。此逐字無求處。所以不佳也。今稱人之母。隨  
子就養。曰逐子可乎。然亦未有他好字。易之近有語。予以將字  
易之。詩云。不違將母。蓋及言是義。若春秋祀伯姬。以其子來朝。  
而書祀伯姬來朝。其子之例也。為文富於萬福。資於二字。其難  
如此。古樂府有一母將九雛之句。則將字甚樞。當欲與知音訂





之  
爾雅疏云爾近也雅正也謂其近於正也此妄說也雅可以訓  
正爾不可以訓正迹可訓近而爾非迹也按說文爾从彡為義  
从尔為吉麗爾也爾爾之為言猶爾麗也漢人有共語三蒼解  
詁云爾華繁也詩曰彼爾維何維常之章本草繁華一名月爾  
即今繁蕪也其章本曲繁盛故名月爾雅之為言取或於鳥為  
有善德曰雅也古人以鳴呼為歎辭則雅為正音可知然則爾  
雅之云猶麗則之云也漢書文章爾雅訓辭深淺以尔雅與深  
厚為對固知當解為麗則而不可解為近正也若如述王之舊  
說則但近正而已爾未得為正也爾雅一書所載皆大經之言  
有何不正而云述正乎

宋人譏荀卿云卿之學不醇故一傳於李斯而有坑焚之禍此  
言過矣孔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弟子為惡而罪及師有  
是理于若李斯可以暴荀卿則見起亦可以累曾子矣劉向別  
錄云且起始事曾子而受春秋於曾申鹽鐵論曰李斯與魯丘  
子同事荀卿荀丘子脩道白墨之下二事人皆引用而罕知其  
原故及之

孟子載齊桓公葵丘五祭曰無曲防無遏籜公羊曰無障殺無  
貯粟穀梁曰無雍泉無訖籜左傳遏籜作蘆年脩辭各不同韓  
文所謂惟古於辭必已出信矣公羊傳云葵丘之會桓公裳而  
衿之叛者九國九國謂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宋儒趙鵬飛  
云葵丘之會惟六國會誠莊丘皆七國會淮八國會寧有九國乎

公羊本意謂一震矜而九國叛猶漢紀云叛者九起云爾趙氏如數求之真疑人說夢也古人言數之多止于九逸周書云左儒九諫于王孫武子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此實數郭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九辨亦十篇宋人不曉古人虛用九字之義強合九辨二章為一章以備九數茲又可笑宋儒讀古文亦似說夢此類甚多不能悉著也

較梁傳春秋戊申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鶴退飛過宋都云石無知之物故日之鴻微有知之物故月之異言之誣本不待辨宋萬孝恭辨之云梁山沙麓亦無知物胡為而不日藥輿賦亦微有知之物胡為而不月此殆可作一笑較梁乃痴人作夢孝恭又痴人解夢也

或問穆子厚言封建之非而胡寅仲以為封建不可非區傳言非田雖行而張子厚以為必不可行其說孰是曰孔子論繼代口損益可知孟子論為國曰潤澤在于使孔孟生於三代之後其損益潤澤可知已言治而必曰井田封建是謂生今反古也亦宜

此史稱崔浩魁纖懦弱曾中所謂乃過甲兵不如說苑稱孫叔敖秀贏多能四字文而不警亮秦文人造語如商鞅周鼎因物賦形文質得中後世不朴則離失

漢書白頭如新頰蓋如故說苑作白頭而新頰蓋而故而如古字通用白頭而新頰至老而交猶新頰蓋而故謂一見而交已故也作而字解尤有意味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六終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七

春秋說題辭曰星陽精之學也陽精為日日分為星故其字從日從下生也按字書星字上作三圓象形非從日也春秋題辭出漢人偽筆未可深信

說文引孔子之言甚多如狗叩也叩氣吹以守又曰視大之字如畫狗也又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黍可為酒禾入于水也又一貫三為王此類恐未必孔子之言班固所謂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也

瓊赤玉也謝希逸雪賦林挺瓊樹世豈有赤雪耶李義山已隨江令誇瓊樹李長吉詩白天碎碎瓊芳相承誤用皆不考之過也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六終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七

春秋說題辭曰星陽精之學也陽精為日日分為星故其字從日從下生也按字書星字上作三圓象形非從日也春秋題辭出漢人偽筆未可深信

說文引孔子之言甚多如狗叩也叩氣吹以守又曰視大之字如畫狗也又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黍可為酒禾入于水也又一貫三為王此類恐未必孔子之言班固所謂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也

瓊赤玉也謝希逸雪賦林挺瓊樹世豈有赤雪耶李義山已隨江令誇瓊樹李長吉詩白天碎碎瓊芳相承誤用皆不考之過也



張伯英稱弭仲叔曰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興藩土所當產時以爲名言愚謂稱人之賢必本其家世推其鄉里厚也伯英之言不足以重仲叔而祇以自薄也夫○鼓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鼓止角動吹十二聲爲一疊故唐詩有疊鼓鳴笳之句

出備公  
矣法

蘇老萊詩佳節每從愁裡過壯心偶傍醉中來白樂天詩有百年愁裡過萬感醉中來之句老萊未必祖襲蓋偈同耳

梁簡文帝集云車渠壓酌鸚鵡喚傾車渠而鸚鵡指酒杯俗傳車渠爲杯注酒滿過一分不溢罪試之信然

京師里語目形容短矮曰蓬文遠有蓬臆之語唐書王恽傳形容蓬臆通盤音義作七木切

春秋緯曰武露布文露沉注曰甘露降其國布散者人尚武沉重者人尚文文露之說他書所罕聞文人亦罕引用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勳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爲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闕可惜也君子當表而出之

晉世人士皆尚虛無而裴頠作崇有論皆尚莊學而王坦之作廢莊論二子之言可謂卓然自立不隨俗尚矣然夷考其所爲則裴之欲而無厭自取伊威徒能言之耳坦之風格忠鯁始終不易殆不愧其言云晉陸抗拜侍中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唐鄭絳聞拜相曰鄭五保相天下無人矣二子審已量力其親力小任重折足覆餗而猶不知止者有美矣

晉載記書夷狄之祖多誇大不實此蓋依其本國為史之文不審之過也若李特磨君赤穴土缸蓋神之事惟誣之極至於可鄙可嗤甚於齊東野人之語而近於今之所謂白蓮教矣此流民妖語以惑衆者乃取而載之信史何歎

落星依遠成斜月半平林梁元帝句也故卿一本隔風烟兩岸通陳後主句也唐人高適始能及之見五代新說

省心錄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靖也指掌圖非東坡所作李衛公問對阮逸偽作文中子元經關子明易皆逸偽作龍城鍾王性之偽作子厚叙事何等筆力此記襄弱之甚皆寓古人詩文中不可曉者於其中凡偽書皆然予聞之生子云

古人文法皆有祖韓非內儲說曰門人水而天射誅濟陽自

始而二人罪鄭袖言鼻息而新人劉賞無忌殺鄭宛而令尹陳

陳需殺張壽而牛首走燒帝唐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班

固漢書曰子登謀桓而魯公尼樂書稱卻而晉厲弒豎牛奔走

救孫卒即伯毀李昭公逐賈忌納女楚建走宰新諸胥夫差喪

李國進諫春中懿上官諳蘇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繼伊灰坎

盟宋進死江充造蓋太子殺息夫作姦袁平誅宋景公唐書效

之為姦臣贊曰三宰嘯凶北春長林有將潘黃差奔鬼質賊謀

與元慶崔椰倒持李宗魯東坡贈宋壽昌詩用此法又奇矣

字義之多者莫如雜離別通訓也卦見易黃離舍亦見說文大

萃曰離見爾雅流離鳥名見毛詩注前長離而後喬皇注長離

鳳也見相如款織離馬名見李斯書休離英語也見史記陸離

鳳也見相如款織離馬名見李斯書休離英語也見史記陸離

散亂參差也見文選木名見孔子世家水名見地理志人姓見  
氏族志江雜草名按讀聲名此皆半書已引者予又見公羊傳  
二人會曰離會謂各是所是各非所非不能定也此讀我蠶二  
鳥離立之離同

楚辭采疎麻考疏華注以疎麻即麻也近見南越志載疎麻大  
二圍高數丈四時結實無異蓬則自有此一種木也

李白詩風掃石楠花魏王花木狀言石楠野生二月著花實如  
崖子曲阜古城類回基上有石楠二株大三四十圍土人云顏  
子手植之木

上林賦盧橘夏熟注不言何物近注唐詩三體者指爲枇杷世  
皆宗其說然予觀上林賦又有枇杷羅縠之文不應並出也偶

閩吳婦云朱光祿爲建瓯郡中庭有橘冬月樹上覆葉之至明  
年夏色變青黑味絕美此即盧橘盧橘也此說近是

漢書趙主撰是越春秋言揚方亦撰是越春秋今世所行譬  
耶方耶

喻今多作喻字用非也揚雄太玄有喻首音欽喻閉也素問吐  
吟之微

拾遺記曰禹治水所穿鑿處皆有泥封記便玄龜升其上此封  
喉之始又山海經黃帝遊幸天下有記里鼓道略記以里堆則  
喉起軒轅時也

漢有鑑銘二見博古圖其一云漢有善劍出丹陽和以銀錫精  
且明左龍右虎尚三光朱雀玄武順陰陽其二云尚方作鑑其

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菓文二首其一云有王  
齡夏翟金去秦但留管故其集與斯儀天宮寶象日開輪率舞  
鸞鳳本是鬼神長懸仁壽天子萬春其三云練形神冷營寶良  
工如珠出匣似月倚空當眉寫琴對儂傳紅續懸綠燈俱照秦  
宮蓋唐人作也

黃山谷詩可嘆即處邊多其尤無義理者莫如雙信李弟如桃  
李早年歸我弟二難之句和子婦之類色於詩句以贈其兄何  
秋○宋文公謂此詩多信字亂道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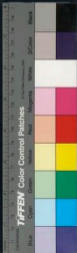
列子云不生伯子人疑出自經烟外宿於田更更謂老老而更  
事也漢立三老五更更義取此宋注列子乃云更當作更誤  
矣

杜少陵冬日懷李白詩補風霜入惟宋元本仍作補今本皆  
作補音監二字見列子

說苑曰師經鼓琴魏文侯起憐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遠知古人  
一語一言皆曰賦彼所謂登高能賦者豈必盡如後世之麗淫  
者歟

太平總類載龍逢諫桀之言曰臣嘗觀君冕非其冕也而冕危  
石君之屨非其屨也而屨委來未有冕危石而不厭踏春水而不  
陷者此此為六朝文士擬作無疑羅泌路史收之蓋亦貪博而  
忘精者

唐文粹日月而月之星而星之本莊子尸而視之社而稷之語然  
日月星辰語若出今人之口其不見笑也幾希





困學紀聞論牛耕不始於趙過引冉耕字伯牛是也但未有明証按山海經曰饒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王伯厚豈亦未考及此邪

王羲之先諱正法帖中以正月作一月改作初月其他正字悉以政代之今人正月或作政月過矣

宋文公書人皆謂出於曹操操書傳世絕少惟賀捷表元時尚有本文公所學必此也劉基文學顏公鹿脯帖文公以晉代久近請之劉云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袁賊耳此又見文公之書出於操無疑也

文章有似歇後語處如瀟明詩吾善見交于杜詩交于晉遊後野為山花香交于南史劉蕡後武帝幸樓賦詩交語即此意謂其祖龍曰蕡實才子却其類文章得無假手于貽厥乎又稽兄命為在原文不如此故鄉為維桑之里稱歸曰在三之義稱子曰則有之梓皆是類也

真禹乞骸骨元帝詔答之引傳曰亡骸土所稱傳者即論語小人懷土之文易小人二字作亡蓋嫌於以小人稱其臣漢世訓辭深厚皆此類也後世平交間奇難之文即加怒罵况君臣之間乎

杜子美懸王亭詩春日鶯啼竹裡仙家大吹白雲間簫竹用渠筆王事大吹雲中用淮南王事人皆知之矣子嘗推簫竹本無鶯啼字也後見孫綽蘭亭詩鶯啼簫竹港鱖戲瀾濤乃知拙老用此也讀書不多未可輕議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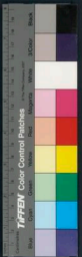
古書句讀多不同朱子語錄載方馬二解點禮記君賜衣服服以拜賜句辭之命銘為恭彝典句舊點以辭之為一句極無義辭乃君也改君之命銘彝為最是又載陸震師點人生十歲曰幼作一句學作一句漢書與老父約句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今皆讀作約法三章是何理也五子焉婦暴虎章一本作晉人有焉婦者善搏虎章為善句士則之句野有象搏虎處負禍莫之敢擾前士則之後乃為士者笑之文我相為而作章字亦合待難與字

朱子謂孔明之學本中韓淵明之學本老莊此語未學不瑛議亦不放從

離騷九章云乘鄂渚而反顧兮秋之緒風尸子禹有進善

備訊吹也漢書孟詩勃吹厥生說文吹聲也亞改切又亞開切史記范增撞破王十曰吹方言言南楚謂然曰吹說文吹應也亞開切二字音義並同如嘆與歎歎與嘯嘯與歎實二字耳其語則皆楚語也故元次山有歎乃曲而柳詩亦用此二字皆湘楚間語柳文舊本作露禳音上字正協亞改之聲韻書亦於音韻收嘆字海韻收歎吹二字其說與說文不異但乃字諸如嘆者未有若耳近世乃有倒讀之者又皆寫歎則誤蓋甚矣歎字從欠與嘆字不同歎聲重甚相似故多誤也楚辭注及宋文公文集互發此義今詳筆之

郡縣更設樓多名誰樓出莊子木觀城門名麗誰莊麗而讓說也近見王子克作某府誰樓記首引陳洪傳誤矣



正月解凍水二月白蘋水三月桃花水四月瓜蔓水五月癸黃  
水六月山礬水七月豆花水八月荻苗水九月霜降水十月復  
槽水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壓凌水見九州記

古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一葉為一月閏十三葉宋人閏月表  
梧桐之葉十三黃楊之冠一寸

河圖括地象曰西北為天門東南為地方注天不足西北是天  
門地不滿東南是地戶

茶即古荼字也周詩記荼苦春秋書齊荼漢書書茶陸顯師占  
陸德明雖已轉入茶音而未易字文也至陸羽茶經王川茶歌  
頗贊茶禁以後遂以茶易茶

宋史表百稱相阿魯圖其言陰陽之筆也其為卷六百文百

言自有史冊以來未有若是多者也其自謂辭之煩簡以事  
文之今古以時蓋欲自成一代書而不強附昔人是也其可概  
者有紀一事而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由脩之者非一手  
也愚觀自古文籍至宋而概焉非憾乎人也所憾於上之人壞  
古脩史之法也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尚書雖雜  
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人  
一辭不能替者矣春秋三傳各以其意釋經而其事傳焉若國  
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下十七代之書亦皆一  
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呂文其之英而卷帙互分兩美相合至  
元修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原其所以由胡人在位大臣寡學  
不欲中國之人擅其所長故不惟其人惟其官不惟其實惟其

名其長不知所長其短不知所委其先後矛盾復何怪哉雖然  
豈始於宋欽後逮東觀大集群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  
度讓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焚茶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  
嗤之於後葉其傳卒亦不廣唐中宗史司取士每記一事載  
一言皆闕筆相視含毫不斷我輩盛飾辭從指授由是劉知幾  
謂顏白可期汗青無日卒不能成其書也原宋史一書其實類  
此蓋漢唐皆文人相聚元則羯胡相參其形跡之拘忌義例之  
蒙昧豈特如漢唐人所識而已嗚呼元所壞者宋一代史猶不  
可也而其法遂便嗣代襲用之今日一代之史可以一人成不  
以為駭則以為狂矣其貽害於中國禍於斯文者可重為慨也  
大

王金猷伐蜀自益光江趨米蘇徑不由劍門入是劍門外又別  
有一路也

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其母劉氏不協蒙正出之頗淪賤  
嘗之劉哲不嫁及蒙正登仕乃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之近世  
傳奇餘瓜亭亦錄此附會也

劉錡善射水斛蒲以箭射按箭水注隨以一矢空之人服其精  
或言此即古剡注法也

札木言于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鵠耳白翎雀集  
著常在北方鴻鵠則南飛就暖耳言已心堅而他人之心不可保  
也

蘇味道詩星橋鐵鎖開李張陳正見詩天路橫秋水星橋轉夜



流之句

杜牧詩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能有幾人歸比之林下何曾見一人之句殊有含蓄

舟有溺騎有醉飲有醉食有醉行有醉食甚則皆可以致覺無非危機其可如土偶木寓耶此權德輿文章奇語也

見漢書注本寓龍水駕馬是也

呂溫地志圖序粉散百川黛凝群山亦如今地理圖黃為川紅為路青為山也

裴子野雖論方言晉宋以降之文弊其畧曰俳嘲芳華靡曼容與蔡廉等之俳優楊雄儔為童子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荀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采斷崖遞之手

滕王閣序蘭亭已矣梓澤魚城梓澤石季倫別墅也又山亭序云茂林修竹王右軍山陰之蘭亭流木長壑石季倫河陽之梓

澤

隋劉焯為儀同與劉訥同官退朝欲謁訥謂前驛曰識劉儀同家乎從者以為躐欲引歸至家坐堂中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出躐曰汝亦來此乎今人傳以為陳愧齋事亦好事者取此而易其名耳

邊方備樂曷作高土臺臺上作楛棹楛棹頭有兜零以新葦置其中常低之有冠即然火舉之以相告曰烽望其烟曰燧唐詩結棹烽上暮烟飛

北齊曹仲達畫人物衣服擊空唐吳道子畫衣服飄舉時人語

曰吳帶當風曹衣出水

詩於高維嶽嶽四嶽也孔云堯時止有四嶽不主中嶽故曰崧高貌山高大者自名崧不中主嶽而言今或以爲崧嵩通用誤

周禮疏又有陽杲陰杳之說亦罕見者陽陰蓋以深淺向背言也

張野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吹冠峯或曰中嶺俗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

嶺詩吹山帶通如市

韓子手危無當唐鑑云當底當也徐欽云今俗猶有匡當之言龍鍾竹名年老曰龍鍾言如竹之枝葉摧曳不能自禁持也

行清索者佩芳德明尤者佩玉能解結者佩鴈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見玉叔師楚騷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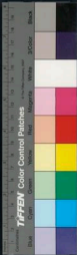
尸子曰春華秋英曰桂王維詩人闌桂花落交靜春山空秋花者乃木犀叢註耳

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大卜此語見於桓譚新論則後漢時連山歸藏猶存不可以藝文志不列其目而疑之至隋世之連山歸藏則偽作上言求貧者耳

范義楚三尸人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字會楚之鄆人出口覽高誘注

梁武帝撰金海王應麟撰玉海周興嗣撰千字文隋潘徽撰萬字文

欽冬花即爾雅所稱芡頸凍者紫赤華土來中十二月雪中



出在蘇詩生述征記云洛水至冬凝厲則數丈棧悅留水之中  
得感歎冬賦序曰余嘗逐禽登于此山于時仲冬水凌蓋谷積  
雪被注顯見穴久聯絮然數佛繼云朱炎鏤石不靡蕭立之水  
凝水慘惻不凋賦冬之花乃知唐詩僧友逢著款冬花正十二  
街頭春雪時也詩人之興于時物如此

聖書云古之支干只用書日不以紀年紀用歲陽陰名故溫  
公通鑑紀年以攝提格開逢之名蓋有存古之義不知者議之  
以為不若且用甲子乃不學之過也

陝山岸頭也晉巨休切障碣瑯坊碣五字同音家二世賦曲江  
之阻越絕蘆之碣地理志結琦水經緒折又作礮是也

陶博諫奏曰井田辨聖王法其廢又失周道既衰而民不

政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計陌違王  
夏說今海內未厭其故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雖竟穿後  
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  
區博之言特告王莽非其久耳其實空論也後世儒者必欲行  
井田何歎

天馬歌天馬徠歷無草章即卓字从艸从早艸字可添皂也後  
惜為卓隸之卓歷解為槽櫪之歷言其性安馴不煩控制也師  
古解為水草之草失之

成都青陽宮後周為至直觀見道蜀有錦浦坊三井橋小巖橋

見前江橋頭關下市見十六

因東

禽經云烏向啼竹柄燕背飛向宿毛清燕燕于飛莊姜送歸妾



義送別之情也

余故交樂府校尉江島對影屏海鏡重之句不知何人作也  
周禮註引司馬法云昏故四通為大鼓夜半三通為晨成且明  
三通為接响又引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閭柝聲不過閭鑼聲不  
過閭漢書李廣傳引登車不式遺喪不履探棧撫師以征不服  
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悚威振則萬物伏是  
以名聲其威名氣威德漢書李都國文選注引聖人不貴咫尺之  
至而重寸陰之句史記注引血于譚鼓神戎器也說文引一舉  
足曰踣踣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又晝夜納紀車今又皆無  
之非金書也

漢書李都國文選注引聖人不貴咫尺之至而重寸陰之句史記注引血于譚鼓神戎器也說文引一舉足曰踣踣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又晝夜納紀車今又皆無之非金書也

下下承上也如鳳閣同音省下作皇恩殿文省下作武若  
書則不可也石鼓文旭日杲杲但於旭下作二點借旭之日為  
下字也秦刻亦有此例

漢書王尊傳述射士千人注述射言能發跡而射取之也又有  
射擊校射言聞聲而能射之合二條觀見漢世武事選練之精  
如此

列子鄒析類其徒曰為若避彼來者矣若注云世或謂相嘲調  
為弄弄漢書宣元六王傳我危得之注云危殆也我殆得為天  
子猶今之言險不得之也弄弄險不俗語皆有本也

荀子入其夾漬注中漬也今人家出水溝則如今稱出水竇曰  
夾溝亦有本也太平御覽引莊子遠篇羊溝之篇稱羊溝不知





何解俗作陽濟六對陰濟之稱但未見所出耳

文中子一書格言至論甚多若其中折洗論語之文拙畫孔門

之像若其楚惜王者名號竟並學長者拜揖皆其間人之罪也

試舉一條如云陳叔達行今郡縣而盜不止關文中子門人心

化之言退而詳若三月而盜賊出境此段明是誕說使盜賊三

月之境婦實氣亦始矣不出何待又以為功不亦迂耶

唐吳典有蒙漢匠注音尤上聲謂製成而以蠟橫紙也今製膠

法猶有遺聲多說人多不解作平音讀又改為製池自謂奇語

其誤甚矣

今制吹角以為起於管子建正說出於近世胡公儼集中然不

知其所引何書也按杜氏通典文獻通考陳氏樂志引證極為

博洽且精詳但引晉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角為司馬所

彈又引陸機為大都督開衆軍終角謂孫拯曰我聞此殊不如

華亭鶴鳴衛公兵法公用十二聲為一疊並不及于建寧三公

傳極詳書者豈有遺耶角事果始自子建何謂老上言自胡公

始發之耶恐出臆說未可據耳

郡守應事古亦稱朝後漢劉寵傳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是也

吏民謂郡守亦曰朝任延臨龍喜長頰不朝三日是也

俗語附近古作傳近仲長統昌言官察傳近秀世之內交錯婦

人之間



冊銘總錄後序

盈天地間皆道也夫人于是有靈明通蔽淵  
博寡昧異致者易居蓋道無古今上下聖愚  
賢否而或斧智却慮則塵芥六合其過焉者  
潛虛賦玄又求知于天地萬物之外矣如斯  
道何哉太史升菴先生既頽冠藝苑聲稱龍  
頭適我

聖皇誕膺以純佑之命多賢昌

國足稱任使遷寓滇雲乃思以康濟之業尚友



千古凡天地間浮沉升降聚散流布雖無常  
形寔各有定理于是旁稽遠取搜幽剔抉匪  
徒物格事察也又必爲之窮究歸要或爲之  
闢發網維出今入古合異致同漸次成帙名  
曰冊鉛摘錄更數年復類曰閩錄餘錄浩瀚  
渟滙而天地萬物之理備矣

憲宿心泉公于先生門稱高弟爰悉授之當  
其釋揚南宮佐戎政縉紳大夫從心泉公索  
是錄者曰翰盈几洎憲闕即捐俸廣梓而又  
親爲校閱章分類析卷凡二十有七乃合之  
曰總錄屬余董斯後焉嗚呼一何幸哉先生  
道德闡舉遐聲海宇而論著述錄備在南中  
孰不仰止興思欲得芳懿以爲益助而苦於  
無自者多矣今以心泉公謬領是編天地萬  
物之理事物異同之辨前賢哲未發之旨未  
盡之疑洞析于前炳若星日礪之烈其聲而  
聞無弗聰灼其影而見無弗明者昔聖人之  
作易也繫之曰廣大悉備美西銘者曰晬盤

示見愚謂于茲錄義兼之夫先生開啓來學  
心泉公表章羽翼之功顧不偉哉余生也晚  
猶獲覩茲奧非幸耶錄成以啓心泉公謂與  
勩茲力者盍紀諸余純然曰是錄也萃精摘  
華雖極天地萬物之大而實不踰於天地萬  
物之外真若丹鉛百煉澗含冥蓄融滲貫注  
莫非天地之精萬物之靈為之會合焉者余  
曷敢辱雖然竊聞之君子之教私淑一也先  
生以得之獨得者授之心泉公弗以自秘公  
以愛之先生者授之鉅刻弗以自私而不肖  
亦因之以自淑不終於無聞焉先生于是乎  
垂教成物之功大矣况又未必止於不肖哉  
是敢附之用以誌所自與

嘉靖甲寅春三月吉

賜進士文林郎知上杭縣事

後學豫章郡靖安趙文同拜撰



2013.0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8.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08082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